

自如云

第一章 悲惨世界 杀伐江湖

“爸爸！可怜可怜我吧……别再打我了……”

“小杂种！谁是你爸爸？我看见你就有气，你给我滚！我不能花钱养你这废物……”紧接着又是一阵挥打的皮带声和骇人的惨叫之声。在这寒冷的冬夜，声音那么清晰凄惨，令人闻之汗毛悚然。

顺着声音找去，那是一处小山，山下有几亩旱田，田边歪七斜八的有几间草房，用稀稀的竹篱笆墙围着，那断续的咆哮和凄惨的孩子哭声，就由这草房内，随着西北风传遍了这整个的小山。正因为有些人是和西北风一样的无情，所以一任这孩子哭啼得如此悲惨，却没有一个人过问，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打开窗户，探头出来看一下。

所以这凶汉更加暴虐，他用那只沾满了泥泞的大厚皮靴，就像是踢球似的，把这孩子踢得在地上一溜翻滚，一面大声的叱道：“快给我滚，不滚我宰了你！”说着竟顺手操起了一口砍柴刀，赶上一步，正要挥刀砍下，却由一边扑叫着奔出一个妇人，猛抱住这汉子的两腿。

这妇人约有三十左右的年岁，体态轻盈婀娜，桃腮樱口，倒很有几分姿色。她抱住这汉子的腿哭叫道：“饶了他吧……你讨厌他就叫他走吧，千万可别杀他，我求求你，老虎……”

这被称作老虎的凶汉，是一个四十左右，又高又大的黑汉，一脸络腮胡子，他像丧失了人性似的，大声咆哮狂跳着道：“叫他走！马上给我滚……再不走我杀了他……”

这妇人仰脸哭泣道：“陆老虎！我想不到会改嫁给你……你好狠心，他虽不是你亲生骨肉，但我是他娘，你就真忍心把这孩子赶出去，可怜他才七岁，你叫他到哪去？”说到此，这妇人泣成一片，又抽搐道：“天这么冷……可怜他除了我这娘以外，连一个亲人也没有……老虎你就饶了他吧……以后一定不叫你为他生气……”说到此，这妇人已泣不成声。

那被称为陆老虎的男人闻言后，毫不动容，像豹吼一样叫道：“柳尚香！我告诉你，我娶的是你，可不知道还带着这个小杂种，少给我整天抹泪，我陆老虎可不吃这一套，你干脆说，叫不叫他走？你不忍心赶，我就下手了……”说到此，一仰脸，瞪着滚爬在地上的那个衣衫单薄的孩子，一声怒叱道：“他妈的！你走不走？我……”他作势想挣开这妇人的双手，但是这女人死也不放手，只急得陆老虎顺手打了这妇人两个耳光，竟使她顺着嘴角淌下血来……

墙边的孩子，他此时没有哭声，像呆痴似的注视着他的母亲，和他曾听母亲话而叫作爸爸的男人。看样子这孩子顶多六七岁，在这寒风凛冽的严冬夜，这孩子仅穿着一件千疮百孔的小夹袄，透着红紫的肌肤和斑斑的血渍伤痕……

大大的一双眼睛，挺秀的鼻梁，使人可看出这孩子长得十分俊秀，虽然半边脸已凝血而肿起老高，但是可断定，这是一个好孩子……

忽然那妇人鬼叫似的扑向这孩子，泣道：“乖儿……走 娘带你一块走……我们离开这野人远远的……娘就是要饭也能养活你……”

这孩子闻言哭叫了一声：“娘啊……”竟自哭扑在这妇人的怀里。忽然一只蒲扇大的巴掌抓住了这妇人的头发，向后猛一抡，就势飞起一脚，把这孩子踢出老远，紧跟着骂道：“你想走？没这么好的事！大爷花了二十两银

子！二十两银子……臭娘们！你知不知道？”接着左右开弓，蒲扇大的巴掌，就在这妇人的脸上像暴风雨似的开了花。

也不知是什么勇气，竟使这孩子由地上一翻而起，他跑到这疯汉的身后，两只鸟爪也似的小手拼命的抓这个黑汉的背，哭叫道：“快放开我娘！快放开我娘……我马上就走……”

这野人闻言，忽然冷笑的回头喝道：“好！小杂种你走，你走了就没事了……”

那妇人哭嚷着道：“乖儿……你不能走！娘只有你这么个儿啊……”

出乎意料之外，这孩子并没有再听他妈妈的话，他用那冻肿得像红萝卜似的小手，擦着流出来的泪，一连退后了好几步，泣不成声的道：“娘……我不走，他会打死你的……娘！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来接你，我要杀了他！”

他用手一指比他强大十倍的男人，最后这一句话，竟自音调高亢，然而他毕竟知道眼前的人，实力比自己强大得太多了，本能地转身跑到门口，出乎意料之外，这陆老虎却没有追他，也没有再打他的妈妈，竟然仰天一阵狂笑，像暴雷似的笑喝道：“好！小杂种！算你有种，老子就等着你的，你娘你可以放心，有我在一天，她走不了，我可舍不得叫她走，赶明几个，还要让她养一个胖小子。”接着又是一阵仰天狂笑。紧跟着就听见那妇人狂叫了一声：“儿啊……你不要娘了？”

这陆老虎再低下头一瞧，风门洞开着，这孩子已走了，只是他娘还趴在地上哭成一片。陆老虎得意的一抬腿，把那扇门给踢关上了，一展浓眉，笑哄道：“心肝……别哭了，以后就好了，我再也不会打你一下。唉哟……看你哭成这个样子，真是！”说着抱起了地上的妇人，用他那长满了胡子的脸在这妇人如玉的脸上擦来擦去，一面又进了另一间房子，这少妇只是啼哭……如此这一幕悲剧，似乎暂时结束。

原来这妇人本名柳尚香，原是一白姓大宅中的小妾，可怜自从被主人收房后不及三年，这白老爷就染病而亡，却养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如云，也就是那捱打的孩子。

这柳尚香因早日倍受丈夫宠爱，大遭众妻妾妒恨，故此这位老爷一死，众妇人竟买通宅内帐房先生，暗以白银二十两，将她卖给外县一种田的野汉，这汉子就是那陆老虎。

四年来，可怜的白如云，就在这继父毒打叱骂下过日子，他那纯真的心灵中，自幼就酝酿了冷酷与无情，他恨陆老虎，恨不能吃他的肉，有时候，他甚而也恨他的母亲。

终于他离开了这个家，像呆子一样的，不知道冷，也不知道痛，有一步没一步的往前走着。

午夜的风，就像箭一样的刺戮着他的肌肤，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他仰头瞧着眼前的山，心想：“常听人家说，山上都有庙，庙里一定有和尚，和尚都是好人，我去找他们，求他们给我点吃的，让我住一夜……”想着他果然手脚并用的往山上爬去。

一个时辰后，他爬到一处石丘上，这地方一望全系白石，高矮不一，错落林立，再往山上看，黑森森的一望无际，枯藤纠葛，时有狼号之声。白如云到底才只有七岁，触此情形，竟吓得哭了起来。同时全身已快被冻僵了，他爬到一块大石之后，借以挡住那刺体的冷风，脑中充满着害怕和仇恨，他想：“我是要死了吧……”忽然一阵呻吟之声随风传入他的耳中，吓得他打

了个冷颤，再仔细一听，果然有一阵断断续续呻吟之声，这一下子他可听清楚了，不由顺声望去，这声音就发在不远的一块大石之后，吓得他也不敢哭了。

隐隐听到那呻吟之声又起，并不时加上几声咳嗽，这使他听清了，那决不是鬼，是一个人。

他想：“难道这半夜里，野山上还会有人？这人还会比自己更可怜？”

想到此他颤声叫道：“是谁？”那人没有理他，依旧哼着，半天才听那人微声道：“你……是谁？快过……来！”白如云闻言精神大振，忙走到那大石之后。此时明月复出，如银的月光照着这石下的人。白如云触景，竟吓得怪叫了一声道：“你你你……是人是鬼？”

月光下这人竟是一个面黑如漆，唇红如火，头上乱发披拂，腮下疏落落生着一股山羊胡，身材瘦小，披着一件黑色道袍的怪状道人，这道人闻言乍开双目，射出两股奇光，阴沉沉的一笑，道：“胡说……八道，我要不是被这……怪蟒咬成重伤，非打死……你这小鬼不可……”

说完话又闭上了眼，独自哼着。白如云后退了一步，擦了一下鼻子道：“那你是一个老道是不是？你受伤了？伤在什么地方？我也有伤……”

这怪道人有气无力的又睁开了眼，看了一下眼前这小乞丐，果然是衣不遮体，伤痕累累，不由叹了一口气道：“小鬼！你过来……来……你受的是轻伤，死不了……我可不同了。”

白如云呆看一会点头道：“好！我扶你起来，我们下山找大夫……不过我可没钱……”

说着一跛一拐的走近了那老道，这老道容他走近了以后，猝然一伸手扣在他的小手脉门之上，白如云顿觉全身麻软无力，上下战抖。这老道冷哼了一声道：“小鬼！你听着……我一只腿被怪蛇咬了，不能动，可是我手还能动，你是想死想活？”遂松开了手道：“你已经被我扣死了五脉六阴，除非我解救你，否则绝对活不过明天。不过你如给我做些事，我不但可给你解去禁制，并且同时也可给你医好身上的伤。你愿不愿意，快说！”

白如云心中一怔，再看这怪老人一只右脚，果然肿大如水桶一般，心知这老人说话不假，当时冷冷的说道：“老道！你要我做什么事，快说，我只是愿意给你去做，并不是怕死！”

这老道闻言似乎一怔，他没想到这孩子竟会说出这种坚毅的话，当时脸一红，阴阴的笑了笑，道：“好吧……我只要你到那边给我找一桶水，别的就没有你的事了，你愿不愿意？”

说着那深凹在眼眶内的一双眸子闪闪的发着光，瞪着白如云，目不少瞬。

白如云这一仔细看老道，愈见其兔耳鹰腮，鸠首枭面，真是世上从没见过的这么难看的怪人，但他心中不感到害怕，闻言后点头道：“就是这点小事呀！好，你等着，我去给你找水。”

怪老人点点头道：“小东西……这才听话，乖！”

忽然这孩子闻言大叫道：“你不要乱说，什么听话，乖！我最恨听这话……老道！你要是再说这些，我就不管你了，让你中毒死了算了！”

这道人闻言猝然大怒，手才一抬，眼珠一转，不由又笑着放了下来，心中惊奇，暗忖：“这小子的个性，倒是蛮对我胃口……”想着冷冷的笑道：“小子！好，听你的，你可得快点来……”说着，由身后革囊内掏出了一个皮袋，迎风一晃，已展开为一圆桶状的皮囊，递与他道：“只要这一袋水就

够了。小子，你要是敢偷跑，到天边我也能把追回来……”

白如云一怔道：“你不是说我要是跑了，不出一天就会自己死么，那你还追什么？”

这老道一怔，不由笑道：“对！我却忘了……”

白如云提着这水袋转身就走了，老道瞪视着这童子，心中透着一线希望，渐渐这小孩消失了，忽然他自叹了口气道：“这小鬼是不会回来了，我上当了……”

忽然不远处一物徐徐而至，边走边哼着，这孩子回来了，双手提着一皮袋清水。

这怪老人见状大喜，一面接过水，笑道：“好小鬼！可难为你了。来，我给你把穴道解开吧。”

白如云冷冷的退后一步道：“老道！你不要吓唬我了，我知道我死不了的，你根本就没什么穴道。”

这道人心中一惊，暗付：“好一个聪明的孩子！”当下笑了笑：“好小子！既然如此，你来帮我好好把这腿洗洗，等我治好了腿，再和你谈谈。你这小鬼头叫什么名字？”

白如云一面趋前扶老人坐正，一面摇头道：“我没有名字。”

老人皱了一下眉，遂道：“你家在哪？”

白如云冷冷的道：“没有！”

这道人嘻嘻一笑道：“好得很！你父母呢？”

白如云眼中流泪，慢慢摇摇头道：“没有……都没有！老道，你别问，我给你扎好腿，我还要上山呢！”

老道一面由袋内取出一只羊脂瓶，倒出了一些白粉在水内，一面皱眉道：“上山？你上山干什么？这山上连鸟也没有一只。”

白如云不由一怔道：“和尚呢？”

老道伸手摸了他头一下，摇摇头道：“废话，哪来的和尚……”

白如云不由低下了头，半天他咬着嘴唇不发一语。

这时就见道人由身上取出一把匕首，拔出鞘来精光四射。

白如云一怔道：“你拿刀做什么？”

道人一笑道：“你不要管！先替我把裤腿卷起来再说……”白如云听他的话，把他那大裤腿卷了起来，原来那一只小腿，全都乌黑溃烂了，发出阵阵的腥味，令人嗅之欲呕。

老道以手浸入水中往那烂腿上浇着，白如云为他帮忙，道人笑道：“这么臭你不嫌脏？”

白如云冷然道：“臭有什么关系？”

怪道人微笑着点了点头，遂道了声：“你闪开了……”

白如云后退了一步，猛见他挥动手上那口匕首，白光闪处，一片丝丝声，这道人竟像削木头一样的削着自己的那条腿，霎时之间，竟削得仅剩了一根骨头，这道人居然连眉毛都不皱一下。

看在白如云眼内，心中起了一阵极度的崇拜，同时有一种说不出的爽意快感，忽然他竟觉得这相貌狰狞的怪老道人，和自己太投缘了，今后如果能常和这道人在一起，倒是一件痛快的事，想到此不由走上前一步，笑咪咪的道：“这倒蛮好玩的，老道，要不要我帮你？”

这道人正在削肉剔骨，去那蟒毒，闻此言后心中又是一动，再一回头，

发现这孩子竟是面带笑容，居然毫无恻隐的神情，不由眼珠一转，遂有意把手中匕首递与他道：“好！你就帮我用这刀小心的刮这骨头，要把黑色刮掉成为白色才行。”

白如云接过刀连道：“我知道。”遂笑咪咪的双手持刀，嚓嚓有声的刮了起来。

这道人目睹此景，不禁仰天长叹了一声：“楼大中呀楼大中，你四十年来日夜想找衣钵传人，今天才如愿以偿……”言罢竟自以手揉摸着白如云的头，咧开如血之唇，声如夜泉般的笑了起来……

这一笑，不由笑得白如云莫名其妙，此时这老道自他手中接过那口匕首，把手中玉瓶倾往那白骨上洒下，又撕衣为带，白如云帮助他包扎好。

这道人道：“你的伤，我们回去再看，不要紧。”

白如云一怔道：“回去？回哪里呀？”

这怪老道咬着牙道：“回四川青城山……你愿不愿意跟我去？”

白如云大喜道：“我愿意，老道你真好。”

这道人扶着他笑道：“我们这就走。”不想才走几步，竟由道人身后噗通一声，滑下一物。

白如云拾起，见是一黑光闪闪的套子套着一杆颇为沉重的东西，不由问道：“老道，这是什么东西？”

道人点头笑道：“你打开看看。”

白如云果然用劲把它抽了出来，竟是一面用极细钢丝编成的一面铁旗，展开来黑光铮亮，闪闪耀目，旗杆长有二尺五六，一色紫红，也是紫光铮亮，旗尖为一菱形白刃，看来颇为锐利，白如云不由双手举起道：“老道，这是一面铁旗呀，要这干什么用？”

道人呵呵怪笑道：“不错，它是一面铁旗，不过是用九合柔金丝所编。小鬼头，它就是震惊天下的紫金旗……是一把最能杀人的好家伙。走！我们走。”

这道人卷好铁旗往背上一背，一手夹起了白如云，单足纵处，就像一只巨象，星驰电闪的往山下扑纵下去，霎时，竟没了他的踪迹，只有天上的寒月，依旧照着山野，西北风依然无情的刮着……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内陆，境内多山，有大山诸如大雪、大凉、大娄、巫山、大巴，环峙四周，大多峰峦峻秀崖壑回环，林树森森，参天蔽日，入米仓绕摩天、大雪二山，更是山重岭复，往往有荫蔽数百里的原始林木，黑压压不见天日，林谷之中，每生珍兽异禽，栖息游衍，四出觅食，可谓之奇险之地，一般山林逸士，不是来此选胜登临，踟履往来，再不就是觅地幽隐。

但自来求静反动，却不能尽如人意，况乎木秀风摧，名高见嫉，有时难免生出一些事情来……

入秋以来，气候转凉，从陇西山地刮来的“卷毛风”，连日来使这秦岭官道上的旅客不胜其苦，这种风起时蔓延千里，黄尘万丈，声如豹吼，尤其是这条官道上，全系碎石铺地，吃这“卷毛风”一刮，都席卷而起，一发千百，中人如箭，端的是厉害无比，所以连日来这条驿道上鲜有人迹，只有这呼呼的风，卷起地上细石打在草木之上，发出沙沙之音……

这条山道本甚宽敞，但一入隘口，山势转峻，奇石错布，峭壁千仞，这山道也就窄多了，仅容三骑并驰，再往前就更窄了，然而它是入川必经之路，尽管奇险无比，却常有一些商旅镖客经过。

黄昏的暮色点缀在这一片山林小道上，显得静寂异常，除了那呼呼的风，还是一个劲猛刮着，这一望如龙蛇伸缩的小路上，竟是没有一人……

忽然风声中传出一声长吼，紧接着这吼声断断续续，隐约可闻出那是：“镖——镖——”

“伍——天——麒——伍——天——麒——”声音嘶哑如吠，紧接着就有一骑枣红马由这山隘口转入山道，这人双手按唇呈喇叭形，正在大声吼着，待他走近约有五六丈之后，才又由这隘口转出一骑人马，一色紫缎风衣，内着紧身衣靠，连续驰出竟有八人之多，都是佩着鲜泽的兵刃，碰在皮鞍之上，发出铮铮锵锵的鸣声，暮色里更显得这八骑人马神武雄壮。

在这八骑人马之后，竟是一列十辆漆黑镖车，全系独轮带着推手，每车都由一年轻的小伙子推着，镖车上俱插着一色漆黑三角小旗，旗上是“泰顺”二字，迎着这疾劲的卷毛风发出啪啪之音。

最后又出来了二匹骏马，一黑一白，白马之上是个看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青巾扎头，凤眉杏目，桃腮樱口，身着一身水绿薄缎紧身的劲服，外罩猩红的长披风，马颈上悬着一口黑穗长剑，真个是风姿飒爽，秀目澄波，好娇秀绝伦的一个姑娘！

那匹黑马之上却蹬鞍隆背坐着一个老人，这老人年纪可有七十出头了，雪白的长须被风飘到了颈后，两道又厚又长的眉毛，双眉之下那双眸子又细又长，开合间神光十足，令人不敢逼视！

这老人一身青绸秋衫，两只大袖上卷一半，露出一双细白的手臂，足下是一双布质便履，偶视之，只疑这老人是一山林逸士，出外游山玩水，却不知他竟是名扬大江南北的王牌镖师金剪刀伍天麒。他自出道以来，多少绿林中不可一世的怪杰，都丧命在这老人的双掌之上，武林中水旱各道，提起此老来，真个是不寒而栗！

这伍天麒声望之高，武技之精，已使一般绿林道中人望风披靡，只要是这老人那面金剪刀旗所过之地，简直是通行无阻，从没有任何人敢轻持虎须，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他又上了年纪，可以说他自己从未押过镖，再大的银镖只有两个镖师，亮着伍天麒这一面金剪刀旗，可以说畅行四方。

然而今日这狂风之夕，苦道长途，这位老人家居然亲自出来了，这简直不能不说是奇迹。

原来那白马之上的少女，正是老人独生的掌上明珠，芳名青萍。这伍青萍自幼追随父亲，练成一身惊人的绝技，尤其擅打一种暗器，这暗器名唤“金风剪”，是伍天麒独创的暗器，一手三剪，这是他父女独有的绝技，因此武林中都给了这姑娘一个绰号叫“金风剪”，早在武林中引为佳话。

到底这是一趟什么镖？居然能令他父女一齐出手，而且八位镖师也出来？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原来这条秦岭侧道，风传最近新出了一位绿林怪客，谁也没看见过这怪人是何容貌，只知他掌中有一面怪旗，近月来折在他手上的成名镖师不知凡几，这位铁旗怪客，好似专门和镖师过不去似的，一般商旅任你带着多大财产，照样通过无事，只要是保镖的，那就算倒了楣了，劫了镖银不说，多半还得把命赔上，手段之厉，下手之毒，可谓开绿林之始。因此风传之下，这位老人家却不得不谨慎了，正赶上要往川地走一趟镖，所以这伍天麒一反往常，亲自出马率众押镖。

然而这并不是主要的理由，主要的是他这位掌上明珠伍青萍小姐已到了

及笄之年，自幼即许配给云南点苍山前辈异人龙可忠之子龙匀甫为妻，此次行镖便是送女出阁，在这双重的情形之下，这位老侠客不得不亲自出马。大江南北此时都已获悉了这消息，认为这一次那铁旗怪客可碰见棘手的人物了。以金剪手伍天麒那种惊人的武功，江湖上都认为那铁旗怪客一定是望名生畏，绝对不敢再轻易招惹这位老镖师，就连那伍天麒自己，想起来也有如此感觉，他常常想：“如果这使铁旗的小子聪明的话，他就应该这一次躲得远远的。否则，嘿！我老头子晚年可又要开次杀戒了……”

他是那么的自信，充满了豪气，就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

此时绕过了这山口子，眼前形势愈发陡峻，这伍老镖头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对身侧的女儿笑道：“那铁旗怪客要是果在此处盘踞，那么这里形势是十分险要，真可谓一人当关，万夫莫入……”

伍青萍闻言一翻秀目，在马上笑道：“爹！人家都说这铁旗怪客厉害得很呢，大概知道爹要来了，吓得他跑了……”老人手持银髯笑道：“但愿如此吧。我老了，也真不愿再多惹事了。”二人正说之间，忽听铃铃一阵破空之声，伍天麒脸色猝然一变，啊的叫了一声，仰头一看，正是一杆黑羽朱杆的雁翎响箭，一闪即往对岭逝去，他父女猝然拧缰勒马，遂听前行人马一阵吆喝，俱都停马不前，那八位镖师有四位已亮出了兵刃，转马驰近了镖车，另四位却是勒骑不动，喊镖的趟子手老霹雳李茂森，此时也已见状，他是老江湖了，押镖以来，见过多少惊险场面，一见这枝雁翎响箭，就知是绿林中踩盘子的信号，哪能不惊？此时见状扭骑催马，泼刺刺已驰近了伍天麒父女，低道：“当家的！可有点子啦，这地方可太不利了，你老人家想个办法……”

伍天麒双目环扫了四下一番，也发觉此处地势太窄，动起手来难以照顾镖车，不由冷哼了一声，道：“小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前面带路，出了这岔口子再说，我倒要看看是哪一道上的人物，居然跟我老头子过不去……”

这老霹雳李茂森闻言后答应了一声，掉转马头口中吆喝道：“镖头说立即护镖前行……”跟着领先催骑，又吼了起来：“镖——镖——泰顺——泰顺——”

“伍——天——麒——伍——天——麒——”声调悠远，四谷回响不绝！

伍老镖头在马上一打量四山情势，也不由心中暗惊，暗忖好一番地势，穷目所望奇峰凸云，峭壁林立，老藤纠葛，展延着森森的茂林，这绿林人居然盘踞于此，只此见识气魄已透着不凡。

伍青萍此时蛾眉深锁，挨近父亲道：“爹……我们还是绕道吧……”

金剪手伍天麒闻言，一耸那两道白眉怒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

伍青萍不由脸一红，哧哧道：“女儿总觉得这一次不大吉利似的，爹岁数也大了，何必再和这般绿林小丑一般见识？”

伍天麒冷笑了一声，道：“真是满口胡说八道，我金剪手自吃了这口饭以来，何曾作过这种丢脸的事！你不要替爹担心了，谅这等小辈又能把我父女如何？嘿嘿……”

这老人冷笑着，那一双细目乍开又合，眸子内透出怕人的光芒，他依旧是带马前行。

转眼间这一行镖马又出去三四里，眼前地势高凸，多松柏，大都高可参天，垂荫数里，除了这一行人马走路之声，再就是飕飕如哨的风声。

很奇怪，自从那支响箭消逝以后，竟是没有任何动静，愈发的令人不解了。

伍青萍展眉一笑，说道：“别是这伙贼人听到喊镖，知道是我们泰顺镖局的镖，吓怕了吧？”言罢又看了父亲一眼，抿嘴一笑。伍天麒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你太幼稚了……正因为这伙贼子一直不出来，才愈是不凡，你等着看吧，事情还没了。只是我奇怪，难道还真有明知我老头子亲自押镖而来，却胆敢来劫镖的人么？这人真是不简单了……”

俗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位老镖头果然见解不凡，就在他这话才一说完，又是一阵铃铃划空之声，这一次却是一支白杆红翎短箭，直往侧面林内射去，伍天麒冷笑了一声，看了自己女儿一眼道：“怎么样……”遂向前面的趟子手李茂森喝了一声：“亮旗。”

那李茂森答应了一声，遂至第一辆镖车上拔下一面金杆大旗，迎风一晃，已将这面大旗给亮了开来，金剪手伍天麒仰着脸看着这面金边大红色，绣着一个“伍”字的旗帜，不发一言……”

此时众镖师也都感到事情不简单了，按说这代表伍天麒的旗帜一亮，无论那道上的什么好汉，都该知道伍老镖头已到了，多少总要卖些面子，所以这些镖师此时心内都很紧张。

伍天麒看了一下左右形势，正是一块山崖的尽头，再行就是平地了，不由眉头一皱，方料及此处不善，果然弓弦响处，一支利箭直奔老镖头头顶上射来，伍天麒不由冷笑一声，容这箭已来至头上，突翻右腕，以中食二指向这箭杆上轻轻一箝，竟给箝住。

他先不往那箭身看，却冷笑了一声，朗声道，“是哪一条道上的好朋友？何妨请出一见，伍某这里候教了……”

言才毕，果闻哈哈一阵怪笑，声音颇为苍老，这人笑声甫停，便朗声应道：“盛名之下无虚士，金剪镖王果然是不凡，我岳某见识了……”遂又闻其喝了声：“欢迎伍镖头。”紧跟着铜锣响处，竟由山道两翼，出来了百十个膀大腰圆的壮汉，俱是手持厚背鬼头刀，一色的血红衣，显得十分劲壮。

这两队壮汉一出，呈弧形将这山道横拦了个密实，俱虎视眈眈的瞪着对方镖客不发一语。

伍天麒此时已带马至前，单手抚着银髯，像是没有事似的，似这样颇有一会儿，才见由一羊肠小道上，谈笑着走下了两个人来。

为首一人是一六旬左右的矮小老头，脑后一条花白小发辫，长仅数寸，身着古铜色马裤褂，青缎子的便履，两颧高耸，左额上还多了一颗挺大的黑痣，手中一只长旱烟袋，边走边吸，其背后一人年也过了五旬，赤红的脸膛，一身蓝缎长衫，背后却斜背着一对凤翅紫金铛，由二人这一副外表打扮，及其从容的态度判来，已可知绝非一般江湖上绿林盗贼可比拟。

此时那为首老头边走边笑道：“久仰了，伍老镖头，我兄弟强留大驾，实非得已，无非是想同你老人家攀个交情，就是不知道老镖头肯不肯赏脸了……”

说着话二人已走至道中，往路中间朝伍天麒等人一立，那老人依旧狂抽着旱烟，这番话明明是对伍老镖头而发，却连对方正眼都不着一眼，那份姿态简直是狂傲已极。

伍天麒暗中已打量了这二人一个清楚，只是却不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双人物，不由从鞍上慢慢翻身而下，双手往大袖内一拢，微笑了笑道：“恕在下眼拙，竟不识二位尊姓高名，请两位朋友报个‘万’儿吧……”暗中却是有意讥讽二人为武林中无名之辈，此言一出，二人脸都不由一阵乱红。

那五旬左右的老者，闻言后冷笑了一声道：“我兄弟本是武林末学，哪配在你老人家面前称名道姓？我看就免了吧！”遂偏头对着那吸烟的瘦小老人冷笑道：“岳老大，你说是不是？”那小老头闻言有意偏头想了想，遂把那旱烟杆往树上一阵乱敲，磕出不少烟灰，但听刷刷一阵急响，也不知是风吹的还是如何，那松树上针叶，就在这小老人烟袋锅一阵敲时，就像雨也似的刷刷飘了一地。

伍天麒不由蓦然一惊，暗道了声好厉害的“饥鹰振羽”，怪不得这老儿如此狂傲，如此看来，这二人却是一双劲敌，不可轻视了。想至此，顿收傲容，不由斜了自己女儿一眼，那伍青萍此时也正注视着自己，各自会心的对了个眼色。

那姓岳的小老人磕了一阵烟灰之后，才慢条斯理的对身旁那五旬老者道了声：“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兄弟就是再没有名，可是总得有个字呀，人家金剪手伍老人家问，这是多大的面子？哪能不告诉人家，这不显得我们哥儿俩太不识抬举了么？”说着侧目扫了伍天麒一眼，竟自连声的阴笑了起来。

那金剪手伍天麒被损得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冷笑一声，方要答话，突见由其身后紧行两步，走上一人，这人一身紫缎紧身衣，四五六的年岁，他竟不容伍天麒发话，却抢着怒道：“二位好朋友，恕我梁惠常多话，俗谓青山不断，绿水长流，尤其是干我们这一行的，走到哪里不交几个朋友？今日我们当家的伍老镖头亲自押镖，又已亮出了镖旗，朋友竟眼见着不赏个面子，可真有点说不过去了……”遂自冷笑了一声接道：“当然，我梁惠常只不过是一介江湖小卒，蒙伍老镖头不弃，收容局子里效力，谈不到什么身分，可是朋友！金剪手伍天麒却不同了，大江南北人家会过多少成名好汉，却不容朋友你们如此轻视！朋友，话已至此，二位愿将高名赐告，我等是洗耳恭听，否则任听尊便，却请口上留情，以免遭至不谅。朋友！我梁某的话对不对？”

这梁惠常一番话说得也够厉害的，说完后退两步，冷笑的站在伍天麒身后，似等二人的回话。

那抽旱烟袋的小老人在听话之时，就一个劲猛喷着烟，待梁惠常说完话后，他却皱着眉毛偏视了自己兄弟一眼道：“兄弟，我们可没听说过有这么个字号，他都给我们叫些什么……”

此言一出，那梁惠常直气得猛一挺身，却被伍天麒伸臂给拦住了，口中低道：“梁师傅少安毋躁，我们话还没说完呢……”遂铁青着脸对着那刻薄的小老头冷然道：“朋友！二位既不肯以大名见告，想是瞧我伍某不起，只请将尊意赐告，也好令兄照办。”

言甫毕，那小老头仰天一阵狂笑，声如泉鸟，刺耳已极，笑罢却猛收笑声，正色的点了点头，道：“镖主你错了！我兄弟天大胆子也不敢在你老眼皮子下卖狂，既然镖主垂询再三，我兄弟如再坚持己见，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遂点点头，道：“在下姓岳名兮五，我这兄弟姓薛单名一个铜字，谅也不会入镖主耳中……嘿嘿……嘿……”

这老人一报出名字，非但伍天麒暗吃一惊，就是其余各位镖师也不由陡然变色，伍天麒仰天哈哈一阵大笑道：“我说是谁有这么大胆子，敢对我老头子如此无礼，原来是大漠双雕，这就另当别论了。二位老朋友……恕在下口直，我可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开罪了二位，尚请明言，我伍某定当负荆请罪，可别叫我做糊涂人，得罪了好朋友！”

那薛铜闻言微笑了笑，上前一步道：“镖主言重了，我兄弟可不敢轻持虎须，不过俗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也是应一位好友所托，想和你老人家商量点事……”

说至此，侧目看了一边的伍青萍一眼，竟停口不言。伍青萍不由脸一红，柳眉一挑，心道，“好好的你看我做什么？真是见你的鬼！”

伍天麒也不由心内纳闷，催问道：“哦……原来如此，那位好朋友高名，可否见告？”

薛铜尚未答言，那小老头岳兮五却笑了笑道：“那位朋友再三拜托我兄弟，叫我兄弟不要将其姓名吐露给别人，镖主总不至于强人所难吧？”

伍天麒哼了一声，心中颇为不悦，遂冷冷的道：“既如此就请好朋友将来意告明吧！如不叫在下丢人现眼，一定遵办，否则恕不能如好朋友所愿了。”

二人闻言对视了一眼，似颇觉那话难以出口，不由又双双向那伍青萍看了一眼。这一眼，可把伍天麒看出了火，不由勃然动怒，冷笑了一声道：“莫非此中尚与小女有关么？这就令人费解了……”伍青萍此时在马上娇躯扭向一边，一肚子闷气，偏又发作不得。

那岳兮五闻言后干笑了两声，点点头道：“恕在下口直，此事正与令媛有关。不知镖主可容令媛随贱兄弟一行么？镖车一项，我兄弟分文不敢有取，镖主意下如何？”

言罢老脸上也透着不大自然，一个劲猛抽着旱烟。伍天麒闻言，脸色铁青，他已是在盛怒的当头，冷笑道：“岳朋友！士可杀不可辱，如再以小女为戏，说不得伍某要得罪了……”伍青萍此时也飘身下马，用手一指那岳兮五道：“你说话可要放明白些，要知道姑娘的宝剑可也不是吃素的！”此时那梁惠常双手朝伍天麒一抱拳道：“当家的！大漠双雕欺人太甚，就算他是三头六臂，弟子也要会会他！”此言才毕，那薛铜哈哈一笑道：“姓梁的！你放心，我薛铜接着你的，这可不是我兄弟的事情，你们也别尽对着我们哥儿俩发威，我知道泰顺镖局子不是好惹的，来来来，我薛铜想见识见识你梁大镖师到底有什么惊人的功夫！”言罢微一错步拧身，“嗖”一声已窜到一边，笑咪咪的朝着梁惠常一招手道：“来来来！”神枪梁惠常冷笑一声，一侧身垫足，施了一招“金蜂戏蕊”，轻飘飘的落足在这薛铜身前，单掌向怀中一探，跟着向外一抖，哗啦啦一阵连环扣响，竟摸出了一串蛇头链子枪，往左臂上一搭，枪头垂地，他冷笑了一声：“薛朋友，请亮家伙吧！”这薛铜冷笑了一声，道：“朋友！不错，我薛铜背后是有这么一对破玩意儿，可是对付你朋友时，也就免了吧……”遂笑了笑，一扬双手，又道：“如果梁朋友不怪，薛某愿以一双肉掌接梁师傅几手枪法……”此言一出，那神枪梁惠常，好生不悦，暗骂老贼你也太狂了，马上叫你尝尝我梁某这条链子枪的厉害！遂哼了一声：“既如此，梁某无礼了！”自己气纳丹田，全神贯注在对方身上，已索性豁了出去，要凭师门这手绝艺，就与大漠双雕中金翅雕薛铜一拼生死。

只见他踏中宫而进，够上步眼，脚尖一点地腾身跃起，掌中链子枪“流星赶月”，刷啦啦挟着劲风，直奔这薛铜顶上砸下。金翅雕薛铜喝了声：“来得好！”这老儿果然名不虚传，真个厉害，双掌全是骈着五指，向外猛一翻，竟横奔这枪身上碰了去，须知链子枪为软兵刃，薛铜竟以双掌硬击这链身，若非有超人内功，岂敢这么施为？

梁惠常见对方一亮掌是“翻天掌”式，就知这老儿功夫不弱，哪敢怠慢，

不由一收手腕子，翻身“拨风盘打”，这神枪梁惠常二次欺身，已把链子枪展了开来，点、扎、崩、刺、锁、拿、砸，招术精绝。神枪梁惠常这杆链子枪，得陕西沙星五的亲传，武林中动手过招，也确是会过不少成名英雄，后随金剪手伍天麒，蒙其从旁指点，更是受益不少，很为伍天麒器重，只是今日遇见了强敌，这金翅雕薛铜，不仅身轻体快，这一亮开掌，竟是南北独创一家的“嵩阳大九套”，八十一手掌法，独揽各派拳术的精华，这一亮开式子，非但那梁惠常心惊肉跳，就是一旁的金剪手伍天麒，也不禁替他捏把冷汗，暗付梁惠常绝不是他的对手。

这时那梁惠常已认出这薛铜施展的是“嵩阳大九套”，暗忖我命休矣……

他这一气馁，更犯了武家大忌，链子枪威势立减，那薛铜却是击虚攻隙，变化莫测，此时正逢梁惠常施了一招“乌龙穿塔”，直扎薛铜小腹。

就见他猛一拧腰，“双推手”直往这梁惠常的后腰猛劈了过去，其势是又疾又劲。

梁惠常一枪走空，背后劲风袭至，暗叫一声“不好”，他哪会不知道这一手的厉害！

就见他向前一伏腰，银光一闪，掌中链子枪“老树盘根”，猝然向后就搂，那薛铜此时见久战不胜，心中也自火起，哼了一声道：“你是活腻味了！”就见他双足上拔一尺，不容对方枪身收了势，他竟一错双臂，“嗖”一声纵至梁惠常背后，猝然一抖双手，但听“咔咔”一阵响，那梁惠常惨叫一声，踉跄出去了四五步，手中链子枪竟自出了手，面色一阵铁青，一交栽倒在地。

这金翅雕竟在他双肩下，以“分筋错骨手”把他骨环给硬生生的箝捏下来，手段是又快又毒。

此时已有二镖师纵身上前，把这梁镖师扶了起来。那梁惠常此时竟痛昏了过去，牙关紧咬，面色铁青。金剪手伍天麒看在眼里，内心一阵难过，他这张老脸此时可有些挂不住了，冷笑了一声道：“薛师傅好厉害的分筋错骨手。伍某不才，要领教一二。”说着先至那梁惠常身前，平伸双掌抚在梁惠常两肩之上，只见他猛一搓，那梁惠常又是一阵惨叫，跟着又是格格两声骨响，竟自把伤骨给合上了，一面挥手道：“把梁师傅抬到车上歇歇！没什么大不了的！”遂回头点了点头笑道：“薛师傅，请赐招吧！”那大漠双雕此时冷眼旁观这位金剪手伍天麒，举手之间，竟能把这梁惠常卸下的骨环给接上，心中不由俱是一惊。

此时这金剪手一发话，薛铜也不由笑了一声道：“薛某能会伍镖头，可说是荣幸之至，不过我兄弟是受人之托，话不离本题，今日和你老人家过招，自然是败多胜少，可是镖主……”

他笑了笑又接道：“我兄弟如败了，自然无话可说，转身就走，可是如果万一侥幸赢了呢？”

金剪手伍天麒心里想：“好狂的东西！”想着不由冷然地道：“任凭你二人处置！”

薛铜闻言，侧脸看了一旁的拜兄一眼遂又回头道：“好！一句话，镖主真是快人快语了……”

此时那一旁的抽烟老者，闻言笑着走近，连连笑道：“这才是好戏呢……好极了！好极了！兄弟！兄弟！你可得小心点，镖主的金风剪可不是好惹的咧！”

金剪手回头怒视了这岳兮五一眼，心中是恨透了这秃雕岳兮五，心想等

会一定要施煞手，给这家伙一个厉害的，当时哼了一声，没说话。

那薛铜此时显得很紧张，已把一件蓝绸外衫脱了下来，露出一身疾装劲服，双手一抱拳，道了声：“镖主请。”

伍天麒见状仅把一双大袖上卷了一些，并未脱去，丁字步一站道了声：“请！”这举动看在薛铜眼内未免不悦，心道好个金剪手伍天麒，你竟敢对我薛铜也如此狂傲？今日不给你些厉害，谅你也不知我们大漠双雕是何许人也！心念及此，一滑右腿，已至金剪手伍天麒面前，口道了声：“伍镖头，薛某得罪了。”话落骈指就戳，直往伍天麒“肩井穴”就点，哪知指尖已经沾到了对方衣裳，那伍天麒纹丝不动，这薛铜见状心内不由一惊，俗称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那伍天麒如没有超人制胜的把握，他绝不敢如此沉着的接自己这一招。

这薛铜有见于此，果然不等指尖沾上对方，竟猛一回收，却闻那伍天麒一声冷笑，猛一杀腰，竟以“燕子钻云”的轻功，猝然将身子拔起，身起空中“细胸巧翻云”，在半空中一个翻身，反向那金翅雕薛铜的背后落下去，这种出奇制胜的闪避，也不由薛铜不心惊肉跳。

伍天麒足才沾地，不容那薛铜转身，竟自双掌一错，以“龙形穿心掌”，猝然向外一抖，那种沉实的内功，竟使薛铜背后猛觉得一阵发麻。

但这金翅雕称雄南疆已有二十年，岂是弱者，他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向前一踏步，伍天麒只当他要前纵，不由掌心向外猛一推，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对方败之掌下。

但就在他指尖才一微扬之时，那薛铜竟自一个“黄龙翻身”，肩头向后一拧，左掌用掌缘一抓伍天麒的脉门，右掌骈食、中二指“龙采珠”，直往伍天麒面上点来。

伍天麒此时才知道这金翅雕薛铜手上有真功夫，不容自己轻视，此时右掌向外一沉，翻左掌由下往上，向对方“曲池穴”上劈去。

薛铜倒踩莲花步，“螳臂挡车”甩右臂，向伍天麒肋下就挥，那伍天麒口中喝了一声：“来得好！”竟自双掌往当中一合，身躯往起一长身“莲台拜佛”式，猛往外一撤，双掌是“排山运掌”式，直往薛铜“华盖穴”上击去。

这一招来得好快，那薛铜不由一惊，想用“如封似闭”之式，身躯向左一斜，但那伍天麒是存心不想叫对方躲开这一式，竟自一上步，口中嘿了一声。

掌心猝向外猛然一推，那薛铜再想换步，可就晚了一步了，伍天麒因知这等成名的绿林道上朋友，不能当众羞辱他过甚，所以中途吸丹田，硬把发出之劲收回了三成，就如此那金翅雕，猝觉左腿一阵发麻，他猛然往上一抬腿，虽躲开了伍天麒这一掌的实力，可是竟被对方凌厉的掌风给荡出了七八步，才拿桩站稳。

伍天麒道了声：“伍某一时收手不及，承让了……”那金翅雕此时脸红过耳，二十年来他还是首次受辱于人，不由一时气血上涌，恼羞成怒，仰天一阵狂笑道：“好厉害的排山掌力……”遂收笑声冷然道：“薛某在拳掌上甘拜下风，可是伍镖主得意的金风剪名扬四海，今日薛某幸会你老人家，如不见识一番，在你老人家剪下学两手高招，那才是大大的遗憾呢！”

“镖主！我薛铜这一点不成理的请求，不知镖主可否应允？”说着话，竟不容伍天麒答允，二臂后探，已把背后用黄绫包扎的那一对凤翅金铛取在

了手中，冷笑了一声：“镖主请。”此时伍天麒知道这薛铜对自己尚不肯服输，不由深为不悦，后悔方才为何不施全力，给对方一个厉害的。

念至此也不由起火，冷冷的点了点头道：“好得很，伍某早已存心一见薛师傅这对流金铛，既然薛师傅一再要见在下那一对不成名堂的玩意儿，伍某也只好献丑了。不过结果恐怕还是令薛朋友失望。”言下之意是明告诉那薛铜：“你在我这金风剪下更讨不了好去。”

那薛铜哪能不明白对方的意思，脸色猝然一阵铁青，回头看了自己拜兄弟一眼，冷笑道：“那也不见得……”

此时伍天麒已朝自己女儿伍青萍一招手道：“青儿，把我那一对剪子拿来，咱们不能叫好朋友失望。”伍青萍此时已恨透了这两个老头，巴不得父亲给他们一个厉害，闻言答应了一声，走至父亲的马前，在鞍边解下了一个青绸长包，双手递上。

伍天麒接过这绸包，那一旁抽烟的秃雕岳兮五，此时一阵咳嗽呛出一口浓痰，运劲往外一吐，接着哈哈大笑道：“好家伙，亮剪子了，这可叫我老头子开了眼界！兄弟，镖头这副金风剪可是真金子打的呢！你可小心你那两把破家伙，别把人家的给碰坏了，卖了咱两个的裤子也赔不起呀！”

这一番风凉刻薄话，直气得伍天麒再也忍不住，当时回头哼了一声，冷笑道：“岳朋友请你口上积德，我伍天麒可不容你这么开玩笑呢！等会过这位薛朋友，少不得尚要向阁下讨教两手高招。”

言罢再不同他多话，一回头已把这副金风剪亮了出来。这兵刃一亮出来，除了在场极少数人见过，就连局子里的镖师，有的也尚未见过镖主这对家伙，此时一见，不由都是一惊。

原来伍天麒这一对金风剪，每支都长有三尺左右，一色紫金所铸，形状就似一面大剪花的剪子分成两面，头刃处有寸许宽雪亮的白刃子，最奇是一剪刀中有一小孔，另一刃上却多一凸出钢柱，二者在内一合，犹如一面大剪，把柄一色雪亮，看来确是上好精钢所铸。

伍天麒这一对金风剪亮出，那薛铜不由暗暗吃惊，心知今天恐怕难以在他这副剪下讨了好去，但至此时已不容许他再后悔了。

伍天麒此时一合双剪，“当”的脆响了一声，这老头子身形微矮，剪交左手，右手往这双剪上轻轻一搭，口中道了声：“薛朋友铛下留情。”

那薛铜此时一翻双腕，各以小指挂住了铛柄扣圈，一抱拳道了声：“请！”说着话往上一抖双腕，同时握住了这一双凤翅流金铛的把柄，向前一上步，“棒赶羊群”，这一对紫金铛，带起一片紫光，挟着疾劲之风，直朝伍天麒横腰劈斩了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那金剪手伍天麒此时一抛手中双剪，双双飞起，他本人竟自一拔双腿，上窜八尺，正好窜过对方那一对凤翅铛。

同时两手上扬，金光闪处，已把一对金剪握在了手中，此时但见他白眉上扬，一双细目闪闪放着精光，确知这伍天麒已是在盛怒的头上。

果然他就空一滚身，长大的绸衫带起一阵劲风，手中金剪“长虹贯日”喇地一声，直往那薛铜当头剪下，同时左手剪“平分春色”，猝然抖出，直奔那薛铜后颈就扎，这一招双式，相当厉害。

薛铜一招落空，就知道对方定有厉害的招术施出，果然猛觉当头劲风扑下，不由一偏身，掌中双铛“脱袍让位”向外猛一抖，金光闪处，这一对凤翅金铛双双磕出，一片铮锵之声，两股兵刃磕在一处，猝然间都是猛收双腕，

“黄龙翻身”，往里一合，这才各自展开了身手，谁也不敢再轻视对方一分。

这金翅雕薛铜一双凤翅流金铛展了开来，崩、砸、锁、挂、剪、拿，霍霍生风，一招一式全与剑法招术无别，奈何他这对手太强了。

金剪手伍天麒此时已是在盛怒头上，多少年来他从未遇过这么强的对手，见这薛铜一展开身手，心中也不由吃惊，生怕自己一时不慎，落败在对方之手，一世英名都完了！

所以这位老镖主此时一狠心，暗忖道：“薛铜你如此不知好歹，我可要真个施煞手，也怪不得我手下无情了……”

这金剪手伍天麒一带怒，展开了身形，一双金剪夹杂着点穴手施为，他这一展身手，毕竟不同，静如山岳动若惊鸿，擒、拿、点、刺、挑、格、吞、吐、闪、撇，真个是招招带劲，闪闪生光。

二人这一搭上手，转眼之间就是三十招过去了，一边的众镖师个个都看呆了眼，那抽旱烟袋的老者，不时口中发着怪叫：“哟！好家伙！”

“嘿！真快！伍镖头今天可真是玩命，这么大岁数了，何必呢！”

伍天麒正在要命关头，自然无暇分神再来生这种闲气，但心中已把这秃雕岳兮五恨到极点，于是手上愈发加紧，想早把这薛铜败之剪下，好再跟这怪老儿算帐。但是一旁的伍青萍却实在气不过，当时柳眉一竖，用手一指那岳兮五，道：“姓岳的！你懂不懂武林规矩，我爹在与人对手当头，你在一旁风言风语，算是哪门子的好汉？你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值得你如此猖狂，如果不服气，姑娘掌中剑就不信斩你不得！”

此言一出，那秃雕岳兮五不由口中怪笑了一声，喷出了一口白烟，一翻那双鼠目道：“喝！好厉害的一个小姑娘。你有什么本事，敢在我老头子面前咬牙？”言罢笑嘻嘻的看着伍青萍不语。

伍青萍闻言气得娇哼了一声，一点莲足，已离这秃雕岳兮五不远，口中道了声：“姑娘今天就要斗斗你，一个臭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说着话反臂拔剑。

“呛”的一声，白光闪处，已把剑亮了出来，一瞪秀目道：“姓岳的！快亮出你的兵刃，姑娘要见识见识！”

这老头子闻言，眼珠子一转，嘻嘻笑道：“这才是上天有路你不去，入地无门自来投，我老兄弟主要就是为了你，你自己送上门来，好得很……”说着却慢条斯理的把手中旱烟袋锅往后颈里一插，笑道：“伍姑娘，你就上吧！我老头子因受人之托，不能伤你一分一毫，所以，我可不敢施兵刃，就空着手陪你玩玩吧。”言罢嘿嘿的笑了两声，又接道：“可是姑娘，你要是栽在我老头子手内，就得乖乖的跟我上山。嘿嘿，到时候你不去也不行呢！”

此时伍天麒正和那薛铜杀得难分难解，但他耳中却听到了自己女儿和那位秃雕的一番对话，心中不由大惊，他知道这秃雕岳兮五，的确是有一身惊人不可轻视的绝技！就是自己也不敢说稳操胜算，女儿自然是不行了。闻言后，正逢那薛铜手中铛“苍龙出海”，双双奔向自己小腹划来，伍天麒一运劲，双剪齐挥。

“呛啾啾”一声巨响，两股兵刃又碰在了一起，把薛铜震得一连退后了三数步，虎口发热，那伍天麒却趁着这一瞬之隙，拧身纵出了两丈许，正落在那伍青萍与岳兮五之间，大喝一声：“青萍，你退下，这里没你的事！让为父来会会这位绿林怪杰，看他到底有什么惊人之艺！”

秃雕岳兮五仰天一阵狂笑道：“镖主，此时可由你不得了了呢，我那薛兄

弟来了。”

果然此言一出，伍天麒顿觉身后有金刀劈风之声，闻得那金翅雕薛铜喝道：“胜负未分，镖主！你走得也太早了！”

紧跟着雪亮的铛身朝伍天麒劈下，金剪刀气得一跺脚，怪叫了一声：“薛铜你是找死！”“怪蟒翻身”，掌中金风剪“朝天一剪旗”，带起一股刀风，反奔这薛铜颈上剪去，一时间二人又杀成了一团。

此时那秃雕岳兮五眼珠一转，认为时机难得，见那伍青萍正朝着她父亲发怔，不由嘻嘻一笑，道：“小姑娘，可别怔着啦……来呀！”

他此言一出，就见那趟子手李三保大喝一声：“各位师傅，这个老贼欺人太甚，大家下手拾掇他！”

一时间兵刃连鸣，已有五位镖师亮出家伙纵了上来。伍青萍不由急得叱了声：“三保！谁叫你们帮忙？我胜不了他，你们再动手也不迟，现在干什么嘛！”

趟子手李三保闻此一怔，此时那岳兮五冷笑一声道：“大家都上，也无所谓，反正岳某人就是一双空掌，你们也未必准成！”

言之未了，伍青萍娇叱了一声：“糟老头子，你少卖狂，看剑！”身随剑转，掌中剑直奔岳兮五胸前刺去。那秃雕陡然一翻大袖，竟然带起一溜急劲之风，向伍青萍那一口寒光耀眼的剑上卷了去，但听呛的一声，伍青萍一连退后五六步，虎口一阵发麻，掌中剑竟差一点出了手，不由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自己估错了对方，心中不由又急又怕，二次一咬牙，展开了“一字慧剑”，顿时寒光闪闪，剑气如虹，和这秃雕岳兮五杀在一起。

此时那伍天麒眼看爱女在那怪老儿岳兮五手上，连番遇难，心中不由大为焦急，偏又被这薛铜困住，他这一双凤翅流金铛果然厉害，一时之间，竟是求胜不得，此时不由银发倒立，双目都似要喷出火了，猝然他将身躯一矮，掌中这对金风剪已变了招。

他这一变招，竟是一套“藏云拿星”小巧功夫，见招破招，见式破式，伸吞长伏，粘合闪避，动转灵滑，可谓之鬼神不测！

他这一套功夫展出，那金翅雕薛铜可就相形见绌了，那金翅雕至此额上已见了汗，伍天麒双剪招术愈发变幻难测，处处都是奇险之招。

薛铜一咬牙，才待施展“金铜二十四式”，来作生死决斗，可是他到底慢了一步。

金剪刀伍天麒已走了前站，双剪抡回，那金翅雕薛铜双铛此时正用了式“金龙盘玉柱”，“倒打金钟”，凤翅铛来势是真劲真快。

无奈这位对手人物，为一不可多得的高手，他竟在这一刹那之间，把手中双剪一变，改为进手“十二式斩龙剪法”，连环运用，进步欺身，竟把薛铜的凤翅铛磕了开去，右手单剪外展。跟着一式“孔雀剔翎”塌身外进，猛斩薛铜的下盘。

薛铜凤翅铛被磕开，自己就知道招术用老，再想以招换招，已是不及，急忙把身躯往后一仰，脚跟一用力，用了招“金鲤倒窜波”，倒是挺快，只是金剪刀伍天麒手底下岂能再容他，就在那金翅雕薛铜身子已纵了出去之时，伍天麒猛然在起一长身，左脚尖暗中一点地，已然腾身纵起，口中却喝声：“薛朋友你别走！”这走字一出口，左手金风剪猛然递出，已撩在那薛铜的右腿之上，刺着腿肚子向外一翻，但听“哧”的一声微响，当时衣破血流，那薛铜在空中拧腰翻身，可是中气已散，再也提不住气了，“砰”的一

声，摔倒在地，凤翅钗幸未出手，不由羞得闷哼了一声，恨声道：“好，伍镖主！我金翅雕是败给你了，你接着我那位老哥哥的吧！”

金剪刀手胜了薛铜，闻言后冷笑一声，二话不说一翻身，足点处“狸猫三扑鼠”，快似飘风的已扑向了自己女儿那边去。

正逢上那位倔强的伍姑娘，此时遇了险，她此时用了一式“倒栽柳”，剑身偏着，往外一崩，由下而上，但见呼噜噜一阵疾风，那岳兮五已腾身而起，看来剑已沾在了这怪老头的小腹之上。

陡然间忽见岳兮五收腹吸胸，在空中猝伸枯爪，不偏不倚，正抓在了伍姑娘的剑柄之上，口中道了声：“你给我撒手吧！”遂听伍青萍惊叫了一声，果然掌中剑竟到了对方手上。

好个伍青萍，到了此时，她仍是不肯服输，就见她莲足点处，“八步凌波”拧身窜出了两丈许，这秃雕方道了声：“姑娘莫跑，还你的宝剑！”

却不知这姑娘内心，早已把这怪老头恨透了，自知功夫比他差得远，不由陡生怪念，就在她身已纵出，莲足方一点地，口中却娇叱了一声：“打！”猝然右腿往前方一塌，上身猛一俯，身形半斜“犀牛望月”式，而后猛一翻，刷刷连连着三声疾啸，竟用“阴把”甩出了三口，“金风剪”，凭姑娘这一手三剪的功夫，江湖上也不知败了多少能手，如今更是羞愤当头，这三口金风剪，出手如流星殒落，透着急啸之音，一闪已至，直奔那秃雕岳兮五上中下三盘打去，她这种出手方法，可与一般不同。

三口剪虽是先后发的，凭手上的功夫，竟然是齐到，那秃雕也没料到姑娘在已经落败的时候，竟会施出暗器来，见状也不由一惊，只见他身形往右一侧，轻舒铁爪，骈食中二指，直奔面门这一剪上一箱，不由皱了一下眉，同时一抬右腿，沉脚尖，奔小腹和奔心窝的两口金风剪双双被踢落下来。三剪虽全走了空，可是老儿中指因一时大意，以手去籍，却不知道这金风剪是菱状刃尖，三面开口的，因此竟被划破了一道口子，血已渗出，自出道以来，他何曾受过这个，不由大怒，正想腾身扑去，却不知那伍青萍手法也太厉害了，此时竟自一个“怪蟒翻身”，刷刷又是三口金风剪，一奔面门，一奔小腹，第三口却是往这岳兮五身旁打去。

这种打法可惊人了，因为这岳兮五正立在这山壁边沿，身右已无余地，面门小腹这两剪已一闪而至，只要往左一闪，那正好迎着另一空剪，这后三剪来势更快，其疾若电。

好个秃雕岳兮五，果然有一身惊人出众的功夫，此时，一声长啸，顿见他一端右足，“一鹤冲天”身形笔直凌虚拔起，待起到两丈来高，身形往下一飘，如流星殒地一般，头朝下，脚朝上斜着往伍青萍落脚处扑来，口中喝了声：“伍姑娘，好厉害的金风剪！”在空中“苍龙搏兔”，掌上运着“大鹰爪”力，直往伍青萍当头罩下，眼看这位姑娘是万难躲开这一式的了。

可是凑巧得很，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厉喝道：“青萍，你退下！”跟着一阵长衫振风之声，这人已起身空中，双掌一合，“莲台拜佛”式向外猛一推，正和那秃雕的单掌碰在了一起，但听“砰”的响了一声，二人在空中都不由倒翻了一个筋斗，待落地后，始看清了，竟是那金剪刀手伍天麒。

秃雕岳兮五一阵狂笑，那双眸子内闪出骇人的目光，遂看了一旁的拜弟一眼，点点头道：“兄弟，你挂彩了？我早就说过这位金剪刀手伍镖主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我老兄弟俩都得丢大脸。不过……”言至此，他又嘿嘿一阵冷笑道：“我岳兮五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一副怪脾气，谁愈硬，我才愈要斗

斗谁，大不了败了回家抱孩子……”说至此猛然面色一冷，回视着伍天麒道：“老实告诉镖主你一声吧，我大漠双雕早就想斗斗你，你也太狂了，镖主！干嘛这么欺侮人，不给我们朋友留碗饭吃？正好又逢上人家托我俩，人家是当朝一品做大官的，咱兄弟惹不起，我们是正好两账一算……”说至此把手中剑向伍青萍一抛，青光一闪已划空而至，笑道：“姑娘，还你的剑，我要跟你爹算算老帐！”伍青萍红着脸接剑在手，此时也不由深深的把那岳兮五佩服在心，一时倒愣住了。

那秃雕岳兮五交待了这一番话以后，一背手竟由颈后把那一杆旱烟袋拔在了手中，身形猛往下一矮，满面狰狞的道了声：“镖主请！”

伍天麒见状知道不下狠手是不行了，当时一剪平胸，一剪斜举，口中也冷冷的道了声：“请！”请字方一出口，那秃雕岳兮五已怪啸一声，腾身而起，在空中兜起那杆旱烟袋，竟朝伍天麒后肩“凤尾”穴点去，白铜的大烟锅，带起一溜劲风。

伍天麒自一开始动手，就没敢小瞧对方，此时见他竟以一杆旱烟袋，奔自己后肩点来，哪敢怠慢，猛一翻身，“当”一声，把那双金风剪合成一剪向上猛一翻，好一招“倒剪梅花”，竟朝那烟杆剪去，岳兮五见状心方一怔，但听呛的响了一声，锋利的剪口已双双剪在那烟杆上，击起一串火星。二人都不由一惊，伍天麒吃惊的是，对方这烟杆竟是纯钢所制，怪不得竟没将它剪断。

那岳兮五心中所惊的是，自己这平日爱如性命的旱烟袋，吃对方那双金剪一剪，分明已受了损，眼瞟处，果然竟给剪了两道分许深的痕迹，这一看不由勃然大怒，大喝了一声：“伍天麒，你敢！”说着硬收去式，一翻腕，一振腕，这烟杆二次以“笑指天南”式抖出，奔伍天麒当头正中“百汇穴”打下，这“百汇穴”位于头顶骨缝间，为人体上的总穴，与足下“涌泉”二穴，共称人体二绝穴，因其为中枢百穴，位脑部，稍受损伤，即足以致命。

那伍天麒见状焉有不识得厉害之理，见他竟朝自己下此毒手，不由又惊又怒，哼了一声：“来得好！”当时藏头缩颈，掌中双剪“彩带束腰”、“大鹏单展翅”，挟起两缕金光，向外抖出，一奔前胸，一奔左肋，出式如电。

岳兮五见状不得不硬收出式，因对方这一手也是狠毒绝招，不容自己大意，只气得怪吼一声，“老子坐洞”式向后猛一坐，伍天麒的金剪，竟自擦衫而过，秃雕岳兮五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

正当二人窜高纵矮，杀得难解难分之际，陡然间由对峰密林内唏叮叮射来一支全白小箭，划空而过，那岳兮五不由仰头看了一下，皱了一下眉，暗忖：“怎会惊动了这位爷，看来麻烦了……”想到此不由一紧手中的旱烟杆，展开了“摘星九打”，才一矮身，一旁的薛铜想是也看见了这支白羽短箭，不由在一旁急叫道“喂，大哥快呀！惊动了那黑旗子了，我们可犯不着惹他……”

第二章 弱肉强食 掌珠被劫

岳兮五此时心内何尝不急，他久闻这位黑旗怪客的怪功夫，下手之毒，简直是骇人听闻。他自己虽也是绿林中人，但对道上弟兄，可一点也不讲交情，弄不好照杀不误，自己对他虽不服，但因震于他的大名，尚未敢轻持虎须。此时这白羽讯箭一至，分明是查问这边发生的事情，按这黑旗怪客早日的规矩，凡是看见他这白羽箭后，即需马上停手，但是这大漠双雕岂是肯那么服输于人之人？他二人新自南疆迁此立寨，一向目中无人，虽知后山五球沟新近来了一位施铁旗的怪客，可是井水不犯河水，因多时无交往，倒也相安无事。

话虽如此，可是他兄弟可真不敢轻易开罪这位怪客，传闻好几个不可一世的怪杰，都丧在了这铁旗客的手中，自然这位怪客定有超人的功夫，所以这秃雕岳兮五此时内心十分焦急。

他展开了这套“摘星九打”，真是快似飘风，捷如电闪，实中虚，虚中实，起伏进退，回闪挪腾，每一式都带着极劲之风，他这一杆旱烟袋，可真有惊人的功夫，江湖中鲜有敌手。

这一式展开了，每一招递出都是认定穴门，又疾又准，往往尚未打实了，只要一见对方一拉架式，他就收招换式，如此乍合又分，霎时间，金光闪闪，衣襟飘飘，这一番厮杀，可把四周之人看呆了眼，一个个张口结舌，连大气都不敢喘。

那金剪手伍天麒，至此才知这秃雕岳兮五竟有如此身手，有几次自己都险些败在他那大烟锅之下，知道如不展出平生绝学，一世英名恐怕是万难保全了。想至此一振双臂，施出了“燕飞十八般闪避”，这也是一套小巧功夫，曲躯闪挪，窜越起伏，忽如流星过空，忽如小猴藏枝，在这静寂无人的黄昏道上，只有狂风啸着松林，二位老人家都是武林中不可一世的高手，这一对上了手，势如沉雷泄地，一时间分不出敌我，直杀得天黑地暗，霍霍生风。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间，陡然间一骑黑马由松道泼刺刺窜出，马上人红缎劲服，手中展着一面三角绣旗，一出来口中即喝了一声：“是哪一道上的朋友？为何不遵白羽箭令？想是有意和我们瓢把子过不去么！”

他这一发言，大漠双雕和泰顺镖局一千镖师都不由一惊，尤其是镖局子这边，简直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好好的又出来一拨匪人？不由更为焦急。此时那金翅雕薛铜却冷笑一声，对那位红衣匪人道：“我大漠双雕行事，素来与贵寨井水不犯河水，为何强自出头管此闲事？请归告贵瓢把子，就说此间事了，我兄弟一定至贵寨去拜访他。此时，却不便遵言住手！”

这红衣劲服匪人，在马背上闻言收了小旗，哼了一声道：“那么我就这么回报了。”言罢又是一声冷笑，掉转马头疾驰而去。他这一走，大漠双雕就知这梁子结上了，心中不由感到不安，那金翅雕薛铜见自己拜兄尚和伍天麒杀个不休不止，不由一旁皱眉道：“岳老大……还不快，我可先走一步了！”说至此忽转视伍青萍，面带狰狞道：“伍姑娘，请你明白些，还是随我兄弟走吧！我们绝不为难你……”言才至此，那秃雕岳兮五已怪叫一声：“哪这么多说的，还不快拾掇了走！”这金翅雕闻言已反手撤下了背后的一对凤翅流金铛，他那腿伤，因不太重，包扎后已能行动自如。

此时流金铛在手，冷笑一声：“阻我者死！”竟自一腾身，直向那金凤剪伍青萍猛扑了去，但听呛啷啷兵刃齐鸣，众镖师一拥齐上，霎时间混成一

团。那群小喽罗此时也是一齐向镖车扑上，由三位镖师各以剑、虎尾三节棍，和一口鬼头刀敌住，一时鬼叫连天，就有多人丧了命。

金剪刀伍天麒，见那薛铜居然乘自己危难之时，向自己女儿下手，不由一时大急，正逢那秃雕一招“孔雀剔翎”猛点自己小腹上“气海穴”，伍天麒因忧心爱女及镖银失手，不免大意些，才凹腹吸胸想躲这一招，不料那岳兮五竟再一翻腕，“吭”一声，白铜烟锅正敲在伍天麒小腿骨上。

老镖头不由痛得全身一颤，竟差一点把持不住，右剪拄地，方站住了身形，奈何这只左腿全已麻木，再想行动却非一时的事了。那秃雕见侥幸得手，不由大喜，当时一点足尖“欺身进影”，一抖手中旱烟袋，方想将对方一世英名，毁在手下，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一股从未领受过的绝大罡风扑面而来，直往二人之间一合一震，以秃雕岳兮五和金剪刀伍天麒这种身手，竟被这突如其来莫名的劲风，给震得一连退后了五六步。

遂听见一阵狂笑，声震田野，动手之人都不由惊得一愕。再一注目，却不知何时，那小山岗之上驰来一骑黑马，马上端端正正的坐着一人，这人一身黑衣，外罩黑缎长披风，颈后斜背着一长形卷状黑色东西，一条漆黑的大发辫拖垂前胸，众人都没见过这怪客，不由都吃了一惊，最奇是这人想是不愿叫人看见他的面容，脸上戴着一方软皮面具，仅露出了一双似晨星般的眸子，开合之间精光四射，令人一望即知，这人有一身不可思议的功夫。这黑衣人一露面，那双眸子不由扫视了一下在场诸人，又是一阵冷笑，遂朗声道：“大漠双雕，有这么好的生意上门，竟然连我这邻居都不通知一声，还算是是什么好朋友！”说着不由又是一阵大笑。

那伍天麒等镖局弟兄，见这黑衣人一出现，还以为或可助自己一臂之力，一闻此言，却不由冷了一半。此时那秃雕岳兮五由来人外貌以及语调中，也猜出这定是那风传的怪人铁旗客，只是不知对方竟是如此年轻罢了，当时闻言面色一冷，颇显得难看，半天才走出几步，朝这黑衣人一抱拳道：“请朋友报个万儿吧，我兄弟也好称呼。”

这人哈哈一笑道，“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说着回手摘下了背上那乌光黑亮的长卷，迎风一抖，已展了开来。

众人一见，竟是一面黑光闪烁的三角怪旗，这黑衣人跟着抖手，又把这旗子卷上，口中哼道：“朋友，这面旗子总该有个耳闻吧！至于我的姓名，我已把它忘记了。”

至此各人都明白了，原来这年轻蒙面人，竟是江湖上提起丧胆的铁旗怪客，都不由惊得啊了一声。那秃雕岳兮五自他一出手，早就知道他就是铁旗怪客，只是以秃雕岳兮五那种身分，他岂能如此轻易服人。

当时脸色愈发显得难看，仰天一阵怪笑，后退了一步，怪声道：“原来是江湖上闻名丧胆的铁旗客，真是失敬了！只是朋友，你这么突显侠驾，对我兄弟不知又有何差遣呢？”

这铁旗怪客在马上，一双眸子一直没离开秃雕岳兮五的身上，此时闻言，冷冷的道：“既然岳老当家的这么问，兄弟可斗胆上言了，请问当家的，可曾见到我那只白羽短箭？”

秃雕岳兮五嘻嘻笑道：“朋友，你我素无瓜葛，尚盼不要无理取闹才好，我兄弟既有事后登山拜访之言，请朋友你即刻回去，否则就不大好了……”

这黑衣人闻言哈哈一笑道：“想叫我回去也方便得很，只请将这一干镖客镖银，交兄弟带回。否则，我岂能白来一趟？哈哈，真是笑话了！”言罢，

一双俊目不由向伍天麒等扫了一眼，当他看见了那位伍青萍姑娘，不由一怔，正好那位伍姑娘因听这黑衣人说话太狂，尤其未把自己父女放在眼内，心中不由气不过，也正好怒目注视着他。二人这一目光相对，伍青萍不觉脸色一红，心忖道：“这贼子好亮的一双眼睛！真可惜，他竟会是一个强盗。”

此时金剪手伍天麒闻言，不由勃然大怒，嘿嘿一阵冷笑道：“朋友们！你们都错了，我伍天麒保的是镖银子，可不是你们的礼物，送来送去……”

言至此，他走了五六步，将那件湘绸长衫一脱，哈哈一阵大笑，道：“要想留我们不走，简单得很，请先杀了我老头子，否则什么都是空的！”

他说他的，那黑衣人简直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独自对那秃雕道：“岳朋友，你的意思如何，让是不让？”

岳兮五一听，不由也勃然大怒，那双秃眉才一竖，不想他那位拜弟金翅雕薛铜，却上前一步，向那黑衣怪客抱拳道：“既如此，一言为定，这所有镖银，就当我兄弟的礼物，由尊客取去，我兄弟是分文不取，只是……”说至此，用手一指伍青萍道：“这位姑娘却是要留下给我们，我兄弟是受人所托……”

那黑衣人陡然双目大亮，哈哈一阵大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真巧极啦，我也看上这位姑娘了！”

言未了，一声娇叱道：“无耻小贼，看剑！”

同时那金剪手伍天麒也闷吼了一声：“畜生你敢！”言罢竟以“龙行穿身掌”的绝快身法，腾身向那黑衣怪客猛扑了过去。同时伍青萍的一口剑，“长虹贯日”也是真往这黑衣人前胸刺去。

就在这两个杀手突临的一霎那，只见这黑衣人在马背上二臂一按，一声长啸，竟自像一支黑箭也似的拔起了七八丈高，已立足在一高松之上，那粗仅不过如手指般的树梢，被这黑衣人偌大的身体往上一落，不过微微向下点了一点，似此轻功，不由惊得下面各人，一个个瞠目结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伍氏父女这么快的身形竟自双双都扑了个空，连对方的衣边都没沾着，那伍青萍突然拧身，她心中已恨透了这轻薄的年轻人，翻身现影，“呼！呼！呼！”一连三声。

她竟不发一声，一连掷出了三口金风剪，呈品字形，一上二下，直射树梢这黑衣人，透着一阵疾啸之音，一闪而至。

这黑衣人口中叫了一声：“好家伙！”只见他身在那高有七八丈的树梢之上，向后猛一倒身，单掌一攀那树梢之尖，“刷”的一声，整个人全悬了空！

这一式“老猿坠枝”在这七八丈高的树梢上施展，其下是千丈悬崖，这种功夫看来真是惊心动魄。那树枝经这黑衣人这么猛一垂震，就同鱼竿钓到了一条大鱼似的，在七八丈的高空弹动不已。

伍青萍这一手三剪，是如何的快捷，却连对方衣边都没挨着一下，俱如石沉大海了。

此时这黑衣人，右手突松，全身兜着大风呼噜噜直坠而下，突闻那伍天麒大喝了一声：“再看这个！”这位老人家竟乘这黑衣人身在空中未落地之际，猛的一翻身双手齐出，刷刷一阵急啸之声。

他竟用了一式“满天花雨”的暗器绝学，一连发出了十数粒铁莲子，这种暗器要是在一般武师手中发出，尚不足为奇，只是出自这位金剪手伍老头

子的手中，可就不同了，以他这种浑厚的内力，将这十数粒铁莲子硬逼而出，这种力量，足可穿透厚逾两寸的木板，当时这两掌铁莲子一出手，就像群蜂出巢似的，一闪而至，任何人看来，这黑衣人身在半空，是万难躲过这一掌暗器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霎，那黑衣人一声怪啸，陡然在空中二足自点，全身就像风筝似的，陡然又上升了数尺，就见他向外一挥那黑衫之袖，一片叮当之声，那满天铁莲子，竟无一枚下落，全数入了这黑衣人的袖内。

跟着他身子轻飘飘的已落在地上，那双明目注视着既惊且愧的伍天麒，嘻嘻一笑，伸手入袖中摸了一阵，抓出一大把铁莲子，数了一数，笑道：“镖主，十四粒！一粒不少，我是否要交还你呢？”说着话一膘那俊目，注定在一棵足有二人合抱的大松干上，慢慢弹动着拇指，叭叭连声，他竟以“铁指金丸”的绝技，将手中十四粒铁莲子，以绝快指法弹了出去，铁莲子都深陷木内。

众人惊视着那树干之上，竟是一个大大的“白”字，这黑衣人弹完了手中的铁莲子，笑道：“我姓白。”猝然间猛一转身，回视着那位惊愕的伍青萍抖声道：“姑娘！你随不随我走？”

这位伍青萍姑娘目睹此状，知道自己功夫比起这位蒙面人来，简直是相差得太远了，当时被这么一问，连羞带急，竟差一点哭了出来，口中抖唤了声：“爸爸……”竟自扑在了伍天麒的怀中。金剪刀伍天麒此时连愧带怒，满头银发不由根根倒竖了起来，这黑衣人目视着这幕父女对拥情形，他的脑中就像触了电也似的。

他猛然想到了自己幼年的遭遇，是过着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没有温暖，没有感情，因此他恨任何有感情的人，他想那是不公平的。他想人们都应该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因此他没有同情，他的脸色霎时变得铁青，忽然他回头看着一边惊愕的大漠双雕，他的莫名愤怒竟发泄到他二人的身上。

此时那狂傲的秃雕岳兮五，就像斗败了的公鸡似的，他也不再抽烟了，他兄弟眼看这铁旗怪客竟有如此的身手，都知道凭自己的本事，是万万敌对方不过，此时再被他这种凌厉的眼光一扫，都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噤。那薛铜见状不妙，不由向前一步笑道：“白少侠真乃神人也！既如此，我兄弟只好告退了。咳咳！”说着咳了两声，两手一扯那秃雕岳兮五，暗示其还不快走。

这秃雕岳兮五内心虽一样胆怯，但他个性倔强，总认为这么退下，日后传出去太丢人，所以闻言后尚自犹疑不决，正想找个借口交待几句再退下，好不为人所笑，不想口尚未开，那位黑衣人却哈哈一阵大笑，声震四野，笑声甫毕，显得极为激动的道：“怎么着，两位好朋友想走了？”言罢又是一阵怪笑，遂接道：“不过可太晚了！要走方才在看见我那白羽令箭的时候就该走了，现在想走，可没有这么容易呢！”

秃雕岳兮五闻言，脸色一变道：“那么你意下如何？”说罢也不禁有气。

这黑衣人慢条斯理的走近了几步，闪着那双光瞳道：“老实说吧！你二人今日想走也可以，却要逃得开我二十招之下，否则你们也就认了命吧！”

大漠双雕往日是何等的威严，今日虽明知技不如人，可是众目睽睽之下，岂能任人凌辱？何况对方竟说出这等轻视的话来。

尤其是那秃雕岳兮五，一向自负极高，心想：“小子！你也太狂了，我岳兮五虽不见得能够胜你，可是要说架不住你二十招，那也未免太夸大其词

了！”

想至此再也忍不住，往下一矮身，“虎扑式”，猛向这黑衣人扑去，口中却顾不上什么面子了，喝了声：“兄弟上，得会如此高人，真是死也瞑目了！”那薛铜闻言后，也是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了，当时口中应了一声，拧腰纵步，已至那黑衣人身前，“苍龙出海”，双掌抖出，直往这黑衣人肋下就打。

这黑衣少年，此时可不像方才那么闪躲了，这大漠双雕来势如电，秃雕岳兮五身形才站稳，“沉雷泄地”式也是双掌齐出，以正反推手，直朝黑衣怪客前胸猛袭，眼看这双人四掌，瞬息已到了这铁旗怪客的身上，这黑衣人鼻中哼了一声，双掌突向上一翻，也不知用了一式什么，竟然逼得大漠双雕一阵踉跄，后退四五步，至此才知道这铁旗客果然是武技惊人。

那秃雕岳兮五被震出后，更是怒不可遏，大喝一声：“小辈，你欺人太甚了！”当时振声扑上，他这一次可是真怒，往铁旗怪客身旁一落，“双掌推舟”，这种掌力实具一种真力，满想这一式无论如何也要伤着对方，再不总能让他知道一下自己的内力。

那铁旗怪客见状，已知道这秃雕岳兮五有拼命之心，暗骂声：“老鬼！你可真是活腻了！”

他这么想着，可没敢叫对方这种掌力沾身，口中叫了一声：“好！”一个“鹞子盘空”，脚下移宫换步，已欺到了岳兮五的左侧，猛然轻舒右臂，随着倒转的身形右掌猛甩出“金鸡展羽”，往秃雕岳兮五太阳穴骀指就点。

此时那薛铜反显得帮不上手，怔在一旁，心想等自己拜兄不敌时，再上去不迟。且说那秃雕岳兮五猝不及防，这黑衣客出手如电，秃雕岳兮五在惊慌之下，往右一甩头沉肩，左掌往上一翻“拨云见日”，暗中掌缘上运着断碑掌的功夫，直向对方的脉门上切去。

黑衣客口中哟了一声，就见他双臂往上一抖，全身拔起五尺来高，岳兮五这一掌竟是走了一个空，黑衣客此时双眉紧皱，所奇怪的是，他竟是只躲不攻。

诸君不知，这是这位黑衣怪客独有的怪性，他对敌向来是如此，非把对方累得精疲力竭，才下杀手，只是在场人不知罢了。

此时这秃雕岳兮五见对方没有接招，竟自避开，只当是震于自己威势，一时间勇气大增，脚下轻轻一点，已经揉身而进，才一够上步眼，立刻用“反弓手”，连环戳掌，左掌向外一穿，已是随着身形下落的势力，往下塌着，掌奔这铁旗怪客右肋，向外猛一探，好一招“海底寻针”！

这一次那铁旗怪客可没向外避，他就像用尺量好了似的，往右后一拧身，右肩往下一沉，可是腰已经往左弓了出去，口中却说了声，“老鬼！差一点！”果然这秃雕岳兮五一掌只差半寸没有递上。

这秃雕岳兮五不禁被羞辱得脸色通红，当时竟没有想到对方是有意如此，却恼羞成怒，怒骂了声：“小子！哪里走！”左掌一撤，右掌倏的随着身躯发出一式“单劈掌”，用上全力，挟着劲风往黑衣客华盖穴打来。

当时在场之人，全认为这次无论如何，这位黑衣客以如此轻闲的态度，是万难逃开岳兮五这一式了，可是却想不到，这位怪客口中惊呼了声：“好家伙！”竟自一踹双足，“金鲤倒窜波”，身躯轻飘飘的倒纵而出，在空中“云里翻”，整个身子折成了一团，往下一落，晃晃悠悠的如同风摆残荷。

至此这秃雕岳兮五才觉害怕，自己把招数用尽，竟是伤对方不着。

更因他这一掌，把力量用得太过猛，已犯了武林大忌，动手过招，讲究的

是能发能收，此时稍一疏忽，自己身子竟随着扑了出去。

心方暗惊，对方要是此时出手，自己万难逃开，却奇怪那铁旗客只是在一旁看着，不发一话，岳兮五自己倒是饱受虚惊，才拿桩站稳，自己已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收敛心神，凝神敛气，一咬牙关，双掌一分，仍然是揉身而进，抡掌就打。

那黑衣人至此时始终不递招，可是他这种身形一展开，所有在场人，简直就不知这是一套什么身法。

这铁旗怪客一展开身形，飘忽若风，乍离乍合，身形那份巧快，真令所有人叹为观止。

那秃雕岳兮五，此时已展开平生所学，窜高纵矮，只是连对方衣边都挨不上，时候一久，不由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心内才知不妙。

偏又被对方一套怪掌法裹了个风雨不透，一时却脱身不得，那一旁的金翅雕看得心惊肉跳，几次扑上，却是无处插手，只好又退了下来。

此时那秃雕岳兮五已被对方掌影身形给转昏了头，不由神智恍惚，竟自大吼一声，以“罗公八一式”中的“横身甩掌”，一杀腰，猛然向这铁旗客的小腿上打来，猝见这黑衣人双眉一挑，口中哼了声：“老鬼！可怪我不得了！”只见他一撤左掌，“腕底翻云”、“横架铁门闩”，倏伸长臂向岳兮五双臂上一搭，喝一声：“去！”遂一挥送，那秃雕偌大的身体，竟被震得腾身飞起足有两三丈高，在空中惨叫一声，想是双臂已折断在这铁旗怪客的钢腕下了。

就在此时，那铁旗客仰天一阵大笑，霎时间目现杀机，疾赶上了一步，单掌平空，向空一推一吐，一声大喝，声如击革。

可怜这一世风云的绿林老怪，竟连地尚未落，已着了这铁旗怪客劈空掌力，在空中再度翻起，一径向那百丈深谷落了下去。

直看得伍氏父女怵目惊心，尤其是那金翅雕薛铜，眼见自己拜兄，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由悲痛欲绝，狂呼一声：“岳老大！”猛然施出“巧燕钻天”的上乘轻功，身形拔起足有六丈来高，已自腾身到这崖口，想伸手捞住他那拜兄的衣襟，可是晚了一步，徒见这可怜的老人，口中喷出的鲜血，和他的人一起落下千仞深涧，这金翅雕薛铜目击于此，不由哭号出声：“岳老大！你……”竟自一交扑倒在崖石之上。

猛听身后一阵狂笑道：“别哭了，该你的了……”

这薛铜突然一惊，才知大敌在后，不由往起一窜，双手后背，把那一对凤翅流金铛撒在了手中，翻身双目如血，狂吼一声：“好毒的小子！我拜兄与你有何深仇大怨，居然下此毒手，今天有你无我，你干脆也把我成全到家了吧！”说着话一展手中凤翅铛，腾身而上，双铛同时抡起，直奔向铁旗客，连肩带臂，斜劈而下。

这铁旗怪客依然老套的口中叫了一声：“好家伙！有其兄必有其弟！”他竟然一卷大袖，往薛铜双铛杆上撩来。

要说这金翅雕薛铜，这双凤翅紫金铛上可真下过苦功夫，此时更是在拼命头上，已存心和这铁旗怪客一拼，此时见他这一双大袖来势快疾，哪敢让他沾上，当时把右臂向后猛一带，身躯也随着往右一倾，左手凤翅铛也是往回一收，用“倒卷帘”式，向这黑衣客右臂下便劈，他这一对凤翅却是得过查氏的要诀。

那黑衣客向左一矮身，单掌向外，摆了招“单掌伏虎”式，金翅雕的凤

翅挡刷地划过。

这薛铜连番走空，心料恐怕又要走自己拜兄的后尘，不由一咬牙，身子猝往下一矮，双铛手中“十字摆莲”，在自己胸前双臂交错，往后一仰头，双铛互擦出当的一声轻鸣，划起两道金蛇也似的闪光，直往对方双腿上猛斩了过去。

这黑衣蒙面客，口中疾道了声：“好！”只见他猛一翻腕，依然运着大袖“铁锁横舟”式，向外一抖，这袖缘一平如刃，直往金翅雕双腕上横切而下。

薛铜此时可真有点是在玩命了，俗谓“一人拼命，万夫难当”，此时向外一翻身，他已早生了深心，自知要敌这铁旗怪客是万万不能，此时已决心一死，只求能与这铁旗怪客同归于尽。

他这么一下决心，双铛一紧，直施得霍霍生风，金光耀目，真有雷霆乍鸣之威，疾风暴雨之势。

可是这么一来，可触怒起这位秉性奇特的铁旗怪客，不由怪喝一声：“你是找死！”正逢薛铜左铛直点黑衣客面门，右铛却奔黑衣客云台穴上劈来。

这铁旗客冷笑一声，竟然猝翻双掌，硬往他这一双兵刃杆上崩来，眼看这一双手要是崩上，以黑衣人这种掌力，薛铜凤翅铛是非出手不可。

在这万分不得已之下，薛铜只好用力一收双铛，可是这蒙面客的一双掌是由下往上，薛铜往回收，依然不能下沉，只好随着整个身子往后一缩。

这一来，是万难再走开了，好厉害的铁旗怪客，就在此时，只见他双臂往下一合，跟着向外一抖，身躯随着这双掌外抖之势，一进步，这双铁掌一上一下，完全震在了这金翅雕薛铜的胸腹之上。

这金翅雕薛铜被震得身躯猝然腾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仰面朝天直摔出丈许，撞在山壁之上，当时脑浆迸裂，手中凤翅铛不由自主上了半天，一支落下山谷涧底，一支却斜插入了松树之上，犹自摇曳不已。

这一幕血剧，看得金剪刀伍天麒父女，以及一干镖师，无不猝然动容，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下手这么毒的人。

尤其是伍氏父女，于惊心动魄之外，更生出一同仇敌忾之意，双双竟然不约而同，往前猛一站，眦目欲裂。这铁旗怪客却是冷冷的站在一边，半天才点点头道：“老头子！带着你的镖车银子弟兄快走，我绝不杀你，只是要把这位姑娘留下。”

金剪刀伍天麒大吼一声：“小辈！我与你拼了！”正要扑身而上，却被女儿金风剪伍青萍拉住了，这姑娘连惊带吓，脸上已变了色，她亲眼见到这蒙面客具有如此身手，自然是不忍再令自己父亲上前送死，只急得哭叫了一声：“爸爸……”竟自猛然抽剑，伍天麒方疑她自己要上前对付那黑衣客，却不知这姑娘，竟然当空挽了一个剑花，往自己玉颈上绕去。

伍天麒见状大喝了一声：“使不得！”方想纵身夺剑，却听见“叭”的响了一声，跟着呛啷一声脆响，再见女儿手中剑已摔至一边，却是被黑衣人弹石将其击落。

金风剪伍青萍本已决心一死，剑方要绕上颈项，猝觉剑身嗡然一阵大震，竟自脱了手，不由大奇，秀目视处，却见那黑衣人右手方自放下，才知竟是他所为，不由娇叱了一声：“无耻小贼！姑娘与你拼了！”当时一扭娇躯，“八步凌波”，腾腾两个起落，已至这黑衣怪客的身前，抡掌就戳。这黑衣人见状，颇为吃惊，向右一闪身，突然刁住了伍青萍一双玉腕，伍青萍顿觉

双腕穴门上一麻，当时一交栽地，人事不省。黑衣怪客发出几声刺耳的笑声，一弯腰便要把姑娘抱起来。

他双手尚未碰着伍青萍，突听一声暴喊：“野小子，我与你拼了！”

语音未歇，立有一股绝大的劲风，向铁旗客背心击来，铁旗客冷笑一声，他并不转身，右手反而加快，已然抓住了伍青萍的膀子，这时伍天麒双掌已然到了背后，这一掌，是他生平最愤怒的一掌，也是他生平所用最大力的一掌。

可是铁旗客肩头晃动，人早已飞出了三丈，他转回了身，用冷峻、低沉的声音，喝道：“伍天麒，你听我说！”

奇怪！那急怒攻心，神志已昏的伍天麒，竟被他这声可怕的声音震慑住，他不住的颤抖，怒喝道：“小贼……你快说！你……”

铁旗客见伍天麒气成这样，他心中却感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快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别人的痛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更可怕的是，他所欣赏的痛苦，并不是皮肉的痛苦，而是内心的，他深深觉得，刺伤一个人的心，比杀死一千个人还要痛快。

他冷酷的微笑一下——那笑容是深藏在他面套之后的，可是，在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能够感觉到。

“伍镖头，你放心！我对姑娘并无加害之意……我只是把她留下来谈谈，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一定把她送回……”

铁旗客话未说完，伍天麒早已怒喝道：“小子！你把姓伍的看错了！我伍天麒闯荡江湖数十年，虽然吃过败仗，受过惊险，可是我却没有受过侮辱！别说是我女儿，就是我伍家的一草一木，也绝不容任何人妄动……”

他话未说完，铁旗客已怪笑道：“你家草木我不要，我只要她！”

说话之间，他双手托背，早已把伍青萍高举过顶了，伍天麒这时急怒攻心，他暴喝一声：“竖子敢尔！”

随着这声暴喊，他已将那把金剪撒在手中，身影晃处，急若雷电般到了铁旗客身前，“敌剪残梅”，两道金光闪闪的大剪片，夹着凌厉的破空之声，分别向铁旗客胸前及小腹剪到，声势好不惊人！

好个铁旗客，他双手仍然高举着伍青萍，脚尖微动之际，身子已凌空拔上了六丈，那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在空中甩了一个大圈，围在了他的脖子上。

伍天麒一击不中，他哪里肯罢手？又是一声暴喝，“潜龙升天”，身子跃上了五丈，双剪扬处，“斩草除根”，便往铁旗客双足足踝剪去。

这一招可是险到极点了，铁旗客身在空中，上扬之势未泄，手上又托了偌大一个人，而伍天麒已然追到，双剪扬处，八九尺内均为死地，空中不如平地，无处借力，故此一般镖头认为，铁旗客天大的本领，也逃不过这一剪了！

就在伍天麒双剪剪锋堪堪碰到铁旗客裤腿时，却见他猛一弓腿，伍天麒的金剪，差着一寸由他脚底滑过，剪了个空。

好个铁旗客，他自然还不止此，就在他提脚之后，金剪到他脚底时，他竟把脚尖向下，“借物传力”，用了五成功力，在伍天麒的金剪上点了一下。

即见他随着这一点之力，把身子斜着飞出去十余丈，恰似天马行空，身法美到极点。

伍天麒双剪落空之下，原拟巧变“惊蝉振翅”再伤他小腿，却万料不到

铁旗客会出此绝招，就在他脚尖触及剪面的一刹那，伍天麒立觉一股绝大的潜力传了下来，震得他双剪几乎出手，丹田之气再也提不住，身子平空向下跌来。

伍天麒惊骇之下，忙使“倒转八车”身法，轻飘飘落在地面，他惊魂甫定之下，已然骇出了一身冷汗，再看铁旗客已然在十丈之外，连同自己的爱女，一同落在他那匹神驹上。

铁旗客用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向这边奇怪的闪烁了一阵，道：“伍镖头，还是我刚才说的话……我走了！”说罢他双腿一夹马腹，那匹黑如浓云的神驹，迎空一阵长嘶，四蹄破空而去。

金剪刀伍天麒此刻是发须俱张，愤怒已到极点，狂叫一声：“小子！你……”

随着这声狂叫，他身子已然扑出了七八丈，疯狂般的迎着马蹄的扬尘追去。

镖师梁惠常慌忙中骑上了伍青萍的白马，他并带过了伍天麒的黑驹，飞侠的追了下来，口中大喊道：“镖头……上马再追！镖头……”

伍天麒这时神志已昏，闻言被提醒了，他匆匆上了马，腾出右手，在马屁股上，拼命的击了一掌，那匹黑驹立时放蹄狂奔起来，梁惠常也拼命追上。

这一黑一白两匹神驹，都有日行千里的脚程，这时放蹄狂奔，真个是风驰电掣，快得惊人。

伍天麒在马上一言不发，他满头的自发，不知是由于山风，还是由于愤怒，已然全部耸立，他双目火红，心口愤怒得像要爆炸，这是他平生的奇耻大辱，他不停的想：“伍天麒呀！如果你不能追回女儿，你就血溅剪锋吧！”

可是前面的那匹黑驹，如同凌空飞行一般，快得出奇，不一时已将伍天麒、梁惠常抛下了数十丈。

伍天麒此刻的震怒和惊恐，绝非笔墨可形容，他紧抓着缰头，拼命的抽打，把马屁股上打出了一条条明显的血痕，那马愈发亡命的狂奔起来。

伍天麒在马上狂叫着：“小子，你害怕么？停下来！”

这个白发的江湖老人，疯狂的叫喊着，在此刻，他愿意牺牲一切——包括他的生命和数十年的名望，也要把他的女儿换回来！

可是那个奇怪的黑衣人，仍然毫不理会，带着伍青萍，已然消失在一片树林的夹道里。

伍天麒颓然的停了下来，他一阵猛烈的颤抖，喷出了一口鲜血，他几乎由马背上掉下来。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名噪大江南北的武林奇人，遭受到平生未有的奇耻大辱，他狂喊道：“罢了！罢了！我伍天麒是完了！”

说罢此话，他一横金剪，便向自己的脖子抹去。

眼看这一代奇侠就要丧生在自己的金剪之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梁惠常已然赶到近前，他一看大惊，急叫道：“使不得！镖头！”

呼声未歇，他已迎面扑起，紧紧的抓住伍天麒的左膀，拼命的向外一拉，二人同时落下马来，伍天麒的金剪也甩脱了手。

梁惠常爬起身来，他泪流满面的道：“老镖头，你这么做岂不是害了萍姑娘么？她现在还陷在敌手！”

伍天麒被他一言提醒，他长叹一声道：“惠常！想不到我一世英名，居然会断送在此人之手！唉……你看，我还有什么脸活下去？”

梁惠常连忙劝慰道：“镖头！话不是这么说，现在萍姑娘陷在敌手，我们如果不设法拯救她出来，就是死了，也是奇耻大辱！”

伍天麒冷静了一些，点头道，“你的话不错，可是一旦江湖上传扬出去，金剪手之女，为人掳去……这……叫我有何脸见人？”

梁惠常闻言摇头道：“镖头，现在不是你老逞意气，讲名望的时候……只要能把萍姑娘救出来，那些江湖传言又何必去理会呢？”

伍天麒用衣袖拭了一下嘴中的血渍，黯然道：“现在萍儿已被小贼掳去……惠常，不是我说泄气的话，莫说这么大一座山，难以把他寻着，就是寻得……恐怕也是徒劳！”

梁惠常闻言，也无话可说，因为那黑衣人的武功，他亲眼见过，比伍天麒不知高过多少，就算现在寻了去，非但于事无补，只怕还要白送性命。

梁惠常沉吟一下，突然想起一人，不由喜道：“镖头！我们快去找龙少爷！”

他一言提醒了伍天麒，立时想起了自己的东床快婿龙匀甫。这龙匀甫天生奇禀，为武林前辈异人龙可忠之子，自幼随父习得一身出奇的功夫，艺成之后，又得天下异人“三百老人”悉心传授，练成了一身不可一世的功夫。

那“三百老人”原是武林中三个百岁的老人，他们三人在一百岁时结义，到如今都各有一百十余岁了，但他们仍然自称百岁老人。这三人都有一身不可思议的武功，全部传授了龙匀甫。

这三位怪老人是二男一女，并无别号，老大叫木苏，老二叫水梦寒，老三叫星潭，江湖人闻名莫不丧胆。

伍天麒想起了比自己武功高上数倍的龙匀甫，足可以与铁旗客匹敌，不由稍微安心，叫道：“啊！我真是急昏了！我们快走吧！少时到前面，你押着镖车走，我就改道云南了！”

这时众镖师已然赶了上来，伍天麒振作了一下精神，骑上了自己的马，他眼含痛泪道：“众位！这趟镖由梁师傅负责，我……我要到云南去！”

他话才说完，那匹黑驹已如电奔出，他此去要带来龙匀甫，与铁旗客展开一场亡命的厮杀。

且说铁旗客白如云，他就是那个早年受尽残害，被继父赶出来的孩子。由于他幼年时身受之痛，所以他不相信人间有感情、幸福及欢乐存在，形成了他怪僻的天性，他手下的人，接近他的人，或是遇见他的人无不是提心吊胆，对他那喜怒无常的性格，冷冰冰的态度，都深深的感到畏惧。所幸的是，他对于“善”、“恶”分得很清楚，否则仅他的出世，就可造成武林的大劫了！

现在他骑在“乌龙”神驹上，他怀中昏迷着一个绝美的少女！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畏惧，这感觉还是他第一次产生，他立刻把伍青萍用双手平托起，距离自己远一点，这样他才稍微的安心。

山风把姑娘的温香，一阵阵的送到他的鼻端，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心跳，禁不住把那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注视在她的脸上，这是多么诱人的一张面孔啊！

她柳眉微蹙，羞目紧闭，粉白色的面颊，点缀着一双鲜红的嘴唇，山风吹乱了她的秀发，稀疏的披在前额，显得是如此的风韵，娇美。

白如云正在呆痴的，贪婪的盯视着，突见她樱唇微启，轻轻的嗯了一声，白如云的心更跳得厉害了，他想到：“她要醒了？”

随见伍青萍双目微启，她发现了眼前的情景，把一张玉脸羞急得通红，她大叫一声：“无耻贼子！放开我！”

遂用尽平生之力，向上猛一挣，可是她哪里挣得下来？除了手脚一阵乱动外，仍然在白如云的双手掌握之中。

伍青萍一阵急怒，娇叱道：“贼子！我跟你拼了！”话才说完，抖出一双玉掌，急如闪电的向白如云面上抓到，二人相距本来不过一尺，青萍又是在情急拼命，这一下可是险到极点了！

第三章 深山困美 怪师奇徒

只听铁旗客白如云一声怪笑，双手突往上一举，大拇指已然扣住了伍青萍的穴道，他再微一用力，竟把伍青萍向斜前方抛出了三丈余远！

伍青萍中了他的点穴，又二次昏厥过去，就在她落下一丈时，白如云的马刚好赶到，他一伸手，又把伍青萍轻轻的托住了！

马儿仍在狂奔，山风越来越紧，又恢复了刚才的情景，白如云得意的笑了笑，自言自语道：“你的功夫比我差得太远了！”

当伍青萍醒来的时候，已是红日偏西，她发觉自己睡在一张锦床上，身上盖了一张“金丝猴”的毛褥，甚是温暖。

伍青萍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不由惊骇得出了声，她连忙检点自己的衣衫，发觉与先前一样，身体也没有什么别的感觉，这才放了心。

伍青萍惊魂甫定，连忙翻身下床，见自己所睡的房间，全部是青竹编成，略一走动，即发出“吱吱”之声，再看房内摆设，床椅几案一色翠绿，样样俱全。

在床头挂有一把“南胡”，一管竹箫，并有一只大的黑葫芦，靠左壁上有一竹架，其上典籍罗列，藏书极丰，足见主人是一高雅之士。伍青萍再把竹门推开，她不禁低声的叫道：“妙呀！”原来青萍所居之处，竟是一间竹楼，处于万山丛中，其下便是方圆百十丈的一片湖泽，两旁修竹成林，碧波微漾，景致之佳，是自己平生仅见。

这座竹楼居于湖心，并无桥梁通过，想是来往均靠舟楫了。这竹楼的周围，有一圈走廊，青萍绕着走到正面，就在门前，挂有逾丈的一块木牌，上书“碧月楼”。

三个大字的两旁，并有一副竹联，写的是：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晨烟暮霭春煦秋阴”

下面并有“白如云”三个小字，青萍便知是那黑衣怪人铁旗客了！

这二十二个字，写得是一笔大草，笔法苍劲，古意盎然，细看之下并非用笔所写，乃是用内家指力，刻划而成，愈加显出一种雄浑的气魄。

青萍看过之后，无形中对白如云增加了几分好感，她心中想道：“看这情形，他分明是个高雅之士，可是出手为什么如此毒辣？”

这时正是红日偏西之时，一轮红日，映出了满天彩霞，万紫千红。金红色的彩光，拂照着草木葳蕤的碧山，给人一种梦幻似的美感。

静静的水面，映着落日丽霞，林木倒影，加上这座孤独清雅的小竹楼，愈加显得奇丽多姿，美如海市蜃楼一般。偶有轻风吹过，湖面卷起了千层水纹，那奇丽清雅的美景，随着水波上下浮动，谪丽诡变，恰是妙绝人间。

青萍立在竹楼，倚栏赏览，清风吹过，桂子送香，只觉冷意侵肌，翠袂生寒，几疑置身仙境，她早已忘了自己的处境，不禁低声的吟哦着冯延巳的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直到那一轮落日整个的沉下去，暮色苍苍，天色已经很幽暗，青萍才由梦幻中惊醒过来，她仔细的打量一下地势，不由得暗暗叫起苦来。

原来这座竹楼恰在湖心，四面水泽，并无桥梁绳索，青萍虽然习过“登萍渡水”的功夫，但是以她功力，最多不过只能越出二十丈，似这等百十丈的水面，她是绝无办法的。

青萍虽然略识水性，可是一个姑娘家，弄得全身湿透，万一再逃不出去，

岂不是更丢大了人？

青萍这时心情焦急，无心再看风景，她不停的想着：“这个白如云把我掳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爹爹也许遭了他的毒手了……他这么狠毒。”

青萍想到这里，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她一想起白如云掌杀“大漠双雕”的狠毒情形，就更断定自己的爹爹是凶多吉少了。

青萍想着，忍不住靠在竹栏上哭泣起来，好似她已经确定了父亲死了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青萍只哭得头昏眼花，她渐渐的止住悲声，看了看天空的寒月，已然是初更时候，不禁觉得腹中饥饿起来，徐徐的回到房内坐在床上伤心不已。

青萍正在伤心之时，突听水声溅溅，并有打桨之声，当下连忙站起，跑出房外，凭栏望去。

只见一叶带篷小舟，快似脱弦之箭，如飞的向竹楼划来，直划到近前，青萍才看清了船尾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童。

那小童抬头看见了青萍，立时笑着向她招了招手，青萍一赌气返身入房而去，她心中想道：“那个白如云一定坐在船里……他上来之后，我拼死也要为爹爹报仇！”

青萍想到这里，咬紧了牙根，一看自己的宝剑就在床头，当时一把抓了过来，亮剑出鞘，又摸了摸革囊，还剩下三枚金剪，当时一并拿出，准备等白如云一进门，立时杀他个措手不及。

青萍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听竹楼一阵吱吱之声，知道他必定上楼了，少时听得步声愈来愈近，只听见一阵悦耳的口哨声，吹的是一首民间小曲，青萍心中恨到极点，暗道：“我叫你吹……”

青萍全神贯注在门口，才见人影一晃，青萍见他一身黑衣，当下再不迟延，大喝道：“小贼，拿命来！”

随着这句话，她三枚“金风剪”已然成“一”字形，分取来人的面门、胸脯及小腹，其势疾如闪电。

随听来人“啊唷”一声惊叫，使出一式“斜柳随风”，飞起了一丈高，青萍三枚“金风剪”竟打了个空，她正待抡剑拼命，突听“劈啪”一声巨响，眼前冒出一阵热气，鼻中嗅到一股热香。

这一下突如其来，倒把青萍吓了一跳，连忙住了手，再看面前，竟是摔破的一堆碗碟，一盆盆的佳肴美食，都摊在地上，尚在透着余香。

再看落下之人，竟是先前的小童，已然吓得面无人色，嗫嚅的道：“姑娘，你……你疯了？”

青萍这才明白，竟是白如云派他给自己送晚饭来了，却几乎被自己误伤，但她见白如云手下一个童子，即能够躲过自己绝门暗器金风剪，心中好不骇然。

青萍面上微微一红，低声道：“对不住，小兄弟。我打错了！”

那小童仍是面色苍白，浑身不住的发抖，双目盯着地上的碎碗破片，一句话也不说。

青萍见状心中甚是诧异，奇道：“你武功不错，怎么这么胆小？我现在又不打你了，你还怕什么啊？”

青萍说完，只见那小童用一双黑白分明的俊目瞪了她一眼，气道：“谁怕你打！只是这些东西打碎了，我们少爷知道可不得了……我在为这个发愁，

你还当是我怕你呢！真是见鬼……”

青萍闻言又气又笑，遂道：“打破几个碗算什么？也值得吓成那个样子……”

话来说完，小童又怒道：“嘿！你说得倒怪好的！几个碗？你不知道这几个碗多宝贵，北京城也找不出来！我们少爷的脾气怪透了，这一下你可害死我了！”

青萍见他说话时一脸焦急之色，料他所言不假，心中不由大为惊奇，忖道：“这白如云果然是个厉害人物！”

青萍想到这里，便对小童道：“你不用害怕，回去就说我不肯吃，是我打破的好了！”

那小童闻言喜极，赶上一步道：“姑娘，你这话可是真的？待会你要是不认帐，那可就害死我了！”

青萍闻言正色道：“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你们都怕他，我可不怕他！”

小童闻言将信将疑的道：“好，那我现在回去就这么说了？”

青萍点头道：“你就这么说吧。喂，你先把这里弄干净呀！”

青萍这句话，不知怎地又把他说气了，只见他把一对眼睛翻了半天才道：“我当然要弄干净，这还要你说！我名字叫南水，你以后叫我，不要再喂喂的！”

青萍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心中想道：“这白如云真是个怪人，连他用的小僮都是些怪东西。”

青萍一赌气，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径自坐在床缘，看着南水把那奇香扑鼻的食物，扫在木箕内端走了。

青萍这时腹饥如绞，不禁深悔自己刚才太冒失，不然此刻正在享用这些美味呢！

南水看出青萍心意，他一边用布擦着地，一边喃喃自语道：“真是的！这么好的东西，干炸丸子、清蒸醉鸡、白糟鱼……还有余肚片、炒虾球……还有一碗火腿鸡汤……还有……”

青萍听到这里，实在听不下去了。

她不禁圆睁了杏目道：“好了，好了，你快点滚吧！在这里吵死人！这么一个小孩子，真是讨厌死了！”

南水见青萍生气，这才站起转身而去，青萍似乎听见在自语道：“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还叫我小孩子！”

青萍这时被困，闻言也只有干生气，却是奈何不得。

少时，青萍听见水声，知道南水已然驾船去了，她猛然想起一事，不禁暗骂自己糊涂，心忖道：“我刚才应该把南水制服，然后再驾舟逃走，这可是一个机会呀！”

青萍想着，不禁连连骂自己糊涂，可是时机已过，悔之无用，只好轻叹了一口气，一切听天由命了！

这时青萍一人在房中，除了山林的呼啸，和水中的鱼儿戏波之声外，一切静寂如死，加上青萍心情沉痛，更加觉得冷寂怕人。

片刻之后，青萍又听得有行舟之声，她想道：“这一次，白如云一定来了，我用大义相晓，或许他还能放我出去呢……”

不多时小舟果然到了。

须臾，竹楼传来一阵吱吱之声，青萍并听得有人谈话之声，心想自己预料果然不差，当时站了起来，打开了床头竹窗，背门而立，假装凭窗望月。

青萍觉得二人进了房，只听南水道：“姑娘，别看月亮了，我有事要讲呢！”

青萍仍然不理，突然另一个沉浊沙哑的嗓子，把南水的话重复了一遍，道：“姑娘，别看月亮了，我有事要讲呢！”

青萍从来没听过这么难听的声音，不由吓了一跳，连忙转身望去。

青萍回身一看，只见南水身边站着个与他一模一样大小的小童，黝黑的面膛，身体甚健壮，但却显得傻里傻气，睁着一双眼睛，拼命的盯着自己。

青萍看着只觉又气又笑，心道：“这白如云也不知从哪弄这么多小鬼来？”

那傻童见青萍看着他，竟显得有些不自在，脸也渐渐的红起来，斯斯文文的，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有时说错了一个字，还要再重说一遍，把它改正过来，这几句话，那傻童直说了半天才说清。

尽管伍青萍此刻忧心忡忡，可也不禁被他引得笑了起来，问道：“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你就讲出来吧。”

青萍这一问可把他问傻了，他睁大了眼睛，拼命的盯着南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急得面红耳赤。

青萍正在奇怪，南水已笑着道：“我们少爷叫我带一个便条，请姑娘过目。”

说着递过了一张白纸，青萍接在手中，正要观看，突听那傻小童道：“我们少爷叫我带了一个便条，请姑娘过目。”

青萍听他说的与南水又是一样，不由大为奇怪，走上一步问道：“咦，你怎么每次都学人家讲一样的话？”

那小童见问，又是面红耳赤，不知如何回答，一对大眼又望着南水，南水微微一笑道：“他叫北星，生来就是这个脾气，人倒挺好的。”

那北星这才带着笑容着：“他……我叫北星，生来就是这个脾气，人倒挺好的。”

这一次他总算改了一个字，青萍摇摇头，暗叫一声：“怪呀！”

青萍打开纸条，只见上写：

“伍姑娘妆次：

令尊平安无事，已改道云南，料为搬取救兵，今着小童南水北星，伺候姑娘饮食，区区三更来访，共作月夜清谈，绝无他意，请释疑！

二次送宴，望姑娘取用，莫殄天物为感！

白如云拜启”

青萍看完这张纸条，不觉宽心大放，既知爹爹往云南，必是去搬请龙匀甫来此，以龙匀甫之武功，绝不会在白如云之下，自己脱离虎穴之日就在眼前了！

青萍想到这里，适才忧虑悲哀已然一扫而尽，不禁笑对南水道：“南水，你把饭拿来吧！”

南水闻言一笑，应道：“姑娘莫急，让我先把灯点上！”

说罢由竹案中端出一只白铜盘，原来是一只白油灯，南水用火种点着，色作银白，极为光亮，照得满室皆辉。

就在南水把灯点着之后，北星又凑上来，对着青萍傻笑一阵，说道：“姑

娘莫急，让我先把灯点上！”

青萍气得扭脸就走，忖道：“这算什么嘛！每句话都要听两遍！”这时南水想是也不耐烦了，回头喝道：“走！我们取饭去！”

说罢，转身出房，北星连忙追了出去，还是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青萍见状不由摇头自语：“真是没见过这么傻的小子！”

不多时二小童各捧碗碟而来，在竹案上摆好，青萍见菜肴精美，果然和刚才南水所说一样，如今实在饿得厉害，也就不再拘束，一连吃了三碗饭，又喝了一碗汤才罢。

二小童把残余收拾干净，又为青萍泡了一杯香茶，放在青萍面前，他们就聊起天来。青萍想从南水口中，套取白如云的出身及门路，可是南水却是一概不知，那北星更是南水说什么，他也说什么的，绝不多说一个字，可是也绝不少说一个字。

三人正在谈着，突听远方传来一阵慷慨悲凉的歌声，唱的是：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 斯人一片愁江湖无知音我有千腔仇世人皆我敌欲平胸中恨苦害众生灵歌声是如此凄凉悲怆，随着夜风传来，令人怆然泪下。

南水及北星一听这歌声，立时跑出了房子，站在竹栏旁，南水向青萍道：“姑娘，我们少爷来了！”

北星仍然把此话重复一遍，青萍也禁不住走出房来，凭栏望去，明月之下，清波如镜，并无人影，心方诧异，突见湖中掀起一片涟漪，原来有人在湖边抛下了一节嫩竹，不过二寸长。

立时一条黑影，宛如巨鸟般，由湖边拔起了三丈，轻飘飘的落在那浮沉不定的小竹枝上，他左手拿着一枝青竹，脚尖微点之时，身子已二次拔起，身在空中时，随手折了一节竹子，再次抛出，用同样的方法向前飞越而来，这就是轻功中的“登萍渡水”了！

青萍见他仍是黑衣黑披肩，面上蒙有黑软皮，他在这冷清平静的湖面上越行如飞，快得出奇，就好像是一个幽灵。

青萍正在惊骇之际，白如云已然来到楼下，他双臂一振，平空拔起了七丈余高，轻飘飘的落在竹楼的走廊上，青萍被他这种身手，惊得几乎叫了起来。

白如云站定之后，向南水北星一挥手，沉着声道：“送瓜果酒食！”

南水连忙躬身答了一个“是”字，北星少不得又重复一遍。

二小童退下之后，白如云用那双雪亮的眸子，向青萍看了一阵，点了点头，仍用他那冷峻的声音问道：“姑娘，你可好？”

青萍不知如何回答，她对白如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她觉得他冷漠得不敢令人亲近，但是他却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强迫着每一个人去注意他。

青萍茫然的点点头，嘴皮嚅动一下，却连一个字也未说出来。白如云径自走向房内，略为察看一下，又转身出房，冷冷的道：“以后你就住在这里！”

他话未讲完，青萍已然惊道：“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我留在这里想干什么？”

白如云怪笑了几声道：“把你留在这里，等你爹爹找人来救你呀！”

青萍闻言，气得面无人色，当下转身望着湖心，一言不发，她差一点又要掉眼泪。

白如云望着青萍的背影微笑了一下，这时南水已然在走廊之内，摆好了

桌椅，来此请驾，白如云点了点头，对着青萍的背影道：“姑娘，请这边坐！”

青萍心中气愤，闻言仍是不理，白如云一笑，不再管她，径自走向一旁坐下。

南水在旁，见状好不惊异，不禁轻声自语道：“怪了！少爷怎么对她这么客气呢？”

南水这句话，声音本来说得极小，不致被白如云听见，却不料身旁有个粗哑的声音叫道：“怪了！少爷怎么对她这么客气？”

原来又是北星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这一下可被白如云听见了，他由鼻中哼了一声，直把个南水吓得面无人色，狠狠的瞪了北星一眼。

白如云双目炯炯的走了过来，南水已然吓得浑身颤抖，白如云冷笑一声，一迈步，一手一个，把二小童抓了起来，就好像老鹰抓小鸡一般。

青萍见状大惊，立时叫道：“你别杀他们！”

话未说完，白如云双手扬处，已把二小童抛出了五六丈远，“咚”的一声落向湖心，对他们叫道：“换了衣服再来！”

说完这话，转脸对青萍道：“我是不杀好人的！”

说罢他又回到原处坐下，自酌自饮，双目盯着对面的山影，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青萍见他真是自己平生未见的怪人，忍不住向他多看两眼，恰好白如云目光转过，吓得青萍赶紧把头低下，奇怪的是，她的脸竟红了。

这时南水北星早已游到楼边，二人在楼下换衣，南水一肚子怨气，一面脱衣服一面摇头，看着北星脱得精光的，晃着个傻脑袋，活像个怪物，不由越想越气，一脚踢在他屁股上，骂道：“他妈的，你这个害人精！”

没想到北星爬起来，也是一脚踢在南水屁股上，骂道：“他妈的，你这个害人精！”

直把南水气得语结，因为他知道不论自己说什么话，北星一定会重复的。

原来北星是孤儿，在三年前被白如云收留，当时他一句话也不说，白如云直当他是哑巴，却没料到带回之后，南水一说话他必学，南水不说话时，就是打死他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也是一桩不可解的怪事。

再说白如云经青萍妙目一看，他却感到一阵心跳，这现象是他从来所没有的，远在学艺之时，他就立下了誓：“我以后不爱任何一个人！不对任何一个人好！”

出师以来，他确实是做到了，可是当他第一眼看到这……

可是当他第一眼看见这个女孩子的时候，竟由他的心底，产生了一种微妙，而又不可理解的情绪，他原是恨透了人类的，但是他却没有恨这个女孩子。相反的，油然而兴爱慕之心。

他对于自己的这种转变，感到很大的恐惧，他怕自己从此会爱人类了——原是他所不愿意做的事。

虽然他极力的克制着，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一个可恨的声音，在不住的呐喊着：“把她带回来……我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就这样，他不能放下这个姑娘，而且破例的带她回来，更破例的把她安置在自己的“碧月楼”上。

青萍此时，除了对他感到恐惧外，并没有什么厌恶，而她却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她对白如云的一切，都感到奇怪。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所有的感情，都是由好奇而产生的。

他们彼此沉默了半天，没有一句话，白如云只是自酌自饮，他一句话也不说，一口菜也不吃，只是闷声不响，把酒一杯杯向肚子里灌。

青萍虽然很想过去，跟白如云聊一聊，可是由于一种少女的矜持，她没有这么做。可是她的心里，却在不停的想着一些问题：“他的身世到底如何呢？我猜他一定有一段悲惨的身世，不然他不会这么冷酷和怪僻……他这么高的功夫，谁又是他的师父呢？”

这时白如云已然独饮了十数杯酒，他似乎有点热，把披风解下，并把背后的铁旗也取下，用手解开了领口的布扣，可是他脸上的软皮套子，仍然戴着。

青萍默默不响的，斜目窥视着他的一切动作，她想：“不知道他长的什么样子？可是他一定是个年轻人，比我也大不了多少。”

白如云这时又由皮套的开口处，灌进了一杯酒，他一斜眼，冷冷的对青萍道：“姑娘，你真的不过来？”

他这句话虽然是如此的冷酷，可是就如同他的人一样，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令人不可抗拒。

青萍情不自禁的移动莲步，慢慢走到白如云对面，隔着他六尺坐了下来，轻声道：“你……你到底准备把我怎么样？”白如云闪动了一下明亮的眸子，他哼了一声道：“哼……我不准备把你怎么样，在你爹爹来之前，我只要你住在这里，每天陪我谈谈天。”

青萍闻言更是觉得奇怪，竟然一个念头，闪电般的袭进了她的脑际，她想到：“莫非他……他喜欢我？”青萍想到这里，不禁一阵剧烈的心跳，虽然是由于恐惧，但这成分已不太多，而是另有一种奇怪的情绪，在剧烈的扰着她的芳心。

白如云见她不答话，便向远处顾盼了一下，接着道：“我不应该带你回来的，因为……我恨每一个人……一看到他们的脸，我就想离开他们，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可是你……”青萍被他激动、怨愤的声音所吸引，她轻轻问道：“我……我怎么样呢？”

白如云被她问得一惊，他迟疑了一下，用手指着桌上的磁盘道：“你……你吃梨吧！”

青萍见他避而不谈，不由更加疑惑，她摇摇头道：“我不吃……”

二人又开始沉默了，这时南水北星二人，已然换了干净衣服上来，尚未说话，白如云已挥手喝道：“下去！叫你们再上来。”

南水连忙答了一声：“是！”北星也紧跟着答个“是”，二小童又转身下楼去了。

青萍这时已然下定决心，一定要问白如云一些问题，于是向他注视了一下，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恨人？”

白如云猛然站起身子，他双手扶竹栏，向远方望去，用着他一贯的声音道：“不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恨！恨……”

青萍见他如此神情，又听他满口说着“恨”字，愈发断定，他在童年的时候，一定受过重大的打击，以致使他深深的恨着所有的人。

任何一个人，对他所好奇的事物，必然会产生一种浓厚的兴趣，而且有一种“追根问底”的意念，现在青萍也是一样，她对白如云越来越奇怪，也越来越感兴趣了！

青萍对着他的背影道：“你刚才唱的歌是你自己编的吧？”

白如云点点头，他竟连一个“是”字都没说，青萍继续说道：“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很可爱的……我们不应该去恨他们……”青萍话未说完，白如云蓦地转过了身子，他双目射出了一阵可怕的光芒，吓得青萍把没有说完的话吞了回去。

白如云也发觉了自己的反常情形，他立刻又恢复了刚才的情绪，慢吞吞的道：“你认为应该爱每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杀了你的爹爹，烧了你的家，摧毁了你的生命和灵魂……你也去爱他吗？你不恨他吗？”

白如云是一种试探性的询问，他想从别人的回答中，找出与自己看法不同的地方。

青萍听他如此一问，心道：“果然他有着血海深仇！”

她嘴上答道：“那我只恨那一个人，我不会恨所有的人……你多想想吧，也许有人帮助过你，也许有人救过你，难道你也去恨他们吗？譬如说，教你武艺的师父……”白如云摇着头道：“至少，他们也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去爱他们！”

青萍听他如此一说，知道他那种偏激的想法，已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开导，当下也就不再谈论，转了话题道：“你的师父现在在哪里呢？”

白如云见问，他一斜身，靠在竹栏上，漫不经心的答道：“师父……我从来就没叫过师父！我只知道他叫老道。”

青萍听罢越发惊异，她万想不到白如云对他的师父，也是这么淡漠无情，当下道：“那么说令师一定是位道长了？你这样占山为王的作法，他也赞成吗？”

白如云由鼻中微微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他现在犯了错，我把他关起来了，每天去责罚他一次！”

青萍听罢惊得几乎出了声，她简直想不透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白如云的师父，还没他的功夫高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他愿意让自己的徒弟禁锢责罚他呢？

青萍正在惊异、思索之时，白如云冷冰冰的声音，又传入了她的耳朵：“如果你想见他，明天我就带你去！”

青萍听了立刻有一种莫名的惊喜，她倒想看看这个怪人的师父，当时连忙答道：“好！你明天一定要带我去！”

白如云见她对自己，已不像先前那么歧视，心中高兴异常，立刻坐回原处，把梨果尽往青萍面前送去。

他们二人继续的谈着，直谈了一个更次，青萍虽然与他接近了许多，可是仍然感觉到，他有一种“拒人千里”的隔阂，使人不敢过于亲近他。

在白如云，他最初希望接近这个娇美的姑娘，可是，当他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又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恐惧，自卫似的再把她推开。

最后，又经过一段沉默之后，白如云站起了身子，他喝了太多的酒，但是他却没有一点醉意。

他恢复了以往冷漠的神情，向青萍点了点头，从牙缝里进出了三个字：“我走了！”

说罢，他由桌案下取出一块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木板，把披风和铁旗拿在手中，右掌扬处，那块木板轻飘飘的落在湖心，白如云身形晃处，恰似一

只巨大的夜鸟，落了下去，他单足点着木块，左手披风向后一挥，似滑冰一样，身如利箭向前面飞去，这等功夫是“蜉蝣戏水”，显然比“登萍渡水”又要高上一筹了！

黑暗中又传来了他凄凉悲枪的歌声：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青萍被他孤独悲凉的歌声，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她不禁喃喃的低语：“可怜……可怜……”

翌晨，青萍由梦中醒来，觉得身上寒意颇重，她翻身爬起，穿好衣服，将竹窗撑起，立刻袭进了一股清凉的寒气。

这是一个有雾的早上，山色膝陇，寒禽振翅，围着竹楼飞绕，鸣声连连，偶尔吹过的山风，把满空凝雾吹开，犹如怒涛排山，那被风吹散的浓雾，化作了袅袅白丝，曼妙的舞动着散开，然后又聚集在一起。

青萍看着如此奇景，不由心旷神怡，呆呆的伏在窗榻上，她整个人的心神，随着满空的雾点，随风飘荡沉浮，已到忘我之境！

青萍正在出神，突听房外南水低声问道：“姑娘，你可醒了？”

青萍这才惊醒，尚未答话，门外又传来北星粗哑声音：“姑娘，你可醒了？”

青萍一皱眉，心道：“怎么又是这个小鬼头！”

当下朗声一笑道：“小兄弟，我早醒了！”

说着她莲步款款，将房门打开，南水及北星均换了一身白衣，见了伍青萍，笑容可掬的施了一礼，南水笑道：“姑娘既然早起了，小的这就去打水！”

青萍已笑着说声“辛苦”，北星又接着道：“姑娘既然早起了，小的这就去打水！”

青萍以为他是有意，不由大为生气，娇声骂道：“没出息的东西！自己连话都不会说，只会学人家！”

北星被青萍骂得满面通红，一句话也不说，南水早已拉了他，奔往楼下去了。

少时二小童送水来，青萍洗漱完毕，二小童又送来早点，是一小锅小米熬的粥，另外并有一碗鸡丝汤面，及四个美味小菜。青萍只吃了两小碗粥，便着二小童撤去，她心想道：“这白如云真是奇人，衣食全挺讲究！”

青萍在此生活，就好像皇宫的娘娘一般，凡是她所用所需的，只要一句话下来，二小童便会准备得齐齐全全，毫无忤意之处。

这时，天色已然大亮，满天云雾也散了不少，青萍走出房来，因想这一日夜间的遭遇，就宛如一个奇诡怪诞的怪梦一般，只是这个梦，并未结束，还在继续下去。

青萍斜倚竹栏，临高俯视，湖面万鳞波动，原来池中竟养有上千万的鱼儿，在这破晓之时，纷纷的跃出水面，对这个世界作一刹那的炫耀，可是当它们发现今天的早上没有太阳时，又不禁失望的沉入湖心。

青萍看着这一片清晨动人的景色，她不禁深深的入了神，就在她情不自禁之时，突听一阵歌声划破了这清晨的寂寞，歌声是她所熟悉的。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一夜间，这歌声已听过了三遍，可是这歌声的魔力，仍然没有减退丝毫，相反的，反而使她生出了一种亲切之感。

随着歌声，一条雪白的身影，飞鸿似的落入湖心，这一次他竟不凭借任何浮枝，他双手各拿一只木桨，用力的在水面上一拍，“叭”的一声，他竟借这一拍之力，二次把身体腾出三丈，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向前如飞越来。

青萍简直被他这种出奇的身法所迷惑，她想不到白如云每次渡水，均不用同样的方法，并且一次比一次惊人，青萍也是自幼随父苦练，她简直想不透，为什么白如云的功夫竟会这么高？

一曲未毕，白如云已然飞身而至，他换了一身雪白的长衫，那条乌黑的大油辫，经过再次的梳洗之后，愈加显得光可鉴人。

他面上仍然戴着那张软皮面具，青萍不由暗忖：“莫非他是个丑陋不堪的人？可是他的眼睛，这么明亮，他的嘴唇又是那么的鲜红，牙齿是那么的细白……”

青萍正在想着，白如云已然把两只木桨靠在竹栏上，他上前一步，晶亮的眸子闪出一股射人的光芒，他好像是微笑了一下（因为他有面具），问道：“萍姑娘，你睡得可好？”

伍青萍却有点惊异的感觉，她想：“他怎么又加了一个‘萍’字？……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青萍只顾呆想，竟忘记回答他的话，白如云突然提高了嗓子，沉着的道：“萍姑娘，我在问你！”

青萍这才惊觉过来，当下浅颦一笑——这是她第一次对白如云微笑，答道：“我睡得很好。你呢？”

她最后两个字，声音放得极低，几乎只有她自己听见，可是白如云却听见了，他有些意外的喜悦。但他却摇着头道：“我睡得不好……夜里老是作梦！”

青萍对他的回答感到奇怪，但是她还是友善的微笑一下，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笑起来。

白如云上下的把青萍看了一阵，直看得她粉颈低垂，不敢与他对目，耳中忽听白如云又道：“萍姑娘，你跟我出去看看。”

青萍早就想看看白如云的山寨，闻言连声答好，白如云撮唇一声长啸，音调高亢清悠，宛如孤雁长鸣，又似鹤唳九霄。

随着他这声长啸，竹楼下的二小童，立刻推出了一叶扁舟，青萍见这只小舟并非南水来时所乘，乃是一色白木制成，船身并无甚雕饰，只在船头插了一面布旗，迎风飘扬，与白如云身后所插黑旗完全一样。

白如云启步先行，回头道：“萍姑娘，我们上船吧！”

青萍闻言，答了一声：“好！”她玉面微红，因为她想到，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功夫太差，白如云根本用不着这只小船。

青萍随着白如云，顺着竹梯向下走来，她发觉白如云移步之间，连一些声息也没有，她不禁提着气，暗运“踏雪无痕”的轻功，可是任她再运气轻身，移步之间仍然发出了轻微的“吱吱”声，她不禁摇头，暗叹道：“我真是比他差得太远了！”

这时白如云好似也发觉了，他扭回了头，似笑非笑的说道：“萍姑娘，这座楼搭得不好，老是有声音。”

青萍闻言，把脸臊得通红，她漫应一声，心中想道：“知道你功夫好，有什么了不起嘛！我龙哥哥的功夫也不比你差呀……”

青萍想着，已然到了楼下，南水笑脸相迎的道：“少爷，您这是到哪？请吩咐小的！”

白如云尚未答话，北星由船舱中伸出了头，笑道：“少爷，你这是到哪？请吩咐小的！”

青萍只料白如云必要动怒，却不料他若无其事的答道：“先到‘养心斋’，南水留在这里，捉点鲜鱼下酒，北星跟着我去好了！”

南水躬身答了一个“是”字，北星又是学样答应一声，这时白如云并不相让，一点脚，已然越到船头，那叶小舟如同落下了一片轻絮，连一点浮动都没有。

青萍这时对白如云的功夫，真个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也飘身而下，那叶小舟立刻轻轻的浮动起来。

青萍面上一红，却听得白如云对北星喝道：“在自己家里，还打什么字号，还不把那面旗子取下来！”

白如云的语气，严厉得如同判刑的法官，北星闻言傻里傻气的唔了一声，立刻走向船尾，把那面黑旗取了下来。

白如云直看他把黑旗卷好，才哼了一声道：“天生的蠢种，不知道你们活着为什么！”

那北星闻言，满面羞惭之色，又“唔”了一声，在南水不说话的时候，仿佛他只会说“唔”这个字一样。

少时北星划出了小舟，疾如飞矢般的离开了竹楼，向湖边驶去。

不多时，小舟已然到达了彼岸，白如云与青萍先后越上了岸，白如云回头对北星道：“你可别乱跑，就在这里等我。”北星又“唔”了一声，青萍看着他那副傻样，几乎要笑出声来，白如云对青萍一瞪眼睛，道：“你一定想笑他……其实这有什么可笑的？你真是……”

青萍被白如云说得满面通红，她不禁犯了女孩子的小器，一撇嘴道：“你怎么知道我要笑他？真是莫名其妙！”

白如云见她生气，他好似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快感，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来，气得青萍一言不发。

二人正在走着，青萍见山道尽处，露出了一排平房，似有二三十间之多，全都是一式的青竹编成，房前有两个中年汉子，见白如云，立时飞奔迎下，满面堆笑的道：“少爷，您今天怎么来了？”

白如云一言不发，把手一挥，两个汉子好象奉了圣旨一般，立刻退回两旁，青萍见状心中好不惊骇，想道：“这小子势力可真不小……”

青萍想着，二人已然走到了竹房之旁，青萍凝目望去，惊得她几乎出了声！

原来在她目光接触到第一间竹房时，见竟是一间牢狱的式样，有铁条为窗，房内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双手被一副竹制的手铐扣着。

青萍再走近一看，只见铁条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江文周，十八岁，犯弑母罪，禁锢终身！”

青萍这时不由大悟，原来这白如云竟是替天行道，惩戒天下的罪人，当时不由对他生了几分敬意。

她再向房内望去，只见那弑母的逆子，还正是少年之期，可是他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像疯子一般。

白如云走到房口，向内望了一望，回头对一名汉子道：“让他忏悔一下！”

那汉子闻言，躬身答了一个“是”字，随将牢门打开，走了进去。

那汉子才一进房，江文周立时跪在他的脚下，哭喊道：“大爷，我求求你！你别再折腾我了……我……我受不了，我愿意死……”

青萍见状，只当那汉子要施什么毒刑，一颗芳心不由吓得怦怦乱跳，对

白如云道：“你们要用刑，我可不敢看。”

白如云闻言冷冷答道：“我这里是从不用刑的！”

青萍闻言半信半疑，正在惊恐之际，见那汉子已然躲过了江文周的纠缠，走向壁侧的一张竹案边，他伸手抽出了一卷白纸，这时江文周一见，吓得面无人色，跪在地哭道：“大爷……

你饶了我……我不敢看……”

青萍心中正在奇怪，那汉子已将那卷纸打开，青萍定睛望去时，只见是一张用水墨所作的人像画，上面画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双目流着眼泪，神情极为悲痛，画得是传神入微，逼真无比！

那少年一见这幅画，立时鬼嚎般的一声怪叫，他把双目紧闭，泪如泉涌，哭叫道：“爷！我的好爷……我知错了……您饶了我吧！”

青萍这才恍然，知道那画上的老婆婆，必是被他逆弑的母亲，白如云使用这等方法来惩戒他，使她心中暗暗敬佩。

那少年一味的哭喊求饶，双目再也不敢睁开，青萍又听白如云极其冷峻的声音道：“江文周，把眼睛睁开！”

那少年虽然是浑身颤栗，可是他却不敢不听白如云的话，当下把双眼睁开，哭成了一片！

青萍虽然觉得用这种法子，来惩罚不赦的罪人，并无过分之处，但她却不忍再看，轻声道：“我们别看了！走吧！”

白如云轻轻的哼了一声道：“你看清楚，这就是人！”

白如云说完这话，她向那汉子喝了一声：“好了，你出来吧，我们再到第二间去！”

那汉子闻言，将那幅图画收好，放回原处，出房后，又走到了第二间。

第二间房内，是一个半老的妇人，青萍见门口木牌上写着“李梅，三十九岁，通奸杀夫，禁锢二十五年。”

青萍看罢心道：“这白如云好像是县太爷一样，什么罪他都会判！”

那李梅一见白如云来到，已经吓得浑身乱抖，青萍心里想：“这次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制她了！”

白如云向房内望了望，又转身对先前那大汉道：“你进去让她哭一阵！”

青萍只听这句话就吓了一跳，她想：“这真是见所未见的精神酷刑啊！”

那大汉闻言进房，由竹案中拿出了一把满是血锈的刀子，“当啷”一声丢在地上。

那李梅吓得浑身一颤，扑到门口，对着白如云哭道：“少爷……你开恩……”

话未说完，白如云已大喝道：“滚回去！”

李梅闻言无可奈何的哭叫一声，又回到原处，双目紧紧的瞪着那把刀子，她面无人色，头发蓬乱，恰似一个女鬼。

青萍心中一惊，想道：“莫非白如云要她自杀？”

那妇人李梅，对着地上的血刀，不住的颤抖啼哭，好似遇见了她平生最害怕的东西，最刺伤她灵魂的东西。

白如云只是冷酷的注视着她，发出了魔鬼般的声音：“二林，去把她丈夫拿出来！”

青萍闻言好生惊异，不禁问道：“她不是已经把她丈夫谋害了吗？”

白如云似乎在愤怒之中，他极度鄙视的，向那妇人扫过一眼，慢吞吞的

道：“要她再杀一次丈夫！”

青萍听罢越发不解，她正在疑惑之时，已见那唤作“二林”的汉子，由李梅所居的竹床下，拿出一个用布扎紧的人形，其上千疮百孔，好似是用刀子刺成的。

青萍这才恍然，知道那布人定是代表李梅的丈夫，每天要她刺杀一次，以惩罚她杀夫的罪行，这种方法的确是既巧妙而又狠毒。

大凡一个犯罪的人，尤其是在狱中的犯人，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当然指大罪，而非偷鸡摸狗之类），他是绝无勇气再犯的，即使是让他再看一遍，甚至于让他听人把他罪状叙述一遍，也够他痛苦和恐惧的了！

现在，白如云竟让一个杀了丈夫的女犯，每天重温一次她罪恶的梦，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惩罚啊！

青萍不敢看，但她又忍不住不看，因为这是件新奇而又充满了刺激的事。

这时二林用浑浊低沉的声音道：“节妇，你可以开始了！”

青萍听他喊李梅“节妇”，心知这必是一种残酷的讽刺，心中不禁忖道：“怎么连白如云手下的人，都是这么冷漠无情？”

再看那个可怜的妇人，她好似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恶运，她颤抖的拾起了那把锈刀——也就是她两年前，亲手插入她丈夫心窝的那把刀。

她双目射出了一阵凄凉，绝望而悲痛的光芒，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她是如何的悔恨啊！可是这实在是太晚了，如果在当初，她就知道会遭受到今日的命运，那么即使是她的丈夫把她剁成肉泥，她也不会回一下手的。

现在，她仟悔的跪在布人的面前，她哭着嘶喊道：“法鹄……他们又叫我杀你……是他们……他们又在逼我啊……”

青萍感到一阵颤栗，她几乎掉下眼泪来，白如云则毫无一些悲悯的表示，他冷冷的低喝道：“快！你也知道痛苦？”

李梅一听白如云的活，她好似怕极了，当下再也不敢担搁，她扑下去，抱紧了地下的布人，在地上一阵打滚之后，用那把锈刀，刺进了他的心窝！

她发出了尖锐和断肠的哭声。

白如云这才满意的怪笑了两声，青萍好似听见他在自言自语：“这就是人……女人。”

说着他已转身离开，于是青萍便跟随着他，一间间的囚房察看过去，那犯罪的二三十人，其罪果不可赦，白如云对他们每人，均有一套惩治的办法，使得他们的心胆俱碎，号哭连天。

青萍看完了这二三十人，似乎游了一次阴曹地府，深感恐怖，可是白如云对他们的皮骨，却是一点也不伤害，仅仅是在他们心灵最脆弱的一环上，施以无情的打击！

二人看过这一幕后，白如云则如看了一场精彩的戏剧，他津律有味的回味着，觉得这么做，实在是一点错也没有，太美满了！

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转身对青萍道：“我就喜欢看他们在痛苦中挣扎的那种样子！”

青萍闻言一惊，立时问道：“难道你惩治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犯罪恶行，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喜欢？”

白如云摇摇头道：“不！这个世界上的人，我有两种方法对付他们，好人就只是戏弄他们一番……像你爹爹一样！坏人我就用这个法子来治他们！”

他这几句话说得毫无感情，使人听来不寒而栗，青萍惊愕的退后一步，她嚎喘的道：“你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白如云耸肩大笑，声震寒林，他笑得是如此的狂妄，青萍的这句话，正是他最希望听到的，也是他此刻做人做事的原则，于是，他像征服了世界般的狂笑起来。

青萍被他笑得惊怒交加，她狠狠的跺一跺脚，走出了一丈外，双目望着湖面的涟漪，一句话也不说。

白如云笑了半天，这才对青萍道：“走！我带你再去看一个人！”

青萍生气的摇头道：“不，不！我不看了！”

白如云冷冷的道：“你不看了？你昨天不是说要看吗？”

青萍闻言立刻转回了身子，问道：“啊！你说你带我去看你师父？”

白如云的声音仍是冷漠的，他点点头道：“我带你去看老道！”

白如云说到这里，他回身对先前的汉子说道：“二林，老道这几天可好？”

二林连忙躬身答道：“回少爷，道爷很好！只是这两天他有点怪，一天到晚的写字，一句话也不说。”

白如云闻言，自语道：“啊，他在写字……好了，你去吧！”

白如云说着一挥手，二林连忙退下，去照顾那一批犯人去了。

白如云转身对青萍道：“萍姑娘，你跟着我走！”

说罢他转身而去，青萍一心想看他师父是什么样，当时连忙跟在身后，二人走上了一条山道，渐渐的越过了这片牢房，白如云手指前方道：“你看，老道就住在那里！”

青萍顺他手势看去，只见不远山腰有一间白石房子，建在丛林修竹间，显得一派幽邃雅致，令人有出尘之感，秋日的落叶，已然落满山径了。

不一时二人已然走到石屋，白如云的声音第一次变得柔和而有感情，他刚到门口便道：“老道，我来看你了！”

青萍听他叫自己的师父老道，心中好不惊异，她更惊异的是，怎么白如云的声音变了？

青萍正在想着，便听屋内传来一个苍老刺耳的声音：“是小鬼头么？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了？”

青萍听他们师徒间的称呼，均是如此怪异，心中立时想道：“不用说他师父也是个怪物了！”

白如云把门推开，青萍立觉一阵腥臭扑鼻而出，再向内一看，不由惊骇得几乎叫出声来！

原来石室之内，堆满了死人骨骸，满屋堆得均是，令人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在靠近墙角的地方，有一张白骨堆成的床，其上睡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面朝内，斜卧在白骨上，惨白的白油灯光，照着他苍老的身躯，令人几乎不敢相信，他也是一个有呼吸的生命！

青萍随着白如云身后进了石室，那白发老人这才翻了个身，青萍再一看他相貌，不由又是一阵猛裂的心跳。

原来那老人骨瘦如柴，发须皆白，混身皮肤黑如墨漆，可是那两片又宽又厚的嘴唇，却是殷红如血，长得是兔耳鹰腮，其貌丑恶已极！

他穿着一件破道袍，双目炯炯的向二人一看，立时面现惊异，用手一指青萍，向白如云道：“小鬼头，这个小姑娘是谁啊？”

青萍听他说话如此难听，芳心不悦，白如云已笑道：“她是伍天麒的女儿！”

那老道闻言“唔”了一声，上下把青萍看了两眼，脸上撇过一个轻蔑的笑容，怪声道：“原来是那个老王八的闺女！”

青萍听到这里不由勃然大怒，她上前一步，柳眉倒竖，喝道：“喂！你这个老道说话怎么这样难听！”

老道闻言一阵怪笑，说道：“我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

青萍闻言气得浑身发抖，正要喝骂，白如云已笑着拦阻道：“好了！你别理他，他就是这个脾气！”

白如云说罢，转身又对那老道说道：“老道，我这两天没有来，可真是便宜你了！”

老道闻言，面上显出一种不安神色，说道：“好小鬼头，可以放我出去了吧？在这可真要把我憋死了！”

白如云一笑道：“哪有这么容易！差不多再有一年，就可以放你出来了！”

老道闻言面上显出恳求之色，低声道：“小鬼头，可不可以宽容一点？多少打个折扣，我外面还有事情要办呢！”

白如云闻言，思索了一下，最后他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唉！老道，真对你没有办法，我总是狠不下心来，谁叫你教过我武艺呢……这样好了，从今天起，再过半年就放你出来！”

老道闻言喜出望外，他一个翻身，伸出如柴的手臂，紧紧的拉着白如云的手，他却得寸进尺的道：“好小鬼头！你真好……可是……你干脆再宽一点……就这么办吧！由今天算起，三个月怎么样？”

白如云把老道的手摔开，摇头道：“不行！不行！实在不能再宽了！老道，你就安心的坐半年吧！”

老道闻言略感失望，但他已然被宽赦了半年，所以仍然很高兴，他把一双怪眼一翻道：“好！好！就这么办吧！”

白如云又把周围看了一下，问道：“老道，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我要走了！”

老道把头摇了摇道，“没有什么事了，你走吧！”

白如云听了，转身同青萍回房，他方走了两步，忽听老道呼道：“小鬼头，你回来！”

白如云立时转过了身子，走近老道问道：“干什么？你不是说没有事了么？”

老道面上现出一种诡秘的微笑，轻声说道：“从今天晚上起，你每晚三更来一次！”

白如云听罢，喜形于色，他拉住老道的手笑道：“老道，你可是又要传我功夫了？”

老道将头微点，白如云立时连声称谢，这才与青萍离开了这间恐怖的房子。

青萍一出来就问道：“你师父是怎么弄的？”

白如云随手折了一枝树枝，闻言答道：“那些骨头，全是他最近两年来杀死的人！”

青萍闻言大骇，她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忙问道：“全是他杀的……他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白如云淡淡说道：“这些人全是作恶的人，可是还不至于犯死罪，老道杀性太重，所以我要罚他！”

青萍简直连作梦也未想到，世上会有这么一对师徒，心中想道：“这一对师徒，真个是武林道中的煞星了！”

时间过得很快，匆匆已是十天过去了，青萍一直被困居在“碧月楼”上，她知道就算父亲和龙匀甫再快，最少还要有一个多月才能到达。

这十天来，白如云每晚初更必到，二更必走，总是陪着青萍吃晚饭，这十天的相处，使得青萍对他熟悉多了，她发觉他是一个任性、偏激、刚强和固执己见的人，但是他却是善良的，他的心灵比普通人还要脆弱。

最令青萍奇怪的是，他脸上一直戴着面具，并且和青萍谈话时，他总是矜持着，不让自己的情绪有任何变化，可是青萍总是感觉到，他的感情在渐渐的流露，虽然他用全力控制着。

这一天，白如云走后，青萍觉得甚是无聊，当下把南水、北星唤了上来，问道：“南水，你们的小船可还在下面？”

南水忙着答道：“在下面！姑娘有什么吩咐么？”

照例的，青萍又等北星重复一遍后才道：“我到船上玩玩……我太闷了！”

南水闻言笑着道：“好！我陪姑娘一起去！”

青萍当下点了点头，正要出房，北星也凑上来道：“好！我陪姑娘一起去！”

青萍见状一皱眉，随即笑道：“北星，你不要去了，我和南水一会儿就回来！”

北星闻言似是不依，可是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走到青萍身旁，拉住青萍的手，好似撒娇般的，不住的哼着。

青萍见状真个哭笑不得，她自己本不过十八岁，现在居然还有人向她撒娇，当时把青萍弄个大红脸，连忙把北星的手推开，可是北星却是死劲抓着，兀是不放。青萍又气又笑，强捺着性子道：“北星，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你天天坐船还不够？何必一定要跟着去呢？”

怎奈北星只是摇着傻脑袋，说什么也不依，南水在旁也气愤异常，可是他也不敢说话，因为他一说话，北星就要学。

北星纠缠了好一阵，青萍实在无法，只得高声道：“带你去是可以的，只是有几个条件你可要答应。”

北星闻言把头连点，青萍接着道：“以后不论什么事，你可不准拉着我的手撒娇！”

北星听了面上竟微微发红，不好意思的笑了，点点头表示同意，青萍继续道：“在船上时，如果南水对我说什么话，你可不许再学他……我可不愿意一句话听两遍！”

北星闻言，把一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南水看了看，接着把头摇了摇，青萍气道：“你如不答应，说什么也不带你去！”

青萍话才说到这里，见北星双目转动之下，竟然泪光流动，好似要落泪一般，当时，心中不由更为生气，骂道：“你……你这算什么嘛！真是奇怪……你又不是哑巴，有什么话自己不会说呀，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学南水。”

北星被青萍一顿骂，只骂得面红耳赤，他又想了一下，走到青萍身旁，把头点了点，青萍大喜道：“这么说你答应？”

北星又将头连点，南水见状喜出望外，拉着青萍的手道：“好姑娘，谢

谢你……你可算给我丢掉了这个包袱了！”

青萍连忙闪开皱眉道：“怎么回事？你们都有这毛病，说话老爱拉人家手！”

南水被青萍说得面上一红，退向一旁，青萍看见北星嘴皮才一动，立时指着他道：“你看！你才答应我，现在又要学他了！”

北星经青萍如此一说，才好像拼命的忍了下去，当时青萍与南水先行下楼，二人才行了数步，即见北星飞快的跑出了三丈，伏在竹栏上，对着湖心自语道：“好姑娘，谢谢你……你可算给我丢掉了这个包袱了！”这是南水刚才说的话，他到底憋不住，还是被他重复出来，只是这次是他跑到无人处才讲的。

北星学完了这话，满面含笑的跑了回来，好似吐出了咽喉的骨鲠，显得无比轻快似的。

青萍及南水相视的摇摇头，南水并苦笑一下。当下三人下得楼来，由南水和北星推出了小舟，青萍点脚而上，与南水同立船头，而北星则坐在船尾操桨。

小舟划得很慢，由湖心向外荡去，青萍心事重重，对于她这次意外的遭遇，真说不出是何许心情，她对白如云的一切，仍然感到迷惑，但是她却肯定的知道，白如云是一个正直，但又怪僻的奇人，他所作所为，虽然有时违反了人类的习惯，但却是合乎了正义伦理的大道。

青萍很想由南水口中，得到一点有关白如云的往事，当下轻声问道：“南水，你可知道你们少爷以前是干什么的吗？”南水见问，摇摇头道：“我不知道……只有一次，少爷酒喝得太多了，我在旁边侍候，那天晚上是他说话最多的一次……他好像告诉我，说他小时候很苦，并且说他觉得女人是最可怜的……”

青萍口中“啊”了一声，心中想道：“他为什么要可怜女人呢……一定是他母亲，或者是他的恋人遭遇很惨，说不定她们已经死了……难怪他变得这么怪！”

青萍想着又问道：“南水，他为什么老是戴着面具？你看过他的本来面目没有？”

青萍问着，竟不自禁的红了脸，她好像觉得一个女孩子，不应该问到这一点的，但是她还是问出口了。

南水听青萍一问，好似兴奋已极，他先放眼向四下望了望，好似深怕白如云在侧一样，他看了一阵，才把声音压得极低道：“唉呀！我的姑娘！你不知道，我只见过两次……喝！我们少爷是天下第一美男子，真是俊！尤其是他那双眼睛，又黑又亮又大，牙齿也是又白又整齐还发光泽……只是可惜脸色苍白一点！”

这些话对青萍原是毫无关系的，可是她却红透了脸，芳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喜悦，仿佛白如云的丑美与她有很大的关系似的！

她心中静静的在想：“我早就猜他是很英俊的！只要看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就知道了……他功夫这么高，又长得这么俊美，只可惜脾气太古怪了！”

青萍想到这里，她的脸越来越红，心也跳得更厉害起来。她突然想起一事，不由轻啐一口，心道：“他长得什么样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老想这个问题呢？真是！”

南水见青萍突然沉默起来，月夜之下，只见她明眸凝神，玉面含笑，夜

风吹过，拂动了她的秀发，有一股清秀雅淡的高贵气质，令人又爱又敬。

南水看罢，觉得有些异样的感觉，他轻轻的碰了青萍的手一下，问道：“姑娘，你在想什么，怎么不说话了？”

青萍一惊，面上微微一红，笑道：“啊……我在想一件事情！”

青萍为了掩饰自己刚才的失态，当下对白如云便绝口不提，转了话题道：“南水，这个湖里可是有很多鱼？”

南水一听立时笑道：“鱼才多呢！我们没事就下去摸鱼玩。”

南水说得高兴，突然笑道：“姑娘，你等一会儿，我们现在下去摸几条鱼！”

南水说到这便唤了北星，叫他一同摸鱼，北星面容笑得嘴都合不上，连连拍手不止。

南水才把上衣脱掉，突听青萍一声怪叫，她迅速把身子转过去，南水向前一望，只见北星已将上身脱光，正在开始脱裤子，当下不由也急道：“喂喂，傻小子！现在不是我们两个人，你可不能脱得光光的啊！”

北星闻言好似奇怪异常，他看着南水不动，南水笑着道：“就像我这个样子，知道吧？”

北星这才又将裤带系上，南水立在船头，稍微活动了一下，他双足点处，身如弹丸，拔起了六尺高，身在空中成了一个大弓形，恰似一只大虾，当他离水面尚有一尺时，又见他身体猛一挺，“噗”的一声轻响，人已沉入湖心，只不过溅出了四五滴水花。

青萍见他如此身手，水性确已到炉火纯青，忍不住低声的喝起彩来。

南水沉下之后便未再出来，这时北星也走到船头，青萍笑道：“北星，现在看你的了！”

北星闻言望着青萍傻傻一笑，他双足在船头轻轻一点，身子直拔上了一丈，青萍不禁失笑，忖道：“这样入水像个什么样子？”

她想到此，北星已然落下了五尺，他双手由后向前平空一划，竟把身子整个翻了一个身，头下脚上，青萍惊羨之下，只听“咚”的一声极轻微的水声，好似抛下了一个小石子般，北星已然沉入湖心，水面上现出了圈圈穴纹，竟连一丝水花也未溅起，这等身手真个是神乎其技了！

青萍万料不到，北星居然有此惊人绝技，真个是人不可貌相了。

青萍立在船头，注视着水面，却不再见二小童出水，心中不由甚为奇怪，忖道：“他们怎么能在水中呆这么久？”

又过了片刻，二小童仍是毫无声息，水面上也是静悄悄的，一些异兆也没有。青萍不由开始惊恐起来，她焦急的向水面四望，一颗芳心跳得怦怦的，深怕二小童遭了灭顶之祸。

又过了片刻，仍是毫无消息，青萍可沉不住气了，她面色都吓白了，嚤声唤道：“南水……北星……你们快上来！快上来啊！”

夜风冷冷，仍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反应，青萍可吓坏了，她几乎流下泪来，心想：“糟了，他们一定淹死了……糟了……”

青萍念头尚未转完，突听船后水花一响，青萍不由大喜，忙一点脚跃到船尾，叫道：“唉呀，你们两个……”

青萍话才说到这里，不由把话缩了回去，一颗芳心跳个不住。

原来水面上露出了一个人头，那人连头带脸均被一块黑油皮掩盖着，却不是二小童模样，青萍一惊，问道：“你……你是谁？”

那人不答话，只发出两声低笑，青萍听他笑声清脆悦耳，分明是一少女嗓音，心方惊异，那人双手由水中抬起，一手一个，抓着的正是南水及北星。

那人好快身手，她双臂微扬之时，已把二小童甩上了船板，跟着一埋头，入水而去，青萍再看之时，那人已潜出了三丈多远，再次把头露出水面，向青萍娇喝道：“喂，丫头！回头你告诉那个使旗子的小鬼，我姓哈，他不服气可以来找我！”

说罢这话，她再一潜身便无踪迹了！

青萍这时又惊又怒，听那人说话，分明是一女子，口气偏又是这么狂妄，青萍最气的是她竟呼自己“丫头”，分明把自己也当作了白如云的奴婢。

青萍生了一阵子闷气，再看南水和北星，双双昏迷在船板上。

第四章 痴情娇娃 喜结姊妹

最奇怪的是，南水和北星每人脖子上各挂着一尾用细柳枝穿好的大鲤鱼，正在二人胸前乱跳不已。

青萍走近一看，这才看出南水及北星均是被人点了穴道，当下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红着脸替二小童解开了穴道。

二小童相继醒来，各自翻身爬在船边，吐了一阵水，青萍早就将二人上衣丢过，转过身道：“你们先把衣服穿上再说！”南水、北星二小童闻言，已先各将胸前的鲤鱼取下，随手抽出了柳枝，放它逃生，这才把衣服穿好。

青萍扭回了身，问道：“你们俩到底怎么了？怎么被人家点了穴道？”

南水闻言愤愤说道：“我们下水去摸鱼，因为天黑了，鱼都沉了底，或游到湖边去了，所以我和北星一起游到湖边，刚捉了两条鱼，就发现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以前有一次我们在湖里也碰见过她，被她戏弄了一阵，叫我们转告少爷，不服气可以找她，我们少爷没有理她……刚才我们一看是她，当时也顾不得捉鱼了，一起和她打起来，谁知道她功夫极高，水性更好，连北星这么好水性都比不过她。”

南水说到这里，用手指着北星，北星这时将头连点，表示同意南水的说法。

南水又接着说道：“我和北星两个人围着她，还是斗不过她，后来被她点了穴，把我们送回来了，谁晓得她还挂了两条鱼在我们脖子上……真他妈的！”

南水说着愤怒不已，北星也是怒形于色，狠狠道：“真他妈的！真他妈的！”

他一直说这句话，青萍等他们骂完了，才道：“她为什么要找你们少爷呢？你们少爷认不认识她？”

南水摇着头，说道：“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找我们少爷，我们少爷根本就不认识她。”

南水才说到这里，突听一声长啸，声震山林，接着一条黑影，疾如闪电的落向湖心，再一点足已然落在了船头上。

青萍见状大惊，只道是来了敌人，当下连忙挫掌迎敌，却听那来人冷冷的喝道：“萍姑娘，是我！”

青萍这才看出来人，正是白如云。他仍是一身黑色的劲装，面上还是戴着面具，露出了一双精光四射的怪目。

他手中尚拿着那把铁旗，匆匆的卷起来，插在脖子后面，随后对青萍道：“姑娘，你怎么下楼了？”

青萍听他声音颇为愤怒，当下心中有气，冷冷一哼道：“我闷得很。怎么，难道你还不准我下楼呀？我又不是你的犯人！”

青萍话音方落，白如云闻言一怔，但他立时怪笑了两声道：“不错，不错，你闷了应该下楼逛逛……”

青萍这时真是悲愤已极，她自幼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等奚落和欺侮？当时不由掉下了两滴泪来。

思前想后，青萍这时想跳水而死，可是她知道白如云在旁，自己就是想死也办不到，只有流泪伤心。

青萍正在难过，突听白如云在自己耳旁低声道：“姑娘，你……你不要

生气，我脾气太坏，真是该死！”

青萍把头偏向一旁，白如云一赔礼，她反更为伤心，眼泪扑簌簌的落个不停。

白如云焦急的站在一旁，他平生就没有向任何人赔过礼，这时不由得有点手足无措，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他坐在青萍的身旁，面上硬生生堆着微笑，道：“姑娘，是我说错了，向你赔罪，你还生我的气吗？”

青萍见他如此刚强狂妄的人，居然肯向自己低声下气，心中的气已消了一大半，但是女孩子总是有几分做作，尤其是男孩子向她们赔不是时，那一霎是她们发挥本能的最好机会。

青萍虽是侠女，但也不例外，她把头偏得更远一点，冷冷的说道：“谁生你的气！”

青萍才说到这里，突见一只雄壮的膀臂伸在自己的面前，那一只粗大，极有男子气息的手中，正拿着一块雪白的手巾，她耳中又听得白如云那温和的声音道：“姑娘，你擦擦脸……这是干净的。”

青萍顿时心中一阵激烈的震动，她整个的脸都红透了，紧紧的盯着那块白巾——应该说是那手！

短暂的沉默……

在这种情形下，短暂的沉默，是最适合的，也是最美的。

青萍摇摇头，轻声道：“谢谢你，我不用，我已经不哭了！”

但她这句话把白如云说得一阵轻笑。

白如云不依，仍是坚持着：“你还是擦一擦……这块手巾是干净的，我还没有用过，我不骗你。”

青萍闻言又是一阵心跳。

她简直不敢再看那只手一眼，最后她还是伸出了纤纤玉手，轻轻的捏住了手巾的一角，从白如云手中抽了过来，一颗芳心已像小鹿般的乱跳起来。

白如云感到非常快乐，他含着笑，看着青萍把脸颊擦了擦后，又慢慢的递了回来。

白如云连忙伸手接过，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心，他的食指轻轻的碰了青萍的掌心一下，这一个短暂的而又微小的接触，竟产生了一股猛烈的电流，使他们都绯红了脸，连刚强若斯的白如云，也不禁心跳怦怦。

青萍有些惊怕，她深深的低下了头，低声道：“我们回去吧……”

她话出口，才觉得有语病，当下更把一张玉脸，羞得红过了海棠。

白如云为她这句话大为高兴，他感觉到这个姑娘，距离他已经不是那么远了。

他是一个怪人，人人想亲近他，可是他却冷酷的拒绝了，然而这个姑娘，在他看她第一眼的时候，他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她。

虽然有人反对“一见钟情”这种说法，但是白如云确实是如此的，当他看青萍时，他就觉得自己必须要亲近她。

可是青萍的表示使他非常失望，那种冷漠就好像他所给予别人的一样。

现在，他觉得青萍慢慢的靠近了他，这将是多么值得兴奋的事啊！

白如云痴痴的笑了一阵，回头对南水道：“把船划回去！”

白如云说着，把木桨抛丁过去，南水接在手中，答了一个“是”字。

小船如飞，霎时间已抵竹楼，众人相继离船，白如云回头对南水道：“你

们换了衣服，马上到楼上来！”

南水及北星连忙恭身引退。

白如云随在青萍身后上了楼，陪着青萍入了房，白如云把领后的铁旗取下，随手放在了书架上笑问道：“姑娘，这间房子你还喜欢吗？”

青萍美目稍视，点头道：“嗯，这里真好，难为你怎么找的……我真喜欢这里，比我家好多了！”

白如云见她高兴，心中亦颇痛快，笑道：“我也是最喜欢这座楼，以前我差不多的时间，都是住在这里。”

白如云话音方落，青萍闻言，一阵莫名的心跳，她看了床铺一眼，低声说道：“啊！你就睡在这里？”

白如云见她面有娇红，一双明媚的大眼睛，含情脉脉的看着自己，心中早已明白，忙道：“床上的东西我都换过了，全是新的！”

青萍料不到他会如此重视自己，芳心颇为感动，不由得对他又加了一分好感，娇笑着道：“真是！你还这么费心！”

白如云含笑不语，一双仅露的眼睛，紧紧的盯在青萍的脸上，青萍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偏过了头，嗔道：“看什么？你又不是不认识我！”

白如云朗笑了两声，他背着手，走到窗前，望了一阵子湖山夜景，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笑道：“姑娘，难得今夜美景非常，少时我们对月共饮如何？”

青萍闻言，玉面又红，她想到：“和一个男孩子在一起喝酒，那……”她轻轻的摇头，低声道：“不！我不喝酒。”

白如云一笑不语，这时南水、北星二小童，已然换了干净衣服，畏畏缩缩的在门口推挤着，谁也不敢先进来。

白如云笑容立敛，他又恢复了往常冷冰的神态，高声道：“你们进来！”

少时，房门推处，南水在前，北星殿后，二人愁眉苦脸的进来，青萍见他们均是有惶恐之色，当下忖道：“白如云也太厉害了……”

二小童站在白如云面前，深垂着头，各叫了一声：“少爷！”

白如云哼了一声道：“我已经再三的告诉过你们，不准随便划船，更不准下湖摸鱼，你们竟敢不听我的话！现在由明天起，你们二人在湖水中泡三天，让你们过足瘾！”

二小童听完吓得面无人色，但他们均知白如云执法如山，言出必行，他所说的话无人敢不听从，这时不由暗暗叫苦，并且纷纷拿眼睛看着青萍，一脸的乞求之色。

青萍料不到白如云待人如此苛严，心中大是不忍，连忙走到白如云的身前，微笑道：“白……白少侠，今晚是我叫他们划船的，如果说犯了你有什么忌讳，错也在我，理该罚我，你为什么还要罚他们呢？”

白如云闻言，当下双目一闪，射出了一股凌厉之色，但立时又变得柔和起来，微笑道：“这两个小东西，一天不知叫我生多少气，南水虽然聪明，但却是个鬼灵精，什么坏点子都是他出的！不用说，今天晚上，一定是他仗着水性好，要在你面前卖弄，才想出摸鱼的花样！北星倒是个老实的人，只是太无主见，一切跟着南水学，叫人烦得很！他们两个如果不严加管训，将来只怕不好管了！”

青萍闻言心道：“他倒是执法如山，真是个好惹的人物！”

青萍想到这里，心中对白如云越发敬服，笑道：“今天的事不怪他们，

是我要他们下水的，你这样处罚他们，只怕他们不会心服呢！”

白如云闻言思索了一下，对二小童喝道：“今天看在伍姑娘面子上，饶过你们一次，现在下去准备酒菜，在走廊摆好！”

二小童闻言喜出望外，白如云一向言出必行，却未料到他居然收回成命，当下连忙向白如云及青萍致谢退下。

白如云等南水及北星退下后，转身对青萍说道：“我一向言出必行，可是这一次却收回了！”

青萍闻言心中一动，并且感到些微的不安，她只好漫应了一声。她并不知道，她在白如云心中，占着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

短暂的沉默，却在他们的心里，泛起了轻微的涟漪。青萍虽是江湖侠女，可是她却从没有与男孩子单独相处过，即使是她的未婚夫，她也没见过几次面，彼此都陌生得很。

自从她被掳以来，她才算真正的接触到一个年轻的异性，加上白如云怪僻的天性，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在青萍的心田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巨大的力量，使青萍感到迷惑起来。

他们二人静坐了一阵，似乎都想不出什么话说，空气显得很冷静，但是并不寂寞。

青萍想到了一个话题，于是，她整理了一下被夜风吹乱的秀发，轻声道：“你为什么要做强盗呢？”

白如云闻言一怔，他没有料到青萍会问出这个问题来，思索了一下才答道：“做强盗有什么不好？这个世界只有强硬才能成功，如果你是一个软弱的人，别人会把欺负得喘不过气来……我吃过这种苦，所以我要强硬起来！”

青萍闻言心中一惊，白如云的话充满了偏激、愤世的意味，这是一种极其错误，而又颇难纠正的想法，青萍心念之间，想着：“以后我定要慢慢把他感化过来，现在且不可太快！”

青萍想着，抛开此事不谈，转问道：“你功夫这么好，可是从小就练的？”

这一句话，无形中又刺中了白如云的痛处，他站起了身子。来回的踱了两步，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我小时候是很苦的……不像你，我的命是捡回来的，我的娘……”

白如云说到这里，也许是过于激动，使得他停了下来，用力的搓着双手。

青萍觉得自己不应该提起他的痛事，当下强笑道：“可是，你现在很好了，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谁也管不了你！”

白如云转了头，他的一双眸子，射出了异常的光芒，连连的点着头道：“是的！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不能管我！”

正在说时，二小童已然摆好酒食来请，白如云挥手令他们退下，对青萍笑道：“姑娘，我们来小饮数杯吧！”

青萍面上一红，轻声道：“我已经说过我不喝酒的。”

白如云闻言一怔，似乎感到有些失望，接着道：“也泡得有香茶，你就以茶代酒如何？”

青萍闻言不好再加推辞，何况她心中早已悠悠然，无形中对白如云产生了亲切的感觉，当下点头道：“好！我就陪你坐坐。”

青萍说着移动身躯，随着白如云出了房，走廊之上已设好了木案竹几，清风拂过，酒香扑鼻。

二人坐好，青萍见一轮清月，银辉四射，微风拂面，吹皱一池寒水，竹楼翠立，绝然出尘，直似已入仙境，哪似人间！

青萍看罢不禁心旷神怡，愁怀大去，微笑道：“这个地方真好，亏你盖了这座楼，恐怕要费不少时间吧？”

白如云见青萍欢愉，心中亦颇高兴，笑答道：“天地间灵物本多，只是俗人愚蠢迷惑，损弃了不少天物。你看这一片湖泽，经过我略为整理，又比那些名胜逊色到哪里去呢？”

青萍闻言深以为然，她最初对白如云，只是感觉到憎恶和畏惧，可是现在，她已经对他完全改观了！

白如云斟上了酒，向青萍举杯道：“这杯酒向姑娘赔罪！这几天……”

他话未讲完，青萍已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你戴着面具怎么喝酒呢？”

白如云闻言这才想起，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暗暗的思索，忖道：“我已经发过誓，要戴着这张面具，杀尽天下恶人，让他们怕我，而又不知道我本来的面目！可是……我现在是不是要取掉它呢？”

白如云只顾低头思索，而青萍则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她在猜测白如云的面貌，本来这是与她毫不相干的事，可是此刻，她却渴望着，希望白如云能把面具取下，让自己在月光下，仔细的端详一下他的面貌，或许……

青萍想到这里，她已然嫣红了脸，轻轻的把头低下，好像怕白如云猜透她的心思一样。

白如云奇怪的注视着青萍，他不明白青萍何以低下了头，又何以如此羞答答？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也是一种很柔美的情调，白如云没有料到，与一个女孩子在一起时居然会发生这么多奇怪而又有趣的事情来，但是这种种发生的事情，多多少少的，都给他带来了愉快。

白如云想到这里，他竟毫不犹豫的，伸手扯下了他的面具！

青萍正在低头遐想，她耳旁听得“刷”的一声轻响，她不由自主的抬起了眼睛，向白如云望去。

这一眼，看得青萍芳心大乱，她迅速的低下了头，可是感情并不接受她的伪装，化成了丝丝羞涩和喜悦的笑容，挂在了她嫣红的脸颊上。

原来她所见到的，是一张英俊秀逸的面庞，一双黑白分明，大而光亮的眼睛，两道入鬓剑眉，挺直的鼻梁下面，是一张弧形的嘴，嘴角的上端，却印着一个小小的漩涡，薄薄的嘴唇下，露出了两排洁白光亮的细牙。

他是多么的俊美！多么的潇洒！多么的可爱啊！

最初在青萍的想像中：他是一副消瘦的面颊，透出惨白的颜色，一双如梭的俊目，和一张挂着残酷笑容的嘴……

可是一切都不是，他的脸色并不是惨白的，相反的，在皎洁的月光下，却透出了红晕之色，显示出他所蕴育着的生命，是如此的强悍和雄壮！

青萍竟无法克制住她这分激动，她情不自禁的按住了自己的胸口，心里默默的呐喊着：“啊！他是这么俊美……真是没有想到！”

白如云被她异常的眼光，看得有些奇怪，他本是个性格率直的人，当下问道：“姑娘，你怎么了？”

青萍心中一惊，连忙把目光移开，支吾着道：“没什么，我在想一件事情。”

青萍口中虽是如此说，心中却是有些生气，她气的是白如云为什么要问

她这句话，而使自己受窘。

白如云哪里知道女孩子们的这些心眼？他举起了一只绿玉大杯，微笑道：“姑娘，我先敬你一杯！”

青萍伸出玉手，轻轻的握起了一只白玉细磁杯，她慢慢的掀起了磁盖，嗅了一下，竟是上好的香片。

当下，她心中不由暗喜，忖道：“他怎么知道我爱喝香片呢？这个人真怪，用的东西都是这么考究珍贵，看样子京里的皇上，王公大臣也不过如此吧！”

白如云双目炯炯的观察着她，青萍的一切表现，全都是女孩子们所特有的动作，是那么的微妙和好看，她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全都是充满了诱惑力，令人看来，有一种轻飘飘，难以言表的快感。

青萍含笑浅饮了一口茶，她发现白如云笑起来很好看，他那两只弧形的嘴角，这时向上微微的一扯，露出了两排细白的牙齿。

除了他那双凌厉的眼睛，仍然放射着慑人的光芒外，其他的任何一部分，都无法使人相信，他是一个冷漠和怪僻的人。青萍不敢多看他，她轻轻的把茶杯放下，突然想起了刚才湖中发生的事，忍不住问道：“刚才湖里那个姓哈的女人是誰啊？”

白如云闻言，面露愤色，他光亮的眼睛，闪烁了一下，说道：“那个女人就住在附近，三番两次来捣乱，真把人烦死了！”

青萍闻言不胜惊异，忖道：“他这么高的功夫，怎么还有人敢来捣乱？”

青萍想着，接着问道：“那个姓哈的女人，功夫一定很高了？”

白如云闻言，知道青萍心意，当下答道：“她的功夫倒也是江湖少有，只是比起我来，就差得太多了！按说我早就该把她除去，可是她爹爹却是个厉害人物，并且早年对老道有援手之恩，由于这些顾忌，我才任她胡闹而不去理睬她！”

青萍闻言心中一凛，她突然想起爹爹提起过的一个人，紧接着又问道：“她父亲可是琴魔哈古弦么？”

白如云听了连连点头道：“不错！姑娘认得他么？”

青萍料不到那泅水女子，竟是琴魔哈古弦之女，心中好不惊异，当下答道：“我不认得他，只是听爹爹说过，此老一身奇技，誉满江湖，早年在小雪峰单掌折了武林六大高手，以后就未听人提起过，现在算来他该九十多岁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

白如云斟酒自饮一杯，哼了一声道：“这个老儿倒是听说他厉害得很，我还没有见识过，你方才所见的女子，是他七十六岁时所生的幼女，今年十九，名叫哈小敏，由于哈老怪过分宠爱，把她惯得是无法无天……早晚我要教训她一下！”

青萍听罢才知就里，笑道：“哈姑娘的事，你怎么这样清楚呢？”

白如云没料到青萍有此一问，当下不由面上一红，好在月光之下看不出来，强笑了笑道：“这……这全是老道告诉我的，哈老怪前几年还时常和老道在一块饮酒……”

白如云话才讲到这里，突听楼下传来一阵巧笑，娇滴滴的笑骂道：“小云哥，你可别背地里骂人，我爹又没得罪你，你一口一个老怪，不看看你那个宝贝师父也是老怪呢！”

二人闻言均是一惊，青萍正要开口，白如云早已连连摇手，低声说道：

“别理她！我们谈我们的，不然她更闹翻了天！”

青萍见状更加奇怪，她听哈小敏竟叫白如云为“小云哥”，好似双方早已熟悉了。

而白如云对她又是如此厌恶，心中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当下装着喝茶，便未答话。

白如云似乎也不知说什么好，而哈小敏既未露面，亦不见再说话，沉默了一会，白如云拿筷子指着一只红玉碟道：“姑娘，这是新挖的竹笋，你尝尝！”

青萍道了谢，只见红光晶莹的小碟中，盛着鲜嫩的笋片，配色之佳，令人惊羨，由此可见白如云平日饮食是如何讲究了！

青萍伸出筷子，夹了一片竹笋，入口一尝，竟是又香又脆，新挖出的嫩芽，尚带有少许草木之香，再经冷拌之后，愈发脆甜可口，当下忍不住又吃了一片，不住口的称赞。

白如云看青萍吃得高兴，他感到无限的快乐。在这个世界上，看着你所深爱的人快乐，将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快乐，这是个千古不移的常理，所以古人有千金求一笑，便是明例。

白如云默默的看着她吃完了两片竹笋，笑着道：“今天因为时间匆促，未曾备得好菜，改日再行补办。姑娘，你再尝尝这碟鹿脯。”

青萍又夹了一片鹿脯，入口香腴，口齿留芳，心中好不赞佩。

于是就在白如云的劝诱下，青萍把十几种小菜都尝遍了，无论熊掌，蒸鸡，乃至青菜豆芽，均是美味无穷，令人食欲大兴。

在美食的诱惑下，青萍亦开始喝酒了，她本是大家之女，这时拘谨一去，立时笑语如珠，显得极为活泼。

白如云酒没喝多少，但他的那颗心早就醉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遇见一个值得自己如此深爱的女孩子，他更想不到这个女孩子，会在自己住的翠楼上，与自己月下共饮，迎风畅谈。

二人正谈得入神，突听哈小敏又在楼下叫道：“小云哥，给我点吃的，我也饿了！”

白如云闻言皱了一下眉头，他顺手夹起一块鸡肉，对青萍笑道：“要是不顺着她点，她可真要闹翻了天了！”白如云说到这里，他双筷微错之间，那块鸡肉已如火箭般，射出了五六丈，向楼下湖心落去。

那块鸡肉才一落下时，便见一个娇小的身躯，疾如飞鸟般，一闪已至湖面，那块鸡肉正好落下被她一口咬住，用脚尖向水面一点，立时又扑到了竹楼下，身法真个快得出奇。青萍也是练武之人，她看得清楚，湖面上飘浮着一块小木头，那哈小敏分明是以“登萍渡水”绝技，接住了这块鸡肉，不说别的，单这分轻功，就比自己高上一筹。

当时看罢不由暗暗惊心，忖道：“哈老怪名满江湖，果然名不虚传，连他女儿都有这身功夫，真叫人不敢相信呢！”

青萍正在惊异，又听哈小敏自楼下发话道：“小云哥，谢谢你！我还要吃一块鹿脯！”

白如云闻言，气得乱摇头，朗声道：“小敏，你还想卖弄什么功夫？我现在有贵宾，你不要再来惹厌！”

白如云话才讲完，便听哈小敏尖声道：“唷！什么贵宾不佳宾，我吃点东西还不成呀？你要是不给我，我就上来吃！”

白如云闻言怕她真的上来，连忙接口道：“好！好！我丢给你……”

白如云说着，颇为尴尬的望了望青萍，青萍则含笑旁观，她料不到一个冷酷狂妄的武林怪杰，竟会被一个小女孩子，弄得啼笑皆非。

白如云无可奈何的夹起了一片鹿脯，大声道：“吃了这个可不许再闹了……” 白如云说罢又用前法抛了出去，

青萍正在猜想哈小敏换什么功夫去接，却见那片鹿脯轻飘飘的落在湖心，“啪”的一声轻响，激起了圈圈的水纹，哈小敏竟未现身，当下好不奇怪。

白如云也觉事出意外，大声喝道：“小敏，你又耍什么花样？给你吃你又不吃了。真讨厌！”

白如云骂完，却听楼下隐隐传来哭泣之声，二人不由大奇，料不到哈小敏竟无故的哭泣起来，到后来竟越哭越伤心，居然发出了嘤嘤之声。

白如云大奇，连声问道：“小敏，你怎么了？好生生的怎么哭起来了？”

白如云问了数遍，才听哈小敏抽噎着道：“吃你点东西，还不够挨你骂的！人家都能坐在桌子上吃，给我的就丢在水里，好像喂鱼一样……呜呜……我才不要吃呢！我回家去好了！呜呜……”说着她越来越伤心，竟大声的哭了起来。

青萍简直弄不清他们以往是怎么相处的，看来这哈小敏分明是一个天真未泯的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往往是最认真的，她既然如此纠缠白如云，想必已有着极深的爱意了！

白如云把一双剑眉皱得紧紧的，他沉着脸高声道：“小敏，你可别胡闹，我脾气不好你是知道的，就是把你爹爹找出来我也不怕！”

白如云话才说完，那哈小敏好似更为伤心，愈发的悲啼起来。那断续、娇弱的哭声，一阵阵的传了上来。

青萍简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被她哭动了心，忍不住低声道：“你就叫她上来吧！看她哭得多伤心！”

白如云闻言紧皱了双眉，苦笑一下道：“唉！你不知道那位姑娘的脾气，我可真对她没法，你我谈得如此痛快，她一来马上就完了！”

青萍这时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她渴望着能够见哈小敏一面，并渴望能够与她谈谈，或者观察一下白如云和她相处的情形。

青萍想到这里，忍不住低声笑道：“你就请她上来一起谈谈吧，我倒很想认识她。”

白如云见青萍这么说，耳中又听得哈小敏哭得如此伤心，只好说道：“好了，好了，别哭了！你就上来吧！”

白如云说完了话，那哈小敏果然停止了哭声，少时只见轻风拂处，一条灰白的身影，宛如一只巨雁般，平空的拔了上来，轻飘飘的落在了竹栏上。

她单足点在栏干上，人若迎风的弱柳，来回不停的摆摇着，青萍见她细眉大眼，身材苗条，面带娇笑，月光之下，愈加显得仪态万千，十足的是个美人胚子。

白如云却显得不耐烦，他偏过头，冷冷说道：“好了，你别卖弄了！要吃什么你尽管吃，我不奉陪了！”

白如云说着极快的又把那张面具戴好，站起了身子，向青萍略一点头，说道：“姑娘，恕我先告退，明天见！”

他说罢单手向桌面轻轻一按，人若清风，已然自哈小敏身旁越下竹楼。

哈小敏急得喊道：“小云哥……你回来啊！”

这一下事出突然，青萍也惊得站了起来，二人一起伏在栏干上向下望去，只见一连串的竹枝打向湖心，一节比一节打得远，纷纷落下，在水面上飘浮着。

接着白如云矫捷的身影投向湖中，他用“踩浮渡影”的功夫，快得像个幽灵似的，霎时间消失在茫茫的月夜里。

哈小敏及青萍显然被他这种突然的举动所震惊，一直呆看了良久，青萍才退后了一步，对着哈小敏婀娜的背影，轻声道：“姊姊，他去远了，我们莫管他！”

哈小敏缓缓的摇了摇头，青萍见她抬起了手，在脸上拭了一下，似乎是在擦眼泪，当下不由一惊，忙问道：“姊姊，你怎么了？”

青萍话才讲完，便见哈小敏转过身子，她嘻笑如旧，向青萍细看了一阵，才款步走到白如云所坐位子坐下。

青萍也到原位坐好，哈小敏既是一语不发，青萍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默默的望着她。

哈小敏坐在那里，对青萍直似未睹一样，她低着头，沉吟了一下，突然抓起了酒壶，满满的斟上一杯酒，举杯向空晃了晃，仰头而尽。

青萍对她所有的举动，都感到万分的奇怪，她只是好奇的观看着，见哈小敏一连喝了三杯酒，这才停杯不饮。

她闪烁着一双明亮的眸子，向青萍又看了一阵才道：“伍姑娘，你们常常这么喝酒么？”

青萍见她居然知道自己姓氏，心中好不奇怪，连忙含笑答道：“不！姊姊！我们今天还是第一次喝酒……”

青萍说到后来声音愈来愈低，她的双颊也飞上了两朵红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产生这种不可理解的情绪。

哈小敏紧紧的盯着她，她脸上掠过一痛苦的笑容，可是很快就消失了。

哈小敏几乎是在自言自语着，只听她喃喃的道：“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就把面具取下了。”

青萍闻言，以为哈小敏不相信她，由于一种少女的矜持，本能的说道：“是的！真是第一次！姊姊……”

青萍话才说到这里，哈小敏突地把头抬起，微笑道：“你莫叫我姊姊，我不见得比你大……其实你们第几次，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呀！”

青萍听她言中之意，似乎对自己不相信，当下不由有些生气，涨红了脸道：“哈姑娘，你为什么这么说？难道我还会骗你？”

哈小敏闻言轻笑一声道：“伍姑娘，谁说我不相信你？为这点事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

青萍本来一腔怒气，但见哈小敏笑脸相对，当下不便发作，强自忍了下来，不再说话。

二人沉默了一阵，哈小敏又喝了一杯酒，并吃了些鸡肉，青萍见状暗忖道：“怪了！一个姑娘家，怎么喝这么多酒？”

青萍正在想时，突听哈小敏清脆的声音道：“伍姑娘，你怎么不喝酒？”

青萍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未讲。哈小敏微笑一下，接着她又轻声的叹了一口气，用筷子轻轻的敲了敲酒杯，痴痴的想着一些事情。

青萍对她这些无意识的动作无法了解，但她却在想着一些事情：“她用的杯筷都是白如云用过的……她长得真美，可是白如云好像讨厌她，他们到

底是什么关系呢？”

青萍满腹狐疑的想着，哈小敏突然停止了敲打，笑着问道：“伍姑娘，我以前没有见过你，你来了有多久？”

青萍面上不禁一红，但又不得不答，只好强笑着道：“我……我才来，没有几天……”

哈小敏点了点头，说道：“我说呢……你与小云哥可是旧交？”

青萍闻言愈发无法回答，嚅嚅道：“不！我们才认识。”

哈小敏闻言似乎非常惊异，向青萍望了好几眼，嘴唇动了几次，似乎想问什么问题，但是她还是忍住了。

青萍见状知道她在怀疑，忖道：“我倒不如把实情告诉她，不然不知她把我怎么想呢！”

青萍想到这里，当下便不隐瞒，把自己父女被劫，自己被囚等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哈小敏。

哈小敏听完，惊异得张大了一双眼睛，她不停的叨念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把你掳来？”

说着，说着，她突然明白了，于是立刻有两滴泪珠掉了下来，她赶紧用手背拭去。

青萍见状大奇，连忙问道：“你……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呢？”

哈小敏恢复了先前的笑脸，她强忍着悲楚，笑道：“没什么，风吹了眼睛。”

青萍闻言气笑不得，忖道：“这扯的是什么呀，风吹了眼睛……哼！”

哈小敏这时似乎也觉得，自己扯的话太不合理，立时把一张玉脸臊得通红。

没有人知道这个姑娘的心绪和秘密，她爱着白如云，可是却得不到白如云的感情，在以往，白如云虽然对她没有爱意，可是由于他对任何人均是如此，所以哈小敏仍然寄有无穷的热望，她相信以她的才貌和热情，必然可以得到白如云。

可是现在，另外有一个姑娘介入了，而白如云对她的一切表现，足以说明了他的感情，这一切对于哈小敏是多么残酷的一个打击啊！

哈小敏想着，不觉悲从中来，她是一个热情冲动的女孩子，忍不住双手掩面，悲声的啼位起来。

青萍见状大是惊异，她不知哈小敏为何对自己的这几句话，会如此伤心的啼哭，当下连忙站起来扶着哈小敏的肩头，连声问道：“哈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哈小敏悲不可遏，直哭了半晌，才忍住了悲声，轻轻的把青萍的手推开，抽噎着道：“没有什么，我心里很难过……”

青萍心中料定有事，越发追问道：“哈姑娘，你一定有事吧，难道不能告诉我吗？”

青萍这句话又引得哈小敏哭了起来，她边哭泣边说道：“没什么……就是我……我爱他！我爱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就爱他……”

这几句话出自一个女孩子之口，倒真把青萍吓了一跳，她吃惊的退后一步，一颗芳心怦怦乱跳，忖道：“唉呀！一个女孩子说这种话……奇怪，她爱白如云与我有何关系？为什么对着我大哭呢？”

青萍想到这里，忍不住开口道：“哈姑娘，你……你爱他就爱他，为什

么要哭呢？”

哈小敏哭着道：“他……他不……不爱我！”

青萍闻言一怔，心道：“这倒好，敢情她为这个才哭！”

青萍笑着拍着哈小敏的肩膀道：“哈姑娘你先别哭，告诉我，你怎么知道他他不爱你呢？我看他对你很好嘛！”

哈小敏闻言也住了哭声，缓缓抬起了头，青萍见她哭得像朵带雨梨花，心中不由暗暗好笑，正想再说几句安慰的话，不料哈小敏突然说道：“我知道他不爱我，他……他……他爱你！”

哈小敏这句话可把青萍吓了一跳，她蓦地退后一步，粉面通红，带着薄怒嗔道：“哈姑娘，你可别胡说！”

哈小敏抽噎了一下，一脸正经的道：“我一点也不胡说，这情形，一看就明白了。姑娘，你自己说，难道你观察不出来？你想，他为什么劫你来，这么优待你，把自己住的楼让给你……”

青萍越听越怕，她连忙止住哈小敏道：“好了！不要说了……”

哈小敏停下来，这两个姑娘，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青萍原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她焉会看不出来？只是她不愿意承认而已。

这原是人类的天性，对于某些事物，他们期待，但又畏惧，在没有完全得到时，他们总是否认的。

两个人同时沉默了下来，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终于还是哈小敏先说话了：“伍姑娘，你告诉我，你……你爱不爱他啊？”

青萍闻言又惊又怒，她简直想不到哈小敏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在她认为，两个女孩子讨论一个男人，而且又是爱不爱这一类的话，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青萍绷着脸，正色道：“哈姑娘，你怎么问出这种话来，真是太无礼了！”

哈小敏被斥，她羞得无地自容，但是这是关系她整个生命的大事，她又焉能放得下？

哈小敏低着头，眼泪又流了出来，悲声道：“伍姑娘，对不住……我……我情不自禁！”

说到后来，她竟抽噎得说不出话来，青萍见状颇为怜惜，深深同情哈小敏一片痴情，当下叹了一口气，柔声道：“哈姑娘，你不用担心，我……我已经有了婆家了，并且这一次出来就是去完婚的，他的武功人品不比白如云差，我爹爹已经去找他，大概不久就要来救我了！”

哈小敏闻言喜出望外，她不禁破涕为笑，仰头道：“真的？那……你怎么早不告诉我？”

青萍闻言，心中暗笑，忖道：“你这是怎么问的！我哪知道你的鬼心思！”

但青萍面上却笑着道：“哈姑娘，我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呀！”

哈小敏闻言羞得笑了起来，低声道：“你看，我们这么好，还这么哈姑娘，伍姑娘的，叫起来多难听呀！”

青萍闻言笑了起来，说道：“这不能怪我呀！你要我这么叫的！”

哈小敏听罢也笑了起来，青萍见她一片童心，方才哭得像个泪人儿，现在又笑得像朵春花，好像自己有了婆家，白如云就立刻会爱她一样。

青萍正在暗笑，突听哈小敏笑道：“你如果不嫌弃，我们拜个姊妹如何？”

青萍虽觉事情来得太快，但亦颇喜她为人率直，一片纯真，当下含笑应允。

哈小敏大喜，立时满满斟上两杯酒，当下二人跪在月下，各自报了年纪，青萍十八属长，哈小敏十七为幼，拜罢之后，立时亲切了不少，欢欢喜喜的大谈起来。

哈小敏把椅子搬得靠近青萍，笑着撒娇道：“好萍姊，我有一件事求你！”

青萍闻言笑道：“敏妹，我们已是姊妹，你有什么话尽管说，还说什么求不求呢！”

哈小敏听了神秘的笑了笑，她粉颈低垂，虽在月光之下，亦可看清她面如海棠，显得万分的娇美可爱。

青萍见状心中诧异，心中忖道：“像她这么美的姑娘，我还是第一次见过，白如云怎么会不爱她呢？”

青萍想着笑道：“敏妹，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别撒娇了！”

哈小敏闻言轻啐了一声，她搂着青萍的脖子，一张樱桃小口，凑在青萍的耳朵旁，叽咕了几句话，立时羞得低下了头。

青萍闻言，觉得自己这个义妹，对于男女之情未免太开通了，心中虽然为难，也只好笑道：“好吧！谁叫你是我妹妹，我看情形替你说几句，将来如果成功了，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媒人啊！”

哈小敏闻言笑着把青萍推开，走到竹栏旁嗔道：“不来了！萍姊老谈这些，羞死人了！”

她说罢低头看着湖心的月影，青萍闻言气笑不得，忖道：“好丫头，你倒放起刁来了，刚才你说的话都叫我脸红……”

这一对姊妹又嘻笑畅谈了良久，哈小敏道：“萍姊，我该回去了，明天晚上再来看你！”

青萍一个人独居无聊，好不容易得个伴，她哪里肯放，闻言立时拉着她的手道：“敏妹，你不要走了，以后就陪我住在这里！”

哈小敏却摇着头，“不行！云哥没答应，我不能住在这里，不然他一定不高兴，上次我把他吵烦了，他竟出去十天没回来，可把我吓坏了！”

青萍闻言心中一动，她忖道：“那么白如云为什么让我住在这儿呢？”

这一个念头，立时引起了她心田的涟漪，她连忙强定心情，想把刚才的念头忘记，笑着对哈小敏道：“那么你回去吧！明天早些来！”

哈小敏答应一声，由楼梯走下，青萍一人扶栏痴想，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入房安歇。

翌日，青萍醒时已是近午了，她匆匆的梳洗完毕，扶栏观望，只见云薄烟轻，水气氤氲，寒林如幕，爽气迎人，这座小小的竹楼，景色虽不如岳阳楼来得雄伟，但旖旎妩媚之情却有胜之！

青萍正在看得入神，便见南水捧了早点送来，笑道：“姑娘早啊！”

青萍含笑点头，正要答话，突然楼梯口另一个声音接着道：“姑娘早啊！”

跟着北星也出现在楼梯口，这二小童自昨夜青萍代他们求情后，对青萍是越发的喜爱，伺候的更为小心。

青萍含笑点头，接过了早点，见是一碗酒糟鸡蛋，一碟猪油玫瑰松糕，当下坐在小桌旁，一边吃着，一边笑道：“南水，没有什么事就少说话，免得北星学起来把人烦死！”

南水答了一个“是”字，北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极其迅速的又重复一遍。

青萍及南水均是一皱眉头，气笑不得，尤其是南水，气得狠狠的瞪了北

星一眼，北星却咧着大嘴，作了几个欣喜的姿态，南水气得想骂，可是怕他再学，话到口边只好忍了下来。

青萍吃完了蛋，又吃了一块糕，笑道：“好了，你们收拾吧！待会儿把小船划来，我要上岸去玩玩！”

南水闻言不答，眼睛却转个不停，青萍见状奇道：“你怎么了？作这些怪样干什么？”

原来白如云有事交待南水，南水要说又怕北星学，正在措词，想把句子简化一下。

北星紧紧的站在南水身旁，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全神贯注的盯着南水，看他样子，似乎在等南水讲话，以便一字不拉的记下来。

南水想了一阵，不得不说话，只好说道：“少爷请姑娘，参观！”

“少爷请姑娘，参观！”

后面这一句自然是北星说的，南水只简略的说了这七个字，青萍却是听得莫名其妙，气道：“到底什么呀？只说个参观，参观屁呀！”

青萍一时发急，说了个脏字，自己立时觉得不好意思，北星却忍不住笑了起来，青萍更窘，妙目瞪他一眼，骂道：“笑什么？看我不告诉白如云！”

北星闻言吓得一咋舌，连忙退后一步，南水见青萍生了气，当下不顾北星要学，立时说道：“少爷叫南水来请姑娘，要请姑娘到各处看看，参观一下。”

少不得北星又依样说一遍，只把“南水”二字改成了“北星”，可见他并不呆笨。

青萍闻言点了点头，说道：“好吧，你们划过船，上来叫我！”

二小童先后答应而去，青萍忖道：“这北星真是个小怪物，他明明会讲话，为何自己不说，却要学南水，更奇怪的是别人的不学，只学南水，也算南水倒楣，一天到晚要烦死了！”青萍想了一下便自抛开，又想到：“我已经到这儿好几天了，爹爹也不知怎么样了？白如云并不是坏人，要是爹爹他们来了，我绝对要阻止他们动武！哈小敏的事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好开口向白如云说呢？”

青萍正在想时，二小童已然上来，这一次，南水索性不说，好像哑巴般作了个手势。

青萍知道他船已备好，当下含笑起身，随二小童下了楼，登舟摇桨，船行如飞，这一次竟由楼后向北转去。

那湖并不大，二小童臂力又足，不消一刻便到了岸边，青萍跃上了岸，回看二小童并未跟上，当下笑道：“咦？你们怎么不上来？”

南水含笑答道：“姑娘，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少爷说请姑娘向西走，自然有人接待！”

南水这几句话说得极快，一字一字好像崩豆一样，并且故意把平仄颠倒，说得怪腔怪调，原来他是怕北星再学，而故意如此说的。

青萍怔一下，才想通他的意思，含笑点了点头，忖道：“也亏你精灵，想出这个怪法子来！”

北星果然对南水的话不太了解，闻言急得搔耳挠腮，一张脸涨得通红，偏是一句也学不上来。

青萍及南水见状，都忍不住哈哈的笑了起来，北星更是羞急，气得一屁股坐在船板上，一言不发，青萍笑着对南水道：“好了！以后你就用这个办

法来治他！”

南水笑得捧着肚子连连点头，青萍转身走去，忖道：“也不知白如云从哪找来这两个小鬼，真是有意思！”

青萍想着信步走来，只见自己所走的，是一片竹荫的夹道，由于深秋，竹叶都枯黄了，但挺秀之姿仍未少减，反而更显出一种古意盎然的韵味。青萍见这条雨道极长，尽头通着一间草亭，两下相隔约有百丈，青萍见亭内坐着一个白衣人，当下忖道：“啊！白如云已经在等我了！”

青萍想到这里，她竟莫名的心跳起来，她本来走得很快，但这时她突然把脚步放慢了，为什么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慢慢的走着，再次抬眼望去，却发觉那人并不是白如云，由于那人是背她而坐，两下隔得又远，所以看不清他是何许人物。

当青萍确定了不是白如云时，她又不自主的放快了脚步，霎时来到近前，这才发觉那人竟是白如云的师父，当下心中一惊，忖道：“啊！原来是老道……他怎么出来了？”

青萍正在寻思，那老道突然转回了头，青萍一见吓了一跳！

原来这老道人肤色极黑，又干又瘦，可是那两片嘴唇却像血一样红，白发苍苍，穿着一件肥大的长袍，其状丑怪已极！

他回头望着青萍，咧嘴一笑，露出了两颗白牙，甚是恐怖骇人。

青萍虽然害怕，但又不能不理，壮着胆子笑了一笑，施礼道：“老前辈，您好。”

老道怪笑一声道：“好！我好得很。姑娘你好？”

伍青萍茫然的点了点头，并没有回答。老道伸出了枯瘦如柴的手臂，拍了拍身旁的石凳道：“姑娘，你坐下来歇歇，小鬼就要来了！”

青萍闻言虽然万分不愿，但却无法推辞，只好坐了下来，她知道老道所说的“小鬼”，一定是白如云。青萍坐定之后，这才发现山坡之下，竟有一间极大的红瓦大厅，建筑得极为辉煌雄伟，青萍看了不由暗暗吃惊，忖道：“白如云真是奇人，他居然在万山之中，盖了这么雄伟的建筑！”

青萍心内暗惊，耳旁又听老道怪笑道：“姑娘，你可真是伍天麒的女儿？”

青萍闻言一惊，连忙恭声答道：“不错，家父正是伍天麒，老前辈莫非与家父有交么？”

老道闻言，毫不专心的向远处望了望，答道：“没有，早年只不过见了一面，那时他还正在闯名号……我倒挺喜欢他那把小剪子。”

青萍听了不由对他又敬又怕，叫了一声“老前辈”，却不知说什么好。

老道突然把一双怪目翻了半天，不悦道：“你别叫我老前辈，我最讨厌这三个字，以后你还是像小鬼一样，叫我老道好了！”

第五章 流露真情 盛宴饯师

青萍闻言吓了一跳，忖道：“难怪白如云这么怪，原来有这么怪的师父！”

青萍想着含笑道：“弟子不敢放肆，老前辈说笑了！”青萍话才说完，老道两道秃眉一竖，怒道：“告诉你不准叫我老前辈，你还要叫，什么放肆不放肆，我就喜欢放肆！现在叫我一声老道！”

青萍见状早已吓得心儿乱跳，正在为难，却见老道一双凌厉的眼睛，正在狠狠的盯着自己，好似不叫他老道，便要抓死自己似的，当时连忙说道：“好！我叫……老……老道！”老道闻言这才扯开了嗓子大笑起来，声如夜枭，刺耳已极，他笑了一阵，接着道：“好好！这才痛快！你真聪明，在老道上面又加了一个老字，那我不成了老老道了？哈哈……”说着他又怪声的笑了起来，青萍生平没有接触过这种怪人，当下又是惊异又是惧怕，睁大了一双秀目，像是观察一个怪物一样，充满了好奇的盯视着他。

老道笑完之后，突然问道：“姑娘，小鬼对你怎么样？”青萍闻言又是一怔，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嚅嚅说道：“他……他……对我很好。”

老道闻言点了点头，搔了搔鼻子，青萍似乎听见他发出了一两声奇怪的声音，这声音中包含了有嘲笑和不屑的成分。

老道用他又长又脏的指甲，轻轻的扣了扣头，落下了不少头皮，他一张口，吹了一口气，那一片片细小的头皮，就好像狂风中的飞雪一般，纷纷的冲激出去落了下来。青萍看着他这些奇怪的动作，只觉得既稀奇又恶心，坐在那儿只有发呆的份儿，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老道吹完了头皮，又用左手指甲，把右手指甲中的污垢弹了出去，这才慢条斯理的道：“小鬼这两年也学坏了！哈老怪的么女儿多好他不要，偏偏要你！”

青萍闻言不由玉面通红，立时说道：“老道，你不要胡说！”

老道闻言双目一瞪，似乎要发作，但他立时又恢复了常态，冷冷的道：“我就最恨你们这些俗套！明明是事实，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嘴上却偏偏不承认！”

老道说到这里，突听林后有人接口道：“老道，你不要胡说八道，关了你这么久，爱讲话的老毛病还改不过来！”

语声甫毕，自树后走出一人，正是白如云。他换了一身酱紫的绵衫，脚下穿着一双缎面布履，衬着他英俊不凡的外表，显得极为温文儒雅，与以往的刚强豪迈之风迥然不同，好似换了一个人。

青萍看了他一眼，立时将目光移开，芳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忖道：“原来他穿着起来是这么好……”

老道回头望了白如云一眼，立时怪笑道：“唷！小鬼，你功夫可真不错，连我都没发觉……怎么了？你怎么把面具取下来了？”

白如云走到老道身旁，伸手扶着他的肩膀笑道：“哪来这么多废话！我功夫再好还不是你教出来的！你这会儿跑到这来坐，又在想什么鬼点子不成？”

老道闻言咧嘴大笑，拉着白如云的手道：“你真聪明！我可不是在想一件事，我想出去一趟！”

白如云听了，一双俊目蓦地一闪，问道：“你又想做什么事情？你不是答应我绝不入江湖了？原来你用这个法子，骗我把你放出来！”

老道闻言丑脸通红，把白如云的手拉得更紧一些，说道：“好小鬼，我还有些事未了，必须要到青城去一趟，我已经说过我不再杀人了，难道你还不放心？”

白如云面如寒铁，一点表情也没有，冷冷的道：“不行！你说过不出去的！”

老道闻言双眉突地一挑，他双手快似闪电，早已一把抓起了白如云，再一用力，白如云偌大一个身子，竟被他抛出了十丈以外。

白如云怪叫一声，凌空一个大旋“秋雁盘沙”，轻飘飘的落了下来，这下事发突然，青萍吓得站了起来。

伍青萍再看老道，只见他满面怒容，张着血红大嘴，怪叫道：“小鬼，我墨狐子向来独断独行任何人逆我则死，我凭什么要你管？妈的！小王八蛋，我气起来立刻把你五脏抓出来！”

青萍听罢大惊，忖道：“啊呀！原来他竟是天下闻名的墨狐子秦狸！”

墨狐子突然如此暴怒，连白如云也不禁面上变色，远远的站着，双手交错在胸前，好像防御墨狐子的进攻一样。

白如云放低了声音道：“老道，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

墨狐子好似怒到极点，他头上的白发根根竖起，双足在地上暴跳如雷，肥大的衣袖乱舞，所触之处，无论竹石，均是粉碎飞溅，发出了极大的声响，吓得青萍连忙躲出了三丈。

墨狐子边跳边骂道：“混帐东西，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再过几天怕你不到我头上来拉屎……我问你，我们俩到底谁是师父？”

白如云仍然远远的站着，闻言接口道：“那还用问，当然你是师父！”

墨狐子闻言越发生气，“砰”的一脚，将方才所坐的石凳踢得粉碎，石屑溅出了一两丈，这等功力，真是惊人极了！

墨狐子踢完了石凳之后，气呼呼的道，“小杂种，你还没忘本，我当你是我师父呢！告诉你吧，小鬼！我什么时候愿意走就走，谁说一句话，我就把他打成肉泥！”

说着又是一抬腿，“砰”的一声，把方才青萍所坐石凳也踢得粉碎。

青萍在旁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她想不到墨狐子发起脾气来，竟是这么的狠恶，好像火山爆发一样，足使山河变色。

白如云则是一言不发，默默的站着，那墨狐子跳骂了好一阵，又毁了不少东西，这才息了一些怒，一言下发的喘着气。

白如云见现在是时候了，当下向前走了三丈，看着墨狐子的脸色，朗声道：“老道，谁说不让你出去了？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你现在年纪大了，发脾气对你身体不好，我看，让你出去散散心也是好的……”

青萍闻言大为惊异。

她本来怀疑这一对师徒的感情，可是白如云冷静的外表下，似乎蕴有无限的深情，盾目之间充满了关切之爱。

墨狐子闻言沉默了一会儿，用稍微缓和一些的语气道：“那你刚才为何说那些鸟话来气我？”白如云一垫步，已来到墨狐子身旁，二人相距约有三尺，白如云面上浮现出奇怪的表情，但是，这表情却极为感动人。

白如云嘴唇嚅动了好几次，青萍才听见他用低沉而又带颤抖的声音道：“老道，我刚才才是舍不得你！”

青萍见冷漠刚强若此的白如云竟说出感情这么深厚的话，芳心不由大为

感动，忖道：“原来他一直把感情藏在心里！”

墨狐子闻言双眉一挑，他伸手握住了白如云的膀子，怪笑道：“我明白了，你是怕我不回来，或是怕我年纪太老，死在外面可是？”

白如云黯然的点点头，墨狐子丑陋枯瘦的面颊上，立时浮上了一层笑容，这笑容是如此的真善和美，也唯有在这张丑恶的面颊上出现，才愈发显得珍贵和感人。

墨狐子用力的捏了捏白如云的膀子，他嘴皮微微嚅动，低声的说了几句话，白如云立时化忧为喜，连连道：“老道，你可别骗我，不然我恨你一辈子！”

墨狐子怪笑道：“我绝不骗你，要是我骗你，你将来把我的坟挖了！”

白如云点点头，说道：“好！你要骗我，我真做得出来……今天晚上在正厅给你饯行！”

二人说着，这才分开，又恢复了先前冷漠无情的面孔，对于刚才的事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青萍见此好不惊诧，但她却发现这师徒二人，均是血性极强和感情最丰富的人，只是他们却互相的强制着，或许应该说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支配和表示，然而他们之间有着深厚感情，是毫无疑问的。

白如云走到青萍身旁，神态自若的道：“姑娘，跟我玩去！”

说罢前头就走，青萍迟疑了一下，向墨狐子施了一礼，不由自主的随着白如云而去。

墨狐子呆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这个世界上，似乎除了白如云之外，他永远不会关心任何人，也永远不需要任何人的关心。

青萍随在白如云身后，默默的向山坡下走去，白如云回头道：“姑娘，我这里地方大得很，以后你可以慢慢的玩，绝不会嫌闷气的！”

青萍应了一声，她望着白如云健壮的背影，心中泛起了丝丝的遐想，忖道：“这个人真是奇怪？可是，又……”

到底又什么，青萍也说不出，感情就是力量，不是文字可形容的，青萍对白如云的感情，已在一天天的增加中——虽然她自己并没有觉察出来。

青萍和白如云走到了下面那座大厅，青萍抬目望去，只见正门挂着一块大匾，上写着：

“玉竹堂”

三个大字，笔迹与竹楼相同，料必出自白如云手笔，青萍看罢对白如云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竹子？”

白如云闻言转回了身子，反问道：“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青萍掩嘴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你看你的房子，全是用竹子盖的，这还看不出来呀！”

白如云闻言双目奇怪的眨动一阵，只说出一句：“你很聪明。”便用二指在大门上轻弹一下，那扇大门立时“呀——”的一声打开了，白如云领前跨入，青萍跟进，略一打量，不由得惊羨得发出声音来。

原来二人所在是一条颇长的甬道，地下均用竹叶垫成，两旁各有五个小房间，均是一色的翠绿竹门，最奇的是在甬道之中，植着一株千年古竹，色作斑红，枝叶茂密。

走廊的两壁，挂有数十幅书画，色泽鲜明，炫人眼目。

青萍看着，直似身入仙宫，哪里找得出一丝尘世的气息？

白如云指着墙上的古画道：“姑娘，你若不嫌烦，不妨从头看一看。”

青萍素喜丹青，她本人亦擅此道，闻言连连点头，笑道：“好的，我要好好的看……这么多名家的画……”

白如云见青萍乐得眉飞色舞，兴奋已极，心中不由也颇高兴，便随在青萍身后，陪着她一同观赏。

青萍所看的一幅是王冕所绘雪梅，老枝参差，古意盎然，画上之梅或是五瓣怒开，或是蕾绽初放，含蕊吐半，风姿绰约，仪态万千。

（笔者按：世人皆知王冕画荷，殊不知王冕最工画梅，荷花犹其次也！）

青萍深深的沉醉这幅花景中，她仿佛自己在花丛中徘徊，漫步在香光冷辉中，脚下踏着软雪花泥，仰视雪梅，冷枝带怯，颤颤生姿，令人洗心涤胸，杂念无存！

白如云站在青萍身后，久久不见她动步，心中不由诧异，问道：“姑娘，依你看，这幅梅花画得好不好？”

白如云问罢，久久不见青萍答应，便侧着身子，向青萍脸上望去，只见青萍双目痴呆，面上一派清幽欣慰之色，越发显得清丽秀美。

白如云见状不由心中一动，忖道：“想不到她小小的年纪，居然有如此鉴赏能力，看她神情，分明已深入画中，正有神游之乐。”

（凡是欣赏艺术品者，进入了这种境界，便是已忘物我，在现今“美学”家言之，称这种情形为“移情作用”，便是进入了欣赏的最高境界了！）

（当然能够产生这种作用的人，“在此单指艺术品及文章等的欣赏，而不涉及自然景物。”其本身便须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才能细细的去追寻创作者的意境，而产生无穷的快乐。）122

白如云见青萍已到了如此境界，不觉又是敬佩，又是欣喜，为了不扰乱青萍，当下一言不发，默默的站在一旁。

青萍把这张画，足足的看了有一盏茶的工夫，这才发出了一声意味深长的赞叹，自语道：“好画？好画啊！”

白如云闻言赶上一步，轻声道：“姑娘若是喜欢，就送给姑娘吧！”

青萍这才惊觉到旁边有人，她连忙答道：“不！不！我不要。”

她嘴上说着，心中却有些小不乐，怪白如云太俗，偏在这个时候，说出令人不得不答的话来，把自己深深品味着的美感驱跑了！

可是她哪里知道，白如云已把她爱之如狂，虽然他感情冷漠，可是“爱”的力量，可以摧毁一切，所以他免不得有情不自禁的时候。

青萍被他一扰，便无法再看这幅画，便移动了身子，逐件的欣赏下去。

白如云果然是个通天彻地的人，他把历朝名家诸如吴道子、王维、董源、刘松年、倪瓒等人的作品，几乎都收集下来，均是精品，直把青萍看得既羨且妒，敬佩万分。

等到青萍看完了这些名画，已足足的耗去了两个时辰。

白如云推开了房门，看了看天色道：“姑娘，没想到你看画看了这么久，那些小房间你明天再看吧！”

青萍闻言才想起白如云在陪着自己，心中颇为过意不去。

等到听完了白如云的话，她不禁忖道：“他还有什么稀罕玩艺儿？难道这些小房子里还有宝物不成？”

青萍想到这里，白如云又接着道：“姑娘，我们出去吧！”

青萍连忙答应一声，随着白如云出了竹屋，看看天色，已是不早，当下

颇不好意思的笑道：“真不好意思，害你等了半天。”

白如云摇摇头道：“没关系。”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面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就是这么奇怪的人，令人永远看不透他的心！

青萍及白如云，默默无言，漫无目的的走着，他们彼此都想找几句话说说，但却都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走进了竹林，白如云指了指草地道：“姑娘，我们坐一会儿可好？”

青萍脸嫩，本待不坐，可是白如云似乎有着一股莫大的吸引力，使得她不得不点头，说道：“也好……我也站累了。”

他们同时坐在了地面上，但仍是默默无语，显然，是没有什么适当的话题。

青萍突然想起昨夜哈小敏所说的话，心中一动，忖道：“我何不借这个机会探探他的口气？”

青萍想着，对着白如云微笑了一下，说道：“白……白兄，你和哈小敏是否很熟呢？”

白如云面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脸上竟微微的浮上一层红晕，低声答道：“是的……不是的……不太熟，彼此很少在一起，可是她常常来找我。”

青萍见白如云突然羞涩起来，她不禁大为惊奇，忖道：“怪了，他也会害羞？”

这是白如云出生以来，第一次有这种情形，连他自己也未觉察出。有些地方，他已经慢慢的变了！

青萍把眼睛移向一旁，说道：“昨天，我已经和哈小敏拜了姊妹，她比我小，现在，我要叫她妹妹了。”

这件事确实出乎白如云意料，他睁大眼睛，惊异的道：“啊！你们结拜了？怎么这么快呀？你怎么会和她结拜呢？真是不好！”

青萍闻言道：“有什么不好呢？”

白如云见问，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连连的摇着头，说道：“我不知道。不过，反正是不好，我一点也不喜欢她！”青萍闻言不由为哈小敏一冷，可是奇怪的很，她竟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和安慰，虽然这种情绪是很淡薄的，但这确实是存在的。

青萍微笑一下，故意说道：“怎么会呢？我倒很喜欢小敏！”

白如云闻言，搓了搓手，说道：“我也说不出她有什么不好，不过……我总不愿意和她在一起就是了。”

青萍闻言紧接着问道：“那么，她为什么常常来找你呢？”

白如云显然怕和青萍讨论这个问题，他觉得有些局促不安，强笑一声道：“这……这个我也不知道！她做事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叫人家不懂！”

青萍听罢心中好笑，娇道：“还说人家怪，你才真怪呢！你这么聪明，还会不懂？那真是胡说八道了。”

青萍这时事不关己，反倒泰然自若，娇笑着道：“昨天晚上，她和我谈了很久，谈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白如云闻言立时抬起了眼皮，问道：“她和你谈些什么？告诉你些什么话？”

青萍见他如此紧张，心中越发得意，慢吞吞的道：“她……她谈到你，谈到你很多事情！”

这句话使白如云更加无法放过了，他张大了眼睛，问道：“她说我什么？姑娘，你可别信她的胡说八道。”

青萍闻言轻笑了两声道：“谁说你坏话，人家夸你还来不及哩！她说你本事大，功夫高得很！人也……”

白如云闻言面无喜色，反倒哼了一声道：“哼！这个还要她说，别人谁不知道呀！”

青萍见他如此狂妄，心中一惊，忖道：“他真狂！不过以他的功夫，也值得他狂！”

青萍想着，又慢条斯理的接着道：“哈姑娘还说，她很喜欢听你唱的歌，只是歌调太叫人听了觉得害怕……”

白如云脸上挂上一丝不可理解的笑容，他又哼了一声，说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呀，有什么可怕的呢？悠悠天地心……”

白如云说着，又低声的唱了一句，青萍心中打定了主意，要在白如云面前，为哈小敏多说几句好话，虽然未必能博得白如云的好感，但至少可以加深他对哈小敏的印象。

青萍由地上站起，扶着一枝竹枝，说道：“她还说……”

青萍想到自己编造的话，她也不禁玉面绯红，羞得说不出口来。

白如云见青萍突然如此模样，心中不由一惊，问道：“什么？她还说什么？”

青萍犹豫了一下，终于壮着胆子说：“她还说……还说她很喜欢你！”

青萍说完了这句话，她羞得连耳根子都红了起来，本来这事与她毫无关系，可是她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对一个男孩子说出“喜欢”这两个字，该是多叫人害羞的一件事啊！

白如云被这句话惊得蓦地站了起来，虽然他早已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没有人向他提出之前，他可以自己把它否决掉。

这件事，本就是白如云最苦恼着的一件事。

他总希望哈小敏是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小孩子，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并不是单单对他。

这时青萍说出了这句话，白如云再也无法伪装了，他涨红了脸，紧接着青萍的说话，问道：“这……这些话你为什么告诉我？”

白如云发急之下如此一问，倒把青萍问得哑口无言，痴痴愣愣的，面红如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急得连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白如云没有料到，自己无意中问了一句话，竟把青萍弄得如此模样，他本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见状心中一动，立时转忧为喜。

原来青萍这时的态度，可以说大是反常，一个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表现了这种态度，足以说明她对他，已经有了不寻常的感情了！

这时白如云，兴奋得简直说不出话来，连他一向很少有感情的面颊上，也掩饰不了，禁不住显示出一股喜悦之色。

他们两人这么相对沉默了好一阵，白如云才抛开此事，道：“走吧！我们回去吧！”

青萍迟迟的答应一声，她低着头，先出了林子，脸上仍然挂着方才未曾退尽的红晕。

白如云跟在后面，他一路踢着地下的小石头，显得是这么的轻松愉快。其实，他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青萍游逛了一天，不由有些疲乏，当下对白如云道：“我想回去歇一下，现在觉得有点累了。”

白如云闻言点头道：“姑娘既累了，我陪姑娘回去，正好也有事去张罗，老道明天离此，我要为他饯行，少时请姑娘作陪，到时会让南水去接你。”

青萍闻言点了点头，她突然想起刚才墨狐子所说的话，和他与白如云发生冲突之事，忍不住问道：“墨老前辈要离开这里吗？”

白如云感慨颇深的摇摇头，说道：“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真不愿意让他离开，可是他就是爱跑，既然如此，我也只好随他了。”

青萍见每次谈到墨狐子，他那股关爱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有异寻常，心中忖道：“这也是怪事情，他们两个脾气这么怪的人，居然能够相处得这么好，并且彼此还产生了这么深厚的感情，真是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想着二人已然走到了湖边，南水与北星已把小船准备好。

青萍点足上船，白如云正要跟上，青萍突然转身说道：“不必了，你不必送我，还是去办你的正事吧。”

白如云一怔，旋即恢复常态，说道：“也好！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会派人来通知南水，接你前去餐厅。”

青萍微笑点头，转身对二小童道：“划吧！我要赶回去睡一会儿。”

二小童立时双桨齐下，运臂如风，小舟疾如飞矢，冲破了平静的湖面，带着一条长长的水纹，渐渐的去远了。

白如云站在岸边，目送着这只小舟，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慰，这种感觉，是他以往所少有的，也许他的心，已经进入了另一生活领域去了。

青萍回到竹楼，立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现在这座竹楼，已是她心目中的家了！

她靠卧在床上，心中反复思索与白如云游玩之事，心绪非常紊乱，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爹爹和未婚夫，不知何时才能赶到。

青萍虽然很少与龙匀甫见面，但她却深知龙匀甫的武功，不在白如云之下，那时二虎相争，必有一伤，现在无论哪方受到伤害，都是她所不欲。

青萍想着这些即将来临，而现在又不可知的事情，心情愈发觉得烦闷，不知不觉竟沉沉睡去。

等到青萍醒来之时，红日偏西，已是傍晚时分。青萍不禁讶然，忖道：“好蠢！这一觉睡得像个猪娃子！”

大词人张先有一名句为：“午醉醒来愁未醒。”

青萍虽然未醉，她也不见得有什么愁，可是大凡一个人午睡醒来，他所产生的情绪，绝不同于黎明复苏，更不同于午夜梦回。

因为前者充满了积极性，使得你感觉到生命的可贵，有沾沾自喜的感觉，而后者又过于消极，你总会在寒虫夜鸣，秋风拂林的境况下，去思索一些最使你困乏和烦恼的事。然而午睡之醒，则是充满淡淡的愁味，令人有一种莫名的惆怅。青萍这时便是如此，她一双眼盯视着屋顶，心中思索着一些漫无边际的事情，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只是这种痛苦的成分太少了，也许还不能称为“痛苦”，但它总不是属于“快乐”一类的情绪。

青萍正在痴想，突然房门推开，闪进一人，定睛看时却是哈小敏。

她今天穿着一件大红的罗衫，衬着她白里透红的脸庞，恰似清风中怒放着的花，美得出奇！

青萍连忙一骨碌爬起来，笑道：“敏妹，你来得正好，我有话要跟你说

呢。”

哈小敏嫣然一笑，说道：“萍姊，你睡得可真熟，我来了两次，你都没有醒过来呢！”

青萍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道：“想是昨天睡得太晚，叫你见笑了！”

青萍说着：就用几上的茶水漱了漱口，哈小敏走到床前伸手把竹窗推开，忸怩不安的说道：“萍姊，今天他来过吗？”青萍知道她说的是白如云，忍不住笑道：“你别急，我正要告诉你！”

哈小敏红着脸，不再说话，青萍脑筋迅速转了一下，说道：“上午他过来了，我和他谈起过你了……”

哈小敏到底沉不住气，她虽然羞涩，可总是无法抑制那紧张的心情，低声问道：“他说我些什么？你们谈了多久？”

青萍见她如此性急，忍不住暗暗好笑，她想到如果把白如云所说的话，照实告诉哈小敏，那她真个要柔肠寸断了！

青萍脑筋转了一下，想好了措词，这才说道：“今天我们谈了没多久，我只说你对他的功夫很佩服，还说你说他人很好。”

哈小敏闻言越发紧张，追问着道：“他呢？他听了以后怎么样？”

青萍随口说道：“他当然很高兴呀！他说很早就认识你了……”

哈小敏听到这里，面上带着微笑，连连点着头，轻轻的说道：“是的！是的！我们很早就已经认识了。”

青萍见她对白如云如此神迷，不由得又是怜悯又是同情，当下更不忍刺伤她，假编了一套话，道：“白如云说你们以前常常在一起玩！”

青萍说这些话，心中却存着一种试探性质，哈小敏闻言果然大喜，说道：“啊！他还没忘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常常在一起玩，只是他那时不太说话，不像跟你在一起，竟谈了这么多话！”

青萍闻言，暗道：“果然！我一点也没猜错，否则哈小敏绝不会对他这么痴情的……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青萍这么想着，竟有一点酸溜溜的感觉。青萍是否应该有这种感觉？这是很难解释的。

青萍看哈小敏如此兴奋，更不忍说出白如云厌恶她的事，当下心想：“我干脆编些话让她高兴高兴也好……”

青萍想着便顺口说道：“白如云还说，和你在一起很有意思，只是你的话太多了。”

这一句话，使哈小敏欣喜若狂，在她自己的观察中，白如云似乎不太愿意和自己相处，可是想不到他竟是一个这么讳莫如深的人，看来他对自己必然有几分感情存在，只是他把这深藏在心底罢了！

哈小敏想着，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我的话实在太多，以后一定改过！”

青萍见状暗暗叹息，说道，“我们谈到这里，我就不好再往下说了。他师父明天要走，他去忙着张罗酒菜去了。”

哈小敏闻言喜召拍手道：“我知道，刚才他还派人请我爹爹来呢！”

青萍闻言颇感诧异，忖道：“白如云说讨厌她，怎么还会派人去请她爹爹？”

青萍心中虽然诧异，但是口上也不好问，当下与哈小敏转了话题，又谈起别的事情来了。

青萍哪里知道，她刚才假造的一番话，使这个可怜的姑娘，更死心塌地的爱上了白如云，以致造成了日后的许多波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二女正谈得起劲，忽听得竹楼之下一片水响，一小舟穿拂着水面的稀疏荷叶，行至楼下，船头上站着一个小童，一身素洁白缎衣裳，正是南水，今天想是为了要与墨狐子秦狸饯别，所以他也衣着十分讲究。小船方一行近竹楼，南水已如野鹤似的拔空而起，轻飘飘的落在竹楼的栏干之上。这一手轻功也确实不弱，果然强将手下无弱兵。

南水正要开口说话，却发现了哈小敏也在一旁，不由咦了一声。

青萍一笑道：“你们少爷也请了她，你不知道呀？”

南水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看哈小敏，脸上带着一阵不愉快之色，显然他还没有忘记昨夜被哈小敏点穴的事情。

为此还挨了主人一顿大骂，要不是青萍为自己讲情，几乎被主人罚泡水三天，这种滋味不要说真的受不了，只要一想起来，也不好受。

当时听青萍这么一说，狠狠的瞪了哈小敏一眼，这才回头面对青萍道：“少爷请姑娘到水镜坊去，叫小的专程来接！”

说着用手指了哈小敏一下，鼓着腮帮子道：“不过……并没有叫小的来接这位哈姑娘。”

哈小敏不由被南水这句话说得面色一红，青萍唯恐哈小敏当着自己不好意思，有意一扬秀眉，道：“南水！你怎么这样说话？哈姑娘昨天是和你们开玩笑的，你还记仇吗？”

南水低下了头没有说什么，哈小敏却忍不住哼了一声道：“不坐你的船有什么了不起？水镜坊我也不是没去过，我自己也能去！”

说着转身就要走，却被青萍一把给拉住了，笑道：“得啦！你们两个都是小孩，有什么好生气的！你是客人，还是坐船去好了！”

说着回眸对着南水嫣然一笑道：“他不是说请吃晚饭么？怎么这么早就去，天还没黑呢！”

南水龇牙一笑，果然他已不再生哈小敏的气了，此时回话道：“怪老道明天要走了，少爷为了给他饯行，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筵席，要吃很久的时间呢，所以早一点入席！”

青萍嘴里答应着，心中却不由暗暗在想：“这白如云可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不论作什么事，他总是和人家不一样，总是随心所欲。”

想着，一拉哈小敏道：“我们走！”

说着话，身形已像巧雁也似的窜起了半空，轻飘飘的落在小船之上，那小船只不过轻轻的摇晃了一下，她不由抬起了头，去看哈小敏。可是当她头还没来得及往上看时，哈小敏已从空中像一片枯叶也似的飘向小船的尾端。

那小舟，只不过往下点了一下，只这一手轻功，却显着比青萍高了一筹。

随着南水也自竹楼一个“鲤鱼倒穿波”的反窜身法，平射了出去，就空一压丹田之气，盘旋着如同一缕青烟也似的落向了船尾。

那身轻功，竟也不逊于哈小敏，青萍不由暗暗叹了一口气。

往昔的日子里，她是一个极为自负的女孩。

她总以为自己这身武功，在江湖上是难遇对手了。

却不料自被白如云捉到这里以后，她才深深的觉得，自己的武功实在太差了，若以轻功一道来说，竟比南水、北星还要差！

她想着不由十分懊丧，是以痴痴的望着南水，不发一语，哈小敏不知她在想什么，用手拉了她一下，小声笑着道：“姊姊！你在想什么呀！”

青萍这才惊觉，不由默默一笑道：“没什么，我是在想白如云这个人真是太怪了，就连他的两个小童也是怪到家了！”

哈小敏皱了一下小鼻子，哼了一声道：“小云哥倒没什么……南水北星这两个小鬼，真是一对活宝贝！”

她想是说得大声了一点，被船尾的南水听到了些，他用桨狠狠的一打水，溅起了无数的水花，算是以此来抗议哈小敏的背后诬人。

青萍生怕为此又引起二人的争论，忙打趣道：“这水镜坊在哪里呢？怎么我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呢？”

哈小敏用手一指池缘的一丛竹梢，那些竹子都是由池的边缘斜着挺生到池中的，茂密的竹叶子几乎已把池面给封锁住了。

时值深秋，阳光无力的照射着，池面上倒映出婆娑的树影，确是一幅美丽的秋日行湖图画。

哈小敏用手一指那丛竹林道：“穿过这片竹林就到了。”

不想南水在船尾冷冷的哼了一声道：“谁说到了？还要走老半天呢！”

哈小敏回头嘟着嘴道：“谁跟你说话？你多什么嘴！”

南水也不甘示弱的道：“我也没跟你说话呀！”

不想这句话方一说完，突然有一条白影，在水面上一闪，已快同电闪星驰也似的，窜上了一人。

二女一看，见是北星，也是同南水一样，穿着一身全白的缎质衣裳。

一上船，就红着脸结结巴巴的对着南水道：“少爷……叫你……快一点去，等会他……又要发脾气了！”

南水一见是他，不由皱了一下眉，哼了一声道：“我知道了！”

北星还是老规矩，红着脸低头慢慢的吐出了四个字：“我……知……道……了！”

逗得二女都不由格格笑了起来，南水被笑得脸色通红，一时气得在水面上运桨如飞，哈小敏抓着了机会，回头笑道：“你怎么不神气了？”

南水气得哼了一声，方一张嘴，想回骂一句，却无意见北星正痴痴的看着自己，嘴唇正作了一个欲开的姿势，好像是只要南水一说话，自己定要尽全力，把他的的话用心一字不误的重复一遍。

他这种行为，已日久习深，早已成了一种习惯，仿佛只有这么做，才能令自己舒服似的。

南水看见北星这个样子，只好把到口的话又忍住了，气呼呼的瞪了北星一眼，把目光转向池中央，只是用劲的运划着木桨，不再去看哈小敏一眼。

这叶小舟，经南水、北星二人这么用劲的划着，就像一技水箭似的穿过了这丛竹梢，眼前竟又变了一番气势。

水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宽敞了，弯弯曲曲的如一条蛇也似的水道，穿行在各色的花石之间。

这条小船比方才行得更快了，青萍心中暗忖：“如此窄的水面之上，怎会有这么大的房子呢！”

但她一念未完，眼前立刻又有了显著的变化，只觉足下小舟向上一浮，显然的水势猛了许多，同时，觉得水面上一亮。

无限的天光，泄映着眼前足有十丈见方的波面，反映出万千银蛇，果然

像是一面极大的镜子，平静得无波无纹，青萍顿时觉得心胸一宽，目光也跟着一亮，她知道这一定是水镜坊了。

远远耸立着一所半圆形的白石塔顶，在水面上一延五丈许，两端都座落在地面之上。

有一种不知名的青藤，由陆地上蠕爬着延生到了这所白石的宏大台顶上，在此深秋的季节里，还盛开着一一种紫色的小花，远远望去，好像是一座锦绣屏障，又像是一座极大的花冠，夕阳之下，正有无数的鸟雀，在其上鼓翼嬉戏着。

青萍不由轻轻赞叹了一句：“好美……”

围着这座白石的建筑之前十丈的水面上，生着一些莲荷，在秋日的凋零之下，只剩了一杆杆的空枝儿。

小船无声的在这些荷枝的旁边停住了，南水遂向着青萍行了一礼道：“姑娘请自行上去吧，小船只能到此为止了！”

说着话，他率先纵身而上，北星见状也慌了手脚，他慌慌张张像炒黄豆也似的，把南水的话重复了一遍，一丢木桨，随后追着南水的身形而去。

青萍见状和哈小敏相视一笑，俱都为北星的狼狈样子给引笑了起来。

哈小敏此时用手一指那白石建筑道：“这就是水镜坊了，小云哥真会找地方……”

青萍不知怎么，觉得心神一动，显然地为哈小敏这一声“小云哥”给引得有一种莫名的伤感，现在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愈来愈念念不忘白如云了。

如果说爱情之先，是彼此的关怀，那么青萍确实已在深深的关怀着这个神秘客了。

听了哈小敏的话以后，她虽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可是她仍装着浅笑，用手掠了一下散在额前的秀发道：“我们怎么上去呢？”

哈小敏扭身笑道：“姊姊你随我来好了！”

说着莲足轻轻一点，已拔身而起，如此向下一落，足尖已再次点在一枝荷茎的顶尖之上，身形再次拔起，倏起倏落的直向那白石圆台纵去。

伍青萍只得也提起一口真气，用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随后疾跟了去。

二人就像蜻蜓点水一样，借着这些水面上的枯茎，霎时间，已扑近了那所石台。

哈小敏在前，伍青萍在后，双双纵上了那座石台之上，青萍身方一落，已见由内电闪似的窜出了一人，往青萍身前一落，口中发声道：“姑娘来迟，罚酒三杯！”

青萍向这人一看，正是白如云，他此时已换了一身水青薄缎的长衫，前衫上绣着一幅栩栩如生的墨竹，衬着他英俊的仪表，愈发显得飘逸出尘。

青萍不由娇笑道：“谁说我来迟了？这才是什么时候呀！”

说着已用手一指一旁的哈小敏道：“我为你带来了个好朋友！”

白如云只是冷冷的看了哈小敏一眼，他依然是同以往对哈小敏一样的，那么冷漠的道了声：“我知道了！”

哈小敏本来是活蹦乱跳的，只是一见白如云，却变得噤若寒蝉似的，这时在一旁红着脸，轻轻的低着头叫了一声：“小云哥……”

白如云忽然剑眉一挑，但立刻他又变得柔和，叹了一口气道：“小敏，以后你叫我名字好了！”

哈小敏不由一怔，当时眼圈一红道：“叫……你名字？小云哥，为什么？”

白如云似颇不耐烦的摆了一下手，皱眉道：“不为什么，只是这样比较好一点罢了！”

青萍为了缓和这种情绪，当时忙笑说道：“秦老前辈来了没有？”

白如云嘻嘻一笑道：“我已派北星叫他去了，大概马上就来了！我们先进去再说。”

说着率先而入，青萍和哈小敏都随后而入，当她们足尖方一跨进这间布置得极为雅洁的敞厅之后，立刻为眼前的摆设而震惊得瞠目结舌。

原来目光所见，竟有一紫玉的长案石桌，长有八尺，宽也有四尺左右，桌面光滑如镜，闪闪放光，玉桌之上立着一槽水仙，正是新蕊初吐，散发着一股郁郁的清芬之气，嗅之令人神清意爽。

玉桌两侧，端正的排列着六樽坐椅，也是一色的紫檀木所雕，椅上都铺着金丝猴的皮垫，四壁之上，悬挂着历代名人书画，令人望之，几乎不忍交睫。大厅两侧四个小门，各垂着紫红缎帷幔，正中大窗，宽有两丈，此时正自湘帘高卷，由敞亮的轩窗内，可一窥无遗的欣赏着那波莲池，轩窗两头，还悬着四个鸟笼子，各有一双八哥在笼内扑翅叫跳着，这景致好不动人！

哈小敏以前时常来此玩耍，尚不觉得如何惊异，青萍却是初来，哪里见过这种精致的摆饰，不由脱口叫起好来了。

白如云见青萍如此，心中好似甚乐，他走近在青萍身前，低头微微笑问道：“姑娘！你喜欢这地方么？”

伍青萍点了点头道：“这地方太好了……太美了！”

忽然她抬起头，却见一方朱红的玉匾，悬在这露厅的正门梁下，上面三个碧绿的大字：

“水镜轩”

写得是笔力苍劲，飘然出尘，青萍不由看了白如云一眼问道：“这字是谁写的？”

白如云脸色微微一红道：“这是我写的，姑娘可不要笑我！”

青萍不由望着那“水镜轩”三字发起愣来，芳心中却由不得暗暗想道：“这白如云真是一个奇才，非但武功绝世，居然还能写得如此一笔好字，真令人钦佩了！”

不知不觉之间，她对白如云的印象又加深了许多，哈小敏此时却黯然的坐在一边，她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竟和青萍有说有笑，却连自己正眼也不着一眼，心中那份酸味和难受可就别提了。

正自暗暗神伤，却觉身后一股冷风吹来，哈小敏忙回过头来，却见门口处纵进来了一人。

仔细一看，竟是墨狐子秦狸，这怪老道今天竟也改了一下装束。

他换了一身浅灰色的大道袍，一双大袖拖下老长，足下是高筒白袜，黑缎的芒鞋。

哈小敏从来就没见过墨狐子秦狸像今天这么打扮过，此时见状，不由一怔，忙由位子上往起一站，恭恭敬敬的向着墨狐子秦狸行了一礼叫了声：“老前辈来了。”

墨狐子秦狸，好似特别对这哈小敏有好感似的，闻言后咧开大口嘻嘻一笑道：“么娃，怎么你一个人坐在这里？他们呢？我是说小鬼头到哪里去了？”

哈小敏气得一嘟小嘴，方由位子上一站，却见青萍由厅外跑了进来，对着墨狐子秦狸，鞠了一躬，说道：“老……前辈！啊！老道，您老人家来了。”

白如云此时已由外面进来，墨狐子哈哈一阵大笑，但当白如云进来之后，秦狸的目光，却痴痴的凝视他的徒弟。

他一直是如此的，仿佛他的生存，有一大半是为了这个徒弟，只有一小半才是属于自己的。

他用深湛的目光，注视着白如云，半天才叹了一口气，道：“小鬼头，我没想到你还这么隆重，居然在这水镜轩大宴群侠，告诉我请了些什么人？”

白如云上前一步，激动的执起秦狸一手，脸上荡漾着真挚的表情，这是多么亲热的表情啊。

只是这年轻人的脸上，除了那深湛的目光似乎毫无保留的传递了他的感情以外，别处依然是冷冷的，然而确能使人深深的相信，他这份感情是十分真诚。

墨狐子被徒弟如此的表情，看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他伸出蒲扇大小的手，在白如云背上重重的拍了一掌，道：“不要这样！我还没走呢！”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我并没有请什么人，只是请了二三知己而已……”

哈小敏听得不禁秀眉一扬，她心中早已喜之不尽的暗自想道：“原来他已把我当成了知己哩！”

墨狐子秦狸又是哈哈一笑，纵声道：“作得好！小鬼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老人家今夜要大饮一番了……”

说着他似乎又有些忌讳的摸了一下头，红着脸，呐呐的问白如云道：“小鬼头！你……答应我么？只喝这一次……”

老道的脸上带着渴求之色，说到最后，声音都几乎有些抖了，就好像是一个老乞丐，在向一个路人乞食一样。

白如云低下了头，良久抬起了头，露出一口编贝似的细牙，笑道：“老道！今夜你可以放量的喝酒，我不管你能喝多少，随你便如何？”

墨狐子秦狸喜得一串大笑，飞扑到了白如云身前，张开两臂，把他这徒弟抱得紧紧的，喜得咧开大口连连道：“好极了！好极了……”

青萍见状，不由暗自发笑，心说：“这真是一对奇怪的师徒。”

墨狐子秦狸紧紧抱着白如云不放，良久还是白如云挣开他的双臂，拍了两下手，立刻由侧边的通门内，闪出了南水和北星，白如云对着他二人一笑道：“现在关照厨房，开始上菜。”

二小童鞠了一躬，各道了一声“是！”

正欲转身离开，白如云忽然叫了一声：“慢着！”

南水忙回过身来，他发觉主人今天脸上，竟带着笑容，这是极不常见的现象，由不住暗忖：“什么事，他今天这么高兴呢？”

白如云唤回了南水，又关照他说：“你到后池里，去把我存放的那一坛老茅台拿来，先不要开封，知道么！”

南水答应了一声是，脑中不由想着：“他们今天还要喝酒哩！”

北星在后，也不知主人唤南水进去有什么事，不由在南水身后伸头探脑，当他听到唯一的一句话，那就是南水所回答的一声“是”，连忙重复了一句：“是！”

白如云一挥手，二小童连忙掉头如飞而去。

墨狐子秦狸此时不待徒弟再让，已走到那紫玉桌旁，拉开一张椅子就坐

下了。

白如云要在平日，或许会毫不客气的叫他再站起来，但是今天，老道马上就要离开自己，他不由想：“今天，就让老道随心所欲一次吧！”

想着也就朝着伍青萍和哈小敏道：“你们也可坐下了，一会儿菜就来了。”

说着他先走到青萍身前，将座位拉开了一尺，道：“姑娘请坐！”

青萍不由心想：“他还是懂得礼貌的。”

想着微笑着道：“谢谢你。”

白如云也就自己坐下了，不想才一坐下，却被老道一把给扯住了。

白如云不由一怔，再看老道，竟是白发怒立，赤红着双目怒道：“小东西！还有么女儿呢！”

白如云不由俊面一红，他不得不走到哈小敏身前，低着头，把一张紫檀木的大椅拉开，扭身就走。

哈小敏用怜爱的目光扫了他一眼，轻轻的说了一句：“谢谢小云哥……”

她似乎早已习惯了白如云的冷漠，并不像一般少女那么的脆弱和伤感。

同时也更深深的幻想着一个意念，她相信早晚有一天，白如云会爱她的。

这种情形看在青萍眼里，心中却是十分为哈小敏难过，她脑中不停的在想：“为什么像哈小敏这么一个美丽女孩，却得不到白如云的欢心呢？”

哈小敏坐下后，立刻亲切的拉起青萍一只手，笑咪咪的道：“萍姊，我知道小云哥的酒坛放在哪里。”

青萍笑问道：“在哪儿？”

哈小敏先笑着看了白如云一眼，再用手一指池面的那一头，说道：“那坛老茅台呀，就是在那个池子的泥巴里面，已经放了好几年……”

白如云不由一惊道：“咦？你怎么知道？”

哈小敏扫了他一眼，露出了一对酒窝，又回到青萍面上，笑咪咪的道：“我当然知道罗……”

一旁的墨狐子秦狸不由咽了一口唾沫，向哈小敏道：“你看到有多大一坛？”

哈小敏抬起玉手，比了一个挺大的姿态，笑道：“差不多这么大。”

白如云不由低下了头，他咬着牙，心中却暗暗在想：“这哈小敏讨厌就是在这个地方，别人如果认为是一件新奇的秘密，她总是要事先给泄露一下，看样子，以后做什么事，都要防着她一点才好！”

四人正在谈话之间，却清清楚楚的听到了一阵琴声，那声音若断若续，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却又好像就在眼前。

声调之美，音韵之柔，却可以说是到了鼓琴者至高的境界。

众人都不由一惊，哈小敏首先离座笑道：“爸爸来了，他叫我去接他呢。”

说着一拧腰，已窜窗而出，青萍不由惊道：“是琴魔哈古弦老前辈么？”

墨狐子秦狸点了点头道：“除了他，谁还能弹得这么好的琴？”

此时白如云也离座而起，青萍自然也站了起来，只有墨狐子秦狸依然是坐着不动。

遂见柔红幔帘启处，由窗外飘进二人，为首之人，是哈小敏。

她身后却笑嘻嘻的飘进来一个又矮又丑的老人。

这老人一副怪样，面色血红，满头银发，一双大耳，又厚又长，几乎垂向了两肩。

他身上穿着一件古铜色的缎质长袍，由后而前，斜挂着一具七弦古琴。

琴身高有三尺五六，一色的古铜色，久年的摩挲，已被磨得光华铮亮，尤其是那七根琴弦，都成了银白颜色，闪闪的闪着银光。这老人一进门，哈哈一阵大笑道：“今天什么事，还请客？”

白如云此时已走上一步，嘻嘻一笑道：“老魔头怎么到现在才来，我们已预备吃饭了呢！今天是为老道饯行，他明天一早就要出去了……”

琴魔哈古弦皱了一下眉，看了秦狸一眼，嘿嘿一阵怪笑道：“老道要走了，这倒是一件新鲜的事……那今天得好好热闹一下才好！”

说着就自行走到桌旁，挨着墨狐子秦狸坐下，此时哈小敏在一边叫了声：“爸爸！”

哈古弦正预备跟秦狸说话，闻声一翻那双怪眼道：“什么事？”

哈小敏笑着一指青萍道：“这就是昨天我给你老人家说的，我拜的姊姊，他名字叫伍青萍！”

琴魔哈古弦哦了一声，当时上下看青萍几眼，青萍只好再重新站好，恭敬的行了一礼道：“弟子伍青萍参见老前辈！”

哈古弦哈哈一阵大笑道：“果然是个好孩子，怪不得把小鬼头给迷住了，真比我们小敏强！”

说着用手往空挥了挥笑道：“姑娘你坐下！”

青萍立刻就觉得有一股绝大的劲力逼着自己，不由自主的噗通一声坐了下来，一时羞了一个玉面绯红。

哈古弦想是错估了对方功力，也不由怔了一下，白如云见状轻轻一笑道：“老魔！你手上轻着点儿，伤了我的朋友，我可是不依……”

琴魔哈古弦闻言后，愈发是纵声大笑了起来，青萍在他的笑声里，羞得粉脸通红，忙把头低下了，心中不由又想道：“好！又是一个怪人……”

墨狐子秦狸皱着眉看了哈古弦一眼，冷笑道：“老怪，你一来不是吵就是笑，要笑最好到外面笑去，省得烦人！”

琴魔哈古弦笑声突止，两弯浓眉一剪，哼了一声道：“老道，今天是为你饯行，可别弄得大家不痛快，最近我发现你的脾气是愈来愈怪了，简直变得是不通人情世故了……”

青萍不由一惊，心想墨狐子秦狸定会勃然大怒，谁知那秦狸反倒嘻嘻一笑，用手在哈古弦背后拍了一下道：“算了吧老魔，你还不是不一样，今天我们不吵架，隔一天我们得好好谈谈。”

琴魔哈古弦也转怒为笑的点了点头道：“好！隔日我一定要斗斗你，今天咱们不辩嘴。”

说着话就见红帘开处，北星双手捧着一个白瓷的大罐儿，走到桌前，小心的把这瓷罐放至正中桌上，却听得这瓷罐之中瑟瑟直响。

哈小敏首先忍不住笑问道：“小云哥，这里面是什么？”

秦狸已忍不住伸手就要去揭那盖儿，却为白如云用手给按住了，他目光转向青萍笑问道：“姑娘你猜猜里面是什么？”

说时北星、南水已双双在各人座前，摆好了杯箸，南水还捧了一个挺大的琉璃盆儿，往桌子上一放，众人见内中分了八个格儿，各盛以醋、酱、姜、油、辣五味和三种菜末儿！

青萍不由皱了一下眉道：“这是什么呀？还是活的呢！”

墨狐子早已馋涎欲滴，急得直咽口水，哈古弦也不由直摸下巴，这两个老怪，都是以好吃出名的，他们并且都已知道这坛子里是什么东西了，全在

迫不及待的等着。

这时哈小敏却抢先笑道：“我知道，一定是蟹。”

白如云不由看了她一眼，心说：“你真聪明，又被你说出来了。”

当时手执牙筷，轻轻的在那瓷罐之下推了一下，青萍见竟是一个小火门儿，此时被白如云这么一推开，进了气，立刻冒出了火苗，隐隐听得咕噜开水的声音。

这时秦狸已揭开了瓷盖，青萍向内中一看，不由大感新奇。

原来竟是十二只大蟹在罐内横七竖八的转着，它们是被浸在浓浓的绍兴酒内，酒中尚浸有茴姜。

想是这些醉蟹被浸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早已醉态晕然，纠缠在了一块。

就在这些醉蟹旁边三四寸地方，有一空洞儿，大约半尺见方，此时正蒸蒸的冒着热气，水已在下面开沸得咕噜噜直响。

可是，这群螃蟹和那个洞之间，有一层极细的钢丝网儿隔着，使它们不能通过。

白如云用筷子把那层网子往起一抽，立刻就有螃蟹醉醺醺的爬了过去。

遂见噗通的一声，跌下那洞中，微听得那只醉蟹在内中拼命挣了几挣就不动了。

墨狐子哈哈一笑道：“要趁热趁嫩吃才有味，我不客气了！”

说着牙筷挑处，又把那跌下的蟹夹了起来，众人见那螃蟹，身上已成浅红之色，最奇是，周身骨壳，俱已碎成一小块一小块。

吃时可毫不费力分片而食，众人俱称妙不已！

这时琴魔哈古弦已率先拌好了作料，方放下碗，却被秦狸嘻嘻一笑，顺手拿过道：“老怪，谢谢你了。”

说着双手齐下，把那醉蟹撕得一团糟，肉黄混淆，齐浸入作料之内，就口大啖，连连叫好。

哈古弦不由气得直翻白眼，方要把碗夺过来，白如云已送上一碗拌好的，又夹过来一只熟的醉蟹，不由咧口一笑道：“小鬼头，有点意思！”

说着竟也和秦狸一个吃相，双手齐下，就口吸吮得啧啧有声。

青萍看二老这份吃相，不由食欲大动，当下自己也就所喜的作料，拌调了半碗。

那些喝醉了的螃蟹，接二连三的往那热洞里跳，炉火正烈，滚下的不过一会儿，就差不多熟了。

原来这热洞中尚有一层细网，紧挨着水面，跌落的醉蟹正好落于其上，于是就像蒸笼似的蒸了起来。

其上有覆盖儿，盖上之后可令螃蟹不会下坠，蒸气温度较通常蒸笼高上数倍。

青萍和哈小敏俱如法炮制，正吃得津津有味，白如云忽然回头叫了声：“拿酒来。”

却见南水双手抱着一个瓦罐上来，秦狸又抢着下位接过，把坛口封泥揭开，还有紧缠着的铁线和胶泥，墨狐子秦狸开了好半天才打了开来。立刻就有一股极浓醇的酒香，从坛中传出，琴魔哈古弦不由放下杯箸，一连狂吸了几下道：“好酒，好酒！”

琴魔哈古弦说着竟也离位凑了上去，白如云生怕二老又为抢酒起了争执，忙离位从墨狐子手中把酒坛接过，吹开表面沫泡，立刻现出清可见底的

酒面来。

他先把酒注入银器之中，然后，再逐个的斟上一杯，二老早已仰颈而于，大呼快意。

白如云见他们喝得太厉害了，不由阻道：“你们现在如喝醉了，以下的菜还多着呢，看你们怎么吃得下！”

此时南水、北星，俱把桌子上杯盘残壳清理一净，又重新摆上一份干净的杯箸。

此时夕阳西下，天光黯然，白如云一笑道：“等月亮出来时，再正式入席吧，借此余暇，我们不妨凑凑趣儿！”

说着回头看了南水、北星一眼道：“我平日传你二人的轻功，你们练得如何了？借此机会，你二人不妨表演一下，各自在这水面荷茎之上，较量一番，看看谁功夫强。”

南水闻言嘻嘻一笑，北星却涨红了脸道：“我……我不要！”

白如云皱了一下眉道：“为什么你不要？你不是也学了吗？”

北星的脸更红了，他看了四周的众人一眼，显得很忸怩的嚅嚅动了一下嘴皮，讷讷地说道：“我……打……不过他。”

白如云不由骂了一声：“没出息，打不过也要打！”

北星只好红着脸退下，南水此时已在整理着身上衣服，北星也只好照样的整理着。

青萍不由不忍的看了白如云一眼道：“北星打不过南水，你为什么还偏要他去打，不是叫他受罪么？”

第六章 醉语心声 春蚕作茧

白如云看了她一眼，微笑着眨了眨眼，青萍心知有意，当时也就没再多问。

此时喝得已有七成醉的墨狐子秦狸不由纵声大笑道：“北星！不要怕他，跟他打去，我保证你摔不着就是了！”

北星正在愁眉苦脸的系着腰带，闻言不由一喜，因为他知道，平常这怪老道，一向是对自己最好，今天他既然对自己这么说了，一定是错不了。

当时不由愁眉一展，胆力大增，青萍和哈小敏俱已听出那墨狐子秦狸颇有暗助北星的意思，不由心中都存着稀罕，暗存一观那秦狸到底怎么暗助法的心理。

此时青萍心中才明白，为什么白如云一定要北星上阵的道理。

她偷偷的看了白如云一眼，后者也正以一双智慧的明眸看着她，各自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南水远较北星聪明，人也机灵，所以论武功来说，他确实已得了白如云的真传，北星虽远比他愚笨，然而他却有一副极好的根骨，若以武功一道论之，固然他学起来远比南水吃力，可是只要他学会了，永远就不会忘记，可说是脚踏实地，将来如果再肯下功夫，成就绝不会在南水之下的。

二小童都有一副好强的个性，平日是谁也不服谁，论轻功，北星虽然较南水略次一筹，可是论掌功，南水又似较北星稍逊一些。

此次在众人面前，自然都想一分胜负，好为自己争一些光荣。

二小童整理完毕之后，一齐走向白如云面前请示，白如云含笑探手入怀，摸出了二十粒木珠儿，球外都涂着黑色的油漆，看来光亮异常。

这是他平日教二小童练功夫时，自制的暗器，用时可按铁莲子，五芒球，亮银丸等打法，只是全系木制，若非有意贯以真力，中人却无大碍。

白如云各分给了十粒，用手向眼前地面一指，对二小童道：“这整个生着莲茎的他面，都是你们比试的范围，你们可以任意着足，只是不许出这范围以外，还可以对发暗器，发完十粒为止！”

二小童领命后各自退下，南水看了北星一眼道：“我们上去吧！”

北星讷讷的点了点头：“我们上去吧！”

众人都不由被逗笑了起来，南水气得红着脸，当时不敢再多话，只看北星一眼，右手微微一提长衣下襟，身形已如箭也似的窜了出去。

“嗖”的一声，已纵出三丈四五，单足尖一点，找一根较粗的荷茎，“金鸡独立”式，已把身形给立住了。北星此时也拧动下身，平分着二臂，似一只燕子似的平纵了出去！

他身形往下一落，倏地一个疾转之势，待身形落在了两根荷茎上，竟和南水立了个脸对脸儿，那足下两根荷茎，被压得弯得像弓似的，并连连摇晃着，北星的脸都吓白了。

南水见机会难得，口中道了声：“着打！”

只见他向前一耸双肩，已飞扑在了北星身前，北星还不及再重复他的话，南水倏的一沉双腕，双掌上用了十成力，直往北星前肋击去！

北星见他双掌来得沉实有力，哪里敢大意，他那张开着的二臂，霍的一收一按，居然在荷茎之上，施出了“按挤力”！

南水向外一划足尖，虚点了一下荷茎，用“揽雀尾”的招式，直取北星

胸腹“心坎穴”。

北星“按挤力”一施出，全身已摇摇欲坠，不得已忙一弹双足，向后跃过了丈许。

他身子方一站好，南水又已疾扑了过来，北星向下一矮身子，南水已扑至眼前，就见北星一沉右腕，指尖向外如梭似的递出。

这一招名叫“海底针”，掌出如飞梭，确实是又疾又快，青萍万料不到，北星居然还有这么一手，不由脱口叫了一声：“好呀！”

南水此时如不上腾，定会被北星这一招逼下荷池，可是他却不那么做。

北星右掌已快贴上了他的小腹，南水忽然一屈双膝，“老子坐洞”式，向后一坐，北星哪知是计，一掌没有沾上，人却向前冲了一步，差一点跌落池中。

白如云看到此，不由点了点头，他口中喃喃道：“北星果然大有进步，这一招用得太好了！”

此时池上二小童，一度相接之后，正是一左一右，各自展开身形，倏起倏落，如巧燕掠空，霎时间，已把这偌大的池面绕了一周。

此时北星在左，南水在右，又往当中凑了过来，北星因恐南水又先下手，故不待南水足下站稳了，身形倏的腾空而起，在空中头下脚上，好一招“苍鹰搏兔”，直在南水立身处扑了下来。

南水见北星来势太猛，不敢硬接他的来势，忙一抬双臂，施了一招“一鹤冲天”，身形方自拔起，北星已扑了下来，竟扑了个空。

北星连番几招，竟连对方的边儿也没沾着，不由大感不是味儿。

此时身子甫一落下，已探手入怀，摸出了三粒木丸儿，就着他下落之势，就见这北星往下一伏身，“犀牛望月”式向下一探上身，右腕突的向颈后一翻一扬，口中喊了声：“南水！”

南水方自一惊，这三粒木球儿，已由北星掌中脱手而出。

一出手，连成一线，却是齐立着一排，直往南水身上上中下三处要穴上袭来。

那琴魔哈古弦看到此，不由哈哈大笑道：“好小子！真有一手！”

这三枚木球如电闪星驰似的，一闪已至南水身前，南水身子尚未落下，身在半空之中，想躲开北星这一掌三丸，确不是容易的事了！

青萍和哈小敏都不由惊得叫了起来。

南水惊慌之中，只见他一卷长袖，将最上一枚木丸挥落，同时盘左手，“海底捞针”，将奔腹中的另一枚捞在了掌心。

同时踢右腿，“叭”的一声，把最下一丸木球也给踢得飞在数丈以外。

一举手之间，南水已把这三丸木球给收拾了个干净，可是他也不由吓了个脸色苍白。

下落的身子也因失去重心，一连跳了好几根荷茎才算拿桩站稳。

南水见北星身形已耸耸欲动，不由有意向后一转，果然北星接踵而来。

他目光后扫，见北星已跟上了步位，不由有意装着身形向前一栽，口中“啊呀”的惊叫了一声，看似足下一个跟呛，北星方自一喜。

忽见南水右手向后一挥，样子虽像是一个栽势，却合了“孔雀剔羽”的一记绝招，他口中叫了那声“啊呀”之后，却连着道了声：“打！”

一枚黑木球儿，由他掌心甩手而出，快同电闪星驰般，直往北星的前心打去。

北星因无防，相隔又近，当时不由吓了个失魂落魄。

就在这时那座上的墨狐子秦狸，忽用手一指池中二小童道：“北星真行！”

那枚黑木球儿眼看已快打在了北星前胸，说也真怪，就在墨狐子秦狸这一句话方一出口，那球儿竟突然向左一偏，擦着北星衣边打了过去。

众人之中，除了哈古弦和白如云以外，哈小敏和伍青萍，真不知这木球儿怎么拐了过去。

北星本人更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南水满以为这一招“孔雀剔羽”，定能将北星逼下水去，却不知如何眼看已打上了，竟会突然拐了弯儿。

他心中虽万分惊异，可是尚设想到其他，只以为自己手劲弱了一点，只要再加一分力，北星一定被打中而落下水去了。

南水想着不由深为后悔，当时依然向前窜着，同时已偷偷探手入怀，这一次却是摸了一大把木球儿。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

他手中本拿着一只螃蟹的大蟹钳，在口中吸吮着，此时想必肉已食尽，却用右手拇食二指，把那残壳捏成了极小的一堆碎片，在掌心盘弄着，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却是目不交睫的注视着池中的二小童，看到精采处，竟是仰天大笑不已。

这时北星，南水又交手数度，南水依然是起腾捷快，可是北星已有气势衰弱之态，不时面红气喘。

这时南水往右落下，北星斜刺里猛然扑到，猛见他双掌向前一探，全身下伏，口中又大喝了一声“打！”

只见他双掌齐出，竟把余下的七枚黑木球儿一齐打了出去！

这一掌木球是按满天花雨的打法出手的，一出手像一窝蜂也似的，朝着南水全身上下，一涌而至。

南水不由蓦然吃了一惊，他身子是背着，此时口中叫了声：“来得好！”

始见他反身甩掌，以“倒打满天星”的暗器绝招，将掌中事先扣好的木球儿，全数挥了出去。

只听见当空一阵叭叭相击之声，纷纷击成了木粉，像下雨也似的落向了池面。

南水这一掌挥出九枚木球，除了七枚和北星打出的七粒在空中相击以外，另外余下两粒，却是并排着，挟着劲风，直往北星前额两肩上直袭了过去！

北星万万没有料到，这么厉害的“满天花雨”手法，居然没有伤着南水！竟不知道他掌中早已扣好了暗器，看来自己确实是大大的失算了。

这两粒木丸儿，一霎那已飞至眼前，北星惊讶地“啊呀”叫了一声。

青萍眼看着这一次北星是万万难以再逃开了，不由急得往起一站。

却见一旁的墨狐子秦狸，忽然伸出鸟爪也似的枯手，往空弹了几下指甲，发出“嗤嗤”的几声细响。他一面张着大嘴道：“好厉害！”

白如云却见老道弹指时，伴有丝丝极细的白光，破空而出，若非是自己用心观察，定是看它不出，当时已知墨狐子秦狸，竟以武林绝学“弹指神功”，把事先捏碎的蟹壳，弹了出去暗助北星一臂之力。

果然那两枚木球儿，眼看已打上了北星的身上，修的就空“哧哧”一阵细响，竟被斜着错开了尺许，依然是连北星的衣边也没沾着。

这一来非但是南水心中一动，就连北星自己也是暗吃了一惊，深觉得这事情太离奇，当时忙回身往大厅看了一眼。

南水更是口中咦了一声，当时在荷茎之上一振双臂，以“巧燕钻天”的身法，拨起一丈四五尺直往这石厅廊边上纵过来。

这时那沉默良久的琴魔哈古弦，忽然哈哈大笑了一声，道：“老道太偏心了！哈哈……”

他说着忽然伸出一指，往那七弦古琴琴弦上一挑，但听“铮”的一声脆响，众人俱都觉得心神为之一荡，他这挑一下琴弦可不要紧，就听得那尚在池面上的北星口中啊呀了一声。

紧跟着“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那北星竟自双腿齐掉入水中，青萍不由心中大吃一惊，暗忖：“好厉害的哈古弦，这分明是已把内功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竟能借着琴声，把内力带出，令北星足下荷茎折断，这种神乎其技，真足以骇人了。”

就在北星落水的霎那，一旁的墨狐子秦狸一声长啸，只见他单手一按那紫玉桌缘，身形却如箭也似的陡然拔空而起。

简直比电还快，只一腾身已起至半空，尚离那北星足有丈许，就见这秦狸平空向下一探双臂，平伸着蒲扇大小鸟爪也似的双手，凌空一抓一抖，北星偌大的身子甫一落水，竟被像皮球也似的抛了起来。

北星已吓了个忘魂，在空中“鲤鱼打挺”一拱背脊，倏分双臂，已轻飘飘的落在了石台之上，只是他已吓得面无人色。墨狐子秦狸此时也在空中一坐枯躯，又像旋风也似的回到了原来的座位。

这种来去如风的动作，总共只不过是弹指之间，伍青萍和哈小敏都不由看得瞠目咋舌。

就连一旁的琴魔哈古弦，见状也不由老脸一红，遂堆下笑脸哈哈一阵大笑道：“老道，可真有你的！”

墨狐子秦狸此时一看北星，虽然身上尚未被池水所湿，只是双脚自膝以下，全被水浸湿透了，当着众人的面前，这就算是自己输了一招，不由回眸怒视了琴魔哈古弦一眼，满头银发一阵耸立。

他冷笑着哼了一声，对哈古弦道：“老魔头，算你占了个便宜，我们往后还是没完。”

北星和南水，此时在石台上相顾黯然，他们至此才晓得原来两位老爷子，竟是借着二人斗开了功力，都不由冒了一身冷汗。

白如云见状，不由哈哈一笑，手一挥，二小童退下，他扭过脸来，用那双精光四射的眸子，扫了墨狐子秦狸和哈古弦一眼，遂收敛了笑容，冷冷的道：“你们真是好兴致，好好的一场比试，被你二人弄得乌烟瘴气，真是扫兴之至！”

墨狐子秦狸立刻堆下笑脸，用温和的语调，嘻嘻一笑道：“小鬼头，你别生气，我们这是比着玩的，你看现在月亮已经出来了，我们吃饭吧，要知道今夜是欢送我啊！你可别惹我不痛快。”

白如云本是满脸不愉之色，此时闻言后，果然重新换上了一层兴奋之色，重新走到后面关照厨房上菜。

于是各人就位，南水北星重新又换了一件衣服，像是没有事一样，摆好杯箸。

这一席饭，直由傍晚一直吃到了月上中天，墨狐子秦狸和琴魔哈古弦二人，早已经吃得酩酊大醉，俱都爬伏桌上，烂醉如泥。

就连白如云，也喝得东倒西歪，勉强尚能支撑着答话而已。

青萍和哈小敏，因不擅饮酒，各自仅喝了少许，但都玉颊绯红，只是神智如故。

青萍不由深为感叹，这白如云可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因为她所吃的每一道菜，无不是市街上极难一见的珍品。

举凡熊掌、燕窝、鹿脯、猩唇无不俱备，而且烹饪迥异，其味无穷，至于参翅鳗鲙，鸡鸭鹅鹑更不用说，即使是帝王官府，也不见得就能够吃得如此齐全，青萍每吃一样菜，都不由暗暗叫一声绝，偶尔问他一句，白如云却会不厌其烦的一一为之讲解，这又令青萍明白，原来他非但是文武全才，即使是吃食一道，也有超人的见解，和独到烹饪秘诀，由是芳心更加深了一层对他的好感。

看看已过了午夜时分，雾冷月寒，秦狸和哈古弦早已伏案大醉，玉案上杯盘狼藉，白如云才命撤去席面，当时叫北星和南水，先把墨狐子秦狸扶进后室安歇，这才醉醺醺的对哈小敏说道：“小敏，你也该扶你父亲回去了……天太晚了”

哈小敏虽满心想和他多说一会儿，只是芳心里也颇惦念着父亲，听话之后，姗姗由位上走下，她红着脸对白如云慢吞吞的道：“小云哥，谢谢你今天的邀请，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了。”说着她把琴魔哈古弦由位子上扶了起来，青萍走过去送了她一程，二女私下里又说了一番亲热话，这才依依不舍的暂时离开了。

青萍送走了哈小敏之后，一个人又回到了“水镜轩”，却见白如云正趴在玉几之上，见青萍走来，慌忙站起。

但他踉跄的足步，一连踢倒了两张椅子，伍青萍不由大吃一惊。

她连忙赶上去，扶着白如云将倒未倒的身子，急道：“白……白兄，你也喝醉了……这……可怎么办？”

说着话，她回过头来，想找北星和南水，只是这两个小东西却忙着清理东西去了。

伍青萍只好勉力的扶着白如云，向前走了一程，当她双腕轻轻搂着白如云结实的身体时，她的脸竟由不住羞得像红柿子一样了。

忽然她觉得手上一紧，白如云竟紧紧的抓住了她的手，这突然的举动，使得青萍大大的吃了一惊。

她几乎吓得叫出了声，只见她秀眉一挑，方要甩手把白如云的手挣开。

可是当她愤怒的目光，一接触到眼前这个少年人的面上时，她的心竟由不住立刻软了。

月光之下，这年轻人，好一副英俊的神采，他用火热的掌心，握住青萍的纤手，嘴中断续的道：“青萍……送我回去吧！”

青萍怔怔的点了点头，她惊疑的张大了眼睛，因为她第一次听到，白如云叫自己的名字，这是多么深切的称呼，和包含着十分多么真挚的感情的声音啊！

一霎间，青萍感到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羞涩和惊慌，同时还包含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同时她也不愿意细想这问题。她并没有立刻抽回她的手，只是她的心已跳得很厉害，仿佛她做了一件罪恶的事情似的……

白如云含糊的用手指了一下那丛竹林之后道：“我……还是我……我自己回去吧……”

青萍见他几乎是不能举步，知道他确实是喝醉了，不由微微一笑，道：“不，还是我送你回去的好。”

说着她用手一夹白如云腋下，娇躯扭处，已快如星丸跳掷般的，倏起倏落的直向竹林深处，驰了过去。

青萍夹着酒气薰天的白如云，展出上乘轻功提纵之术，已扑向了竹林之后。

这一行进始看清了，林后有一座建筑极为精致的小楼，掩饰在老竹枯梅之间，环楼更有巨松数十株，多是苍劲参天，夜风一过，发出清心悦耳的一阵松涛之声，令人心神为之一爽。

两盏碧光欲流的琉璃灯，悬在小楼的前廊入口处，散发出清淡的光芒，映着这楼台上下景致如画，再和当空的皓月一对衬，愈发令青萍心中暗暗叫了一声：“妙啊……”

只是她此时满心全在白如云的身上，哪里还有雅兴再去观赏这一幅秋宵上明月的绝妙图画……

白如云仍然紧紧的握住她的手，她觉得他的手不停的在颤抖着，足下更是斜七竖八蹒跚而行，想不到平日生龙活虎一般的白如云，醉后一如常人，这足令青萍对“酒”感到可怕了。

她这么半搀半抱的行着，远比抱着他更为难行，只是，她又如何能去抱他呢？

于是当她扶着他沉实的身子，行至那几棵楼前的巨松之时，已禁不住娇喘频频，脸上都累出汗珠来了。

不得已，她只好暂时先把白如云扶倚在一张石椅之上，轻轻抽回了白如云握着的手，而白如云只翻了个身子，他口中仍断断续续的呼唤着：“青萍……你不能走，你……”

一旁的伍青萍不由一阵心酸，差一点连眼泪都流了出来，猛然心中想道：“原来他是如此热情的一个人啊……”

想着她低着头声音安慰他道：“白兄……我没有走呀，你喝醉了……”

白如云好像没有听见她的话，依然喃喃的诉说着，他那富有男性磁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由他口中吐出，而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有力的针，刺扎在青萍的身上，深深的刺入了感情的深处。

她流着泪俯视着他，却不由暗忖：“也许他有满腹的忧郁，今夜就让他倾吐一净吧！”想着方把他身子往里扶了一下，白如云已情不自禁的倚入青萍的怀中了。

青萍不由自主感到一阵羞涩，方以右手向外轻轻一推他，却见不远处有两条黑影，略一闪动之间，已扑向了自己身前。

青萍不由吓得猛往起一站，却见那前头的黑影，猛然将身形一顿，口中招呼了一声，道：“伍姑娘，是我……”

接着那人影之后，又闪出了一条人影，用着同样的语调，把这句话也重复了一遍：“伍姑……娘……是我！”

青萍才看清了，竟是南水、北星二人，此时已将食具归置好后，追寻而来。伍青萍不由得玉面一红，含羞的对着二人道：“你们少爷喝醉了。正好，你们两个扶他进去吧！”

南水、北星一齐答应了一声：“是！”

白如云此时真可说是“烂醉如泥”，一任南水、北星二人搀着他蹒跚的

往那幢小楼行去。

青萍注视着他们背影良久，直到他们消失在那小楼之后，才痴痴的转身而回。

可是她脑中却深深的种下了白如云的影子，尤其是白如云方才所说的那些话，此时在她内心起了极大的波动……

她用手支着自己疲倦的头，望着竹楼前的那一池莲梗，在微风之中婆娑晃动……，无数的蝙蝠由楼前飞过，深湛的往事在它们那些黑色的翅膀之下展开……

她低低的叹了一口气，深深的觉得自己简直是完全变了，多少年以来，青萍只是一个任性任情的少女，就从来没有静下来，真实的去想些什么，尤其是去想一件关于男女之间的所谓“情”字。

在她初来之日，对白如云可谓是恨之入骨，真恨不得一刀把他杀了。

可是慢慢的她觉得白如云不是如她所想的那么坏，慢慢的白如云在她脑中，已经不坏了。

最后这个少年人的影子，竟深深的刻在了她的心上，她非但不去恨他，却深深的同情他了，可是每当她一想到自己如今的立场，再一想到父亲和那位未婚的丈夫，她就似把自己抛入了冰穴之内，立刻会变得冷静异常！

此时天边的白云，被天空的皓月自上而下，照射得如同镶了一圈银边似的。

青萍痴痴的凝视着，竟不由自主的淌下了两行眼泪，她如今真是深深的陷入了感情的网内。

忽然她想到，父亲和龙匀甫，也许不久就会来了，那时自己到底怎么办呢？

他们两边见了面，又岂能善罢甘休，真是要打起来，自己到底帮谁好呢？

想到此，伍青萍竟吓得连泪也不流了，她深深的蹙着两弯黛眉，暗想着，白如云不是一个坏人啊……像这么一个人，我又如何能忍下心，真的令他受到龙匀甫的仇杀呢？

“我得想个法子救救他……”

青萍这么想着，愈发是心事重重，最令她担心的是，这两天白如云竟在自己心目中，有了显著的变化，说一句明显一点的话，青萍已发现自己，渐渐的对这个怪异的少年倾心了。

她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低低的诉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又能够怎么办呢？”

忽然她心中一动，暗忖：“我何不此时一走了之……”

这想法使得她心中大大的动了一下，她想到此时老道和白如云都已醉了，又有谁再来管我呢？

可是，不知怎么，她竟犹豫起来了，最后她咬了一下满口的银牙，暗忖：“我还是走吧，赶快告诉父亲和龙匀甫，叫他们不要来了，否则怎么办呢……”

想到此，她擦了一下流在眼边的泪，忙站起身子，那小舟，竟仍在楼下水面之上，平日水面上是没有小船的，而以青萍的轻功而论，像这宽有数十丈的水面，是万万没有方法能渡过的！

而今天南水、北星，竟只为主人喝醉了，而一任小舟被青萍自乘而回。

青萍愈发认为机会难得，当时略微犹豫了一下，遂解下了佩剑，系好肩

后。

她此时真想失声痛哭一番，她多么不想离开白如云啊，只是，如不离开他，以后事情，将令她不敢去加以想象。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低低的自语了一声道：“白如云……我走了……我永远忘不了你……”

说完这句话，她不再犹豫，一纵身已审至这座小楼的楼边，看准了那叶小舟，只一飘身已如同一片落叶似的，飘到了船身之上。

正要动手划桨而去，忽然她觉得身后一冷，不由晴里心中一动，忙背手向后一摸，禁不住大吃一惊，原来那口背好的宝剑，竟会不翼而飞了。

这一来，伍青萍可真是吓了个不轻，忙回身一看，四下只是静荡荡的水面，哪有什么踪影？

青萍不由差一点惊出了声音，当然还只以为自己也许是失神大意，将那口剑忘在了岸上，不如上去看一看好了！

想着一振双臂，以“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陡然拔起，落向那竹栏之内。

目光扫处，果然那口剑好端端的搁在几面之上，青萍不由暗笑道：“惭愧！”

想着忙上前，将那口剑小心的系好在背，翻身审上了竹栏，方欲飘身而下，只是向下一看，不禁惊了个瞠目结舌。

原来此时水面平静无波，只是，竟失去了那叶小舟，这一来，青萍不由吓了一跳，心中是又急又惊，暗付：“莫非今夜是闹鬼不成？”

只是水面上既没有小舟，却是走不成了，青萍不由环目向四下一望，哪有那小船一丝踪影？

她不由心中暗暗折服，这操舟人手法之快可真惊人，自己反身找剑，总共不过一来一往的极短时间，他就能在这一点空档之时，把这小船丝毫无声的摇开，就这一点，自己已是万万莫及了。

想着心中愈发惊疑不置了，正望着那一池清水出神的当儿，却听得背后一声冷笑道：“不要再动歪念头了……”

伍青萍不由打了个箭步，沉臂转身往这背后发话人一看，不由又羞又气。

原来不知何时，那墨狐子秦狸，竟好好的坐在了自己这间房中的藤制靠椅之上，他笑嘻嘻的看着伍青萍，手中还拿着一口宝剑。

青萍似觉得那口剑极为眼熟，不由反手往背后一摸，这一摸禁不住玉面一红。

敢情方才紧紧系好的那一口剑，此时竟又到了对面那老道的手上，怎不羞得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用一双澄波深眸，痴痴的凝视着对方。

墨狐子秦狸嘻嘻一笑，由位子上站起，把那口剑连着鞘儿，向那墙头上随手一抛，无巧不巧，剑带儿正套在了钉子上。

青萍在一旁，直看得暗里咋舌，心说：“好家伙，这老道的本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一向是不出室门一步，今夜里突然到我这里来，又有什么事找我呢？”

想着不由大着胆子，抬起头问道：“你老人家深夜来此，是否找后辈有事交待呢？”

墨狐子秦狸，手摸着他那垂在胸前的长须，哈哈仰天一笑，先不答她的话，反倒问她道：“女娃娃，我没问你，你反而先问起我来了，我问你，你

这么神色匆忙，是上哪去呢？”

青萍不由脸色一红，讷讷的道：“我……我……”她本想照实说出，可是不知怎么，那句话竟是出不了口，墨狐子秦狸突然一睁双目道：“你也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想逃走，是不是？”

青萍不由低头不语。墨狐子秦狸见状自鼻中哼了一声，点了点头道：“按说这是小鬼头自己本身的事情，我老道是不愿多管的，可是娃娃……”

说着墨狐子眼中射出两道异彩，他那满头的银发，竟也都突然的立了起来，看样子和往常生气的样子是一模一样。

青萍曾眼见过他和白如云生气的样子，此时见他如此，不由吓得往后一连退出了好几步，墨狐子秦狸似强压着满腹盛怒，炯炯有神的双目注视着青萍，良久才恨声道：“可是小鬼头对我太好了，这一辈子，我却给他的太少了……”

青萍不由心中暗忖：“奇怪，他那一身本事，不都是你教的么，怎么又会给他太少了？”

想着把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重新往墨狐子秦狸脸上注视了去。

墨狐子又点了点头：“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为小鬼头物色一位理想的媳妇儿……可是，我喜欢的，那小鬼头偏不喜欢，他竟看中了你。这几天以来，我私下里曾注意到了，这小鬼头竟是茶饭不思，可见爱你之深了……”

说着这怪老道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道：“凭良心说，我徒弟哪点不好？女娃娃你说。”

青萍不由眼圈一红，竟淌下泪来，由不住双腿一阵发软，竟跪在了墨狐子秦狸的身前，一面失声说道：“老前辈……你……救救我吧！”墨狐子秦狸见状不由一怔，他往后退了一步，铁青着脸惊问道：“你……怎么了？”

青萍忍不住点点清泪滑腮而过，她颤抖着道：“弟子身世，老前辈已尽知，尽管白如云对弟子再好，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家父等不久就要来了，弟子如此时不走，势必将惹起一场极大的风波，那时岂不一切都晚了……”

说着她向墨狐子秦狸拜了一拜，往起一站，泣道：“老前辈……还是让我走吧！”

说着她用那双浸满了泪水的眸子，注视墨狐子秦狸。这怪老道听完青萍这番泣诉之后，面色已转为平静，他冷笑了一声道：“伍天麒有几个脑袋？”

说着他又哼了一声，看了青萍一眼，顿了顿才又接下去道：“我要不是看在他是你父亲的面上，哼……”

说着话，他满头的白发又自耸起，可是，当他发现对面的少女，脸上也带着一层无比的愤怒之时，他又情不自禁的，变得和颜悦色的嘻嘻一笑，重新道：“姑娘，你放心！这事情我们自有处理的办法，你只要好好的住在这里就是了！”

青萍不由叹了一口气，她知道在他面前再多说也是没有用，还不如听话的好些，否则定是吃了苦头还不说，结果还是要留下来。想着只好点了点头，心中却由不住暗自奇怪的想道：“这墨狐子秦狸，明明不是喝醉了么？怎么又会突然醒了？”

她又哪里知道，这墨狐子秦狸，虽然外表不言不动，其实他的心眼最多，人最机灵，故此才有“墨狐子”这么一个外号。

他明天一早就要走了，又岂能喝得如此大醉，因此只喝了六成，就有意装出一分醉态，故意要南水、北星二人扶自己入房，却有意为白如云和青萍留一个单独的机会，他一人回房后，心想那白如云既然如此爱青萍，而自己明天就要走了，怎么再帮徒儿一下呢？

他一向了解自己这个徒弟，他知道就算白如云心里再爱青萍，也定不会轻易放在口中的，而青萍到底知不知道，还是一个问题。

因此他决心去亲自安置一下，把白如云思念青萍的心意代为转达一下，自己明天就走，心里也可安静得多了！

因此他毫不考虑的略为布置一下，就往青萍所住的这座竹楼，踏波而来。

果然他来得正巧，青萍正自在系着剑，当时由她那种表情和姿态上看来，墨狐子秦狸一猜就知她是想逃走，因此略施小技，将伍青萍背后长剑取到了手中，置于室内几上。

伍青萍发现时，他又乘着青萍上来取剑的空档，用流星飞袖的功夫，只一挥一双大袖，那小舟在水面之上，就像是一枝水箭似的，“唻”的一声轻响，已射出十数丈以外。

所以青萍待系好了剑之后，又发现小舟也丢了，而墨狐子秦狸竟又在此时，潜身上楼，用“移星换斗”的手法，再度把伍青萍背后长剑取到了手中。这种神技，确实令青萍心中折服。

这时墨狐子秦狸见青萍竟肯听自己的劝说，不由大喜，他惊喜得张大了眼睛，用兴奋的神情道：“姑娘，武林之中，最重信用，你既说过不走，却要一定遵行呢！”

青萍流着泪点了点头，说道：“老前辈你走吧，在你回来之前，我一定不走就是了……”

墨狐子秦狸抬头想了想，遂哼了一声道：“好！那么我走了！”

说完这句话，墨狐子秦狸那细长身子，就像箭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直挺挺的直往江心水面上坠了下去，青萍忙追到栏边，只有一黑影，像星丸也似的，在那一望数十丈的微波水面上，倏起倏落，一霎间，竟完全失去了他的踪影。

青萍怀着一颗忧恐的心，反身入室。

一夜，她都在辗转深思，直到天都快亮了，她才沉沉的睡了过去。

也不知什么时候，她听到水面上，哗哗的一阵水响，青萍睁开眼，却为射进的阳光，照耀得刺眼难睁，看起来已到了正午时分了。

青萍忙下了床，开了室门，走向栏边，却见水面上此时正泛来一叶小舟，舟上站着南水，此时正自翘首上视，一见青萍，不由露齿一笑道：“姑娘早！”

青萍指了一下太阳道：“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早？”

南水跟着一振双臂，已拔身数丈，轻飘飘的落在了竹楼之内，朝着青萍鞠了一躬道：“今天早上少爷来过了，姑娘你还没起来，少爷在门外候了一会儿就走了。”

青萍不由脸色一红，笑了笑道：“啊！那你为什么不叫我？我睡得太死了！”

南水伸了一下舌头道：“乖乖，我才不敢呢，我只说话大声一点，就被少爷瞪了一眼，哪还敢再叫你！”

青萍闻言心中不由暗暗叹了一口气道：“白如云可真值得人爱，以后可怎么办啊？”

想着不由苦笑笑道：“他找我有什么事，你可知道么？”

南水点了点头道：“早上老道爷要走，少爷本想来约姑娘一起去送他，后来姑娘因没醒，少爷才决定一个人去。”

青萍不由“哦”了一声，这时南水似想起一事，笑道：“少爷昨天晚上可真是喝醉了，我自从随他以来，还是第一次见他喝醉了昵！”

青萍不由脱口笑道：“不会喝酒，他装哪一门子蒜啊！这一下可好，醉了可不舒服吧？”

说着反身入室，一面打水清洗一番。南水跟着走到后室，有好几次作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青萍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道：“你有什么话要说是不是？怎么吞吞吐吐的，我最讨厌这种样子！”

南水被骂得脸一红，呐呐的道：“姑娘名字可是叫青萍？”

青萍不由脸又一红，因为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在那时是不容许人家轻易出口的，南水竟一语道了出来，这令青萍突然觉得又羞又气。

当时翻了一下白眼，方要骂他一句，这南水也自知失口，慌忙的后退一步，一面摇着双手道：“不是的……不是我说的……”

青萍哼了一声道：“你听谁说的？”

南水红着脸低下了头，一面呐呐道：“是我们少爷……”

青萍不由一惊，忙问道：“什么？是你们少爷告诉你的……”

南水忙又辩道：“不是，不是。”

青萍一挑双眉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不说呀？”

南水这才面上讪讪的道：“是昨天夜里，我听见我们少爷说的……”

青萍不由就觉得脸一阵热，当时低下了头，本想不问，但情窦初开的女孩子，都是一样的，尽管是心中感到羞涩和难以启齿，却仍有一些好奇之感。

青萍当时就是这种心情，她假装着一丝也不解的扬起了脸儿，皱眉问道：“昨天夜里？昨天夜里，他不是喝醉了吗？怎么会……”

南水抬头看了她一眼，走近了一步，放小声道：“是的，就是少爷喝醉了说的，我听见他一直在叫着青萍……”

说到此，他见青萍把眼一瞪，吓得他忙自改口道：“啊……叫着小姐你的名字，还说，还说……”

青萍粉面上仍是丝毫不动声色，只是脸上感到有点热热的，可是内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她几乎兴奋得叫了起来，虽然昨夜她已经亲耳听到白如云这么唤过自己。

可是这句话，此时由另外一人的口中道出，却在她心中更生出一些美感和激动，她不知白如云还说了些什么，当时忍不住“哦”了一声，口中却紧紧的追问了一句：“你真的听见了，还听见他说些什么没有？”

南水见青萍并没有怒容，立刻放大了胆子道：“我听见了，我听见少爷一直叫着你的名字，还说，要你……要你永远也不要离开他。”

青萍忍不住低下了头，南水仍然接道：“少爷还说，你是他一生中所见的最美的一个人，他说他愿意跟你一辈子……”

青萍竟不知不觉淌下泪，她心中暗暗的叫着白如云的名字道：“白大哥，你这是何苦啊……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啊……只是我又怎么办呢……”

“我已经订了婚……我……我怎么办呢？”

南水本还要继续说下去，此时见青萍流了眼泪，不由大吃一惊，突然把口中的话止住了，颤声道：“姑娘你怎么了？”

青萍用手擦了一下流出的泪，抬头道：“南水，没有事，你继续说下去”

吧。”

南水才啊了一声，方一开口，忽然杀猪也似的一声大叫了起来。

遂见他整个身子像气球似的被抛出了窗外，在空中一个翻身，已往窗外的水中落了下去，“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青萍正自荡神销魂的倾听着，此时闻得南水这么一声大叫，也不由猝然大吃一惊，慌向后退了一步，抬头一看，不由她的脸霎时齐颈儿红了。

原来此时目光所见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醉心的白如云。他穿着一袭湖绸长衫，腰上垂着一条水绿的丝穗儿，那样子一派斯文，此时想必已听清了南水口中所说的话，竟在盛怒之下，一举手之间，把南水抛落到湖中去了。

青萍见竟是他，不由一时竟呆住了。

白如云脸上也现出一种极不自然的神色，但却露出细白的牙齿，对着青萍笑了笑，像是没有事的道：“姑娘你起来了，昨夜睡得好么？”

青萍羞涩的点了点头，忽然她想到，方才自己落泪以及追问南水时的那些情景，一定都被他看见了，不由羞得她脸色一阵绯红，慌忙转过身子，往房中走去。

不想方走了两步，已听得南水在水中拍打呼救的声音，似已声尽力竭！青萍不由大吃一惊，忙扑向栏边，果见南水此时在水中时沉时浮，两只手拍打着水面，只叫了一声：“救……”

却由不住又沉了下去，跟着咕噜噜还喝了不少的水，似如此几个起落，已喝了个大腹便便。

青萍见状不由大急，慌忙回头对着白如云说道：“你……快救他一下吧，再不救他，可来不及了，恐怕……”

白如云却冷笑了一声道：“这是他多嘴的报应，叫他多淹一会儿没关系。”

青萍闻言不由大急，再看水中的南水，已快没劲了，并已漂出老远了。

这一来青萍竟再也忍不住，当时低头一看，楼下正好还停着一艘小舟，那是方才南水所乘来的小船，不由得身形一矮，正想飘下那叶小舟，去救南水，耳中却听得白如云冷冷的口音说道：“我不许你去！”

青萍不由一怔，再看白如云，正以一双闪闪放光的眼睛看着自己，他似乎一向放纵惯了自己的命令，随着他这冷漠的口吻，只见他向下一挥绸袖，那叶小舟，竟像箭也似的漂出十丈以外。青萍不由又急又气，只觉得鼻子一酸，竟流下了泪，她忽然觉得白如云竟是这么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当时一跺小蛮靴道：“白如云，你……这没人性的东西！我……恨你。”说着她扭身向房内跑去。

白如云只是默默的站在那里，看着青萍急步入房，他面上隐隐的显出一种痛苦的神色，也许青萍的这句话刺伤了他！

良久，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唉，我怎么也受起他人的摆布来了……”他一语未尽，身形晃处，直似巨鸟凌空，已自竹楼越下，身在空中，再一个盘旋，横着又出去了十余丈，轻飘飘的落在了先前那只小船上，就凭他这身轻功，就足够震惊江湖，傲视天下了。

白如云落在了船尾，也未见他有何动作，那只小船已如泻箭般的，向前滑出了数丈，恰好南水再次由水中冒出了头。

白如云略一弯身，轻舒猿臂，便将南水提了上来！

南水早已被寒水灌得半死，躺在船板上，一动也不动了。诸位也许会奇

怪，以南水如此好的水性，落湖之后，怎么还挣扎呼救，被水灌得半死呢？原来白如云在抛他入湖时，便拂了他的穴道之故，以致他满身绝技而无法施展了。

白如云冷峻的脸上，一些表情也无，默默的看了他一阵，右手略微一指，便听南水啊哟一声，醒了过来。

南水醒了之后，立时爬到船边，用内力将腹中之水吐了出来，这一次他受的罪可不小，直泡得他浑身发软，加上全身已湿，又值深秋，寒风吹来，不由得一阵阵的颤抖，萎缩成一团。

白如云见他已清醒得差不多了，这才冷冷的说道：“南水，你可怨恨我么？”

南水闻言一惊，不禁抬起了头，无力的答道：“少爷……我……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

白如云点了点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嗯……你不怨恨我，可是，青萍姑娘为什么……为什么怨恨我呢……”

南水闻言有些意外，不知如何回答，当下茫然的摇了摇头，默不作声。

白如云也是不语，似乎在深深的思索，以求找出这个答案来。可是他的为人太主观了，始终找不到自己的错来，他认为做得并不过分，然而青萍为什么如此的不满呢？

白如云怎么也想不透，他黯然的摇了摇头，低声的对南水道：“南水，在你也许会认为，我一切作为，太不近人情，可是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错的。”

“我不愿意养成你们多嘴多舌的坏习惯，尤其是一个男人，你刚才在伍姑娘面前如此多口，实在令我生气，少不得给你点小小的教训，希望你以后能改过来。”

“现在把船划过去，快去换衣服吧。用干毛巾多擦擦，免得受凉。”

白如云真是恩威并用，这几句话说得南水不但气，反而深觉惭愧，低声的答应了一声，立时跑往船尾摇桨去了。

白如云等他把船摇到竹楼下时，他一振臂，已然拔了上来，身在空中说道：“换了衣服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没事了。”

等他这句话说完，身子已然落在竹楼的走廊上，连一些声息也未发出。白如云在走廊上默默的站了一阵，见青萍的房门紧闭着，暗忖道：“她真的在生我的气了……我……到底要不要进去看看呢？”

白如云想到这里，忍不住慢慢的向青萍房门走去，他感觉到，这个可爱的姑娘，已经慢慢的接近他了，所以他要抓住这个机会。

白如云想着，已然走到了青萍门口，室内连一点声息也无，他迟疑了半天，这才轻轻的在门上敲了两下。

青萍被白如云气得回房，坐在床上不住的落泪，心中不住的想道：“他是个什么人嘛……一点感情也没有，任何人都都不放在心里，真是可恨……”

最初青萍以为，白如云可能会追入房中，向自己道歉，可是等了一会儿，见他并未跟入，也未听见任何声息，失望之下，眼泪越发的流了下来。

青萍在家中原是娇纵惯了的，来此之后，凡事皆不称心，思前想后，泪如泉涌，但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孩子，拼命的忍着，不使发出声音来。

这时青萍听见有敲门之声，心中猜想必是白如云来了，当下连忙把眼泪擦干，侧过了脸，暗忖道：“哼！他礼貌倒还不少，入座前拉椅子，进房时

敲门，哼……”

白如云敲了几下门，不见青萍反应，要照他以往脾气，早就破门而入了。

但是奇怪的很，对于青萍，白如云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但没有丝毫怨怒。反而生出怜惜之心。

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低声说道：“姑娘，你还在生气么？”

室内仍然没有回声，白如云苦笑了一下，轻轻的把房门推开，见青萍侧着脸，坐在床缘上生闷气。

照以往，白如云只要看见任何人不愉快，或烦闷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种莫大的快慰，可是对青萍就不同了。

白如云又轻轻的把房门关上，随意坐在一张椅子上，由桌上拿了一枚干果，丢在嘴里慢慢的嚼着。

室内很寂静，他们连一句话也不说，青萍更是连看也不看他。可是，白如云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却一直紧紧的盯着青萍，使青萍渐渐的觉得不安起来。

他们彼此又沉默了一阵，白如云忍不住低声说道：“我已经把南水捞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回去换衣服了。”

青萍闻言，心中虽然略为安慰，但表面上仍是一副毫不关切的样子，冷冷说道：“哼！你告诉我干什么？把他淹死不更好……”

白如云不禁失声而笑，说道：“你真要我把他淹死么？”

青萍把脸一侧，没好声答道：“是又怎么样？淹死他与我有何关系？何必问我？奇怪……”

白如云闻言剑眉一竖，霍然站了起来，朗声道：“好！既然你漠不关心，我就去办好了。”

白如云说着便向门外走去。

青萍一惊，猛然站起了身子，大声问道：“你……你到哪里去？”

白如云缓缓的转过了身子，用着比冰还冷的声音道：“我去处置南水，与你有什么关系？”

青萍听他如此说，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已经触怒了他，以他怪诞的性格，说不定就会真的去把南水淹死。

青萍想到这里，不由大惊，说道：“你……你凭什么这么做？难道他不是人呀？你……你简直一点人性都没有！”

青萍骂到这里，见白如云一双眼睛中，射出了一阵奇怪的光芒，吓得她把下面的话吞了回去。

白如云静静的看了青萍一阵，慢吞吞的说道：“这是你第二次骂我没有人性……不错，我是没有人性，因为我根本就不属于你们这一群……你们太虚假，太自私，太庸俗……”青萍听到这里，哪里还听得下去，大叫道：“你不是人……你像野兽一样，你永远也不会受到人的爱！”

这句话像一把利刃一样，深深的刺痛了白如云的心，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怪叫，略一晃身，已然到了青萍的身旁。青萍大惊之下，慌忙纵身，便待躲过，可是已然来不及了，白如云两只钢爪般的虎掌，已然紧紧的抓住了青萍的膀子。青萍只觉一阵彻骨奇痛，人几乎昏了过去，而白如云那张白皙、俊秀、冷漠而又恐怖的脸，离青萍只不过数寸。青萍心中万分恐怖，她不知道白如云要把自己怎么样，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连膀子上的奇痛也忘记了。

白如云似愤怒到了极点，他用愤恨和微带颤抖的声音叫道：“听着，我不能允许任何人反抗我……你太骄傲了，你以为你美吗？你以为我会爱你吗？告诉你，我早就发过誓，我绝对不爱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你到了我这里，一切都要听我的命令，一点不能例外，以后我做任何事，你都不能多嘴，不然我会把你一刀一刀的杀死……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白如云说到最后，双手用力不住的摇晃，青萍的膀子又是一阵剧痛，头上的彩花也被白如云摇晃下来。

她只觉得羞辱，愤恨，恐怖和悲痛，霎时间几乎昏了过去，紧闭着眼睛，一颗颗眼泪，由颊边滚下来。

白如云叫过之后，对着青萍的脸发起怔来。

他只觉得一阵猛烈的心跳，当他嗅到青萍身上阵阵的温香时，不禁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把他的脸烧成了火红。这一种从来未有的冲动，使得白如云失去了理智，他自己所筑的感情堤防也崩溃了！

在这神奇的一刹那，白如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他猛然的低下了头，把一双火热的嘴唇紧紧的压在了青萍的樱唇上。

青萍感到一阵莫大的恐惧，拼命的挣扎，可是她哪里抗拒得了白如云的神力？

白如云热火中烧，疯狂得像一只野兽。

他拥着青萍，睡倒在床上，那沉重健壮的身子，把青萍紧紧的压着，两片火热的嘴唇，在青萍的樱唇、耳际、粉颈、前胸疯狂的吮嗅着。

青萍感到窒息，她全身软麻，像是昏迷过去，可是她心中，却充满了恐惧、羞辱，同时也有一种“恐怖的喜悦”。

这个粗犷的男性，给予她一种生命过程中，从未有过的享受。

可是当她想到自己名节时，不禁惊惧欲死，拼命的推开了白如云，用尽了平生之力，“啪”的一声，刮了白如云一个巴掌。

这一掌劲力奇大，把白如云打出了鲜血，也把他打得清醒过来。

白如云闪电般的离开了床榻，一张俊脸通红！

同样的，他也感到绝大的羞惭与悔恨。

青萍忍不住掩面痛哭，芳心如同刀割，她是一个极重贞节的女孩子，被白如云所轻薄，这时的痛苦，真比死了还甚！

白如云痴痴的站了一阵，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出了房门，双臂一振已然越下了竹楼，以登萍渡水的绝技，由水面上飞驰而去。

湖面上传来了他凄凉的歌声：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我有千腔仇世人皆我敌……”

好像他永远把自己看成一个孤独的人，事实上他确是一个不愿接近人群的孤独者。

第七章 抱疚自罚 红粉垂怜

竹楼内只剩下了青萍，她思前想后，满腹委屈，不禁悲声大放，哀哀的哭了起来！青萍这一阵直哭了将近一个时辰，只觉得浑身发麻，这才止住了悲声，默默的思想道：“我是一个女孩子，可是我在这里受的侮辱太大了……爹爹与龙哥也没有消息，每天与野兽一样的人在一起……我前辈子犯了什么错？”

青萍想到这里，悲从中来，忍不住又掉下了眼泪，她认为自己太无辜了！

刚才白如云野兽般的行为，使青萍犹有余悸，她在极度恐骇和失望之下，不禁想到了“死”。

大凡女孩子的心胸都是狭窄的，青萍想到了死，她认为这是唯一能解决痛苦的方法。

于是她哭泣着坐在桌前，取过了一枝羊毫，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下了她的遗言。

青萍一共写了两封信，一封留与伍天麒，要他为自己报仇，另一封则是给白如云，把他痛骂了一顿，最可笑的是，其中有一段写着：“……我死后要变作女鬼，女鬼的指甲很长，我就要用长指甲来刺死你！”

青萍写完了这两封信，早已是柔肠寸断，泣不成声，悲哀的走到了竹栏旁，楼下寒水如镜，她不禁又伏在竹栏旁痛哭起来。

终于，她咬紧了牙关，把身子翻出了竹栏，闪电般的点中了自己的“软穴”。于是，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如同半空滴翠似的，由竹楼落下了湖心。

但听“砰”的一声大响，青萍只觉一阵昏迷，寒凉透骨，接着喝了几口湖水，人便昏死过去了。

当青萍醒转的时候，发觉自己仍然睡在竹楼上，身上盖着一床软软的棉被，很是温暖。

青萍觉得头脑昏昏，全身隐隐作痛，思索着刚才发生的事情，真如一场噩梦，忍不住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青萍这一声叹息，惊动了倚在门口的南水，闻声连忙赶了进来，小心翼翼的赔笑道：“姑娘，你醒了？”

青萍想起刚才的事，很不好意思，只低低的嗯了一声。

南水又笑着说道：“姑娘，你是个侠女，怎么会自杀呢？刚才可真把我们吓死了……”

青萍闻言，越发觉得不好意思，低声道：“好了！不要说南水闻言连忙停了下来，含笑望着青萍。青萍突然想起一事，不禁问道：“南水，刚才是谁把我救上来的？”

南水高扬着头，拍了拍胸脯，非常得意的说道：“当然是我呀！除了我谁还有这么大能耐！”

青萍闻言倒是有些意外，抬目望了南水一眼，缓缓的说道：“啊？真是你把我救上来的么？”

南水用舌头舐了一下嘴唇，笑道：“当然！难道我会说假话……姑娘为我的事，与少爷吵架才跳湖，当然由我来救你呀！”

青萍见南水说到后来，脸上竟微微的发红，心中甚是疑惑，当下说道：“恐怕不是你吧？要不然你的脸为什么红？”

这一句话把南水问的愈发脸红，讷讷了半天才道：“姑娘……你真精……”

告诉你实话，我刚才是吹牛的……你是我们少爷救起来的！”

南水说着面如红柿，并把头低下了。青萍见状，虽然满怀忧悒，也不禁笑了起来。

青萍笑着，叹了一口气道：“唉……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讨厌，这有什么好吹牛的嘛……”

青萍说到这里，突然发觉自己身上，已然换了一身丝质的睡衣，当下不禁大惊失色，嚅嚅道：“南水……是谁……我的衣服……”

青萍这么说，南水立时明白了，当下含笑道：“姑娘不必着急，是少爷请了一位老妈妈来料理的，姑娘身上的衣服，是少爷派小的骑马到镇上买来的。”

青萍闻言这才放心，哼了一声道：“哼！谁领他的情！”

南水颇为诧异的望了青萍一阵，说道：“姑娘，你们莫非就是为了我的事，吵得这么厉害？”

青萍心乱如麻，摇了一摇头，不欲多说的道：“谁为了你！出去吧，我要休息一下。”

南水脸上微微一红，顿了一下，又道：“姑娘刚才吐了不少水，现在既然清醒了，就吃点东西吧！”

大凡一个人，死了一次没有死成，多半是不再想死了，青萍闻言果觉腹饥如绞，迟疑了一下，低声道：“好吧！弄些清淡的来。”

南水这才喜笑颜开，答应了一声，走到门口，大声叫了一声：“北星，把东西送上来！”

接着便听见北星在楼下沉声的答应一声，南水又转回房中，由桌上一只玉瓶中，倒出两粒火红色的药丸来，并倒了一杯温水，走到青萍的床前，说道：“姑娘，你元气大伤，先把这两枚药丸吃了吧！”

青萍仍然在生白如云的气，闻言哼了一声，道：“哼！谁要吃什么药，死了最好！”

南水闻言却笑了起来，说道：“唉呀！姑娘你可真难伺候……身体是自己的，你赌气不吃药，到底算什么呢？”

青萍被南水说得面上一红，暗想他的话也对，当下点了点头，由南水手中取过药丸吃下。

这时却听楼下传来一阵沙哑沉浊的歌声，唱的是：

“妈妈不要我歌唱，我说妈妈是冬瓜，冬瓜煮汤真好吃，就是吃多要拉稀……”

青萍闻声差点没笑出来，奇道：“呃！北星怎么也会唱歌了？”

南水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我也奇怪，最近他居然会说话了，可是我说话他还是要学……”

南水正说着，歌声已近，便见北星双手捧着一只紫木盘，摇着脑袋，张着大嘴，不停的重复着这四句歌词。

青萍再也忍不住笑出了声音来。

北星把食物放在桌上，走到青萍床前施了一礼，只见他脸红脖子粗，张口结舌的，哼哈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姑……姑娘，你……好了……”

青萍见他居然能说话，心中颇为高兴，当下点着头，含笑说道：“是的，我已经好了。北星，你刚才唱的歌很好听，叫什么名字呀？”

北星被青萍夸奖了几句，显得又是喜悦又是害臊，低下了头，慢吞吞的说道：“哪里……姑娘夸奖。这……这个歌叫……‘冬瓜和妈妈’。”

青萍闻言大声的笑了起来，南水也忍不住摇头大笑，北星被他们笑得不好意思，用手指着南水说道：“是……他教给我的。”

这一句话说得南水立时不笑了，青萍白了南水一眼，嗔道：“原来是你教的，你还笑什么？没出息！”

南水被青萍骂得满脸通红，往后面退了一步，突然扬起了头，对着北星大声叫道：“傻蛋！还不把饭送上去？叫你来干什么的！”

北星闻言把腰一挺，跨上了一步，用着更大的声音对南水叫道：“傻蛋！还不把饭送上去？叫你来干什么的！”

北星叫完之后，立时回身去端盘。

南水无防之下，被北星这声大叫，吓得一连退后了好几步，气得虎虎的，偏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青萍在床上，被这一对宝贝逗得不住的笑，心中的烦闷也解除了不少。

这时北星已然端了饭来，青萍鼻端早已嗅到一股清香，一看之下，是五只极精致的白磁描红小碟，分盛着五样小菜，依次是四川兜兜咸菜，鲁山小黄瓜，藕片糟鱼，豆瓣辣子鸡丁，香菇麻油拌豆腐。

这五样清淡香腴的小菜，单是看几眼，就令青萍垂涎欲滴，食欲大动了！

这时南水、北星二人，忙着把青萍扶了起来，为她披上一件外衣，并盛了一碗稀饭送上。

青萍接在手中；鼻中已然嗅到一股浓郁的米香，再看粥成淡黄色，原来是“香稻米”煮成，当下心中好不惊奇，忖道：“这白如云，真是有通天彻地之能，他这里就是一草一木，也是大有来历呢！”

青萍想着，就慢慢的吃了起来。两小童背手旁观，他们本是吃过了饭的，可是见青萍吃得如此香，不禁又被勾起了食欲，北星更是暗暗的吞咽口水。

青萍吃了片刻，室内静寂无声，她抬目之下，才发现四只明亮的大眼睛正在紧紧的盯着自己，当时不禁羞得面红过耳，嗔道：“看什么？你们没吃过呀？都到外面去！”

二小童闻言，互对了一下眼光，颇不愿意的走了出来，出房之后，青萍还听见南水低声的骂北星道：“八辈子没吃过东西，看你刚才那副馋相！”

北星立时大声的重复一遍，还骂南水，南水气得连忙说道：“小声点！你不怕丢人呀？”

北星果然放低了声音说道：“小声点！你不怕丢人呀？”

青萍听到他们争吵，不禁摇了摇头，这时室内只有青萍一人，她实在是饿急了，当下也不再拘谨，呼噜噜一阵，连吃了三碗，肚子还未饱，但磁罐中已没有了，此外五个碟子也空了青萍吃完之后，只觉得不好意思起来，看着几个空盘发呆，忖道：“唉呀，一个女孩子，吃了这么多，怎么好意思叫他们来收盘子呢？”

青萍越想越不好意思，不禁深恨自己吃得太多，坐在那里发起呆来。过了一阵，想是二小童在外面等不及了，南水叫道：“姑娘，你还没有吃完呀……真慢！”北星立时接着说道：“姑娘，你还没有吃完呀……太慢！”

这句话里北星改了一个字，把“真”改成了“太”，也许他认为青萍的程度，该用“太”字来形容才恰当，由此可见这傻小子的智慧还蛮高呢！

青萍听见二小童在外边催问，心中虽然着急，但也无可奈何，忖道：“管他的，吃东西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青萍想着，低声说道：“好了，早就好了，你们收了吧。”

青萍说完，立时躺了下来，把被窝拉得高高的，遮住了一半脸，假装憩息。二小童闻言先后的走了进来，当他们发现茶几上的饭菜，被青萍吃成这种惨况时，不禁都吃了一惊，二人对了一下目光，北星咧嘴就想笑，还是南水心灵，他见青萍装睡模样，心中立时明白，连忙对北星作了个手势，北星才强自忍了下来。

可是在他们第二次对目光时，北星再也忍不住，终于噗哧笑出声来，边笑边低声道：“乖……乖，吃这么多，哈……哈……”

不笑则已，一笑就忍不住，南水也被他引得笑了起来，但他怕青萍生气，当下强忍着道：“混蛋，你笑什么，吃这点东西还算多呀……不过，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多了一点……”

他不说还好，这一说再加上北星大笑着重复一遍，青萍不禁恼羞成怒，再也忍不住，一翻身爬了起来，满脸通红的喝道：“出去，滚……这有什么好笑！”青萍气得说不出话来，二小童端着木盘，连忙跑了出来，在他们下楼时，青萍听见他们在纵声大笑，南水还说：“吃饱了果然有力气了……”北星竟还照例再重复一遍。

青萍气得在床上直跳，却又奈何不得。

时光如流，又是三天过去了。这三天青萍连房门都没有出，她只有每天看书吟诗，三餐均由北星及南水侍候。

这日傍晚，两小童又送了饭食，侍候着青萍吃完，青萍把南水叫住，问道：“南水，白如云到底要干什么？他人也不见，把我留在这里，他究竟存的是什么心？”

青萍委屈得想哭，南水摇了摇头，作了一个冷然无知的表情，说道：“少爷为什么要把姑娘留下，小的也不知道，大概是他太闷了，要姑娘陪他聊聊天吧。”

青萍知道问他也是白问，当下气得哼了一声道：“哼！陪他聊天？我问你，这几天他到底死到哪里去了？难道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

南水闻言，迟疑了一下，低声说道：“姑娘你还不知道么？自从少爷和你吵完架后，他就把自己泡在潮水里，已经泡了三天啦，连一粒米也不肯吃，我们劝他上来，差点没被他打死呢！”

青萍闻言吓了一跳，张大了一双眼睛，紧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冷的天，他为什么把自己泡在水里？”

南水含笑摇头，说道：“我猜少爷一定在练功夫，他时常做些怪事，让人猜也猜不透。”

青萍闻言哦了一声，低声说道：“啊！原来这样……他真是个怪人。”

二人正在说话，北星已送完了碗回来，用手指着楼外，哧哧的说道：“哈……哈姑娘来了。”

青萍正在气闷之际，听说哈小敏来了，不由心头一喜，立时站起了身子，娇笑道：“啊！太好了，我正在发闷，赶快请她进来吧。”

青萍说时南水早已到楼外看过，跟着回来说道：“哈姑娘坐着小船，已经过去了，看样子不准备到这儿来。”

青萍连忙赶到竹栏旁，果见哈小敏摇着一叶小舟，已经绕过了竹楼，向一条叉路拐去。

青萍不禁着了急，立时大声叫道：“小敏——你到哪儿去？来谈谈……”

哈小敏远远的回过了头，向青萍招了招手，青萍似乎听见她在叫道：“我就回来。”

青萍不知她有何事，看着她小船的影子，消失在夕阳的彩波中，轻轻的吁了一口气，自语道：“痴情的姑娘，你这么转来转去，却是没有什么用啊。”

天边一抹艳丽的彩霞，烘托着火红的落日，把它缓缓的拉下了山头，红透了半边天，给这个世界带来梦幻般的美丽。

碧清的寒他中，倒映着一只船影，还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穿着一件翠绿的长衣，在夕阳晚风中，显得很单薄。在她的脚下，放着一只翠竹编成的小篮子，式样甚是精巧美观。

这个娇美的姑娘，就是痴爱着白如云的哈小敏。她一只玉手，轻轻的握着一双朱漆小桨，慢慢的在那清澈见底的湖水中拨划着。

小船的速度很慢，哈小敏的一双秀眉，也微微的皱着，她好似有一种不可开脱的心事，使得她变得忧郁，这对于她的性格来说，实在是太不适合了。

小船穿过了一排低垂的柳条，哈小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可爱的笑容，她的眸子，也显得光亮了。

在离她十余丈处，紧靠着岸边，有一个人泡在那寒冷彻骨的湖水中，只露出一个头，他就是白如云。

由湖水中可以看清，他坐在一只黑铁的椅子上，除了头以外，其他部分完全浸在寒水中。

他一双剑眉，仍然微微的上扬着，脸色显得有些苍白，可是由他的一双眸子看来，他依然是精神奕奕的。

当他看见哈小敏远远而来时，微蹙了一下剑眉，立时把一双眼睛紧紧的闭上，好似极度的厌烦哈小敏到来。

哈小敏加快了划行的速度，不大的工夫，已然来到近前，她摆桨停舟，含笑说道：“小云哥，你今天可好？”

白如云恍如未闻，连哼也没有哼一声。哈小敏呆了一下，仍然是笑容满面的说道：“今天比昨天冷多了... ..恐怕夜里还要冷呢！”这一次她改变了话腔，似乎是自说自话，又似乎在与白如云搭腔。

可是白如云连一点反应也无，就好似一个石人似的，他甚至于连眼皮都没有眨动一下，显得那么的冷漠和不可接近。

哈小敏很难过，但她从不愿意把这种情绪，在白如云和任何人的面前表露，可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她往往会失声痛哭。

不过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她始终相信着一件事，那就是：白如云总有一天会把她拥入怀抱。

就是这个原因，她能够容忍白如云对她任何程度的冷漠和难堪。

这时她伸手折了一节柳枝，围在了脖子上，若无其事的玩弄着，口中还在低声哼唱着小曲，表示她对白如云的冷落，是毫不放在心上。

她唱了几句之后，取下了才编好的柳圈，轻轻的敲着脚下的小竹篮，笑着说道：“小云哥，你肚子饿了吧？我给你带来了吃的，是我亲手做的。”

白如云对付她，只有“不理”两个字，所以他闻言仍是不言不动，用沉默来表示他对哈小敏的厌恶。

哈小敏轻轻的笑了两声，说道：“小云哥，我知道你最爱吃饼，这次特别给你烙了三张千层饼来，你快趁热吃了吧。”

哈小敏说着，把手中编好的柳圈，轻轻的放在白如云的头上，这么一来，

白如云可忍不住了。

他睁开了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尽力抑制着他的愤怒和憎恶，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小敏，你闹了我三天，我都忍下了，难道你非要我发脾气么？”

白如云说着，轻轻摇了一下头，把头上的圈儿摇落水中，这个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此刻简直被哈小敏弄得啼笑皆非。

哈小敏捞了一把，没有把那圈儿捞着，她甩了甩手上的水，笑着说道：“人家都怕你发脾气，我才不怕呢……”

哈小敏话未说完，白如云已是竖眉喝道，“小敏，你可要知道进退，我对你一向宽容，不过，你太笨了，做的尽是些不聪明的事，我不愿多说，你快把东西带回去，以后不要来了。”

白如云的话，说得哈小敏阵阵心酸，几乎要落下泪来，可是当你向她脸上看时，却丝毫也发现不出来。

她仍然带着她一贯的笑容，轻轻的掀开了竹篮，白如云鼻端，立时嗅到一股菜食之香，直恨得不住的咬牙。

这一来可把白如云激怒了，他剑眉一扬，沉着声音喝道：“小敏！你不要这么不知趣，莫非你真要我发脾气不成么？”

哈小敏好似着了魔，对白如云的愤怒毫不理会，仍旧笑咪咪的道：“小云哥，我不骗你，这菜好吃得很……”

哈小敏话未说完，白如云已是一声怒喝，他蓦地吹出了一口气，只听得一片唏哩哗啦的大响，哈小敏手中那只小竹篮，被白如云吹得翻了底，菜肴四下飞溅，哈小敏的面和前胸全被玷污了。

这一下倒是出乎哈小敏意外，她惊惧的啊了一声，把篮子也落到水中，她感到微微的昏眩，心头上似乎压了一块大石头，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

她显然被白如云惊得呆怔了，可是她的耳边，尚听得白如云愤怒的声音喝道：“这是你自取其辱……赶快走吧。”

白如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刀一样，深深的刺痛了哈小敏的心，她感觉到白如云是太冷漠了！

她几乎想哭，但是她还是忍了下来，用失望和恐惧的目光，静静的看着她所深爱的人。白如云倒被她看得不安起来，他避开了她的目光，叹了一口气，用较为温和的口吻说道：“唉……小敏，你何苦这么纠缠我呢？难道我欠你什么吗？去吧……”

哈小敏静静的听完了白如云的话，用衣袖拭去了脸上的菜肴，轻轻的提过了木桨，略一划动，小船立时划出了丈余远。

她又回过了头，仍然带着一丝娇笑，低声道：“我晚上再送饭来……”

哈小敏说完了这句话，立时运桨如飞，小船像水箭般，霎时间滑出了十余丈。

白如云急得连声叹气，叫道：“小敏……你何苦来！”

哈小敏的小船，已然拐了水道，看不见了。

白如云懊恼万分，他低头看了看飘浮在水上的菜肴，心中有一种歉疚的感觉。

他默默的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哈小敏为什么要爱上我？可我是深爱着青萍的，为什么青萍不像小敏一样的来爱我呢……”

他有些茫然，回忆到刚才对哈小敏的情形，心中很是难过，自己这样对待她，她居然还要送饭菜来。

这个倔强怪僻的年轻人，此刻被感情困扰着，发出了阵阵的喟叹。

青萍一直倚靠在竹栏旁，对于刚才发生的事，她一点也不知道，否则，她一定会为哈小敏落泪的。当她看见哈小敏的小船，远远的拐了回来时，她心中不由得颇为高兴，立时招手，高声叫道：“小敏，你快过来谈谈，我闷死了！”

哈小敏听见青萍的呼唤，她仰起了头，看见青萍斜倚竹栏，翠袖飘摇，真是仪态万千，美得像是画上的仙女，心中一阵难过，不觉流下两滴泪来。

但她极迅速的用衣袖拭去，强笑着向青萍招了招手，迟疑了一下，终于把小船向竹楼划去。

青萍见她把小船划来，心中甚是高兴，立时对身旁的南水说道：“南水，哈姑娘来了，你快去泡茶，准备果子。”

南水素来与哈小敏不投缘，闻言老大不愿，却又奈何不得，只好答应一声而去，心中却想道：“这伍青萍越来越不客气，对我就好像对她的佣人一样，以后不能太听话；否则她越来越多事……”

不言南水埋怨，却说哈小敏痴痴的把小船划到楼边，她似乎受了过大的刺激，显得有些呆钝。

她默默的坐在船上，双目发直，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是他喜爱的地方，有他爱的人……”

哈小敏正在自语着，青萍已由楼上跑下，她笑得像是一朵花，老远便招呼道：“小敏，你怎么不下船？坐在那里发什么呆呢？”

哈小敏闻言抬了一下目光，嘴角微微挂上了一丝笑容，仍然是不言不动。

青萍不由颇为奇怪，她细一打量，不由更为惊讶，原来哈小敏衣服沾有不少油污菜肴，头发上还挂着几截粉丝。

青萍见状略一思索，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心中甚是难过，立时说道：“小敏，别发呆了，快下船告诉我，可是白如云又欺侮你了？”小敏这才微微移动身子，下了小船。青萍立时拉住她的手，关切的问道：“小敏，快告诉我，白如云对你怎么样？”

哈小敏默默的摇摇头，低声说道：“萍姊，我们上去再谈。”

青萍看她神情，知她必然伤心透顶，心中为她难过，点点头道：“好，我们上去，要是白如云真做了什么事，我一定和他拼命。”

青萍说着，拉住小敏的手，回到了楼上。这时南水已然泡好了茶，并摆出了四色鲜果。

他见小敏如此模样，知道定吃了白如云的闭门羹，心中颇为得意，边走边自语道：“哼！每天送饭，这次可送出祸来了吧……”

小敏闻言面色大变，青萍亦是勃然大怒，点脚之下，已然到了南水身旁，玉掌扬处，“啪”的一声脆响，打了南水一个大巴掌！青萍打过了之后，柳眉倒竖，玉齿咬唇，狠狠地骂道：“贼！你们这一窝贼，你凭什么取笑哈姑娘？你是什么东西？一个臭小厮……我今天拼着不活也要把你杀了！”

青萍说着，玉臂环处，二指如电，“点香捻灰”，便向南水“天突穴”点来！

南水吓得怪叫一声，连忙躲过，他见青萍发这么大脾气，不禁面色大变，满口叫饶道：“好姑娘，我该死，我说错了话……”

青萍这时也不知哪来的一腔愤怒，满肚子的冤屈，全发泄到南水身上，

双臂错处，十指如风，追着南水击来。

南水武功虽然了得，但他却不敢还手，只是拼命的闪躲，口中怪叫连声。青萍数击未中，更是怒到极点，一双玉掌越发加快，直似狂风暴雨般，向南水的要害击来！

小敏在旁见状，轻叹了一口气道：“姊姊，算了吧，何必与他们计较？让他走吧。”

这时青萍二指已经扫中了南水小臂“臂儒穴”，直痛得他一声大叫，青萍这才住了手，喝道：“滚下去，我永远不要见你！”

南水面红过耳，用右手托着左臂，一言不发，转身而去。

青萍这才回身对哈小敏道：“这些东西真是可恶透了，我一天不知要受他们多少气，住在这个鬼地方，碰见这些怪人，唉……”

哈小敏见她秀目含温，余怒未消，当下笑了一下，说道：“姊姊何必生这么大气，其实南水和北星是很好的，就好像……白如云一样，人是很好的……”

青萍见小敏替他们说话，心知她爱白如云爱得太深，已经到了痴狂的程度，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不要再谈他们。小敏，你身上是怎么弄的？”

哈小敏闻言眼圈一红，强忍住要掉下的眼泪，低头说道：“我刚才给他送饭，他不肯吃……被风吹翻了，篮子也掉到湖里了，我……”

哈小敏说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一双秀目中，滚出了大颗的眼泪，犹如断线的珍珠。

青萍听她这么一说，心中立时明白，愤愤说道：“小敏，你不要哭，像白如云这种没有人性的东西，你何苦去爱他？他这么对你，实在太不对了……”

“小敏，你一直生长在这里，从来没到外面去过，江湖上英雄豪杰多得是，我劝你还是把他忘了，到外面去跑跑吧。”

哈小敏拭着眼泪，只是不住的摇头。青萍见状，知她陷得太深，绝非任何力量所能改变，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你爱上他，也许是一件错误的事，不过你既然爱上了他，那也就没办法了……也许他过些时候会爱上你……”

青萍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安慰哈小敏，忖道：“至少要等我走了以后，我在这里，白如云绝对不会移情于她……我是真该走了。”

哈小敏听着青萍的劝慰，心中虽然稍安，但她也知道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因为她知道白如云爱着青萍，就如同她爱着白如云一样。

唯一可以安慰她的，就是青萍并不爱白如云，并且她已然有了婚约，但是她却不知道，白如云在青萍心上的份量，已经一天天的加重。

虽然青萍还在恨着白如云，怕着白如云，可是有一天，这些情绪都会变成了爱，而这种爱的力量，将不是任何人所能分开的了。

青萍停了一下，又问道：“白如云为什么把自己泡在水里？”

哈小敏用块粉红色的小手绢，擦了一下鼻子，低声说道：“我问他，他不肯多讲，只说他做错了一件事，他要自己泡十天，一粒米也不肯吃。”

青萍闻言一惊，她略一思索，立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忖道：“啊！白如云真是个人物，他分明是那天冒犯了我，自己在惩罚自己啊。”

“这么冷的天，他已经泡了三天了，虽然说他功夫好，可是粒米不食，也会大伤元气的呀。”“这么看来，他倒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

青萍想着，不觉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哈小敏见她突然沉默下来，不禁问道：“姊姊，你在想什么？”

青萍脸上一红，连忙道：“白如云真是个怪人……你送饭去，难道他一点也不肯吃么？”

哈小敏点点头，说道：“可不是，他连看都不看，不过我想他大概还不饿，再饿他几天，我猜他一定会吃了。”

哈小敏说到这里，自己又笑了起来，因为她时常见人不肯吃东西时，便骂道：“饿你八天看你吃不吃。”

这时想不到应到白如云的身上，同时这个姑娘还有一种“有志者，事竟成”的勇气，也就是靠了这种勇气，支持着她等待着白如云的转变。

青萍思索了一下，又问道：“那么你今天晚上还送不送饭呢？”

哈小敏想了想道：“今天晚上不送了，送去他也不会吃。”

他们二人又谈了片刻，哈小敏这才作别而去，临走时哈小敏还说，明早时把她父亲的琴带来唱歌玩。

哈小敏走了以后，青萍心乱如麻，她想不到白如云为了自己，竟在酷寒如冰的水中，要泡十天之久，这种深情挚爱，不由她不感动。

她靠在椅子上，嗑着瓜子儿，一边想道：“他那天真是吓人，就好像野兽一样，似要把我吃下去，真可怕……不过……”

青萍回忆到三天前的一幕，她似乎还感觉到，白如云沉重的身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他两只有力的膀臂，几乎搂断了自己的腰，而那一双火热的嘴唇。吻得她窒息，也吻得她颤栗！

她感到些微的昏眩，仿佛又回到了白如云的怀抱里，使她恐惧而又欣喜。

那一双多情的眼睛，灼热的嘴唇，多么难忘的一吻啊，可爱的白如云……

青萍有些意乱神迷，突然一阵凉风吹过，她玉面绯红，呸了一声，忖道：“我怎么想到这些事情？一个女孩子家……白如云不是人，是野兽……那天要不是我抗拒，他早就把我玷污了……这种人有什么可爱！”

可是，白如云的影子，始终在她的周围，挥之不去，思之又惧，她心中又想道：“我应该爱他吗……我可以爱他吗……不！不！哈小敏深爱着他，我岂能够伤她的心？”

“如果我不知道哈小敏爱他的话……可是我知道了，我怎么还能去爱他？再说我是有了婆家的人，龙匀甫随时就要来救我，我何苦留这段情呢？还是拒绝了白如云，这样对哈小敏也好……”

青萍这样决定了，似乎安心不少，可是她又怎能放得下白如云呢？

这个奇怪的年轻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袭进了青萍的心田，连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哩。

青萍思前想后，不觉已是红日偏西，晚风吹拂，两袖生寒，青萍这才惊觉过来，忖道：“啊！我竟傻想了这么久……”

青萍想着，正要回房加衣，北星已捧了晚饭来，结结巴巴的问道：“姑……姑娘，放在哪？”

青萍见湖色甚美，便道：“就在这里吃吧。”

北星笑应一声，把晚饭摆上，仍是五菜一汤，放好之后，转身而去。

青萍用小手巾擦着手，含笑问道：“南水呢？老半天没有见他了。”

提到南水，北星颇为生气的看了青萍一眼，说道：“他……受……受伤！”

青萍不禁一惊，问道：“受伤……受什么伤？”

北星的表情更显得气愤，嘟着嘴道：“被你打……打的……这里。”

北星说着并作了一个样子，比了一下南水受伤的部位，正是左手小臂。

青萍闻言又气又笑，说道：“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嘛……叫他来。”

北星闻言更气，大声道：“人家病……病了，还要叫……”

北星话未说完，青萍气道：“叫你叫他来，你罗唆什么？你也想受伤呀！”

北星气得满面通红，转身而去，心中忖道：“这女人说话真难听，我也想受伤？凭她还得再练两年！”

青萍把摆开的菜又装好了，放在一旁，不大的工夫，北星推着南水上来了，青萍一见真个气笑不得！

原来南水居然用一块白巾把左臂吊在脖子上，还真像这么一回事，当下笑骂道：“唷！你还真伤了，名堂还不少呢！”

南水闻言一语不发，北星好似气不过，在旁边说道：“什么叫做名堂？我们不懂……”

他还要说，被青萍一眼瞪住了，青萍这时又觉得有些歉疚，笑对南水说道：“南水，你还气不气？”

南水一翻眼睛，冷笑两声道：“气？哈哈！我哪敢！”

青萍见他这副狂劲，好不生气，正要喝叱，不料北星在旁重复道：“气？哈哈！我……我们哪敢！”

青萍闻言颇为愤怒，骂道：“管你们敢不敢？反正气也活该……你们把小船给我准备好，我马上就要用。”

二小童闻言颇为惊奇，但南水仍在生气，只望了青萍一眼，却是一句话也不说。北星刚要追问，青萍已不耐烦，摇着手道：“好了，别问了，你下去准备吧，站在这还不够讨厌啊！”

北星及南水显然又被这句话激怒了，愤愤的回转了身，南水埋怨道：“人家好好的在养伤，没事叫上来骂一顿。”

北星少不得依样葫芦，再来一遍，青萍真是被他们气得无法，叫道：“唉哟！你可真了不得，满口养伤养伤，你到底受了什么大伤？真……”

青萍的声音叫得极大，可是二小童掩耳飞奔，好似不愿听青萍任何一句话，飞快的跑了下楼。

青萍生了一阵干气，由室内取出一只编织得颇为精巧的小篮子，把桌上那些美味的菜肴，全放进了篮子里。

敢情，这个姑娘也要送饭了！

这种情绪的产生，不知应该怎么解释，世界有很多你畏惧着的东西，正是你所喜爱的，而你逃避的事情，也正是你所想获得的。

青萍以一种异常的心情，把篮子整理好，伏栏望时，见二小童已然把船只备好，北星抬头望见青萍，径自用手指了一下小船，叫道：“船好了，你自己下来吧！”

他说完了这句话，拉着南水的手，便向旁边走去，青萍见他们还在生气，不禁咬了一下牙，暗骂道：“这两个小怪物，火气还真不小，早晚有一天我要好好教训你们一下！”

青萍想着，提篮而下，越上了小船，操过木桨，轻轻的把小船摇了出去。

这时夕阳才落。满天红霞，映着湖色山光，绮丽美观，西天苍穹已然挂上了一轮淡淡的月影，大地显得一片恬静，但也有些孤寒。

晚风吹拂时，青萍觉得有些寒凉，但是习武之人，并无大碍，她一边摇

着小船，一边思索着一些漫无头绪的事情。

时间过得真快，青萍到此已不少日子了，白如云实在转变了她的终身大事，否则现在她已是龙夫人了。

此刻，青萍的心情至为矛盾，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也和哈小敏一样，会驾了一叶小舟，去为白如云送饭。

她更不了解，为什么白如云的影子，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沉浮？

虽然青萍摇桨很慢，但是小船却很快，一会儿工夫，已然到了水岔口，青萍不觉一阵莫名的心跳，脸也绯红了。

她摆桨停舟，忖道：“我怎么能为他送饭呢？那不是与哈小敏一样了么？我现在躲避他还来不及，为什么还要主动的去接近他？”

接着，她又想到了老道墨狐子秦狸，在临走的时候，对自己所说的那番话……

“我曾经发过誓，一定要为小鬼头物色一个理想的媳妇儿……可是，我喜欢的，小鬼头偏不喜欢，他竟已看中了你！”

“这几天来，我私下里，曾注意到了，这小鬼头竟是茶饭不思，可见爱你之深了……”

“凭良心说，我徒弟哪点不好？女娃娃你说……”

由秦狸这些话中，以及他平日的行为看来，他是属意于哈小敏的，本来自己与白如云之间，可以由他来隔离，可是秦狸爱白如云太深，他竟不忍拂其心意，而把自己强迫留下。

由此看来，他也是在促成这件事了。

可是她本身并不是这么单纯啊！她是被掳来的，她的父亲，已经在江湖上丢了大人，受尽了白如云的侮辱，并早在江湖中发誓，要把青萍救出，掌杀白如云以雪此辱。

再说她已经有了婆家，此行原是要去完婚的，岂可轻易下嫁把她掳去的人？

还有哈小敏呢？她是这么深爱着白如云，如果她得不到他，她的终生将会多么痛苦啊！

“不！我绝不能接受白如云的爱，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我及爹爹都会蒙上羞辱之名……”

青萍几乎要叫出来，可是另一个念头，闪电般的又掠过她的脑际，她想：“白如云是一个身世很悲惨的人，他孤独、怪僻、寂寞和善良，在这个世界里，除了他的师父外，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

“现在，他爱上了我，并且爱得这么深，如果我舍弃他的话，他将会更怪僻，说不定会走上邪路，糟蹋了一个天下难寻的奇人，那我的罪过不是太深了么？”

青萍一直思索着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她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一阵错愕之际，又有一只小舟远远的划来，但它却迅速的隐藏在树荫下。

青萍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把小船向前划去，转过了这道水口，已经可以远远的看见白如云了。

天色已暗，青萍在薄薄的水气中，看见了一个人头，那正是令她意乱神迷的白如云！

他似乎是闭着眼睛，一任那冰冷的湖水，把一阵阵彻骨的寒气，送到他的身上，却是没有一点反应。

他并不感觉到痛苦，倒是他的内心交织着的问题，远胜过这外在的苦痛！

当他听到小舟划水的声音时，不禁睁开了双眼，在薄雾氤氲中，看见了青萍的那叶小舟。

白如云紧皱着一双剑眉，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唉！哈小敏，你这是何苦啊……”

他下面的话未说完，小船已经划近了许多，当他看清了船上的人时，不禁有些意外的惊喜，一张俊脸立时烧得通红，浸在寒水里的身躯，也被热血刺激得一阵阵的蠕动。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来的确实是青萍——他深深爱着的女人。

白如云在心底默默的喊道：“啊！她也来看我了！难道她不恨我了吗？”

青萍的小船越划越近，终于停在了白如云的面前，他们双方是同样的心理，谁也不敢看谁，但是谁也忍不住不看。

沉默了片刻，白如云低声问道：“姑娘，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青萍略微抬起了眼睛，看了白如云一眼，但又迅速的躲开，轻声说道：“我一个人无聊，到处闲逛逛。”

白如云眨动了一下眼睛，他那双眸子仍然神光十足，他望了青萍几眼，说道：“天寒，你别着了凉……”

这句话听在伍青萍耳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她几乎要掉下泪来，说道，“你……你为什么把自己泡在水里？”

白如云眼睛由青萍身上，移到了远天，默默的摇着头，几乎是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青萍用责备的口吻说道：“这么冷的天，你泡了这么多天，一点东西也不吃，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白白糟蹋自己的身体。”

白如云闻言，一双多情的眼睛，紧紧的盯着青萍，在他的感觉里，他同样觉得这个姑娘太奇怪了！

她对自己似有情而又无情，若即若离，但在她的脸上，又看不出一丝虚伪来。

白如云低下了头，说道：“姑娘，你还生我的气么？”

青萍默默摇头，白如云似乎很高兴地昂着头，用他一贯平静的口吻道：“那天我真是该死……我从来没有这么样过，这还是我生平第一次做错事，所以我要罚我自己，把我自己泡十天！”

青萍闻言吓了一跳，焦急的说道：“你……你疯了！在水里泡十天，怕不把肉都泡烂了？你别做这个傻事，快出来吧！”

白如云固执的摇摇头，刚毅的说道：“不！我决定的事，向来不更改的！你想，我关着这么多犯人，每天惩罚他们，我自己犯了错，难道还能不受罚么？”

青萍见他如此怪诞，不由甚为着急，嗔道：“你真是个怪人，偏会想出这么多奇怪的法子来，叫人听着都害怕！”

白如云含笑自若的说道：“这是我自己事，你不用管了！”

青萍知道白如云的脾气刚强，对他劝也是白劝，当下由小船中提出了篮子，带着一丝笑容道：“那……你吃点东西吧！”

这一来太出乎白如云意料之外了，他料不到青萍也像哈小敏一样关心自己，也是送饭来的。

白如云对着青萍感激的微笑一下，但他还是摇着头，说道：“姑娘，你

这番心意我很感激，可是我现在不能吃，还是等我出水后再吃吧！”

青萍这时不禁有些生气了，说道：“你这个人竟是这么固执，真是没见过！”

白如云见青萍生了气，好似非常为难，但他天生这种坚强的个性，当下说道：“姑娘，你生气也没办法，我知道我这个脾气，会使所有的人都讨厌，可是我决定的事，是绝不更改的！”

青萍闻言暗暗佩服，说道：“那么你吃点菜好了！”

白如云皱了皱眉，迟疑了一下，说道：“好吧，我只吃一口菜！”

青萍见如此刚强古怪的白如云，竟会听从了自己，心中颇为高兴，当下用筷子夹出了一枚肉丸子递了过去，白如云就势把它吃了。

当青萍再去夹第二个时，白如云摇头道：“好了，一个就行了，我说过！”

青萍也不再勉强，这时她对白如云恐惧之心，已然大减，爱意更浓了。

白如云望了望天色，对青萍说道：“姑娘，时候不早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恕我不能陪你，只好由北星、南水来陪你了。”

青萍闻言笑着摇了摇头，说道：“算了，那两个小的少气我就行了！我走了，明天再来看你。”

青萍说毕，操过了木桨，把小船划开了去。

白如云默默的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他想不到青萍会突然对他好起来，只要有她每天亲切的探望，就是在水里泡一辈子他也情愿！

他一直望着青萍的船影消失，水面上划过了一条长长的水线，明亮的影子在里面闪烁沉浮……

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觉得无比的快慰。

当他还在沉醉之际，水面又来了一只小船。

白如云有些惊讶，忖道：“她怎么又回来了？”那只小船划得极快，霎时就来到面前，原来正是被白如云遗忘到九霄云外的哈小敏！

白如云有些忙乱，他一向在人前冷酷无情，不知方才的情形被哈小敏看见没有，心头感到一阵厌恶，便把头转了开去。哈小敏穿着一身黑衣，头上也用黑绸扎裹着，深沉得很。她一如往常，轻笑着道：“我知道你晚上肚子一定会饿，可不是……”

白如云心中一急，知道自己吃丸子被她看见了，当下冷冷说道：“我吃不关你何事？你又来干什么？”

哈小敏好似早就习惯了他的冷漠，表面上看不出有一丝沮丧，可是，她的内心呢？笔者不忍描述了！

第八章 悲挥慧剑 拜山问罪

她仍然笑得那么甜，说道：“中午我不是告诉过你了，我来给你送饭！”

白如云对这个姑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她对白如云的冷漠毫无感觉，有时连白如云自己都觉得太过分了，可是她却没有一点反应。

白如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垂头丧气的说道：“小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真是不懂！唉……”

哈小敏低下了头，轻声的说道：“你真的不懂吗？”

哈小敏这句话，把白如云问得默然了。他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哈小敏数年来对他的痴情深爱，他怎会不了解？只是他不敢去想罢了！

哈小敏见他不说话，她也不再深说，径自打开了饭盒，用筷子也夹起了一个丸子，笑道：“小云哥，我也不为难你，你把这个丸子吃了吧！”

白如云知道这次拒绝不得，也就不再坚持，张开了嘴就把那丸子吃了。

哈小敏看着他吃丸子，好似高兴已极，她一句话也不说，摇起了小舟，像一阵风似的，由白如云身旁离去。

白如云不禁为之愕然，心中交织着一些歉疚和拒绝人的痛苦，在他没有遇见青萍时，他虽然并未对哈小敏生情，可是他没有什么反感。

可是当他认识了青萍之后，哈小敏的关怀、亲切，都使他烦恼和痛苦，而急于摆脱。

这能够怪哈小敏吗？不！她与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白如云的感觉不同罢了！

夜鸟在啼，哈小敏小船如飞，她轻轻的抹去了眼角的热泪。

她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落泪的……

白如云已经在水里泡了九天，可是在他身上并看不出什么特别情形来，只是面色比以前白了。

这几天来，青萍每天看他，他们交谈的多了，彼此也了解了很多，虽然白如云仍然显得有些冷漠和不易亲近，但已经转变许多了——当然这只是指与青萍单独相处时而言。

哈小敏呢？这个可怜的姑娘，如果说她有错的话，错在她爱上白如云，错在她太痴心，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又岂止她一个人犯这种错？如果她知道还有很多与她一样的人时，她就不会如此伤心了！这时黄昏已过，青萍独个儿，回到了竹楼，这么些日子来，她已把这里当作她的家了。

可是就在今天，有一件事情，扰乱了她的心，那就是她的未婚夫婿龙匀甫，已经派人送来了拜帖——这是他的习惯，表示他三天后就到了！

青萍心乱如麻，这些天来，她已深爱上白如云，不但爱上他的人，也爱上了他的抱负和事业。

如今那个很少见面的夫婿龙匀甫要来了，虽然她由伍天麒口中，及江湖传闻里，知道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俊侠士，但是太晚了！他为什么在青萍对白如云产生了感情之后才来呢？

她坐在窗前，由窗口痴望着远山，薄暮遮日，正如她那不开朗的心情，她默默的想道：“我是名镖师之女，江湖上也都知道我就是天下奇人龙家的媳妇，我怎么能与白如云……”

“现在龙匀甫要来了，他的武功极高，虽然不见得就能胜过白如云，可是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如果是龙匀甫败了，我能坐视吗？如果白如云败了呢？”

难道我能不离开这里么？”

“唉……如云呀！你为什么会上我呢？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爱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如果结合了，将会被江湖上耻笑一生……再说我的爹爹，也是不会原谅的，还有哈小敏，她要伤心欲绝了……”

“如云，我不能爱你！我辜负了你如海的深情！我要走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忘掉我吧……如云，我会永远的怀念你——一个英俊，奇怪而又多情的人。”

青萍想到这里，不禁泪下如雨，“感情”是一件最奇怪的东西，谁又相信才几天的工夫，青萍竟有些难以割舍了？

她思前想后，觉得只有自己逃走，才可以免掉白如云和龙匀甫的这场冲突，至于以后是否再能相逢，那就要看缘分了。

青萍心如刀扎，她略微整理了一下东西，拿起了桌上的毛笔，含泪留下了一首七律：

“白云深处曾为客，青萍随波任浮沉，多情自古空余恨，长忆天边一抹红。”

青萍写好了这几句诗，心中难过到极点，今日一别，以后是否再能见到白如云呢？

她在室中徘徊着，留恋着每一件东西，回忆自己被掳来的每一时刻。

直到夜幕深垂，她才偷偷的下了楼，摇着小船走了。

在黑夜里，青萍低泣着：“如云……我走了……”

青萍走了两天，白如云沉默如死，他并没有去追青萍，每天拿着青萍留下的短诗，几乎是一句话也不说。

谁也不知道他脑中想些什么，可是他的面色很是怕人，北星和南水，以及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因为他们知道，白如云的心情，是极端恶劣的。

白如云一个人，坐在青萍住过的那间小楼中，这时真个是人去楼空了！

他低声的念着那首诗，一遍遍的重复着，直到他念得累了，这才把身子靠在椅子上，默默的发呆。

接着，他又低声唱出了那首歌…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

我有千腔仇……”

这时南水畏畏缩缩的走到了门口，白如云立时停止了歌声，沉着声音道：“什么事？”

南水进房恭施一礼，说道：“回少爷，有人拜山。”

他说着送上了两张金色名帖，白如云接在手中一看，只见第一张上用朱笔写着：“金风剪伍天麒候教。”

再看下一张，绘着一条五色缤纷的大龙，上写着：“龙匀甫”三个大字，几乎占了那张贴子的一半。

白如云嘴角挂上一丝鄙视的笑容，冷笑一声，道：“哼！好狂的小子！人都走了，你们才来，就这一样你们就够栽了！”

白如云自语数句；转脸对南水道：“请他们到前山‘一贤厅’去坐，泡两杯茶，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茶凉了才见客！”

南水答应而退，白如云又道：“回来！你叫北星把我的面具送来。”

南水又答应一声，白如云把两张拜帖收在怀中，他自己用暖壶泡了一盅

茶，慢慢的饮用着。

不大的工夫，北星送来了面具，白如云已经很久没有戴了，现在伍青萍已走，或许他又需要了吧？

白如云把面具戴好，对北星道：“下去告诉南水，你们二人锦衣彩帽，在‘一贤厅’听命。”

北星才答了一个“是”字，南水已匆匆跑来，禀道：“回少爷！那个姓龙的在那里大发雷霆，辱骂少爷呢！”

白如云双目一闪，冷冷说道：“龙匀甫……你不过靠先人余荫，在江湖上薄有声名，居然敢到此撒野！哼……”

白如云说着，连声的冷笑起来，虽然戴着面具，可是仍然令人猜得出他冷峻的面色。

白如云冷笑过后，对二小童说道：“不必管他，我的茶尚未凉！你们去换衣服吧！”

二小童施礼而退，白如云慢慢的喝了一口热茶，好似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

他站起了身子，来回的踱着步，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在面具后发出了慑人的光芒，他实在使人感觉到恐惧！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白如云这才缓步下楼，越上了小舟，顺手取过了一只木桨，在水面轻轻的一拨，小船如箭般飞驰而去。

经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水路，已然绕到了山前，白如云弃舟登岸，他倒背着手，安详迟缓的向一排房舍走去。

这一排房舍建筑得颇为宏伟，四周都有树丛掩饰着，如非走到近前，是很难发觉的。

白如云踏着一条满是落叶的小径，口中喃喃自语道：“混蛋！秦明又偷懒，落叶好几天都不扫了！”

他说着已然走到了正门，巨大的木门两侧，燃着两只大火把，劈啪作响，显得一派辉煌。

白如云轻轻的推开了门，走向一条两旁栽花的通道，直到正厅门口，再进之后，由侧门转出，另有甬道通往左后，即是“一贤厅”了。

白如云尚未走到，已经听得他们的谈话，伍天麒的声音传了出来：“贤婿稍安毋躁，白如云自诩怪人，我们见怪不怪就是了！”

接着一个年轻人，愤愤的说道：“这白如云果然狂得惊人，不过江湖上还没他这一号，我倒要见识见识！”

这时白如云已然走到门口，接口道：“正要让你见识！南水，开门！”

白如云一语既毕，室内立时静寂，紧接着北星及南水由侧门奔来，他们一律换了绿绸劲装，头戴鲜红小帽，每人左手还套了一只极珍贵的玻璃翠环。

他们二人，北星捧着一只黑漆檀木盘，上列名磁碗壶，南水则拿着一张五彩斑斓的虎皮。

这二小童弯着身，站立两侧，各以左右手把房门推开，白如云此刻带着冷笑昂然而入。

“一贤厅”内，早已燃亮着八盏火光闪闪的纱罩宫灯，把整个大厅内，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白如云这一走进，他立刻看到，靠西窗下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发须完全白的红面老人，这是他所熟悉的金风剪伍天麒。几个月没见他，这老人似

乎变得比以前瘦些了，他那双瞳子之中，所射出的目光，已缺少了原来他所具有的那种自信与狂傲之色，尤其是，当他在刚一看见白如云进来之时，那种张惶失措的神色，更显示了他的心虚与无措。

在他坐椅之前，有一个猿臂蜂腰的英俊少年，正微锁着一双剑眉，来回的走着。

他两只手互扭着，不时发出格格的骨响之声，神色上尤其带着焦急不耐之色。

白如云这么突然的进入，使得这一老一少，都不由吃了一惊。

尤其是金风剪伍天麒，口中“啊”了一声，已自位子上站了起来。

他慌张的看了那一旁的少年人一眼，用低沉的嗓音向那少年道：“他来了……白如云。”

说时手还指了指白如云一下，这少年不由倏地转过身来，立刻，他们都不由吃了一惊。

他们同时都为对方那明亮的眸子所震慑住了，白如云所惊异的是，想不到这年轻人，尚有这么一副俊逸的容貌，尤其是那双眸子之中，所射出的目光，显示出他是有一身极为惊人的功力。

可是这龙匀甫，他的感觉又如何呢？

虽然他所看到的白如云，脸上蒙罩着人皮面具，可是，隐隐凸凹的面部轮廓，以及他微笑着，露出两排洁白细齿，这都可令他想象到，这是一个俊逸的年轻人。

尤其可怕的是他一对眼睛，即使不说话，也令你意会得出，那是一双无情的目光。

四目相对之下，白如云仍然是带着冷冷的笑容，可是那另一少年人，却显得不大自然了。

他冷笑了一声，回头对伍天麒道：“这位是……”

伍天麒虽然心恨白如云入骨，可是一来尝过对方手上滋味，再者，就算是再大的仇人，动手之前，也有一番礼上交待。

所以他嘿嘿的笑了几声道：“匀甫，这就是此处的主人，白如云，你还没有见过吧！”

龙匀甫立刻剑眉向上一挑，目射精光，但瞬即，又回复了原有之色，他只沉着声音道了声：“久仰了，原来是白少侠。在下……”

他方说到此，不由又中止住了，同时那一双剑眉，又再度的挑了起来。

原来是白如云正自回头看着一边，根本就没有在听他说些什么。

龙匀甫不由俊面一红，方要发作，却为伍天麒的目光所止住了。

这时那白如云才笑了笑，道：“二位不辞千里之途到此造访，想必是有事欲与在下相谈了？请坐！”

他说着，回头看了南水一眼，南水忙上前几步，把手上那块五彩斑斓的虎皮，铺在了一张描金的红木太师椅之上，然后垂手侍立一边。

白如云这才走近椅边，弯身坐了下来。北星此时，也不待吩咐便捧盘上前，由那黑漆的茶盘之中，取出一具名瓷盖碗，然后再小心翼翼的，把壶中热茶，斟上了一杯。

这一切动作，做得都是那么自然，简直连一旁的伍天麒和龙匀甫，看也不着一眼。

伍天麒因为早已领教过对方的狂傲滋味，此时心中虽怒不可遏，倒还能

忍住。

可是龙匀甫，就不然了。

他一生之中，也因天赋奇质，自幼练成了一身武功，何尝服过谁来！

今日当面受此奇辱，早已忍无可忍，当时就忍不住哼了一声说道：“好大的架子！”

白如云端起了细瓷的茶杯，在唇边呷了呷，这才翻起了目光，举了一下手中的茶杯道：“二位请用茶。”

这种漫不经心的动作，看在二人眼中，更是令人不堪忍受，龙匀甫仍然是昂然立着动也不动。

伍天麒尚自强忍着怒气，举了一下几上的茶杯，当他手触到茶杯之时，杯中茶早已冰冷了。

这老人不由咬了一下满口银齿，心中恨道：“好狂的小子，你竟敢如此奚落我们岳婿二人……”

可是自己的女儿，此刻在对方手上，并且生死未卜，伍天麒心中虽是怒焰填胸，也只好勉强忍着，以观后情再定如何发作。

当时这位老镖头，气呼呼的喝了一口凉茶，这才用手一指龙匀甫，对白如云道：“这位想必你还没见过吧？他是名震南天的丑丐宗雨的高足，也就是老夫未入门的佳婿龙匀甫！”

白如云依然是晒然一笑道：“啊！久仰，久仰。”

他心中也不由惊了一惊，因为丑丐宗雨，这名字，他曾经从师父口中听说过，那是一位身负奇技的怪人，这龙匀甫既是他的弟子，想来也不可轻视了。

想着星目微侧，略微打量了一下，只觉得这龙匀甫，外表虽是极为英俊正直，却似缺少一种沉静的气质，令人初看之下，就有一种格格不入之感。

白如云未见他面，已对他没有丝毫好感，这时更是不会再有好感了。

当时只看了他一眼，即把目光转向一旁的伍天麒，微笑了笑道：“老镖头来此有何见教？白如云洗耳恭听！”

伍天麒不由气得脸一阵青，暗忖：“好小子！你真能给我装糊涂，我来这里有什么事，你会不知道？”他想着不由冷笑了一声道：“阁下真是贵人多忘事……”

不想他话尚未说完，一旁的龙匀甫已插口冷笑道：“白如云，你不要在我翁婿面前来这一套，老实说，我龙匀甫既敢来找你，就没把你白如云看在眼里，今日之事已至此……”

他说着又冷笑了几声才道：“伍青萍小姐，既落在了你的手中，今日你却要在我们面前有所交待……”忽然一声极为惊人的冷笑，把龙匀甫未完的语声给打断了。

那种动人心弦的笑声，就是任何人聆听之下，也会惊得汗毛耸立。

龙匀甫不得不暂时停止了他的话，惊顾之下，那阵凄厉的笑声，正是从一旁座位上白如云的口中发出。

这阵笑声甫一停止，龙匀甫已羞得面红耳赤，已大有动武之势。

遂见白如云朗声道：“龙匀甫！不错！那伍青萍是落在了我手中，可是你却不配从我手中把她要回去！”

龙匀甫霍地脸上变色，陡然见他右手向外一挥，“唻”一声，劈出了一股凌厉的罡风。

伍天麒口中惊叫了声：“且慢！”

不想那坐在椅上的白如云，倏地向上举了一下手，顿时当堂一声轻爆，白如云座椅，咋的响了一声，龙匀甫也一连后退了三步。

他二人都不由相继大吃一惊。

尤其是龙匀甫，自信这种掌力，是得自丑丐宗雨秘传，名谓“三阴绝户掌”，有一掌判生死之功，自己平生一向极少施展。

此次因畏于白如云功力，所以一出手，就施出了这种掌力，虽只用了七成功力，满想对方无防之下，定难招受，却不料那白如云，一举手之间，竟会迎住了自己掌力，却把自己逼退了三步，一只有掌，竟是齐腕酸麻。

这一惊，如同当空响了一声焦雷，一时木然而立，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白如云又何尝不惊呢，只是他是一个遇事极为沉着之人罢了。

他略为惊愣了一下，遂嘻嘻一笑道：“好掌力，白某领教了！”

龙匀甫此时被他一说，才回过意来，他剑眉往两下一挑道：“白如云，此处非交手之处，你可敢和我到外面一会么？”

白如云依然是带着傲慢的神色，他并不立刻回答龙匀甫的话，却把目光视向伍天麒，冷冷地道：“老镖头高见如何？”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涨红了脸，哼了一声，倏起一站，他先压低了嗓子，向一旁的龙匀甫道：“匀甫你先稍安毋躁，反正我们既来了，岂能空手回去，凡事都要有个交待！”

他说着遂把目光转向白如云，冷笑一声道：“白如云，老夫一意姑息，并非就是怕了你，现在我却有两句话，先要问问你，问完之后，少不得还要向你请教两手高招。”

白如云此时微微呷了一口香茗，慢条斯理的点了点头道：“愿闻高见。”

金风剪伍天麒，冷笑了一声道：“小女青萍如今是否安好？你把她藏到何处去了？为何不令我父女相见？”

白如云眨了一下那双光亮的瞳子，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像是触起了无限的心事，半天才冷冷地道：“这点你放心，我对她比你对她好……”

伍天麒才略微放了些心，但仍然忍不住一腔怒气，哼了一声道：“我是问她现在何处，为何不让她出来？”

这老人显然也是压制不住他这番激动的情绪了，说话的声音相当大。

但白如云只是翻了一下眼皮，唇角微微挂上了一丝笑容道：“老镖头！”

接着那丝仅有的笑容也在他唇边消失了，他用冰冷刺骨的声音接下去道：“你的声音可以小一点，不要忘记，这是我的家，可不是你镖局子！”

金风剪伍天麒的脸，被骂得火一般红，他耸动了一下双肩，用着更大的声音咆哮道：“我声音一向就是这么大！白如云，我是来向你要我女儿的，你快把她交出来，否则……！”

他说到这里，作了个握拳的姿式，在当空挥了一下，似有无穷怒气，只是这“否则”之后，却不知说些什么。

白如云倏地往起一站，那动作是十分震怒，连一旁的南水、北星二人，都不由惊得后退了一步，以为主人定是要出手了。

可是白如云，他真是一个个性诡异，令人难以捉摸，分不出喜怒哀乐的人。

他站起来，只是在这厅内踱了一圈儿，背负着双手，他低着头，一步步，用沉重的步伐走着。

旁边诸人，都可清楚的听到，他双手互扭着，发出了格格骨响之声。

虽然他脸上蒙着一具人皮面具，可是依然可以看出，他脸上肌肉，在激烈的颤抖着，他紧紧地咬着牙关，像是在强忍着内心愤恨。

南水和北星，都不由互相对看了一眼，他们知道，此时白如云才是真正的在愤怒中，一时都吓得动都不敢动一下。

龙匀甫见状，不由笑了一声，脸上带出一丝不屑之色。

这动作为白如云看见了，他马上停止了脚步，慢慢抬起了头，用深湛的双目，注定在这年轻人的脸上，良久才冷冷的道：“龙匀甫，我问你，青萍是你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跑到我这里来要人？”

龙匀甫不由脸红了一下，但他不甘示弱的向前走了一步，哼了一声道：“伍青萍是我未过门的妻子。姓白的，这理由够了吗？”说着他剑眉微微向两边一挑，冷笑了一声道：“白如云，按理说，你抢走了我的妻子，又侮辱了家岳，在哪一方面，我都不会与你甘休的，可是……可是，我很敬重你是一条汉子，何况伍小姐既无任何伤害……”

他咬了一下贝齿，接道：“只要你把她交出来，再向家岳伍老前辈，略表一下歉意，我龙匀甫看在你我同属武林道中人，也就算了。白如云！你是聪明人，你看看这么做可好？”

一旁的金风剪伍天麒，他心中早有此意，只是当着龙匀甫却不好意思出口，此时一听龙匀甫居然自己这么说了，不由心中大慰，满以为这么屈就，那白如云或许就会赏自己这边一个全脸了。

当时闻言之后，忙在一旁插口道：“白如云，老夫却是十分钦佩你是一个英雄……”

不想他这一句话还未说完，就见这孤僻的青年，仰面一阵大笑，声震屋瓦。

这阵笑声实在太可怕了，笑得他几乎流出了眼泪，龙匀甫不由又惊又怒的瞪视着他，一时弄得莫名其妙，心中正在狐疑，白如云的笑声已经停止了，他人也转到了二人身前。

他伸出一指，几乎快点到了龙匀甫的胸上，用着冰冷刺骨的口吻道：“龙匀甫！”

说着他回过了头，看了伍天麒一眼，又喊了一声：“伍镖头！你们都听着，我现在告诉你们，伍青萍不在我这里！”

此言一出，二人不由大吃了一惊，相继脸上都一阵变色，伍天麒不由叱道：“什么？你……你不是把她带上山来么？”

白如云依然冷冷的，用方才未断的语气，接下去道：“可是，不管她在不在我这里，你二人都已经激怒了我，今日你二人，既踏入了我这归云堡之中，就让你们来得去不得！”

这几句话，他说得字字如斩钉截铁一般，由他那洁白的细齿之中吐出，更似有无穷寒意。

龙匀甫俊目一张，厉声叱道：“白如云，很好，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本想为你留些情面，既然你立意刁难，如不让你见识见识，谅你不知我龙匀甫是何许人也，现在废话少说，白如云你就赶快划下道儿来吧！”白如云用那双冷芒的眸子，扫了这年轻人一眼，心中也不由甚为钦佩对方胆色，因为这些年以来，就从没有一人，敢对自己这么说话。

他冷冷地点头道：“好！”

金风剪伍天麒，倒不在意马上交手了，他满心惦念着青萍如今的消息，当时不由抖颤着嗓子道：“什么，你说我女儿不在这里了，她在哪里？你说，你快说！”

这位老镖头忍不住赤红着脸膛，向前迈进了两步，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一霎时，也正是白如云怒不可遏的时候，每当他二人提到青萍一句，就像是一口利刀，刺进了他的内心一般，他不由猛力的坐在了椅子上，满口紧咬着银牙。

忽见他用手在那细瓷的盖碗之上一按，金风剪伍天麒和龙匀甫不由一阵惊心。

原来那高有五寸许的细瓷盖碗，被白如云这一按之势，竟自齐口全部没陷在桌面之内。

杯口竟和桌面一平如水，那杯内尚有大半杯香茗，仍然是一滴没有外溢，桌质原系上好红木，这种红木木质极坚，普通刀剑砍上，也不过仅留浅浅痕迹，而白如云仅这么轻轻一按，竟能臻此，这种内家神功，怎不惊人已极？

就连龙匀甫也不由看得面色一变，暗忖这白如云，果然功力高不可测，自己量人度己，此一行也实难操胜算，但他也是一时英杰，自信自己师门十数年苦功造就，也不见得就不如他。

当时虽然心中惊骇，仍能装成一副轻松的样子，唇边微微带出一丝冷笑之色。

遂见白如云，抬起头，朗声对着伍天麒道：“老头儿，你休再向我提起伍青萍，否则我打碎你的头！”

他的话，就像是有无比的威力，顿时惊得伍天麒一怔。金风剪伍天麒，往昔是何等声望，金风剪镖旗所过之处，不论大江南北，水旱各路豪杰，无不敬畏三分，那是何等声威。

想不到今日自一见这冷面无情的白如云之后，自一开始，就对他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怯畏之态，对方那双冷湛的眸子，只要一注视自己，伍天麒竟会生出“不寒而栗”之感。

的确！这老头儿确实在他手中，是吃够了苦头了，他确实知道这年轻人一身的功夫，可说是自己平生仅见，如今虽然有龙匀甫在侧，还是心生畏惧。

尽管这龙匀甫一身功力，耸人听闻，已到了高不可测的地步，但是，到底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识过，而白如云，那可是自己尝过味道的！

伍天麒想到这里，不由从脊椎骨里，向外直冒凉气，因此白如云这一句打碎他的头，确实吓得他不轻。他不知如何，竟后退了一步。

龙匀甫不由心中奇怪，暗忖道：“这位伍老爷子是怎么了？怎会被白如云一句话，就吓成了这个样子？”

想着不由侧目看了伍天麒一眼，金风剪伍天麒被龙匀甫这么一看，不由老脸一阵通红，一双浓眉往上一挑，勉强仗胆冷笑了一声道：“白如云，你休得猖狂，今日老夫到此，也正为的是来会一会你，看看你别后三月，又有什么惊人进展，徒逞口舌之利又有何益？”

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言不由衷，外强中干，这几句话说得他额角都冒了冷汗。

在他说话之时，白如云一双光亮的眸子，始终注视着他，因为他脸上紧蒙着那张人皮面具，所以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但由他双目之中，却可看出他此时处在极度错综和复杂的情绪之中。

终于他咬了一下下唇，发出了冷冷的声音道：“南水北星掌灯侍候！”二小童一齐躬身答了一声：“是！”

白如云也缓缓由位上站了起来，他依然用冷冰冰的口吻道：“此时天已将近子时，待子时一到，炫极星出，后山归鹤亭先见星芒，我们正好借着星光，一较身手，不知你二位意下如何？”伍天麒尚未答话，龙匀甫已朗声应道：“全凭尊便！”

白如云星目旁视，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不由一阵紧咬满口细齿，心说：“你休要如此卖狂，等一会我倒要好好领教你一番，看看你有什么出奇的本领！”

思念之间，南水、北星二人，已各自掌灯来近，白如云霍地一转身道：“带路归鹤亭。”

南水、北星二人，各自口中答应了一声：“遵命！”就见他二人，各自往下一矮身躯，倏地腾身而起，这种起身之势，二小童几乎是同一个势子。

二人上肩水平不动，仅靠一双足尖点地而起，所用轻功，更是白如云平日所授的一种极上的轻功，名唤“燕双飞”，是特地教授二小童同时腾身的一种招式，施展出来确是别有风采。

最妙的是，二小童手中各持着一杆白罩宫式纱灯，翠绿的灯杆轻轻挑着。而北星、南水二人所着服式，又是色泽式样都是一样，再加以身形高矮亦相仿。

此时这一同腾起，肩腰肘足，几乎都一样，手中纱灯也是举伸得姿态一样。

乍看起来，就像是两支银箭，突地划空而起，手中纱灯，就像是两点金星，倏地破空而起，先不论二小童这身轻功，只是这份绰约风采，已不由令金风剪伍天麒和龙匀甫二人暗自感叹，俱都不由暗想道：“这白如云果真是一罕世奇人，只看其手下区区小童，竟能有此功力，他本人就可想而知了！”

南水、北星二人，各人都是左手轻操上衣下摆，右手平持纱灯，以“燕双飞”的绝招腾身而出，似长虹贯日也似，往那一贤厅入口大门前一落，不待吩咐，已“唰”的一声，分至左右。

手中灯向前略为伸出，把门前左近，照耀得光亮十分，乍看起来，二人就像是两具木偶似的。

白如云就在二小童身形才一下落的霎那间，已如飞虹射斗似的，倏地腾身而起。

二小童方一落下，白如云却头也不回的，穿门而出，身形可说是快到了极点。

金风剪伍天麒和龙匀甫，在人前自然也不甘示弱，伍天麒一双大袖向后霍地一挥，整个人身，就像一支利矢似的水平射出，紧随着白如云身后，翩然而出，龙匀甫却是心恨二小童在自己面前存心卖弄，有意给南水、北星一点颜色。

只见他侧身拧时，不见其双肩有一丝下沉，人也如穿云归鹤似的，疾穿在下风门之前。

脚尖一点地面，不由对着两侧的南水和北星晒然一笑道：“有劳二位小兄弟掌灯侍候，龙某多谢了！”他说着话，双手微微往前胸一合，又倏地向两下一分，洁白的一双水袖已自挥出。

别小看了他这种看来漫不经心的动作，可是在这位丑丐宗雨的传人手

施展出来，却是别具威力了。

南水、北星二人，心中正自吃惊，这少年何故对自己二人如此多礼！

谁知一念未完，就觉迎面袭来一股极大的劲风，几乎令人为之窒息，同时那风力之中，更挟着无比劲力，一时就像两柄钢锤似的，劈胸猛击了过来。

二小童虽各有一身功力，只是因为完全在无意之中，另一方面，龙匀甫这双袖上的“拨云见日”功夫，也确非二小童所能敌得住。

故此就见南水、北星二人，各自口中“啊呀”了一声，俱都通通一连后退了五六步，各自都觉得心血上涌，一阵面热，那阵迎面罡风，几乎逼得二人喘不过气来，同时二人手中所持纱灯，在龙匀甫双袖一挥之下，已全部熄灭，人也摇摇欲倒。

二小童各自拿桩站稳身形，方欲开口说话，只见眼前人影一闪，白如云竟去而复返。

白如云身形向下一落，一双大袖，竟然倏地向两下一分，口中轻叱了声：“没用的东西，点灯去！”

北星、南水二人竟在白如云这一分手之间，各自不由自主，被一阵疾风，硬给逼出了一丈四五，身形旋转得如同风车也似。

待那股劲力突一消失，二人也一交倒地，俱都惊怔得脸色一阵发青。

他们知道，白如云又发怒了，俱不敢再发一声，各自由地上爬起来，对看了一眼，至一旁重新点灯去了。

龙匀甫此时含笑负袖而立，他知道白如云双袖之上，虽看来似用了不少内力，其实仅是一种外旋之力，并不能伤人丝毫，他此举，表面上似对二小童惩处，事实上，却以外旋之力，把自己方才用在二人身上的一点劲力，给去了个尽净，此人可真是一聪明智慧之人。

他想到白如云这一现身，必定不会再同自己善罢甘休，心中却也不惧。

他双手拢在袖中，暗中已把内力贯在双掌之上，以便随时迎接白如云来势。

可是白如云生就怪性，他喜怒哀乐从不摆在面上，任何人也不能猜知他做一事之前的情绪。

此时他却对着龙匀甫微微一笑，露出了两排又白又细的贝齿，点了点头，道：“龙兄真是好功夫，这一手‘拨云见日’，白如云真是拜服不已，等会儿少不得要领教一下！”

龙匀甫不由冷冷笑了一声道：“白兄不要客气，方才那一手‘浪打礁岩’，才是施的恰到好处呢！”

白如云不由微微冷哼了一声，一时心中却也不能不服这龙匀甫阅历惊人。

因为他这一手功夫，施展得极为含蓄，却不料仍为这龙匀甫看穿了。

十数年之中，白如云一向自负过人，此一刹那，他不由也感到，眼前的龙匀甫，确是一个功智相当的劲敌了。

当时鼻中冷笑了一声，倏地翻过了身子，并不再说什么，径自向门外走去！

龙匀甫不由启齿一笑，显然他为着这一番动作，而感到十分消受。

因为他初次由这怪人的目光之中，看到了有一丝向自己容忍、退步之色，哪能不令他得意喜悦呢？

当时龙匀甫，更是不再丝毫怠慢，也暗用“混元凌波步”的轻功绝技，

把身形紧紧地跟附了上去。

此时南水、北星二人，又已重新把灯笼燃了起来，由身后紧扑了过来，他们经过龙匀甫之时，都不由狠狠地瞪了龙匀甫一眼，才一径向前疾驰而去。

“归鹤亭”是在这堡中偏僻之处，出了一贤厅向右拐，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

仰望山峰，奇石参差错落，山势陡峻，怪藤怒生，纠葛于满生苔藓的山石之上，不要说人欲跃行其上了，就只是仰首看上一看，也足令人不寒而栗。

南水、北星二人各持纱灯，率先扑上山道，一路倏起倏落的疾驰着。

他二人身后，紧随着金风剪伍天麒和龙匀甫，白如云殿后。

这几人，虽然他们都各自具有一身奇异武功，可是深夜里，跃行这种陡峻的山道，也是俱不敢大意，因为石面太滑，有时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尤需小心，否则只一失足，可就有性命之忧。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心中暗暗奇怪，暗付：“这白如云也真奇怪，既要凭武功一分高下，这堡中有的的是宽展地势，又何故在这深夜中，选择这么一处地方，真是想不通他用意何在！”

此时天上虽有星月，可是奈不住这座石峰之上，奇石凹凸，老藤纠葛，依然是昏暗一片，有些地方，黑暗程度，竟是伸手不辨五指。

这种场合之下，可就看出了各人的目力了，南水、北星二人，因为手中有灯，自然不在此列，金风剪伍天麒，虽然有一身软硬功夫，可是到底年岁大了些，有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花了眼，险些翻落崖底，若不是龙匀甫就近搀扶，不等到上至峰顶，他也就早没命了。

可是再看白如云和龙匀甫二人，那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二人起落，如惊鹤飞猿，有时落足之处，全在灯光外，仅足尖轻轻一点石面，身形又自倏地腾了起来，一路倏起倏落紧随着南水、北星二人身后比肩而行，那种悠闲态度，如履康庄大道似的。

如此少说跃行了约有半个时辰左右，眼前山道才算平展了。

伍天麒略定了一下身形，私窥自己，已由不住通体汗下如雨，再看看眼前山势，已到了极峰之处。

耳闻得四外风啸之声如豹吼似的，那风力竟是大得出奇，只是地势却宽有十数丈，可借星月之光一窥无遗，南水、北星二人手中灯笼，早又为风所吹熄，可是光线却反比先前明亮了许多。

仰视苍穹，那些亮光闪闪的星群，就似一粒粒垂在众人头上，举手可攀。

伍天麒私忖眼前形势，不由暗想这地方果真是一理想较技之处。

只是四面天风过大，常人登此，怕立足也立不住，早被风力吹到山下去。

峰顶有一夹石弄道，北星、南水二人，率先转入石弄之中，三人随后入弄，风力立刻就没有了。

待转行而出了这道石弄，眼前地势，竟似又高了不少，一目所望，尽是一座座的石峰，高矮不一，但相隔却不过往往只有数尺，最多也不过数丈，少说也有百峰之多。

龙匀甫和伍天麒，都不由看得阵阵心惊，暗暗惊心好惊险的山势，那高矮百十石峰，于星月淡辉之下，就像是无数绵羊似的，云雾如带，飘浮在群峰之间，看来令人阵阵心悸。

南水和北星，此时俱藏身在那弄口不动，白如云回头道：“你二人就在这里不动，我们少停即返！”

他说完这句话，遂转过脸来，对着伍天麒和龙匀甫一指对面道：“那归鹤亭就在第七座石峰之上，我们可去那边先小栖一阵，待子时一到，那炫极星一出，此处顿现奇光，遗针可见，那时当可向二位领教一番了，不知二位对这个地方还满意否？”

龙匀甫此时俊目四扫，心中虽不免惊心，但到底他身负奇技，闻言之后，只微微一笑道：“想不到此处有此奇景，在此能领教白兄几手高招，可谓人生一大快事了！”

金凤剪伍天麒，此时只看得心惊胆战，一时只顾东张西望，竟连白如云说的话，都没有听清，他不由吓得阵阵发冷，暗道：“我的老天爷，这地方简直都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如何较量武功啊！”

白如云此时见龙匀甫也喜欢这地方，不由颇心悦，但却冷冷的道：“既如此，二位请随我来！”

他说完这句话，倏地两臂一分，人已水平的射出十丈以外，足尖只轻轻一点一处石峰之巅，人又再次的腾身而起。

似如此三个起落，已翩若惊鸿似的，腾身上第七座石峰之上。

龙匀甫此时方要纵身而起，忽听身侧伍天麒咳一声道：“贤婿且慢，你要搀我一把才好！”

龙匀甫这才想到，自己这位岳父大人，一身软硬掌上功夫，虽已到了炉火纯青地步，可是像今天这种全系凌气而行的极上轻功，他却是差了一筹。

当时闻言后，微以右手探于伍天麒右腋之下，足下暗一用劲，以“点萍渡水”的轻功，倏起修落的直向白如云腾身的那座石峰猛扑了过去。

这种身手如果是在平地之上施展，倒不觉十分惊人，可是在如此深夜，在这千仞绝峰之上，如此施展出来，可真是惊险万分，龙匀甫如无一身极上乘轻身功夫，万不敢如此施展。

白如云面向峰下，眼见着龙匀甫，手扶着伍天麒，只几个起落，已扑向自己立身之处，不由心中感叹不已，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道：“白如云呀白如云，你今夜才算真正找到了值得你动手的对象！”

她忽然伸手，把脸上那张人皮面具揭了下来，淡月稀星之下，立刻现出了那俊逸的面孔。

想是因为他表情过冷，在月光之下，更显得苍白怕人，可是尽管如此，他那种英俊潇洒的仪表风采，已令伍天麒和龙匀甫心中一怔。

他二人决没有想到，这么一个铁面无情，一意孤行的怪客，竟会是这么一个英俊潇洒的人物。

一时伍天麒和龙匀甫，都不由怔在当场，四只眼睛，只是吃惊的望着白如云，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

白如云一向对敌，就从来没有把脸上面具揭下来过，只为他不愿任何人看见他的真面目。

此时他竟自己揭下了面具，自然是有非常的举动了，他一面把取下的面具，放入随身的革囊之中，一面却冷笑着对二人道：“归鹤亭就在峰上，二位请快随我来吧，子时即至，那炫极星霎时即出，我们也正好借此作一了断！”

他说完这句话，猛然向后一仰身形，竟以“燕子倒穿云”的轻功，陡地射空而起，待身形已起来了足有七八丈高下，却在空中一叠双膝，轻飘飘地落在了亭顶之上，却仍是面朝着二人。

此时天风冷冷，吹得他那一袭罗衫左舞右荡，再衬上他长身玉立的身材，

英俊清秀的面颊，真有飘飘羽化之感。

这种身手看在龙匀甫眼中，不由暗暗惊心，这少年人，本来是目空一切，在他初闻这白如云的为人之时，根本丝毫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中。

不料自眼见他之后，他脑中那番轻视之心，已去了一个净尽。

此时见状，更不由心中生出一丝寒意，殊不知今宵交手，到底鹿死谁手？

想着却也不便示弱于人，当时口中冷冷地说道：“白兄所言极是，一切但听吩咐，小弟别无异议，只请快快划出道儿来吧！”

他说着也是双臂向两边一分，人也突地拔空而起，待身形起在了空中有五丈上下，他突地向下一探上身，用“细胸巧翻云”的招式，在空中一连翻了三个筋斗，人已经飘飘地落身在那归鹤亭脚之下。

这一势，身手用得极为灵活，落地后，依然是面现微笑，不带出一丝气涌面红之色。

白如云此时却是仰首上望着那一天星斗，对于龙匀甫到底是怎么上来，似乎是毫不关心。

在他那白皙的面颊中，可看出他那两弯剑眉，紧紧地皱着，满面都罩着一层冰寒之意。

此时金风剪伍天麒，也以“八步赶蝉”的轻功，提劲扑上了亭边。

二人此时一打量这“归鹤亭”，见亭高不过一丈七八，大小有两丈方圆。

亭顶一色朱红，金条红瓦覆盖，沿边却是漆以翠绿之色，不知是何年所建，那翠色多已脱落，斑斑点点，看来更有古雅之意。

正中由一根石柱支起，在那亭柱四周，有一圈座椅，巨细方圆不一，看来可容十数人，对奔谈笑。

此时夜已很深，四外天风更是呼呼吹刮个不停，仰视苍穹中有几片白云，为无风吹得如同棉絮似的，卷作一圈，转瞬即消失无遗。

第九章 冲冠一怒 双雄拼命

时虽有星月之光，可使三人分辨面貌，略可看视四外景物，不过若是真要交手对敌，尤其是在这千仞石峰尖顶，那可说是险到万分了。

白如云见二人相继入亭，他不由飘身而下，一语不发的坐在石凳之上。

龙匀甫见状不由冷笑了一声道：“白兄引到此处，实在妙极，但不知阁下之意，是准备如何比试呢？”

白如云冷目旁扫，唇角微微向上一挑道：“悉听尊便。”

龙匀甫不由一怔，遂看了一旁的伍天麒一眼，哈哈一笑道：“白兄这么一说，倒叫我二人为难了，有道是客随主便，阁下就不必客气，划出道儿来吧！我们一定舍命相陪！”

金风剪伍天麒一听，不由忙用目光，向龙匀甫看去，可是龙匀甫话已出口，不由心中暗惊，忖道：“你这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白如云是出了名的难惹人物，你居然叫他划出道儿来，还舍命相陪，自然你是不怕，可是却苦了我老爷子了！”

果然他一念方毕，白如云已偏过头来，微微一笑，那白皙的瘦削面颊之上，显示出未有过的光采，他露出细白的贝齿道：“你说的是真的？”

龙匀甫不由俊脸一红，颇为不悦的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白兄你就不必再谦虚了，请划出道儿来吧！”

白如云冷笑一声，点了点头道：“既如此说，白某如再坚持，那就显得太固执了……”

他说着悠然的站起身子，徐步下了亭阶，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月，倏地回过头来，对着龙匀甫冷冷一笑，道：“我知贤岳婿，此番来找白某，本就安着浦雪前耻之心，决不容区区在下再能逃生……”

他说着忽然两道剑眉，倏地向两下一分，冷冷的一笑，用低沉的口音道：“可是，我白如云，生就一副傲骨，决不服人的傲骨，贤岳婿既要取白某性命，却要拿出些惊人的功夫来，否则白如云虽有一死之心，恐怕也难蒙成全吧！”

金风剪伍天麒，在一旁闻言阵阵心惊，因为他发现此一时，白如云的脸色愈发难看了，他那句冰冷冷的语音，几乎令人一听起来，就会觉得心惊肉跳，而下意识感到，这个年轻人，每说一句话，都能做到似的。

白如云苦笑了一下又道：“白骨何需埋青冢，人生无处不坟墓，能够在二位当今奇侠手中丧生，也是一大快事！”

伍天麒愈听愈觉心惊胆战了，可是他却一时又插不进口去，只急得一时眼睛满处乱转。

龙匀甫却仍是在一旁微笑不语。他只是在尽力的思索着，白如云这话中的意思，闻听之后，他不由也从位上站起了身子，慢步下了小亭，冷然道：“白如云，龙某既随岳丈来访，自然也非怕死贪生之辈，只是我们此行目的，是为了向阁下讨回伍姑娘……”方言至此，就见白如云一声长啸，一晃身躯，已窜到了龙匀甫身前。龙匀甫一时不知就里，不由后退了几步，瞪目不知其意。

就见白如云用颤抖冰冷的声音，大声道：“不要再提起伍青萍！我不是已经对你们说过了么，她已经不在这里了，她走

了……”这一来，不要说龙匀甫了，就连那金风剪伍天麒，也沉

不住气了，当时一个踉跄，由位子上向前抢步，到了二人的身前。

他用沙哑的声音道：“你说什么？我女儿真的不在这里了？”

白如云用冷冷的目光，扫了这老人一眼，冷哼了一声道：“信不信由你！”

此言一出，就听伍天麒大吼了一声：“好小辈，你纳命来吧！”

这老头儿，此时倒真是动了无名火，他竟一挫壮躯，似鹰隼般的，已扑到了白如云身前，扬起一双蒲扇大的巴掌，向前一递，用“阴阳翻掌”，直朝白如云前心小腹两处要害上猛然递了去。

这种动作，就连龙匀甫也没想到，因为若从功夫上来说，伍天麒的功夫，比起白如云来，简直是差远了，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敢先向白如云下手。

他这一招方一递出，龙匀甫已不由大吃了一惊，他忙向前一探身，方想在白如云还手的第一招之时，自己先行代伍天麒给接住，然后，再说两句场面活，先暂时不要动手，听听白如云的比试方法。

不想龙匀甫这么快捷的动作，在白如云来说，依然是慢了一点。金风剪伍天麒这一式“阴阳翻掌”方一递出，就见白如云剑眉一挑，他那修长的身形，似微微一侧。伍天麒这对掌上，曾有二十年的“绵掌”功夫，只要为他这一对掌风所罩上的任何人物，休想轻易的逃开。

伍天麒此时因恨爱女下落不明，所以对白如云已恨入骨髓，双掌之上，更是用了十成功力。

他这一手“阴阳翻掌”，和“双阳恶手”配合着施用，更有无穷威力。

果然白如云无备之下，已为他掌风而罩住了，伍天麒口中叫了一声：“嘿！”

他双掌用滚枇杷的厉害手法，猛然向当中一合一搓，满心想把白如云搓得骨碎肉烂。

可是白如云那修长的身子，就在伍天麒初一接触之后，先是一阵冰冷。

就在他用力一合之际，却生出一股如火也似的剧热，真是炙手可焚。

金风剪伍天麒就觉得，自己如果不把双掌急速撤回，非被那股奇热，烧至焦烂不可。

他一时情急之下，不由口中“啊”了一声，略微一停滞之际，白如云那修长的躯体，就像是一条鳗鱼一般，由伍天麒双掌之中滑了出去。

伍天麒不由大吃一惊，右足向后一退，用“倒采莲荷步”向后撤出了两步。

他猛然向后一伸双掌，可是白如云却“哧”的轻笑了一声道：“且慢！”

也不知他这双手是怎么伸的，“噗”一把，已叼住了伍天麒一双手腕子上，双手倏地向两下一分，略用了三成劲一按，伍天麒已不由痛得冷汗涔涔而下。

遂见白如云晒然一笑道：“镖头你先别慌，要打也得等一会儿。”他说着话双手微微向上一翻，金风剪伍天麒健躯竟由不住又后退了七八步。

他觉得一双手，竟齐根都麻了，当着龙匀甫面前，他这张老脸，确实觉得无处可放了。

一时连气带窘，直气得整个身子阵阵发麻，一时木然呆在当场。

龙匀甫此时也觉脸上无光，上前一步，朗声道：“白如云！休要逞威，龙某这里候教了！”

白如云哈哈一笑，忽然他脸上笑容尽失，用手往当空一指道：“看！炫极星就要出来了，龙匀甫你不要急，我不会使你们失望就是了！”

龙匀甫和一旁发愣的伍天麒，不由顺着白如云的手指，往当空一看，顿时都不由得心中一阵惊奇。

只见此时天空中，一朵朵白云，都似万马奔腾般，直向一边卷带而去，天空中更显得星皎云净，同时整个天空呈现出一重极为爽目的紫色彩气。

一时大地上光华顿盛，只是却不见那什么“炫极星”出现。

白如云脸色顿时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阴沉之色，他扭过头来，对着伍天麒冷冷的道：“炫极星霎时现出，可有话说在前头，我若死在你二人手中，算我学艺不精，没有什么好责怪的，可是你二人若有不慎，也怪不得我白如云手狠心毒！”

这几句话说得严词峻口，伍天麒不由打了个冷战，但他仍然冷笑道：“你放心，我老头子此番前来，已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心，如死于你手，决无一丝遗憾之处，白如云你就快快划出道儿来吧！”

白如云倒想不到，这老头子居然也如此硬了起来，当时笑了笑，道：“好！”

他说着话，用手往那一片为白云埋没得仅露出了尖头的百十石峰道：“炫极星出现时，此一片石峰，光亮如同白昼一般，我们不妨各以全身所学，在这石峰之上，一决胜负，胜者自不用说，败者势必翻落涧底，想必是没有活命了，二位以为这么比试可好？”

此言一出，非但金风剪伍天麒突然色变，就连龙匀甫也不由一阵心惊，暗忖：“好恶毒的白如云！这石峰之上，几乎连着足都成问题，又怎能在其上较量功夫，稍一不慎，不需敌人来攻，自己一个失足，也要成肉泥了。”

但不论如何，对方既这么说了，以自己名望身分，也只有硬接着。

当时稍一考虑，不由晒然一笑道：“白兄所说比武方法，真是妙极了，在这石峰之上，较量身手，内外轻三功都需极佳，否则可真是自取灭亡……”

他说着话，眼角不由偷偷看了一旁的伍天麒一眼，暗示伍天麒留心。

伍天麒哪能不懂龙匀甫眼色的意思，当时脸红了一下，冷笑了一声道：“老夫对阁下所言，稍有意见，不知可容老夫发言否？”

白如云眨了一下眼睛，冷声道：“方才所言，只是和龙兄较量之法，和老镖头另有方法，不在此例！”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心中一喜，当时接口道：“老夫愿闻其详！”

白如云看了看天色，知道炫极星霎时即出，当时不愿多耽误时间，只冷然道：“我知你拳掌兵刃功夫极佳，却不大擅长轻功，所以容我向龙兄领教过之后，再和你比试别的，你意若何？”

金风剪伍天麒闻言后，表面不说，却由不住心中暗暗钦佩，钦佩这白如云，果不愧是个英雄，闻言之后，手捻银髯，一时倒发起愣来了。

龙匀甫突然晒笑道：“白如云，你也太狂了，你又怎么知道，我龙匀甫，就一定不是阁下的对手？倘若侥幸龙某赢了，那么和家岳这一阵，倒是可免了……”

他说着，不由负手微笑了起来。

白如云电也似的眸子，忽然侧扫了龙匀甫一眼，他对这年轻人，那一种安闲的态度，确实也不由不深深赞许，可是他是那么自信，他用着冰也似的语言，回答着龙匀甫的话道：“龙匀甫，那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会比试很久，但最后，你终会死在我的手下！”

龙匀甫再也忍禁不住，冷笑了一声道：“那也未必！”

白如云用手指一下天边的彩气道：“你看，炫极星出来了！”

果然他的话声一了，就见天空“唰”的一声，打了一个极为明亮的闪电。

一霎时，一颗遍体紫明的大星，由穹空中闪了出来，立刻紫焰如电，照得三人眉目皆紫，那光显现之后，几乎令三人耀目难睁。

金风剪伍天麒和龙匀甫，先只以为，一颗星光，又能亮到哪里，此时见状，不由惊得口中啊了一声，各自退后一步。

再看四外山谷峰涧，历历在目，比之白昼自不相上下，都不由暗中叫奇。

白如云脸上立刻挂上了一丝笑容，可是，只是那么的短暂和阴沉，否则将是一个男性最美的笑容了。

他回过了头，对着龙匀甫道：“你看见没有，这颗大星，就是炫极星，它是我们的明灯，一出一没，仅一个时辰，我们比武只限于星没之前，否则作为罢论，另外再谈如何？”

龙匀甫略为思索，遂点头道好。

白如云此时见龙匀甫答应，遂不再说，只见他右手一提长衫下摆，冷然道：“龙匀甫，你随我来，你可要小心了，我手下对你是不会留一点情面的！”

这个颀长微带书卷气息的年轻人，在他说完这句毫无感情的话之后，人如穿云野鹤似的，突然离开石亭，射空而起。

他身子又像是一支脱弦的疾矢，直直的射向了半空，引得二人目光，都向他直直望去。

他们都奇怪和震慑着，这种惊人的轻功，真可说是举世罕闻。

思念之间，白如云的身子，已像是一朵棉花似的，轻飘飘落在一座石峰的顶尖之上。

他身上那袭湖绸的长衫，为猛烈的山风吹得扯起老高，配着他清逸的面颊，真有意态出尘之感。

龙匀甫此时也是气贯丹田，方要纵身而起，耳边却听得金风剪伍天麒的声音道：“匀甫你要当心，万一真不是他的对手，还是早些退回来好些……”

他说着，用力的握住了龙匀甫一只手，叹了一口气接着道：“小女既不在此，我们犯不着把命赔在这里，你就不敌他回来，也只有我看见，算不了什么丢人，不必太和他认真！”

说到最后，语音竟变得有些颤抖和哽塞了，龙匀甫不由一愣，在老人的眼中，他领略到一份纯真的感情，一时他不禁也深深感动地，反握起伍天麒一手，道：“你老人家放心吧！小婿是不怕他的！”

伍天麒用眼偷看了远远的白如云一眼，才又接道：“记住！不要忘了用暗器，你去吧！”

龙匀甫不由微微一笑道：“小婿知道了！”

他说着话，白如云已在那边感到不耐了，他只是运行着捷快如梭的身形，在这远近百十座石峰之尖，窜来纵去，其快如风。

龙匀甫用“鹞子倒穿云”的绝顶轻功，反窜出了十丈有余，在空中一挫腰躯，施了一招“平沙落雁”，轻飘飘的落在了一座石峰顶尖之上。

他身形因迟来不敢再有所犹豫，仅仅向石尖上一落，跟着往左一弓，已如一枚跳弹星丸也似，在那如林的石峰之上倏起倏落的纵了过去。

白如云身形是向右，龙匀甫却是向左，各自都是弧形向当中紧疾凑了过来。

金风剪伍天麒一时眼都花了，只见两个黑点，如同星丸跳弹也似，在紫色彩光的笼罩之下，竟是快捷得出奇，几乎令他不敢交睫。

一霎时这两个黑点凑在一块了，当空立刻发出了一声清晰的双掌互击之声：“啪！”

只是往当中一合，却马上如同飞石溅珠似的，向两下又猛然的分了开来。

伍天麒不由紧张得手捻长须，口中“啊”了一声，他眼看二人身形，各自飞腾了起来，龙匀甫遂又轻飘飘的落在了一座石峰之上，他还清清楚楚的看见龙匀甫脸上的笑容。

伍天麒立刻心中像吃了定心丸一般的舒服，他不由暗中喜忖道：“好孩子！真是好本事！”

想象中，白如云必定是翻落涧底无疑了。

他忙转过了头，去搜索白如云的踪影，可是他失望了！

白如云依然好好地挺立在一座奇峰之上，紫色炫光之下，这怪人意态仍是那么自如，山风把他身上的湖绸长衫吹得呼噜噜扯起老高。

然后他似见白如云嘴皮动了动，像是和龙匀甫说了一句什么，只是距离太远，一时却没有听清楚他们对答些什么。

于是二人，立刻又像是蝴蝶穿花似的，在这百十座石峰尖上此起彼落的穿行了起来。

金风剪伍天麒正看得目不交睫之时，忽然他耳中听到了某些声音。

那些声音，就像有人在疾驰似的，而且还不时对答着话。

伍天麒不由一惊，心中暗想：“这地方位处极峰，即使是狮虎亦难攀登，莫非还有别人在此路过不成？”

这么一想，他不由一时把目光离开了在场中疾斗的二人，直往那发声之处寻望了过去。

亭后是一座百丈峭壁，一平如削，那疾驰着，和用铁器点击着石面的声音，就是从那下面一阵阵的传上来的。

金风剪伍天麒，先是怀疑是南水和北星两个小东西，可是再转念一想不对。

因为南水和北星，是藏身在前崖石弄之中，不可能上来的，就是他们上来，也是从前面，不可能从后面上来。

这么一想，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心中更奇怪了。

什么事都是这样，不关心则已，只要一关心，那就非要探察一下不可。

更何况是眼前，石峰之上二人正自打斗得难分难解，这是如何紧张的一个局面，只要有一方略占上风，那另一方，就有随时翻落涧底死亡的可能。

伍天麒不由皱眉暗暗想道：“这上来的人，不要是白如云这一边的吧！要是他的帮手，那匀甫可就不堪设想了！”

这么一想，这位老爷子不由通体出了一身冷汗，他再也顾不得盯着二人去看。

慌不迭移动脚步，跑向了那亭后峭壁边上，引颈向下面看去。

此时当空炫极星光，照耀得远近通明，像是安置了千盏孔明灯似的明亮。

金风剪伍天麒便借着这光亮，向下看去。

果然，他发现了两个人，那是一个银发斑斑的老人，和一个全身紫衣的长发少女。

二人都是一个劲的向这山峰顶尖上拼命直驰着，老者在后，少女在前，最奇是老人左手还抓住一技粗有半个小指的柳枝儿。

那少女一只玉手，紧紧的抓着那柳枝的一端，她的另一只手，却紧紧的

持着一根鸠形铁杖，一面撑着如削的壁面。

如此，这一老一少，竟是快得出奇，伍天麒初看之时，尚在山腰，只一霎间，二人已到了最上面了。

这时就听那少女娇喘道：“爹爹！慢点嘛，人家累死了！”

那老人却大声的回到：“傻孩子，慢了，好戏就结束了，那我们爷俩可是白来了。快！快！”

这老人说着，一只有腿已经跨上了峰头，他右手的柳枝，向上猛然一提一抖，就听见那少女一声娇笑道：“哎唷！轻着点！”

就像是一尾大鱼似的，随着这老人柳枝一扬之势，那少女如同海燕飞空，突然翻上了山尖。

这时金风剪伍天麒，不由惊得后退了一步，口中又啊了一声。

那紫衣少女闻声看了他一眼，似是一怔，忙拉了老者衣衫一下轻声道：“爹爹你看，这老家伙是谁？”

那银发老人，闻言却连伍天麒正眼也不看一眼，只冷斥道：“少管闲事！”

遂迈开大步，直向亭子内行去，而那少女尚目斜秋波，再三打量伍天麒。

伍天麒此时又惊又奇，少女那一句“老家伙”，把他说得脸一红，心道：“这小丫头出口就伤人！”

可是他不知道，这一老一少，到底是何路数，当时不由用心的又向二人打量一下。

这一注视，才愈发认为奇怪，他确实摸不清，这一老一少是干什么的了。

看那老人，身材竟是极矮，面色血红，满头银发，纠成一个冲天炮式，一双大耳又厚又长，几乎都垂到了两肩之上。

这老人身着一袭黄缎质长袍，身后尚背着一具七弦古琴。

伍天麒见那琴长约三尺五六，通体古铜颜色，尤其那七根琴弦，想是日久的挑摩，根根都成银白颜色，闪闪发着亮光。

金风剪伍天麒看到这里，心中好不纳罕，暗忖：“莫非这老者是一选胜登临的琴士不成？只是他那一身功夫，简直是高得令人不敢相信！”

金风剪伍天麒忍不住又盯了他几眼，再看那紫衣少女，身材适中，一双明眸，顾盼生姿，眉目之间，尤带着一股少女的娇态风采，伍天麒不由皱了一下眉，暗忖：“倒看不出，这矮丑的老头儿，会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想是他一时奇怪，一直盯着这二人看，那少女本已由他身前行过，此时竟又回过头来，狠狠的又瞪了金风剪伍天麒一眼，方要说话，却被那矮老人又扯了她一把道：“你老是看人家干什么？他再敢看我们，我老人家把他蛋黄给砸出来！”

那少女下由用手一抿嘴，“噗哧”的笑了一声，金风剪伍天麒，这才听出那矮老人竟然一出口就骂人，不由勃然大怒。

可是他转念一想，这也不怪人家，自己哪有这么盯着人家看的？

何况人家还是一个大姑娘。

伍天麒这么一想，不由一时臊得老脸通红，当时忍着气，鼻中哼了一声，顿时纵身往亭子中走去。

他身子方在一石凳上坐好，却听见那少女嘻嘻笑道：“爹爹！这老的怎么也坐在亭子里了？”

伍天麒不由一惊，忙回过头来一看，那父女二人竟也上了亭阶。

那矮老人，这时才抬头看了伍天麒一眼，回头一笑道：“你这孩子也是，

这亭子也不是我们家的，许我们来，怎么就不许人家来呀！”

说着，这老人一屁股，已经坐下了，那少女也挨着他坐下了。

伍天麒至此，才算放了一颗心。心说，果然是一对隐居的高人雅士，只不过是选胜登临，欲观这星出的绝妙奇景罢了！

这么一想，他顿时放下了心，才又把目光，重新往那林边的石峰顶尖上望去。

这么一霎间，那白如云和龙匀甫，竟是打了一个难解难分。

一时间，只见人影晃晃，窜高纵低时起乍落，打到疾处，真是看得伍天麒眼花缭乱，那种奔雷驰电的身手，可真有一羽不能加，飞蝇不能落的威势。

金风剪伍天麒心念爱婿安危，竟是再也坐不住，不由从位上站了起来，步下亭阶，仔细向那跳动的星丸般的一对人影上盯视了去。

忽然他听到身后少女一声惊叫道：“爹爹！那是小云哥！”

伍天麒不由一惊，又回过了头来，却见那矮老人咧着大口嘻笑道：“当然是他了，要不是他，我老人家哪有这么好胃口，跑这么远来看热闹？”

紫衣少女此时不由也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只见她满面吃惊，秀眉紧皱的望着那老人道：“爹！我们快下去看看吧，万一小云哥要打败了呢？那不就完了……”伍天麒顾名思义，已知她所说的小云哥，正是指白如云，不由又惊又怕，只是对方既没有行动，自己也不便说什么。那少女尽管一个劲拉她父亲，可是那矮老人只是咧着大口直笑。

他用手摸了一下那在唇边如同刺猬一般的胡子，嘻嘻笑道：“傻丫头，你也不看看清楚，你小云哥哪会败在那小子手中？你急什么劲！”

这一来，可把伍天麒吓坏了，顾不得再看他父女二人了，忙又把目光，移向了群峰尖上的白、龙二人。

此时白如云身形在一座斜出的顶尖峰上，身形半错如金龙穿塔似的，突然拔空而起。

他身子往下一落，已窜在了龙匀甫身前，就见他口中叱了一声：“打！”

这位一世奇侠，竟猛然向上一扬身子，就以右掌用“巧打半天云”的内家真力直向龙匀甫正窜起的身上猛击了去。此时二人都因久战不下，而感到无比的急躁，他们都更系念着，这颗“炫极星”的消失，那时二人都得住手了……

对于如此丝毫不分胜负的动手过招，似乎是太没有意义了，白如云这种发自丹田的内家掌力一撤出，离着龙匀甫足足尚有数尺，已使他感到内力惊人，而大有不堪承受之感。

这一场疾斗之下，龙匀甫已感到，自己较之白如云，实在是差上一筹。

所以他脑中更是充满了恨怨，越发施出全身绝学，要和白如云一分最后胜负。

此时白如云这“巧打半天云”一施出，那强烈的劲风，在空中已形成了一团旋转的罡气，这使龙匀甫一时几乎为之窒息。

更因龙匀甫身在空中，这一招简直是太难逃了。

好个龙匀甫，果然有一身独到的功力，就见他猛然一声长啸，在空中一抖双臂，用“拔签”的绝功，硬把已起的身形，硬生生再拔起了七尺左右。

可是就如此，白如云的掌风，已从他一双足踝处疾扫了过去。

龙匀甫立刻就觉得这双足尖，如同刀斩了一般的疼痛，一时连脸都变了颜色。

他忍着双足上的奇痛，在空中“清风飘蕊”，猛然一个仰翻之势，直向一边的石峰尖上飘下身去。

可是白如云又如何再能放过他，他就如影附形似的，真像一头怪鸟陡然向龙匀甫栖身石尖之上猛然窜了过来。

龙匀甫身形方往石尖上一落，才发觉一双脚，竟是陡然间不听使唤了。

而眼前白如云身形又到，掌风之疾，更较前犹有过之，这位一世俊侠龙匀甫，不由一阵心寒，暗忖了一声道：“我命休矣！”

可是就在此一时，就见那岩边的金风剪伍天麒，忽然口中叱了声：“你敢下毒手！”

这老人到了此时，可顾不得什么叫做道义不道义了。

他猛然向前跨出一步，右臂向外一翻，肥大的袖管只一翻，遂听“唻！唻！唻！”三声尖啸。

这一手三剪的功夫，武林之中，也只有伍氏父女擅长，如以暗器手法来说，这种功夫，确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手法了！

这三口金光闪烁的金风剪一出手，各自铮然一声轻响，剪口齐开，一奔正中，两奔侧肋，挟着一阵尖啸，电闪而至。

白如云身形已自腾起，这三口小小的金风剪，一奔后心，两奔左右肋下，疾如电光石火一般，已闪至白如云身后。

白如云就是再大本事，对这三件暗器，他也是不敢贸然接受。

他本有把握，在这一掌下，把龙匀甫逼下悬崖，可是竟会在这时，有人对自己施暗算，不由令他又惊又怒，在空中闷哼了一声，勉强一挺后脊，用“云中现首”的奇招，把面容翻向了背后。

他目光立刻接触到一口光华闪闪的暗器，白如云一窥之下，已知是伍天麒数十年赖以成名的“金风剪”，不由令他吃了一惊。

可是这白如云，确实有一身令人想象不到的奇功，就见他左手由前向后猛然一翻，用“拨云见日”的招式，袖带如云，铮然声中，已把这正中金风剪，卷在了他那长袖之中。

可是这时左右两口金风剪，也同时如巧燕掠波似的，由两侧同时飞到。

伍天麒这一手三剪的功夫，厉害的不是一手同时打出三样暗器，厉害的是，这左右二剪，出手即逝，对方在打落正中金剪之后，定会以为已经没有暗器了，稍一疏忽之下，那余下二剪，却突然由两侧电闪而出，伤人多在左右一双“无名穴”上，中人无救，真是厉害无比。

白如云这种“拨云见日”的招式，方把正中一口金风剪卷入袖中，猛然间，就觉得两肋上一阵尖风透体，不用看，他已经知道左右各有暗器袭到。

这位怪客，猛然冷笑了一声，身子向后陡然一个倒翻之势，一双袖管用“分云赶浪”的绝上功夫，向两肋下一扫一拂，铮铮两声，又已把这一双暗器吸入在袖管之中，他身子却不得不轻飘飘的落在了另一石峰之尖。

这种美妙出奇的身形，几乎令那发暗器的伍天麒，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一时竟木立当场。

白如云此时朝亭边看了一眼，冷冷地道：“老镖头金风剪果然高明，白如云领教了。”

金风剪伍天麒这才惊觉，由不住老脸一红，此时却听得身后那少女冷笑着对她父亲道：“爹！这人真不要脸，小云哥差一点伤在了他的暗器之下。他用的是什么暗器？”

那矮老人嘻嘻一笑道：“你不要看不起他，他正是你天天不离口的青萍姊姊的令尊呢！”

此言一出，那少女和伍天麒，都不由大吃一惊，伍天麒不由转过身子，怔怔的看着这父女二人，那少女更是惊异的站了起来。

她看着伍天麒惊异的道：“什么？他是萍姊的……父亲？”

老者呵呵笑道：“不错！他就是当今武林中有名的大镖头，人称金风剪伍天麒的伍老当家的，方才他想暗伤你小云哥的暗器，就是他成名的金风剪。丫头，你看见了么？”

少女不由连连点头，面上带着极难形容的颜色，不时的朝着伍天麒上下打量个不住。

伍天麒又不由脸一阵红，被少女看得更不是味儿，当时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了几步，对着父女二人深深一拜道：“在下伍天麒向二位问安，不知贤父女何故识得在下？尚请告知才好！”

那矮老人对着少女嘻嘻一笑道：“我一向是不同生人说话的，谁叫你乱说话，惹出了麻烦，现在你去同他说吧！”

原来这矮人说话之时，一双目光却是盯着那峰顶二人，目不转瞬。

那少女闻言之后，不由面色微红，对着老人望了一望道：“不敢当，后辈哈小敏……”

她说着又用手指了一下那老人道：“这是我爹爹哈古弦！”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吓得面色一变，这才知道这大模大样的怪老人，竟是武林失踪三十年的一代怪魔，人称琴魔的哈古弦。

当时惊得打了一个冷颤，久仰此老人三十年前退出武林之最后湘江一战，赤手击毙名噪大江南北的“九连环”和多指神尼共十一人，真是令人闻名丧胆，自己对他是早已久仰，竟是无缘一见，却想不到，竟会在此见到了这位怪人，哪能不又惊又喜。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口中啊了一声，忙上前一步，对着二人深深一躬道：“久仰之至，哈大侠侠名，在下如雷贯耳，今日真是三生有幸，得睹侠客了！”

那哈古弦仍然是瞠目只顾看着那石峰极尖的白如云和龙匀甫二人，对于伍天麒的话，却是如同未闻一般，伍天麒不由大感不是味儿。

却见那少女又是一笑，道：“晚辈哈小敏，与令媛青萍姑娘，已结金兰之交，尚请受晚辈一拜！”

这姑娘说拜就拜，当真走下位来，对着伍天麒盈盈下拜。伍天麒又惊又喜，知道女儿定有下落了，当时忙上前延臂搀起了小敏，一面笑道：“姑娘不必客气，老夫可担当不起，尚请亭内说话才好。”

说着举步方欲入亭，却见那琴魔哈古弦倏地由亭内站起道：“不得了！要出事了，我得去看看去！”

他说着忙走下亭来，伍天麒不由又是一惊。

琴魔哈古弦说完这句话，回头递了女儿哈小敏一个眼波，却对金风剪伍天麒看也不看一眼。

小敏是何等聪明，自然识得父亲的心意，当时忙向伍天麒衿衿为礼道：“我们还是去那边看看吧！”

金风剪伍天麒，自然心中比他们更急，唯恐那龙匀甫失手着了暗算。

当时闻言慌不迭，抢步往崖边奔去，果然只一刹那，场中已起了极大的变化。

原来那龙匀甫连番遇险之下，不由已激起了一腔疾怒，此时展出了全身所学，正和白如云打了个难分难解。

方才哈古弦口唤不好之时，却是龙匀甫足下踏坠了一块危石，不想他却能化险为夷，身形以“潜龙升天”的绝技，又拔起在另一极尖的石峰之巅。

白如云此时边战，也不禁边自心惊，天空那一颗炫极星，光线也渐渐不如先前那么强烈了，只要此星一隐，大地将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辨五指。

白如云有见于此，哪能不忧心如焚，自己不要说输给对方了，就是在指定之时，如赢不了人家，自己一个主人家，又是自己划出的道儿，就得认栽！

此时见龙匀甫，似乎是有意避着自己，想是他也看出，只要时候一过，那白如云就得认栽。

所以尽量躲闪着白如云拖延时间，此时龙匀甫，身形方在一方石尖上一落，白如云已长啸了一声，如同一只硕大的巨鸟也似，几乎是和龙匀甫同时落在那方石尖之上。

同时他右掌，却随着本人下落之势，用“蛇掌”倏地向外推出一掌。

这种掌法，在当今武林中还没有人施展过，掌力向外一撤，就连一生自傲的龙匀甫，也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这种“蛇掌”所厉害的是，五指分开如箕，有一掌判生死之势。

掌势出去是中指微凸，食指和无名指各自曲在左右，不要小瞧了这三个手指，却是对着龙匀甫前胸“巨阙穴”和左右两处“幽门穴”上下手。

江湖上厉害手法可说是多不胜数，可是能一掌打人三处穴道的，却还没有听说过！

龙匀甫不是弱者，焉有不识得白如云这一招的厉害，当时也顾不得思索了。

只见他把银牙一咬，暗忖：“白如云，我们一块结束了也好！”

这位滇边大侠龙匀甫心念及此，不由左右手突由两侧，往白如云下肋处一拢，各以掌侧向白如云两肋上切来。

这一招名唤“铁树盘根”，龙匀甫分明以自己两膀上惊人的臂力，要和对方落一个玉石俱焚。

果然他这种招式一撤出手，白如云也不得不硬把递出的右手强自收了回来。

可是高手对敌，往往一招之后，还有煞手，令人防不胜防！

白如云含怒往回一收撤出的掌势，可是足下却在一瞬间之间，用“水面扫帚”的一式，往龙匀甫下盘一腿扫来，同时两手各以“拨云见日”的招式，格开了龙匀甫的一双铁腕。

这一招可真是厉害到了极点。

龙匀甫一声长啸，任何人也会以为，他定是翻落深涧了。可是这少年人毕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功力，就在他这声长啸之下，他整个人，如同弹丸也似，倏地弹起了半空。

白如云这么厉害的“水面扫帚”，却只是擦着他鞋底扫了过去！

这位不可一世的怪侠，到了此时，也不由暗自叹息了一声道：“好厉害的龙匀甫！”

同时他一滑足尖，把这仅有尺许的石尖站了个满。

同时暗以“千斤坠”把全身钉了个牢，一方面仰首望天，双掌蓄锐以待，暗想：“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再下来？”

龙匀甫身形拔在了空中，方自下视，突然惊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附近石峰，多在七八丈以外，自己一时亡命腾身，却是没有落足之处了。

这一急，怎不令他吓了个三魂出窍！

龙匀甫到了此时，也不由长叹了一口气，一抬手，把背后师门至宝“庶人剑”，撤出了鞘，他口中叱了声：“白如云闪开了！”

话到人到，人到剑到，只见白光一闪，这龙匀甫，竟自连人带剑，猛地 toward 白如云立身之处，抢落了下来，掌中剑“秋水伊人”，荡出了万点银星，猛地向外一抖，非逼白如云滚开不可。

此时岸边的伍天麒，看到此，不由口中“哦”了一声，猛地跺了一下脚道：“要糟啦！”

他可不知道是谁要糟，反正他知道，二人之中总有一人要糟。

就在这一霎之间，猛听当空“呛啾啾”一声大震，跟着一声长啸，一条人影，直由那千丈石峰之下猛坠了下去。

老镖头口中啊唷了一声，只急得头上青筋暴露，方自睁大了眼睛，向二人立处石尖望去……

可是天公不作美，竟在这一霎间，那颗紫光烜赫的炫极星，竟突然隐了起来。

一霎时，伸手不辨五指，不要说还想看人了。

从四面八方不同地方，吹来的疾风，呼呼地刮得更疾了！

这位老人家急得口中大喊道：“哈……哈老前辈……你老去救人哪……”

“救人哪……救人哪……”

“有人掉下去啦……”

可是没有任何人答他的腔，他眼中看不到一个人，耳中也听不到一点“人”的声音。

金风剪伍天麒，一生之中，见过了多少场面，可是再没有比今天这霎那之间，更令他感到心惊肉跳了，再没有比这一霎之间，更令他感到惴惴自危了！

这老人咧开了嗓门大叫道：“白……白……”忽然他自叹了一口气，忖道：“我叫他干什么？”

不由又改口吼道：“匀甫……匀甫你没事吧？”

“哎哟，你这孩子怎么不回答我的话呀！”

突然他觉得眼前冷风一闪，耳中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

那几乎是同一个冰人也似的口音，冷冷的道：“没事！我没死！”

伍天麒不由大喜道：“好孩子！可吓死我了……白如云这小子怎么了？”

那声音苦笑道：“他……他已掉下去了。”

老人抖颤了一下，抽搐道：“孩子……他死了么？”

“他死了……”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四下的寻望着匀甫的人影，可是眼前是一片漆黑，他本人并没有夜视的目力，故他是连动也不敢动一下！可是龙匀甫既没有死，他的恐惧之心也就消失了。

他一方面寻觅着匀甫，口中仍拾着先前的话题道：“死了……死了好……”

“只是！唉！太惨了，可惜了这孩子一身的功夫……可惜了……”

他摇了两下头，虽然他深恨着白如云，只是却并不认为白如云就该死。

然而白如云和龙匀甫之间，如果必需要死一人的话，他却又会毫不思索的指出那死者应该是白如云。因此这一刹那，这老人心中的感慨是既喜悦，又伤感，他连连的低念着：“太惨了……死得太惨了！”

就在他低声说着这句话之时，白如云却如同一座石像似的立在他的背后，相距不过五尺许。

第十章 镖头受困 怪客出现

他那双冷电似的眸子，正自灼灼有光的瞅着这个抖索的老人。

因为这两句话，使白如云把欲击而出的双掌，又收回来了。

这一个怪侠，一生之中，做任何事情，就从来没有犹豫过，从来没有良心不安过。

可是这一刹那，他竟会感到对这老人，不忍下手了。

他望着这白发老人，见他正四下张望着，虽有一双瞳子，却无异盲目一般。

金风剪伍天麒说了半天话，不再听到龙匀甫的回音，不由又开始心寒了。

他伸了一下脖子，哑着嗓子道：“匀甫……匀甫！”

白如云一声不哼。

果然伍天麒马上脸色又大变了，白如云见他翻了一下凸出的眸子，声音加大了：“匀甫……老天！你怎么不答应我呀！唉唷！可坑死我了……”

“匀甫！匀甫……”

白如云眨了一下眸子，心想：“唉！这老家伙心里还是惦念着那龙匀甫，对于我只是可怜而已。”

伍天麒叫了半天，没有人回答，他胆虚的又坐下了，流着老泪，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是怎么啦？刚才不是还和我说话么？怎么这一会儿……老天，他可死不得呀！”

他说着，用手在唇边作了一个喇叭口的形状，提起了丹田之气，大吼道：“匀甫！匀甫！”

白如云胸有成竹的冷冷一笑，他伪装着龙匀甫的嗓音道：“镖头，我在这！”

金风剪伍天麒先是一喜，后又一怔，他奇怪的是怎么龙匀甫对自己会改了称呼，呼自己为“镖头”了！

可是那声音一点不错，确是爱婿龙匀甫的口音，白如云学得惟妙惟肖。

伍天麒挤了一下两道浓眉，咳了一声道：“咳……咳……你没事我就放心了！那白如云死了没有？”

白如云唉了一声道：“死了，你老放心吧！”

伍天麒却叹了一口气道：“唉，我不是不放心啊！”

白如云冷冷的道：“你老人家难道不希望他死？”

伍天麒咂了一下嘴，双手连搓，道：“不是的……不是的……贤婿，话可不是这么说，唉……你……你怎么不过来呀？”

白如云黯然道：“我的鞋掉了！我在找鞋！”

伍天麒点了点头道：“我说呢，找着没有哪？”

白如云忽然流下两滴泪来——这是奇迹！

他不由黯然想道：“我的心是太狠了！我不该把龙匀甫打下涧底去！”可是他又自解道：“这也不能怪我，谁叫他用剑砍我？我只是用铁旗把他宝剑卷飞了，他自己就掉下去了，这又怎么能够怪我呢？”

这样想着，他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足下一点，如一阵风似的，已到了伍天麒身后，伍天麒不由吓得一阵哆嗦道：“谁？谁？”

白如云用手往他两肩上一搭道：“不要怕，是我！”

伍天麒咧着嘴，心想：“这小子下手可真重。”

当时低声道：“轻着点！轻着点！”

白如云哼了一声，一语不发，一反右腕，已把这金风剪伍天麒夹在了腋下，身形一纵已出去了五六丈，足尖已点向了另一座石峰。

伍天麒不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唉……贤婿，你这一身功夫可真是了不起……可真愧煞老夫了！”

白如云每听他唤一声贤婿，内心就如同刀扎一般，由不住一只右腕向内一收劲，这么一来，那位老爷子可吃不住劲了。

当时痛得龇牙咧嘴，差一点又喊出了声，白如云哼了一声道：“老爷子，你委屈一点儿，这路可难走，等下了这座石峰，就好走多了！”

金风剪伍天麒为了表示不在乎，还干笑道：“没关系！没关系！”

遂只觉耳旁疾风呼呼，似腾云驾雾一般的不时起伏纵跃着，他内心不由暗道：“龙匀甫这一身功夫，可真是太难得了，女儿能嫁此人，此生也是无憾了！”

他想着，不由咧着嘴道：“贤婿，我们这是往哪去呀？”

白如云哼了一声道：“先下去，我们再说。”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突然想起一事，口中哦了一声道：“你可知我遇见谁了？孩子！”

白如云心中一直在想着处理这老头子的方法，对他的话并没有回答。

伍天麒哼了一声又道：“说出来你一定不信……那失踪武林好几十年的琴魔哈古弦，竟会在这里出现了。”

白如云不由一惊，暗忖：“这老东西怎么会到这里来了！”

当时不由皱了一下眉，说道：“有这种事？”

伍天麒嘿嘿笑了一声道：“我骗你干什么？他还有个闺女，倒和萍儿长的差不多，也怪标致的……”

白如云怔了一下道：“他们人呢？”

伍天麒在白如云腋下摇了摇头道：“你和白如云正在打的时候，他们爷俩还在崖边上看呢！这一会儿也不知上哪去了，也许还在上头呢！”

白如云哼一声道：“你和他们说话没有？”

伍天麒干着嗓子笑了声道：“怎么没有？他说的……那哈古弦自认不凡，居然不跟我说话，倒是他那女儿，叫什么……小敏来着，她还有点礼貌，告诉我说，她和萍儿是结拜的金兰之交，我正想再好好向她打听一下萍儿的下落，不想他父女双双走到崖边去了。”

白如云不由心内自语道：“如此说来，那龙匀甫是没有死当时不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金风剪伍天麒顿了顿才又道：“白如云这小子，可真有办法，看样子那哈小敏对他也挺钟情，一口一个小云哥的叫唤……一个劲儿的为他担心……唉！谁又会想到，他竟会有这种下场，这也只怪他作恶太多，才有今日下场……”

白如云这些日子里，最怕听到的就是哈小敏的名字，每一次听到这名字，总会令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又像是有无数的内疚。

他脑中不由默默的想着：“青萍也走了……那个姓龙的生死未明，我却把这老家伙带到哪里去才好？唉！唉！白如云呀白如云，你狂傲一生，自认每行一事都有深意，这一刻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明白你是在做些什么了。”

“你是变了……变得心软了……”他似有一种莫名的伤感，突然他把抱

着伍天麒的那只右手的中指一紧。

伍天麒方自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打了一个呵欠，竟自沉沉睡了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幽幽的醒了过来，却觉得自己，睡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软榻之上。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敢情天已经大亮了。

他不由奇怪，为什么自己会睡在一座陌生的竹楼之上？伍天麒捶了一下头，跳下地来嚷道：“怪呀！这是什么地方？”只见自己所睡的房间，全是纯绿的青竹编成，略一走，即发出“吱吱”之声，连连颤抖不已。

再看房内摆设，床椅几案，全是一色翠绿，看起来十分爽目。

左面墙上悬着一把胡琴，一管竹箫，还有一只漆黑的大葫芦。

翠绿如玉的平滑案上，置着精致的文房四宝，还有一五弦瑶琴，平置案上，并有一形质奇古的三足小鼎，此际由鼎内正自幽幽的飘散着一股清香的檀香味儿，青烟袅袅，显得十分宁静。

金风剪伍天麒是一介武夫，哪里见过如此情调，不由怔了一怔，心说：“这是什么地方呀？如此精致！”

由不住又走了几步，四下又看了看，竹案旁边是一个竹根的大笔筒，其内斑管如林，靠墙一长排书架上典籍平列，缥緜千帙。

窗前一绿竹小桌，上有茶具，旁列四翠色石鼓；另一宝物，有四尺见方的树根雕成的矮桌，设围棋，线格就划在桌面之上，并有二细竹丝编成的小篋，盛着棋子，子分黑白二色，俱是光华闪闪，想知是上好美玉。

伍天麒打了一下嘴，暗忖：“妙呀！妙呀！”

不由又走了几步，见湘帘高卷，竹门半启，不由信手推开，立刻扑面吹来了一阵桂子香味。

目光及处，四周竟是一片湖泽，碧波纹纹，方圆范围何止百千丈。

湖泽尽头，绕栽着尽是高可参天的翠竹，微风之下，吱吱连响，水面上倒影袅袅，景致之佳，生平仅见。

伍天麒这才发现，自己处身这座竹楼，竟是位处湖心，四岸并无堤桥可通。

老爷子吃了一惊，付道：“匀甫这孩子怎么把我弄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地方是真好，只是怎么来的呢……”

金风剪伍天麒，皱着两道白眉毛，不由踱出了门外，见正楼门前，悬有一方翠匾，上书：“碧月楼”。

三个斗大的字，抹以朱红，颇有古意，两旁支柱上，尚刻有一副对联写的是：

“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晨烟暮霭春煦秋阴”

字体作龙蛇飞舞，笔法苍劲，古意盎然。

伍天麒虽是粗人，可是平生却喜书法，手下尤其是写得一手好魏碑，看到此不由叹了声：“好字！好手劲儿！”

不由又走近了一步，低头仔细的端详了起来，这一注视，才看出了柱上字体，每一笔都深及寸许，并非一般雕凿，分明是用内家指力刻画而成，伍天麒口中喃喃感叹道：“好指力……这是谁写的？”

可是当他目光再一下转，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触目处，敢情还有三个小字在下头呢！那是：“白如云”。

金剪手伍天麒口中低低地啊了一声，心里想道：“原来是白如云写的……”

我怎么会到这地方来呢？”

诸君一定对这座小楼不会陌生吧？这正是白如云昔日用以幽禁伍青萍的那座竹楼，如今佳人已杳，燕去楼空，却想不到又用来幽禁她的父亲了。

金剪手伍天麒不由忙走近室内，推开了另一扇门，有扶梯可攀而下。

伍天麒再也顾不得一级级而下，只一飘身，已落在了楼下，竹楼发出了吱吱一阵响声，摇晃了半天，足见此老轻功是差了点劲儿！

楼下摆设似较楼上尤有过之，只是伍天麒可顾不得品评了。

他匆匆的由一条翠绿的细窄地毯上走出，来到楼边，想找一条可通岸边的路。

可是他失望了，非但没有一条堤可通四岸，就连一条飞索也没有。

伍天麒狠狠地又跺了一脚，心想：“奶奶！我又不会水，这可糟糕透了，龙匀甫这小子也真糊涂，把我弄在这地方，怎么他自己也不来？”

想是这一脚用力太猛，这小竹楼剧烈的摇晃了起来，伍天麒吓得赶快扶着墙。

一个人皱着眉，发了半天愁，最后叹了一口气，心想：“光愁也没有用，我还是上去吧！”

这一次他再也不敢逞能了，小心一步步上了楼，忽然他心中一动，暗想：“我愁什么？这地方挺舒服的，龙匀甫既把我安置在这里，哪会不管我？说不定这会儿他是找萍儿去了，一会儿他就带着萍儿来了……”

这么一想，他不由又乐开了。

当时推开了门，走进室内，见一边桌上有茶具，就手倒了一杯，一仰脖子，咕噜一声喝了个干净。

一个人又走到门外，怔怔的看着白如云写的那副对联，心中却在想道：“唉！可惜了这孩子，文武全才……就这么死了……”

他不禁又摇了摇头，一个人背着手，这里看看，那边望望，只觉目光及处，几乎是无处不美，湖面上风光绝妙，就似“海市蜃楼”一般。

金剪手伍天麒愁怀一去，也不禁发了些雅兴，口中啧啧连声，还连打了几下嘴，这才想起了一阕词，只见他歪着脖子，口中喃喃念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最后吐了一口气，心情像是松快多了。不管这阕李清照的《如梦令》，是否和此时观感相衬，反正他就会这么一首，任何时候，只要雅兴一发，他就会顺口念了出来。

谁说人家是粗人！人家会念词！

金剪手伍天麒这一想开，倒也不忧不愁，把这碧月楼四周走看了一遍，这里翻翻，那里看看，消磨了不少时间，看看日上中天，并没有一个人来。

这一来，这位老爷子可又急了，心想：“匀甫这孩子这件事做的可是太糊涂了，见了面我是得说他几句，哪有把我老人家搁在这，连问也不问一声！”

当时一赌气，又往床上一倒，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心说：“这可好，女儿还没嫁过去呢，已经待我如此了，要是真嫁过去了，那还得了！”

看看近晌午了，也该吃饭了，老镖头从昨晚到现在还是水米没打牙，由不住肚子里咕噜噜叫了起来，伍天麒长叹了一口气道：“也该吃饭了……唉！匀甫这孩子！”

当时一翻身，下了床，又走到窗口往外望了望，水面上金蛇跳跃，哪有

一个人的影子。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苦笑笑道：“这好！没死在白如云手里，倒要饿死在龙匀甫手里了，他可真孝顺我！”

想着，踱着八字步，走到了竹案边，一屁股坐了下来，见案上有一古琴，顺手摸了一把，发出了一阵琤琮琴弦之声。

伍天麒把袖子一卷，正想弹它一曲《雨打芭蕉》，不想手方往弦上一拨，耳中却听到了一阵水响之声，不由心中一喜，忙自站起身来，跑到窗口，向外一看，果见一叶小舟，由不远处柳荫下，分着浪花儿，直向这边驶来。

那小船可说是小巧已极，两头尖儿，分拂着柳丝直朝这边划来，隐隐似闻得哗哗水响之声。

老镖头手搭凉棚，向那小船仔细一看，才看清了船上一前一后，立着两个白衣少年，因距离稍远，又有柳丝遮住，并没有看清二人是谁。

须臾，小船渐渐驶近了，伍天麒不由心内一动，咦了一声，又揉了一下眼睛，仔细又看了看，自语道：“这不是那两个小畜生么？怎么会……”

原来目光望出，来者正是白如云赴会的随身一双小童儿。

伍天麒心中自然吃了一惊，他又细细观察一会工夫，二小童的船已驶近到这竹楼之前，约有五丈左右时，小船在水面上打了个转儿，竟自停住了。

金风剪伍天麒心想，原来不是来我这里。

方想把窗子关上，耳中却听见，那船头童子回头高叫道：“北星，就在这里停下吧！”

那被叫北星的小童儿，扑通一声，把一枚铁锚推落到水中，却学着那船头童子的口音道：“南水，就在这里停下吧！”

他说完了这句话，却皱着眉毛，往碧月楼看了看，伍天麒一时好奇，倒想要看看这两个小鬼搅些什么鬼，遂见那南水由船板上提起了一个小竹篮，回头对北星道，“我们过去吧！你可要记住，在生人面前不要丢人！”

他说着话，只微微一弯双膝，竟施出轻功中的上乘身诀“海燕投礁”，嗖一声，已落向了那座碧月楼，那竹楼连一些声音都没有。

伍天麒不由张大了眼睛，心说：“这白如云真了不起，连他手下一个小童儿，就有这种身手，看样子定是来找我了！”

想着又见那北星呆呆的看着南水后影，吞吞吐吐的大声说着：“我们过去吧……你！你要小心记住，在……生人面前不要丢人！”

伍天麒不由一怔，心想：“这小子是怎么回事？”

正想把窗子关上，却见那北星，吞吞吐吐说完了以上的话，又伸出右手，在自己后脑上拍了一下，脸红脖子粗的哼道：“我……我不丢人……我不丢人！”

遂见这北星，也是一拱背，并没有见他上肩有什么动作，却如同一枝水箭也似，直纵到了“碧月楼”下。

伍天麒忙把窗子一关，转身又到床上躺下，心中由不住暗暗奇怪道：“这两个小东西，好好到这里来于什么？他们一定还不知道白如云已经死了吧？”

一念未完，却听见门外有人轻轻的敲了两声，道：“老先生起来了没有？”

伍天麒口方哦了一声，却又听得另一个低哑的口音，小声重复道：“老……先生，起……来了没有？”

金风剪伍天麒口中道：“起来了！起来了！门外是哪位，请进来吧！”

接着竹门“呀”的一声打开了，进来了两个白衣小童，正是南水、北星。二人进来后，为首的南水朝着伍天麒略微弯了弯腰，道：“你老人家的饭来了！”

他说着举了一下手中的竹篮，不想身子一歪，似乎被身后的北星推了一下，跟着北星却从他身后抢了出来，对着伍天麒鞠了一躬。

伍天麒不由怔了一下，北星抬起头来见伍天麒正盯视着自己，不由面色讪讪，讪讪道：“你的饭来了！饭来……了！”

说完了这句话，又退后了几步，站在南水身后，脸色微红的左右看了看，样子显得十分忸怩不安。

南水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这才把手中竹篮小心的放在桌子上。

金风剪伍天麒奇怪的看了二小童一眼，点了点头道：“二位是白如云的管家吧？咳！咳！其实你们没有什么罪，今后放心，好好在这里住下去，老夫翁婿决不会亏待你们。”

他说着走到桌前，很自然的把竹篮打开来，一面又捋着唇边短胡道：“是龙少爷叫你们送来的吧！他现在在哪？找着青萍没有？”

北星、南水不由怔怔的对看了一眼，俱都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南水点了点头道：“是少爷叫我们送来的……早上我们来的时候，你还没起，把饭放在桌子上。”

他说着用手在一边桌上指了一下，不想一回头，却见北星嘴皮子正嚅嚅欲动，知道他老毛病又来了，不由重重在北星背上拍了一下叫道：“北星你看谁来了”

北星不由一惊，当时忙转过身来，却没有看见一个人，不由回过头呐呐问道：“谁？你说……谁来了？”

南水咧着嘴笑了笑，并不答话，只把目光转向了伍天麒。

金风剪伍天麒，眼见二小童诸般怪异，不由也弄了个莫名其妙，见南水笑，他也嘿嘿的傻笑了两声，一面心中大大懊丧，自恨自己真笨，方才不注意一下，白白饿了一上午。

他还以为南水口中所谓的少爷，是指的龙匀甫，当时听过了还点了点头。

揭开了那竹篮，见其中四色佳肴，一碟火腿冬瓜丁，一碟栗子鸡，一碟辣子肉丁，还有一碟醋拌小黄瓜，一小瓷罐鸡汁冬菇汤，另有一大盘花卷儿，还腾腾的冒着热气。

伍天麒不由咽了一口唾沫，当时也顾不得再说话了，慌不迭一屁股坐下，伸手拿了个花卷儿，一口咬了一半，一横眼，却见南水、北星，正自以奇异的目光看着自己，不由脸一红，嘿嘿笑道：“你们都吃过了么？一块坐下吧……”

南水这才惊觉，笑了笑，道：“我们吃过了……老先生请用吧。”

北星少不得又照样学了一遍，金风剪伍天麒不由眯着眼看着北星笑了笑，北星被他看得十分张惶，一张脸，更是红透了颈。

伍天麒见状不由哈哈大笑，连连点头道：“你叫什么名字？”

北星更显得忸怩不安了，嘴皮动了半天，才讪讪道：“我……北星……”

老镖头咬了一口花卷哼了一声，咧嘴一笑道：“北星？嗯……没事爱学别人，有意思！有意思！”他又喝了一口汤，转过脸来问南水道：“你呢？”

南水弯了一下腰，说道：“小的叫南水。”

他说这句话时，唯恐北星又学，一面狠狠地在北星腿上扭一下，不想北

星负痛，一时脱口大叫了起来，金风剪伍天麒不由一怔，慌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南水忍着笑说道：“他抽筋是老毛病了。”

北星红着脸用手一指南水道：“什么啊！你……”

南水连连施着眼色，北星到口的话，竟是不好说下去，心中不由在想：“南水这家伙在捣什么鬼？等会儿出去，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当时翻着白眼直看着南水，伍天麒不禁也被逗得直乐，心想白如云收得这两个小鬼，倒是满有意思，当时因肚子太饿，也顾不得再看他们，径自狼吞虎咽了起来，一口气吃了四个花卷，方自拿起第五个，正要向口中咬去，无意间，却见二小童正虎视眈眈看着自己，满脸吃惊稀罕之容。

伍天麒不由脸又一红，干笑了两声：“嘿嘿，我是饿了一点……二位要是没有事，请便好了。”

南水用手扯了北星衣服一下，双双朝着伍天麒行了一礼，南水转过身来，把早上送来的食篮提在手中，向伍天麒道：“那么我们就走了，少爷说，这里藏书很多，老先生要是闷，可以看看书，消遣，消遣。”

伍天麒嘴里哼了一声，北星又照样说了一遍，不想方说了一半，已被南水拉了出去。

隐隐尚闻得二小童在外争论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伍天麒耳中听到了一阵哗啦水响，不由到窗口一看，二小童竟自划船而去，二小童在船上，似仍在争吵，尤其是北星结结巴巴，指手划脚的在说个不休，南水却是飞快的用竹篙点水而去。

伍天麒看到这里，不由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道：“这真是一对怪人，和白如云一样的怪。”

想到了白如云，老镖头又少不得发了一会怔，心中由不住叹道：“白如云死得也太惨了，这么一个文武全才的年轻人……唉！”

可是转念一想，白如云这人也是太狂太骄傲了，也又狠又毒，自己眼见他杀死那么多人，他竟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想到这里，老镖头不由咬着牙，狠狠说道：“死得好，该死！”

然后他又走到桌前，继续吃他的饭，一盘十个花卷，被他吃了个精光，四个碟子也都见了底，还喝了大半罐子汤，这才摸了摸肚子道：“差不多了。”

于是，整整一下午，又在这小楼上消磨过去了。

金风剪伍天麒平日是好动的，脾气坏又没有耐性，这短短一下午，可已经把他憋得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暗恨自己真傻，中午南水、北星送饭来的时候，怎么竟忘了问他们，为什么龙匀甫要叫我住在这里，我又不是罪人，怎么不能出去走走？

当时愈想愈气，更暗恨龙匀甫没有礼貌，一整天都不知来看看自己。

这么一个人，一会躺躺一会坐坐，气起来骂几句，看看又到了黄昏时光。

夕阳西下，红霞漫天，水面上万紫千红，那柳红斜阳深处，更给人以绮丽的幻想。

时有微风，飘送些桂子的香味，独处在小楼之上的伍天麒，也有些飘飘之感，更不禁长抽引风，有了几丝寒意，他皱着眉暗想：“天又黑了，莫非龙匀甫那孩子，把我忘了么？怎么他不来看看我呢？”

想到此，他再也没有兴致去观赏湖面谲丽旖旎的风光了，把小窗关上了一半，走到那列书架之前信手抽出了一本书，只见书面上写着《水月吟草》。

四个精劲的草书，写在鹅黄的纸签上，再贴在一张布面书皮上。

伍天麒坐下去，随便翻开一篇，只见内中并不是木刻，竟系人书写的。

那似乎是一首歌词，写的是：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我有千腔仇世人皆我敌怅望白云处回首恨依依”

伍天麒心中一动，不由把书面翻过来看了看，果见有一行小字，写着“白如云手著”。

老镖头心中不由一惊，暗想：“这白如云倒还真是一个雅士呢！别的不说，只这一笔小字有多么俊！”他又翻回到那首歌，仔细念了一遍，忖道：“由这首歌词中看来，这白如云真似无限悲恨，因之大有愤世之慨，他一定有一段极令人同情的身世……否则他不会写出这种歌词来。”

想着又随便翻了几张，见是些诗句，细一辨读，无不激昂慷慨，掷地作金石之鸣，豪情逸兴发挥尽致，就连伍天麒一介粗人，也不禁都看呆了，不由一篇篇读了下去，念到妙处，忍不住啧啧有声。

最后一合书本，闭上眼低低道了声：“这白如云，是鬼才。”

不想这一合书，却觉得由扉页内，轻飘飘下了一物。

伍天麒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张素笺，上面写满了字迹，伍天麒拾起来一看，一惊！

那笺上是一笔桃花小篆，和白如云手笔迥然有异，伍天麒不由眨了眼，放远了距离，再一细读，这一下可让老人家吓了一跳。只见他呼拉一下由位子上站了起来，睁大了眸子，惊疑道：“什么……是萍儿写的……”

原来那是一首七言绝句，写的是：

“白云深处曾为客，青萍随波任浮沉，多情自古空余恨；
长忆天边一抹红。”

伍天麒扣了一下头，细细的又辨读了一番，黯然点了一下头，忖道：“一点不错，这是萍儿的字……她的字是这一体的，我认得……”

“她怎么会写这么一首诗呢？这孩子……”

老镖头一时可糊涂了，再看这张素笺，似被圈握过，又小心打开来，所以皱得一塌糊涂，看起来十分吃力。

伍天麒喃喃的又念道：“白云深处曾为客，青萍随波任浮沉……”

一时忍不住重重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气得哼了一声道：“这白云不是指的白如云么？为客，居然自以为是客人，好糊涂的丫头！”

伍天麒一时脸都气白了，又重重的在桌面上拍了一巴掌，发出了“啪”的一声。

他又顺腿踢翻了一张桌子，气呼呼的恨声说道：“青萍随波任浮沉……好丫头，你就舍着清白的身子去浮沉吧？他娘的！”

骂到恨处，这伍天麒连脏字也顺口而出了，通！一脚把一张桌子，又踢飞了。

一霎时这老镖头火可大了，只气得脸红脖子粗，头上青筋暴露。

他似仍然怒气未消，顺手把这张素笺握成了一团，一转身，就想把它丢到水里去。

可是一转念，他又把它收在怀里。

他脸上带着一阵冷笑，望着窗外喃喃自语道：“这丫头要是真的和白如云有什么暧昧之情……哼，她就不要活着见我了。我们伍家，可不能出这种

不要脸的败类！”

想着，又找回了那本书，仔细的翻了一遍，并不再见任何纸片，顺手丢在了一边。

这一会儿，他脑中简直是乱得一塌糊涂，长叹一声，又坐了下来，顺手又掏出了那纸团儿，打开了细看了看，这一次，那脸色果然好多了。

他细细的低声念道：“多情自古空余恨……”

于是他心中不由又想道：“看这最后两句，这丫头似还明白……虽对白如云有了感情，倒似明白大体，也许不致作出什么丢人的事情来。”

想到此，恨恨的叹了一口气，不管如何，女儿既有这一番心意，就不能原谅。老镖头右手握紧在左掌上重重的击了一下，忿忿的想道：“哼，哼！见了面我非教训她一顿不可！好糊涂的东西，你也不想想你爹和你未婚的丈夫，为了你都急成疯子了，嘿，你倒在此谈情说爱……好丫头，你可真气死我了！”

他叹了一口气，又想道：“这首歪诗，幸亏是落在为父我的手里，要是落在龙匀甫的手里，丫头……那可好了，娘的，你们婚也别结了，真是糊涂极了！”

老镖头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冷颤，当时暗暗庆幸，幸亏自己无意中发现了，要是落在龙匀甫的手中，那简直是不堪设想了。

当时忙把这张素笺揣在了怀中，又把白如云的那本《水月吟草》放回原处，经此一来，他哪里还有心情再去看书。

金风剪伍天麒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一转，紧紧皱着两道浓眉，忽然他想到，在“一贤厅”，见到白如云时，白如云曾说自己女儿走了。

如今再由女儿这首诗上看来，似乎是真走了。

这么一想，他不由又吃了一惊，怔怔的想道：“她会上哪去呢？她要是走了，那我们在这里还找个屁呀！”

当时愈想愈觉有理，不由暗想等龙匀甫来了，就告诉他赶快离开这里，青萍一定不在这里，她走了，说不定已上云南去找我去了。

想到此，不由一心只盼望龙匀甫快点来，这时他耳中又听到一阵划桨之声。

伍天麒忙又跑到窗口，却见中午所见的那艘小船又来了，只是船上只站着南水一人，想是又为自己送饭来了，伍天麒不由失望的叹了口气。

却听见那南水，一面操舟，一面唱着小曲子，口中唱的是：

“打桨操舟我在行，日出日没各一趟，要问哥儿名和姓，南水午夜放光芒，声调婉转，却是十分高亢，从南水口中顺口唱出，更是娓娓动听。

金风剪伍天麒见他那种悠闲的意态，不由十分感叹，暗忖：“看人家一个小童儿，已是如此不凡，怪不得主人是人中之俊了。”

南水顺口唱出了自编的小调，又在原处把小舟定住了，伍天麒不由挥了挥手道：“喂，小哥儿，唱得不错！”

南水一抬头，见伍天麒正凭栏看着自己，不由脸一阵红，尴尬笑道：“老先生你不要笑我……我又给你送饭来啦！”

他一面说着，一面至后面拿起了一个小篮子，举了一下。伍天麒不由一笑道：“北星没有来？”

南水摇了摇头，道：“我们忙得很，我来送饭，北星还得侍候少爷，他没有来。”

伍天麒点了点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划过来呢？”

南水似怔了一下，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少爷大概是怕你老人家逃跑吧，反正他关照，船要在六丈以外停下。”

他说着，身形微微向下一矮，已如同一缕青烟也似，突然拔空而起，跟着一抵足尖，已轻飘飘的落在了楼角之下。

他一面抬头对着老镖头一笑道：“我就上来了！”

说着提篮而入，金风剪伍天麒此时可笑不出来了，原因是南水那句话把他怔住了。

“怕我逃走？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匀甫这孩子还要把老夫软禁起来不成？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

伍天麒可是愈想愈糊涂了。

正自紧锁着一双浓眉在发愣，南水已经推门进来了，笑嘻嘻的把小篮子一放，道：“你老快趁热吃吧，蟹黄烫面饺，小米稀饭，包对你胃口！”

说着一面把中午的食具略一收拾，鞠了一躬，转身就要走。

伍天麒不由咳了一声道：“南水！你先别走，我有话问你。”

南水回过身来，露出了一双小酒窝，笑嘻嘻道：“老先生有话请说！”

老镖头犹豫的摸着下巴道：“少爷找着青萍姑娘没有？”

南水似颇惊异的摇了摇头道：“青萍姑娘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少爷今天前后山转了一天，也没找着。”

伍天麒啊了声，见南水说了话，转身又要走，不由一伸手拦道：“你先别走，我还有话！”

南水又笑咪咪转过身来，老镖头皱一会眉，只见他脸色红晕晕的，半天才道：“你这会儿回去，见得着你们少爷不？”南水点了点头，答道：“当然见得着罗！”

伍天麒微微冷笑的点了点头道：“很好！很好！南水，你见了他，烦你告诉他一声，你就说老夫要见见他。”

南水摇了摇头道：“恐怕不行，他很忙！”

伍天麒不由眼一瞪，双手拍了一下，恨声道：“很忙？很忙也叫他来一趟！”

他声音很大，似乎很生气的往起一站，大声对南水道：“你就对他说……”

或许是他又发觉不应该生这么大气，遂又把嗓门压低了，作出一种和蔼的表情道：“你就对他说，老夫有事和他谈谈……叫他无论如何来一趟，说是有关小女青萍姑娘的事，叫他来一趟，知不知道？”

南水扬了一下俊眉道：“是关于青萍姑娘的事？”

老镖头没好气的哼了一声，南水不由喜道：“好！我就替你老说一声，可是少爷来不来，小的可不敢担保！”

老镖头本已平下的大气，听了这句话后，不由又上来了。

他一拍桌子道：“一定得来，你就说这是我的命令，你还要代我问问他，老夫犯了什么罪，要把我关在这里？这是他用来对未来岳父的态度吗？嗯？”南水见他发起火来，眉发皆竖，不由吓得一连后退了好几步，皱着眉鞠了一躬道：“你老别动气，小的就照着你老的话传上去就是了。他来不来，可不是小的管得了的！”

说完这句话，连忙转过身子，下楼而去。

金风剪伍天麒等南水走后，尚似余恨未消，忿忿的说道：“那龙匀甫要

是不来，明天我可真要骂他了，大不了女儿不嫁了！”

一个人气呼呼的坐了半天，这才稍微把气消了一点，鼻端嗅到了一阵香喷喷的味儿，老镖头挤了一下鼻子，肚子可不争气，又咕噜的叫了一声。

老镖头一生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饿，肚子一饿，什么也都不要谈了。

此时肚子一饿可就顾不得生气了，把篮子一揭开，端出了两大盘烫面饺，香喷喷地冒着黄油，伍天麒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了，不由咽了一口唾沫，心中却想：“想不到这深山野居，竟能吃到这种东西……”

遂见篮边一横格内，尚有一小瓷壶，伍天麒心想：“这要是一小壶酒，可就好了！”

想着端过鼻端一嗅，竟是一壶上好花雕，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咧嘴一笑，嘴对嘴，先来了好几大口，长叹了一口气：“好酒……好酒！”

心中可不由想道：“这龙匀甫虽然办事欠通，可是对老夫的饮食一道，却是十分注意，侍候得很周到。”

想着不由心情欢悦，遂一口口大啖了起来，一口气吃了四十五个蟹黄馅的烫面饺，喝了三小碗小米稀饭，又喝了一小壶酒，这才醉醺醺的走到窗口。

这一时间，天可已经大黑了，一轮明月如玉盘也似的高悬天空，洒下如雪如霜的月光，水面上银蛇乱颤，真是好一番夜色。

老镖头已七十多了，平日酒量并不大，今日想是喝过了量，又经湖风一吹，不由有些醉眼阑珊了，此时眼见如此绝妙景致，不由心胸豁然开朗，双手一托颌下银髯，引吭高唱道：“金乌坠……玉兔升……黄昏时候，叹，光阴一去不回头……”

方自唱得起劲，却见远处水面上驰来一叶小舟，竟是奇快无比，霎时间，已驶近楼前。

老镖头不由一怔，也不唱了，却见船尾船首各立着一个白衣童子。仔细一看，老镖头认出了那是南水、北星，二小童各着一身雪白长衫，被夜风吹得前后飘扬，船尾尚似立着一个儒衣少年，只是此时正在回首说话，伍天麒没有看清此人面貌。

随着那小船，竟在湖心停住了。

老镖头不由张大了—双眼睛，当然酒也醒了一大半，心中不由—动，忖道：“莫非是匀甫来看我了么？只是为什么又寻寻的停在湖心做什么？”

心中方自奇怪，却见那儒衣少年，倏地拔身腾起，用“巧燕窠天”的身法，竟自拔起了四五丈高下，月光之下，直如一只凌霄大雁。

最奇的是，这人并不是落向船头，却向水面上直落下来。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口中哦了一声，心说：“这可糟了！”

却见那腾空之人，在空中—折腰躯，双手向外—张，发出了呼噜噜的—阵疾风之声，竟是轻飘飘地仍向水面上落了—下去。

伍天麒不由—瞪—双眼，心想：“好—家伙，这人是怪，竟敢往水面上落！”

想象之中，那人已落向了水面，只见他双手平伸，身形—高—低，竟是在水面之上飘浮不—已。

伍天麒眼都花了，心想道：“这—定是龙匀甫了，别人谁会有这种功夫？好小子，无怪他打败白如云，敢情竟有这么—身好轻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人在水面上立了—下，试了试劲头儿，才见他猛然转过身来。

新月之下，伍天麒见这人，竟是面上带着—方纯白的人皮面具，只听他

口中叱道：“你们守在这里，我去去就来。”

遂见他双足在水面上一阵划动，竟是快如箭矢，直向碧月楼边飞驰而来。

金风剪伍天麒几乎看傻了，武林之中，轻功各有奇异，水面上施展的也有好几种，如“登萍渡水”、“蜻蜓点水”、“海燕掠波”、“八步凌波”、“燕子三抄水”等，最奇异的是“达摩老祖一苇渡江”，都可算是极上乘的轻功绝技了。

可是这些功夫，不是只能穿越短距离，就是需借助于水面浮物，凭一口丹田回转之气，只能一气施唤，已是很难能可贵可是眼前这人，竟能在水面上作长距离踏波而行，这要不是眼见了，简直是从来也没听过的奇事。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时张大了嘴，几乎都合不拢了。

其实，这渡水少年，并非神人，脚下也有借头，只是一节节极小极细的枯枝而已，少年手法迥异，深夜里更不易为人看出罢了。

伍天麒方自怵目惊心，只觉得当空衣襟飘摆，那人已如一只大鸟也似，轻飘飘落在了楼前横栏之上。

金风剪伍天麒，这一近视此人，愈觉其长身玉立，英气蓬勃，一双眸子，神光四射、身上那件湖绸长衫，被夜风吹扯起老高，那种飘然意态，真仿佛是画中仙人一般。

伍天麒不由大吃一惊，方要出声喝问，却见那人皮面具下俊口微启，晒然一笑，露出如贝的一口细齿，朗声道：“伍镖头见召，后辈敢不从命，不知有何急事，在下洗耳恭听！”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大吃一惊，一连后退了几步，叱道：“你是谁？是匀甫……么？”

这人双手一拱，嘻嘻笑道：“在下白如云，为你老人家请安！”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只觉得头皮子一阵发炸，那剩余的一些醉意，全部醒了一个干净，通！通！通！一连后退了好几步。

只见他用抖颤的手一指白如云，道：“胡说……白……如云……已经死了……你是人还是鬼？”

这人向前走了一步，冷月之下，这人那方人皮面具闪闪放着阴森森的光采，再加上那一双灼灼的光瞳，更是形同鬼魅一般。

伍天麒别看是平日胆力惊人，可是到了此时也不禁发根发炸，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脱口大吼道：“你……站住！”

白如云哈哈一笑，笑容一敛道：“老镖头不必害怕，晚生正是白如云，朗朗乾坤，何曾有什么鬼？”

金风剪伍天麒眨了一下眸子，又后退了一步，脸上变色道：“你……你不是死了吗？你……”

白如云哈哈一笑，又向前走了一步，不想那老镖头，突然厉声叱道：“站住，你要是再走近一步，可怪不得老夫要无礼了！”

这老人说着话，竟自把后背上的那一对金剪撒了下来，左手往剪柄上一搭，叮当一声脆响，已把一双金剪分了开来。

可是他脸色一片苍白，全身阵阵的冒着冷汗，确已是吓了个不轻。

第一是，他亲耳由龙匀甫口中听说，白如云已翻落涧底，那是万无活理。

第二，方才白如云水面展技，已令此老心中疑为神鬼，再加上星月之夜，就连这位胆力惊人的老镖头，也不由吓了个魂飞魄散，虽经白如云解释，也难以令他确实相信了。

此时老镖头双剪在手，胆力似乎大了一些，他目光灼灼地在白如云身上一转，厉声道：“老夫在武林纵横一世，可从来不相信什么妖孽鬼魂……你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还不快快与我退下！”

白如云见伍天麒竟自一口咬定自己是死了，不禁弄了个啼笑皆非。

当即晒然一笑道：“不是镖头叫我来的么？何故又要教我退下？”

伍天麒抖瑟了一下，道：“我是要见龙……匀甫，可不是要见你……你到底是谁？”

白如云冷笑一声，用冷峻的口音道：“实在告诉你吧！那龙匀甫已经翻落崖涧，如今生死未卜，你老要见他，可不容易了！”

伍天麒怔了一下，斥道：“胡说，掉在涧底的是白如云，怎么会是龙匀甫？”

白如云狂笑了一声道：“好个不明事理的老镖头，你既一口咬定是我死了，我倒要现出面目来给你看看了！”他说着，伸出手往面上一扯，立刻现出了英俊的面容，伍天麒不由口中啊了一声，差一点双剪落地，那张老脸，更是一阵发育，冷汗涔涔而下。

白如云揭下面具，那张俊逸的面容之上，却是没有一点笑容，此时冷笑道：“伍天麒，实在告诉你吧，那救你回来的是我，可不是龙匀甫。”

他说着话，脸色更是肃然，自有一种神威，伍天麒身子一动，白如云却再用冷峻的口音道：“你认为是龙匀甫，那是我学他的口音。”

金风剪伍天麒这才突然大悟，不由一阵急怒，气得口中厉哼了一声。

可是白如云，说完了这几句话，脸色反倒显得十分和蔼，他那俊逸白皙的脸上，突然泛起了一片笑容，柔声道：“其实，我本可以置你死命的……可是伍镖头，你也许还能活下去……”

方说到此那金风剪伍天麒早已忍不住，只听他厉吼了一声：“小贼欺人太甚，你纳命来吧！”

这老人一想到女儿失踪，爱婿已死，这都是眼前这个怪人一手造成的，自己又何忍独生。

当时不由热血一阵上冲，一抖手中双剪，拧步窜身，已来到了白如云身前。

只见他赤红着双眼，一抖金剪，右剪是“桃开一枝”直点对方前心，左剪却以“大鹏单展翅”之势，画起了一片光华，向白如云腹肋上猛挥了过去。

这种一招双式，突然间却是威猛无比。

白如云晒然一笑。

也不见他如何闪躲，那伍天麒双剪，竟自递了空招。

金风剪伍天麒自知，以本身武功要和白如云相较，那简直是以卵击石，可是到了此时，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金剪落空之下，这位老镖头猛然一个拧身，把身子转了过来，却见白如云冰寒着脸色，双手前负，像是没事人儿似的，站在眼前。

伍天麒大吼了一声：“小贼！你还往哪里跑？”

他猛然左剪用“横扫千军”，直向白如云拦腰斩去，同时右剪却暗施“孔雀剔羽”，倏地向后挥去，他所以如此，含有深心，暗忖白如云如再施故技，闪身于后，那么自己这一招“孔雀剔羽”也定能出奇制胜。

可是眼前这个怪人，却有一身鬼神难测的功夫，伍天麒这种连环双剪的运用，不能说不快了，可是双剪一抖出，依然是空空如也。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猛地一个“怪蟒翻身”，身后依然是空空如也。

第十一章 生死两难 琴魔援手

这么一来，这位伍天麒可真又以为是遇见了鬼，口中惊呼了一声，一连退了好几步，吓得脸色突然一变，却听见头顶嘻嘻一笑道：“老头儿，我在这呢！”

伍天麒一抬头，白如云正微笑着，站在一横梁之上，双手依然是袖着，一双瞳子内却泛出逼人的光采。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气得头脑轰然一声，差一点坐倒在地，挣扎了一下，欲向白如云再次扑去。

可是那怪异的白如云，却一伸手道：“慢着！”老镖头倒是真听话，顿时一呆。

却见白如云冷冷的笑了笑，遂道：“老头儿，凭你这两手还差得远，何不就此收手下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才说到此，伍天麒又是大吼一声，腾身而起。

可是他身子方才腾起，再看横梁上，又已失去了白如云踪影，待他沉重的躯体落在横梁之上，白如云冷峻的声音，却又从另一边传了出来。

伍天麒自从出道以来，何曾受过别人如此欺凌，此时不禁发须皆立，一晃壮躯，飘身而下，震得这座竹楼吱吱直响。老镖头连羞带愧，再一看，白如云一尊石像似的，正倚立在书案之前，伍天麒一看他，白如云却冷笑了一声，道：“老头儿，我告诉你，因为你女儿的关系，我不想杀你，你也不要想激怒我……我决不杀你！”

他紧紧地弯曲着双手十指，像是在强忍着内心的愤怒，事实上，他对伍天麒确是没有一点儿好感。

金风剪伍天麒哈哈一阵大笑，道：“白如云，老夫在江湖上闯荡了一生，从没有把生死看在眼里，老夫技不如你，死而无憾，你要是可怜我，哈哈……白如云，你算是找错了对象，老夫可是不领你这番盛情！”

“白如云，现在已经无话可说了……姓龙的既已死，我女儿就该守贞至终，也万无再嫁给你这恶魔的道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白如云，你要想借此对老夫讨好，想令我老人家回心转意，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事……哈哈，你简直是作梦，我父女至死，也不会向你屈服。白如云，老夫对你这么说，你应该很明白了……”

老镖头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前胸疾烈的起伏着，又接下去道：“白如云……你今天不杀我，却要小心着养虎害己，老夫又怎会放过你……”

“嘿嘿！那龙匀甫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竟手下不留丝毫余地，置其于死地……”

说到此老镖头竟淌下两行眼泪来，用悲愤的声音继续说道：“可怜匀甫这孩子，出道未久，竟丧生在你手，可是白如云你也不要得意，你可知道龙匀甫的三位恩师，名震武林，这三位武林前辈，只要来一位……嘿，白如云，你能对付得了么？”“白如云，你不是自诩聪明过人吗？嘿嘿！这一着看来你也没有料到吧！白如云，你认栽了吧！”

这伍天麒滔滔不绝的说了这么多，白如云只是静静的听着，不发一语。

可是他阴沉的面容之下，谁也付度不出他内心的喜怒之情。

伍天麒在说完了这一大套话之后，立刻一摆手中金剪，发出了呛呛唧唧的声响。

在他预料之中，以为白如云一定会猝然扑近，向自己下手，自己也正可有个了结。

却不想白如云听见这番话后，一点表情也没有，非但不怒，还莞尔一笑。

只见他徐徐走了几步，走至一边竹几前，伸手斟了一杯清茶，趋前往桌上一放，冷然道：“老镖头，你口渴了吧？喝点茶，润一润嗓门再说吧！”

老镖头不由一愣，气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当时大吼了一声，叱道：“白如云，老夫言尽于此，你还不下手，给老夫一个痛快，你还等什么！”

白如云这时才慢慢转过脸来，他脸色此时显得十分难看。

他那冷如电芒的目光，向伍天麒脸上一转，这位老头子不由打了一个冷颤，意料到眼前这个少年，虽是外表泰然，实则已是被自己激怒了。

白如云慢慢点了点头道：“老头儿，你说得很好……可是白如云说话言行如一，我既说了不杀你，你就是想死都不行！你也太小瞧我白某人了，我若是怕了那三位老头儿，我也就不动他的徒弟了。”

伍天麒不由厉吼了声：“满口胡言，看剪！”

这一次出手更快，身形向前一扑，倏地一沉双臂，用“浪卷黄沙”，双剪上挟着两股劲风，直向白如云拦腰扫打。

白如云心知这伍天麒此举不过是以求速死，当时微微一笑，他生就了一副怪脾气，只要他决定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此时见伍天麒双剪来到，身形猛然向下一矮，用“沾衣进身”之法，滴溜溜已转到了伍天麒身后，口中笑道：“我说了不杀你，你就是死不了！”

老镖头一个转身，大吼一声，展开了平生绝学，“二十九手白虎剪”法，一时但见金光闪闪，衣袂飘飘，老镖头这一套剪法上，足有四十年火候，此时这一施将出来，直如惊雷骇电，点、劈、挑、刺、剪、削，一招一式全是险到了极点。

可是白如云，只是在他剪隙衣襟之间，滴溜溜的转着，也不知他施的什么身法，那伍天麒竟连他衣边也没沾着一下。

一时之间，但见这小楼上，人影晃晃，翩若惊雷飞虹般闪闪耀目的金光之中，裹住两个人影，时分乍合，翩翩如飞鹰野鹤，又似闹海银龙。

这一阵疾斗足有盏茶时间，猛然间，只听金风剪伍天麒一声大吼！

倏地一团黑影似弹子似的飞弹了出去，往楼边上一落，正是金风剪伍天麒。

这老镖头此时已通体大汗，脸色也是红中带紫，他吁吁喘了一阵，用手中金剪一指白如云道：“白如云，老夫自知武技和你判若云泥……”

他忽然含恨向外看了一眼，一跺脚，恨声道：“罢了，罢了，白如云，我们来生再见吧！”

说完这句话，金风剪伍天麒一咬牙，右手金剪，猛地旋起了一片金光，直向自己头上绕了去。

突然白影一闪，呛啷一声巨响。金风剪伍天麒这口金剪竟突地脱手而出，摔出丈许以外。伍天麒一只右手，虎口发麻，张目一看，白如云正冷冷地立在身前。

他那丝毫不显惊奇也不表同情的目光，似两枚午夜的明星，冷冷的瞅着伍天麒。方才想必是以绝上内力，贯注于绸袖之上，卷飞了伍天麒手中金剪。

伍天麒不由脸一阵红，暗忖：“白如云真神人也，难道我自求一死都不得么？”

他心中这么想着，倏地一偏左手剪尖，往自己心窝上猛然扎了下去。

可是一只雪白如玉的手，如电也似的，已搭在了他左手手腕的“腕脉穴”上，伍天麒只觉得手上一麻，由不住这半口金剪，呛啷的一声，又掉了下来，真正是求生既不可，欲死也不能。

再看眼前人影一晃，白如云又飘出丈许以外，仍然是面色冷冷的看着自己。

伍天麒不由又羞又怒，一时只气得全身发抖，他大吼了一声道：“白如云，你到底想怎么样！你……”

白如云冷冷的哼一声，道：“老头儿，要死可不行，起码在我这里是不能死的，你要是一定要死，等以后在你自己家里你再死，我绝对不拦阻你！”

伍天麒不由冷笑道：“你以为我就没有别的死的方法了么？”

白如云至此，才露出了一些笑容，俊逸白皙的面颊之上，轻轻掀起了些笑纹，露出了又密又细的雪白牙齿，只是一刹那，却又回复了原来的冷冷模样，他看着伍天麒那种激动的情绪，不由轻松的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你又何必一定要寻死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劝你还是少动这个念头，因为到底你只有令自己多增加痛苦，却还是死不成！”

金风剪伍天麒，在白如云讲话之时，一双怒目四处乱看，他心中不禁暗自忖道：“笑话，你这小子也未免太狂了吧！求生固不易，求死还有什么难？哼！”

他又抬头瞟了白如云一眼，见他却对自己一笑，这么一来，老镖头的火可就更大了。

暗想我伍天麒，素日在江湖中，是如何的威风，今日落在一个后生小辈手中，却受尽欺凌，竟连死也都不能，要是传之武林，岂不令人耻笑。

伍天麒这么一想，可愈觉活之无味，心中更充满了一死的决心。

想到此，他偷偷一打量，自己所站立的栏下正是湖面，白如云却离自己丈许远近。

金风剪伍天麒心中暗忖：“我不如投水死了算了，这白如云不救我则罢，他要是下水救我，我就施全力抱住他，和他落一个同归于尽……”

伍天麒想到这里，心中定了不少，他生就急性人，脑子可从来也不会拐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此时自认这一条投水之计，定能行得通。

当时冷笑了笑，对白如云道：“好！我伍天麒落在了你的手中，也算是栽定了，你说你预备对老夫如何吧！”

白如云点了点头道：“这碧月楼，你女儿曾在里面住过，如今你只要安心住在这里，我一定不为你为难。”

方言到此，却见伍天麒脸上表情大异寻常，一双眸子更是不时朝水面上溜去。

白如云一向是智慧过人，看到此，方自心中一怔，却听那伍天麒大喝一声道：“小子！你闪开了！”

他说着话，猛然一提双掌，排山运掌，用“百步劈空掌”的掌力，倏地往白如云身上劈去。

同时他那硕健的身躯，在竹栏之上猛然一个倒翻，随着一声长啸，直往水面上坠了下去。

白如云双手平胸一按，如海鸥似的，突然拔空而起，轻飘飘地落在了竹栏之上。

随着水面上水花四溅，“扑通”的大响了一声，伍天麒全身已经沉在湖水之中。

白如云微微一怔，注视着水面，轻叹道：“你这是何苦？”

立刻有一只小船飞快的驰来，站在船首的南水，仰头高叫道：“不得了，有人跳水了！北星……赶快……下水救人呀！”

北星果然脱去了上衣，一面紧张的问道：“是……是谁？是谁……是……谁？”

南水此时已把外衣脱了，露出了雪白的肌肤，一面用手指着水面道：“真是一个人，哎呀！糟了！可快淹死了！”

二小童此时外衣已脱了个精光，正要往水中扑去，忽然自竹楼之上，如同怪鸟也似的扑降下一个人。

这人倏地降下，雪白的外衣，带起了噗噜噜的一阵疾风，往那小船之尖上一落！船头只轻轻的向下点了一点，南水、北星各自一惊，遂听那人轻声叱道：“不要下水！”

二小童闻声一怔，这才看清船头之人，原来是白如云，都不由收住身势。

水中的伍天麒，那苦头可就吃大了，只见他时沉乍浮，一双手拚命的拍打着水面，浪花翻涌之中，露出了他花白头发的头颅，不时往这边顾视着。

二小童这时才看清了，落水之人竟是楼上的老头儿，都不由吓呆了。

南水惊骇道：“少爷，是伍镖头呀！他……”

北星目光注视着水面，更是顿足道：“快……快淹……死了！”

二小童口中虽这么说着，可是白如云不说话，二小童是谁也不敢跳下，似如此又过了一會兒，水中的伍天麒，早已经气尽力竭了。

他本不识水性，更加以死心已决，所以落水之后，一连灌了好几口水，呛了个头昏眼花，可是他心中尚明白，满以为，这一次是死定了。

可是在死亡来临之前的一刹那，人们往往仍存着侥幸求生之心，即使是一个自杀的人，在他吞服了毒药，或是悬梁上吊作最后挣扎之时，他们内心中，仍然冀求着，能在这一刹那，有人能把自己救下了，或是救活了。

因为“生存”虽然不一定是对每一个人都适合，但不可否认的，它却是人人要求的。

金风剪伍天麒也不能例外，只是他耻于开口求助，虽然他心中极想此时能有人入水把他救活了，却硬是不愿开口呼救。

当他怒凸气愤的眸子，发现了船上的人，而他们只是对他采取观望态度时，这一霎，他内心更是愤恨到了极点。

而远比白如云更冰寒，更无情的湖水，却在这时，毫不留情的从他的口鼻中冲了进去，几个起伏，又把他全身吞噬了。

小船上的白如云，依然是纹丝不动，湖风轻轻的展动着他雪白的秋衣。

他脸上没有笑容，但是却丝毫也不着急，尤其是那双亮若晨星似的眸子，眨也不眨的注视着水面的波纹，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南水、北星眼巴巴的看着水面，急得抓耳搔腮，只是白如云不说话，他们谁也不敢自作主张，他们明白少爷的脾气，所以谁也不敢动。

似如此又过了一小会儿，水中的伍天麒，已喝了个大腹便便，在一次的浪花翻涌中，白如云清楚的看见，他是一动也不动了。

北星沙哑着嗓长叹道：“唉……他死了！”

白如云忽然一笑道：“你们两个光看看，还不快下去救人？”

二小童不由一怔，各自对看了一眼，哪里再敢多想，相继纵身入水，活像两尾大鱼似的，直向那已经快淹死的伍天麒游去。

白如云脸上展露着微笑，朗声向水面上道：“你们还不快点？老镖头要是死了，你们谁也不要想活命！”

南水、北星闻言，不由吓了个忘魂落魄，心中可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南水一面踹水，一面急叫道：“北星你抓前面……”

北星此时已泅达伍天麒，一伸手抓住了老镖头头上的长发，口中结巴道：“南水……你抓，前面！”

南水此时已双手托起伍天麒，用踩水姿态前进，闻言之后，口中忍不住恨声道：“妈的，到了什么时候，你还忘不了学我，他要是死了，我们谁也别想活了！”

北星少不得又跟着学道：“妈的，到了什么时候了……”

不想方学到此，南水已实在忍耐不住了，伸出右掌在水面上“哧”的一声击出了一条水箭，北星方开口说话，却被灌了个满口满脸，呛得咳咳连声。

这一来北星也火了，匀出左手，也打出了一条水箭，直向南水打去。

一时水面上怪叫连声，水花四溅，二小童竟各不相让的打了起来。

他们这么一打，那老镖头可惨了，一会沉一会浮，有几次二小童差一点失手把他沉落水中。

北星吃了先前的亏，一连被南水灌了好几口，不禁大怒，到了此时，竟不顾手上的伍天麒，当时把左手一松，双足一踹水，“哧”一声，已窜到南水面前，一伸手“叭”一声打了南水一个嘴巴。

南水被打得怒吼了一声，叫道：“好北星，你敢打人？”

他口中叫着，把伍天麒往旁一推，正要举掌朝北星打去，忽听见一声叱道：“混蛋东西，你们是找死！”

二小童闻声不由吓了个魂不附体，哪里还顾得再打，忙又把伍天麒僵冷的躯体抬了起来。

水面上吹来一阵清风，白如云怪鸟似的躯体，在水面上只一落，轻舒猿臂，已捞住了伍天麒一只右臂。

只见他奋臂一振，已拖着伍天麒巨大的身躯，唰的一声，带起了无数水花，离水而起，遂见小舟往下一沉，已落上了舟面。

白如云回头向水面叱了声：“无用的东西，你们不上来，还等些什么！”

二小童此时泅过船边，各自用手扒着船舷，虽闻声，却是不敢上来，各自都哭丧着脸，像是如丧考妣也似。

白如云见状怒气少歇，他自己有时候也是童心未泯，此时见状反觉好笑，只是，他却不放在脸上，此时鼻中哼了一声道：“叫你们上来，你们听见没有？”

南水、北星这才各自上船，白如云被二小童逗得哭笑不得，一回头见伍天麒苍白的面颊，在月光之下，愈如显得毫无生气。

白如云不由心中打了一个冷颤，暗忖：“我都忘记这边了，他可真的不能死啊……”

想着忙把伍天麒身子翻转了过来，双手分扶着伍天麒后肋，往上微微一提，立刻就由老镖头口鼻之中，滚出了不少的水来。

他一面回头道：“还不把小船划回去，老镖头要是死了，你们两个东西

可小心着！”

二小童到了此时，哪一个还敢说话，忙不迭撑篙的撑篙，把舵的把舵，一径往岸边上摇去。

南水一面把舵，右手还一个劲摸着右颊，目光狠狠的盯着北星，方才被北星打过之处，此时竟是火也似热，又酸又麻，可见北星用的力量不小，要在平时，南水哪能吃这个亏，可是今夜，也只有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的。

他心中不由恨恨的想道：“妈的，北星这小子真不知手轻手重，等以后有机会，非得给他一个厉害不可！”

北星被南水看得很不自然，不时左顾右盼，有意装着没有看见南水，心里可真是比吃了凉柿子还痛快，有好几次差一点笑出了声。

白如云此时见离岸边不远，不由道了声：“你们两个跟我来！”

说着手中抱着伍天麒，一纵身已窜到了岸边，一径向后面飞驰而去。

南水、北星也各自展动身形向前驶去。

白如云一直把伍天麒带到了自己居处，匆匆把他置于一石床之上，回头对南水道：“快去弄一碗红糖姜水来。快！”

南水领命而去，这时北星已把灯点上，室内立刻大放光明。

白如云此时就着灯光一看这伍天麒，不由也叹了一口气，深悔自己太大意了，这一下也可把他淹得太厉害了，再看伍天麒一张脸，都成了紫红颜色，口鼻之间，都淌下了黄水，顺口流着。

白如云此时由身上取出了一白脂玉瓶，倒了一小丸丹药，放在伍天麒口中，自己也把外衣脱去了，剩下了一身疾装劲服，回过头来对北星道：“别发愣啦，快把他身上衣服脱下来，用毛巾把他身上擦干！”

北星答应了声：“是！”忙把伍天麒全身衣服脱下，露出老镖头一身盘筋栗肉。

北星双手触着伍天麒身上皮肤，冰也似寒，尤其是起了满身鸡皮栗儿，这小家伙到了此时，也感到心寒不已，不时用目光盯着伍天麒，还去翻他的眼皮。

白如云骂道：“你会看个屁，还不擦干，晚了可来不及了！”北星忙找了一块干巾，在伍天麒身上擦了一周，最后把这块干巾，往伍天麒下体一搭，红着脸看了白如云一眼，这才退后了几步，让出了地方。白如云此时见北星光着上身，全身还是湿淋淋的，怕他也受了凉，不由看了他一眼道：“还不快去把衣服穿上，你看你成什么样子？”

北星抖声结巴地答道：“小的……不冷！”

方说到此，见白如云目光一瞪，吓得转身就走，白如云此时，也确实没有时间再和他多说了，当时回过头来，再看床上的伍天麒，自服了白如云这丸丹药之后，此时，竟一连气的打起寒颤来了。

白如云不由面色一喜，心知他这条命，已算是保住了。

当时在他全身“巨阙”、“中极”、“气海”、“章门”、“灵台”各处穴道上推了一掌。

最后又在他顶门“百汇”，和足心“涌泉”穴上，各以掌心抵抚了一阵。

老镖头竟自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全身更是抖颤了起来，白如云见时机已至，这才运用起双手，飞快的在伍天麒全身上下推擦了起来。

如此约一盏茶时间，白如云身上竟见了汗，再看伍天麒脸色，也已转成了浅红颜色。

南水、北星又已回至床前，白如云突然收住了身形，坐在一边椅子上，喘息不已。

二小童平日奉白如云如神明一般，此时见状，内心不由诧异不已，心内都不由暗暗想道：“怎么少爷会累成这样？”白如云挥了一下手道：“把姜汁给他灌下去，北星去找一套我的干衣服来，给他穿上。”

白如云说着话，已站起了身子，见南水正弯腰为伍天麒灌着姜汁，不由顿了顿，才道：“等给他穿好了衣服以后，乘他还没醒之前，快把他送回到碧月楼去。”

南水答应了一声，白如云说完了话，即闭目不语，少顷北星已持衣而回，二小童张罗着为伍天麒穿好了衣服，大小倒也相称。

这时金风剪伍天麒已微微吟出声音，白如云闻声睁开了双目，慌忙对二小童道：“你们快把他送回去吧，他可要醒了！”

二小童闻言，忙把伍天麒自床上扶了起来，北星背在背上，二小童正要出去，白如云喊了声：“站住！”

二小童不禁又吓了个哆嗦，白如云冷冷的道：“你们两个可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这老头儿交给你们，你们要暗地里注意他，可不许他再自杀，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两个也不要再见我了。还不快走！”

二小童口中答应了一声，开门而出，各自展动身法，兔起鹘落而去，不一会已驶过湖边，二小童把伍天麒放在船上，一径向湖心“碧月楼”驰去。

且说这金风剪伍天麒，可真是求死不能白吃了这些苦头，等他悠悠醒转之时，却发现自己仍然睡在原有的软榻之上。

伍天麒不由往起一挺身，这才发现，全身竟是没有四两力气，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默默地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谁把我救起来的？我亲眼见白如云在船上看着我，并没有救我的意思，这又是谁呢？”他想着翻了一个身，口中咳了一声，却见翠帘揭处，走进了一个小童。

伍天麒认出是北星，不由在枕上老脸一红，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北星走到床前，结结巴巴道：“老先生你醒过来了……”伍天麒点了点头，一双目光却是上下打量着北星，仍然是不发一语。

北星又跟着问了一句道：“你老……有什么事没有？”伍天麒咳了几声，长长喘了一口气道：“哎唷！我的老天，这是什么世界……连求死也不能，这可坑死我了……”跟着他又大叫道：“白如云！小杂种！你……”

北星吓得伸了一下舌头，慌忙摇手道：“你老！可别乱嚷嚷，要让我们少爷听见可不是玩的！”

伍天麒不由更是气愤，大骂道：“听见又怎么样？你们怕他，我可不怕他！你去叫他来，我倒要问问他是安着什么心！”

他又连连的在床上摇着头道：“这可真是活不下去了……我还得死！”

他一面说着还一面要挣扎着坐起来，北星见状不由又急又骇，慌忙过去一把把他按着，皱着眉道：“你老人家……真是，好好的人，为什么要死？我们少爷对你这么好，你难道不知道？”

金风剪伍天麒被北星按住动弹不得，他因喝水太多，又因年岁太大，中了水寒，元气大伤，身体已是大亏，若非白如云贯以本身真力，此时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此时闻言，又气又怒，翻着一双被水泡得肿泡泡的眸子，看着北星道：

“你知道什么！他对我好……嘿嘿！”

说着咧嘴一阵冷笑，北星怔了一下道：“你……在水里都快淹死了……要不是少爷救你……早就没命了。”

伍天麒哼了一声，还没说话，北星又接下去道：“少爷用真力为你全身……穴道上都打通……费了好大内力。”

金凤剪伍天麒，闻言不由一惊，当时闭目略一提气，果然畅行全身各处大穴。

他因中年之后才练内气，所以尽管外功至高，刀掌上功夫俱是了得，可是内功一节，却因限于年岁，至老仍未能把“任”、“督”二脉打通，每念及此，终以为平生一大憾事。

谁知此时，试着一运行气道，竟是通身畅行无阻，非但任督二脉已开，就是全身各处穴脉，也是无处不通，轻快已极。

这么一来，伍天麒不由一阵大喜，当时睁开双目，问北星道：“是谁为我推宫过穴的？”

北星眨了一下眼皮道：“我不是说过了么？是少……少爷！”

伍天麒立刻脸色一红，半天没有说话，他心中可觉得不大对劲儿，半天才冷笑一声。

北星又用手指了下伍天麒身子道：“你老人家看……这衣服！”

伍天麒低头看了一下，发现自己身上此时所穿的，竟是一袭质料极佳的上好缎衣，由上至下，尚绣着一株墨竹，衣色浅绿，极为素雅。

金凤剪伍天麒不由冷笑着，把身上长衣脱下，费了半天劲才脱了下来。

北星见状不由怔道：“里面的衣服……也……是少爷的。”

伍天麒再一注视，敢情连内衣也全是人家的，自己要脱，却要赤身露体了。

他气得哼了一声，红着脸看了北星一眼道：“我的衣服呢？”

北星皱着眉头道：“你老人家衣服……全……湿透了，哪能穿？唉！你这又何苦？”

伍天麒红着脸，皱了半天眉，的确是脱也没有法子脱，一想到自己眼前的遭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再想到自己女儿，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爱婿龙匀甫也是生死不明。

老镖头想到了这一连串的问题，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右手无力的挥了挥，示意北星离去，偏是北星竟不懂，尚皱眉道：“有……有什么事？”

金凤剪伍天麒不耐烦的道：“我是叫你走！”

北星犹豫了一下，呐呐道：“我走了以后，你……又要自杀。”

伍天麒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当时只得又睁开了双眼，对方那对稚气的眼睛，正盯视着自己，一脸关心之态，伍天麒叹道：“谁说我要自杀？”

北星咽了一口唾沫道：“少爷！……少爷，说的。”

伍天麒哼了一声，心中却不由想道：“这白如云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呢？他为什么不叫我死？他的脾气，本来不是这样的啊！”

想着却见北星犹自皱着眉头看着自己，一只手摸着床缘，对自己道：“老先生……少爷对你一直很好……你为什么要自杀呢？你有什么心事？”

伍天麒苦笑了一下，道：“你放心吧！我不会死了……唉！你是小孩，给你说也说不通！”

他说着又挥了挥手道：“你走吧，我要好好休息一会儿。”

北星闻言，又迟疑了一下，这才转身慢慢走出，到了门口又回过头来盯问了一句道：“真的？你……你可不要骗我！”

伍天麒忽然心中一酸，暗想我伍天麒也是堂堂一个汉子，却想不到到了如今，竟会寻起死了，生命却要一个小孩子来负责……也太松包蛋了！

想着毅然的哼了一声道：“我决不死，你走吧！”

北星这才反身下楼而去。金风剪伍天麒，这时脑中可是紊乱到了极点，一双虎目翻视天花板，想了好半天，方自有一些睡意，耳中似乎听到了有说话的声音，像是由楼下传上来的。

伍天麒不由一怔，暗想天这么晚了，还会有谁在说话？不由竖耳仔细听了一阵，果然听到一人似在责骂北星道：“混蛋！我叫你在楼上照顾老镖头，谁叫你下来睡觉？”

跟着北星颤抖的声音回答道：“我……是他叫我下来的！他说他不……死！”

伍天麒不由一怔，心说这白如云又来了，哼！他倒很关心我咧！

同时耳中又听到白如云厉声斥道：“胡说八道，他说他不死，你就信了？这老头儿的花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走，我们上去看看，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看我不宰了你！”

伍天麒不由一怔，忙把身子缩了一下，赶快把双眼闭上，方一合目，门也吱一声轻轻的开了。

伍天麒心说好快的身法，当时有意作出沉重的鼻息之声，假装着已熟睡，耳中却听得北星讷讷道：“少爷，他已睡着了！”

白如云轻轻嘘了一声道：“轻一点，别把他吵醒了，他是上了岁数的人了，中了水寒，叫他好好的睡。”

伍天麒仍自闭目装作熟睡的样子，白如云又小声嘱咐北星道：“我已叫南水给他熬了些莲子枣粥，等他醒了以后，一定会饿，小心侍候着他吃。我出去有事，要两三天才回来，你们要好好照顾他，知道不？”

北星唯唯称是，遂听房门“吱”的又响了一声，跟着便没有了声息。

伍天麒这才睁开了眼，却见几上多了一个小包，老镖头伸手拿过来，厚厚软软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却是一套极为洁净的衣衫，想是白如云特地带来给自己换洗穿的。

金风剪伍天麒不由看着那衣服发起了愣来，霎时间，他的心情似乎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摇了摇头，叹道：“白如云真是一个怪人……一个令人难以猜透的人啊！”

一世奇侠龙匀甫和白如云交击最后的一掌时，他已感到不支了。

因此就在他身体腾空的霎那，已把系在背后的短剑撤在手中，身形向下一落，如同流星坠空，掌中剑“逼桃让李”，猛地向下一挥，放出了一道寒光，直向白如云顶门上劈去。

同时左掌更暗蓄了十成功力，以“凌云分翼”的绝招，劈出了一掌。

这种下击之势，可谓又猛又快，人到掌到，掌到剑到，同时他双足上用“点天灯”的一招，倏地分开，一双足尖朝白如云两处“肩井穴”上点来。

这种招式，可太厉害了。

龙匀甫也是满心存着以这一势，分最后生死的一着了。眼看着他的身形向下一落。

可是在前面也曾谈到过，就在这霎时之间，那颗当空的“炫极星”，竟然突的隐了起来。

可是这对白如云、龙匀甫这一双少年英侠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龙匀甫方自一惊，只觉得眼前一黑，跟着一股生平从未领受过的绝大劲力，猛然迎面而来，同时掌中短剑，已似为一物卷得“呛”一声，脱手而出，自己身子尚未落下，被这种劲风迎面一击反弹出了丈许以外，龙匀甫长啸一声，想拔身而起，可是那顶上的强风犹如万钧也似压了下来。

他不由惨叫了一声，自那绝峰之尖，猛地坠了下去，一时吓了个魂飞魄散，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两耳飕飕生风，自己身体忽然悠悠直坠了下去。

他觉得侧身在凸出的石壁上一连撞了几下，只觉得痛彻心肺，一时惨叫了几声，顿时就不省人事。

这是一个极为寒冷的涧底，离着那峰顶，少说也有数百丈之高，更加上石壁峭峻如锥，不要说常人了，就是狮虎也难以攀登。

可是也就在龙匀甫负伤的躯体，疾速的下落的霎那之间，猛然听得一声长啸，由涧底石边，倏起倏落的扑出二人。

这二人是一老一少，一个发须全白的矮胖老人，和一个一身素裳的妙龄少女。

这老人一闪出，口中已惊呼了声，“不好！”

只见他那矮胖的身躯，微微向下一蹲，跟着往起一弹，如同一枚弹子也似的已经落在了涧边空地之上，倏地一伸双手，无巧不巧，正迎着了龙匀甫下坠的身子，这人口中哼了一声：“好沉的小子！”已把龙匀甫接在手中。这时，身后那少女，已扑近到身前，不由吃惊的问道：“爸爸，这是谁呀？”

那矮胖老人哼了一声道：“回去再说，你跟我来！”

说着这老人一弯蛮腰，唿地一声，已纵身而起，单臂呈弓形，向那危壁上一贴，竟将全身贴在了壁上，纹丝不动。

只这种惊人的阴柔极功，当今武林之中，能有此功夫的，不过三五人而已。

老人身形并不稍怠，一只手抱着龙匀甫，匀出左腕，贴抵石壁，一双又粗又短的腿，交互着一阵踹蹬，又揉升了五六丈高。

此时他身后的少女娇呼道：“爸爸！我看不清楚路！”

这矮小老人闻言，把雪球也似的双眉皱了一下，不耐烦的叹了口气道：“我不叫你下来，你偏要下来，这可好了，我一个人，怎么带你们两个人呀？”

少女不由哼道：“我不管嘛……我上不去嘛……”

老人似乎对这唯一的掌珠，娇惯了些，闻言似无奈的摇了几下头，又降了下来，招了招手，道：“来！来！来！”

少女这才破涕为笑，纵身过来道：“我早知道你有办法！”

老人似笑又气的叹了口气道：“唉！你这丫头，谁要是娶了你，不被你磨死才怪！”

少女娇哼了一声，道：“我才不嫁人呢……”

第十二章 痴情独钟 慈父心苦

老人探手入怀，摸出了一团皮绳，然后呵呵一笑道：“丫头，这可是你说的……”

那少女脸一红道：“当然是我说的……不过除非是白……”

说到此，怔了一下，玉脸一阵臊红，竟说不下去了。

老人见状心内雪亮，不由也怔了一下，遂又冷笑了一声，道：“算了吧！丫头，人家不要你，看不上你，你别痴心妄想了！”

他说着，顺手一抖，手中皮绳已笔也似的，直飞到了少女身前。

女孩伸手接住，在纤腰上围了一转，打了个麻花扣儿，老人把另一头，拴在自己腰上，也照样系了一周，冷冷的道：“走吧！”

就见他猛一转身又腾身而起，直向那陡崖峭壁之上揉升，只是因身后系有爱女，不敢过于把身形展动太快，如此身后的少女，循着父亲的足迹，不一刻已揉升了数十丈之高。

少女一只玉手紧拉着皮绳，足下虽是点纵如飞，只是黛眉一直是紧紧的皱着，主要的是老人方才的话，带给她无比的伤感。

走了一阵，到底忍不住，轻轻喊了一声：“爸爸！”

老人回头道：“走不动了是不是？”

少女娇哼了一声，讷讷道：“不是……不是……”

老人白眉一皱，吁了一口气道：“不要再多说了，这孩子伤的不轻，晚了就不大好治了。有话回去再说吧！”

少女脸色微红了一下，忸怩道：“不是……爸爸你方才说，谁不要我？”

老人闻言之下，不由一怔，叹了一口气。

接着，老人道：“除了那怪小子还有谁！”

他说着，哼了一声，转过身来，一路往上揉升着，少女又追问道：“是小云哥哥？”

矮老人闻言，不由低低叹息了一声，也没说话，他此时心中，确实很替女儿难过，少女见父亲没有答话，不由眼圈一红，强忍着伤心，抖声道：“他是看不起咱们？”

老人一面攀登，一面冷笑道：“傻丫头，不是看不起咱们爷俩……唉！这是缘份，这是缘……”

少女用手擦了一下眼泪，好在天黑如墨，老人也看不清她哭了。

父女二人半天也没说话，又上升了数十丈，老人才站定了身子，微微喘了几口气，道：“先歇一会儿再上去吧！”

少女答应了一声，老人这才又拾起前话，想安慰女儿几句，他叹了一口气道：“丫头，我知道这几年，你只痴心的念着那白如云，我看得很清楚……”

老人咬了一下厚厚的下唇，又伤感的道：“论说，白如云除脾气坏一点，论人品，论学问，论功夫，哪一样都很难得……的确是一个人中之杰……所以，我明明知道你喜欢他，从来就没说过你一句，只是装着不知道而已……”

他又摇了摇头，道：“我心里想，你们年轻人的事，让你们自己解决好了，你也知道爸爸不是那种顽固的老头子……唉！”

他又叹息了一声，顿了一下又接道：“可是我暗地里却一直注意着你们，孩子，不是爸爸给你浇冷水……我发现那白如云并不喜欢你……恐怕还很……”

老人说到此，把话顿住了，本来他想说：“很讨厌你，”可是他却不忍再伤女儿的心，只是连声的叹息不已。

少女早已泪眼迷离，此时哽咽着道：“爸爸你别再说了……我知道。”

老人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知道就好……”

他说着两道白眉往两边一分，冷冷的哼了一声，又道：“天下男子多得是，丫头，凭你这身本事和容貌，要找什么样的没有，你又何必这么死心眼儿……”

方说到此，那少女已忍不住哭出了声，老人一惊，不由冷笑了一声道：“凭我琴魔哈古弦的女儿，还会没人要？丫头，你也不要为这事伤心了，以前也都是怪我。唉！”

哈小敏不由止住了哭声，抖声道：“这是女儿自身的事，怎么怪得你老人家呢？”

哈古弦低眉感慨道：“我也想开了，不能为了我，耽误了你的终身大事，所以我决定，等明春暖和了，我们就下山到江湖上各处去走走，你也该经历经历了，这么大的丫头了，什么事也不懂，叫人家笑话！”

小敏闻言低头不语，可是她内心却愈发觉得伤心了，她不由忖道：“小云哥难道真的不喜欢我么？不，他只是个性怪，不容易表现出来而已……我决不能离开他！”

她擦了一下眼泪，立刻白如云那挺俊潇洒的影子，飘在她的面前。

他两道挑出的眉毛，表现出他倔强的个性，那双闪灼的眸子，就像是午夜的明星，高挺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尤其是笑时，露出了两排又细又白的贝齿，这是人中之杰，他那晶莹的眸子，每一向人顾视，都会令人觉得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

他那深沉的目光，又令你相信他是一个极需要友情温润的人，可是他是如此的高傲，就像是天边的云梯，给人以“高不可攀”的感觉。

“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哈小敏默默遐想着：“如果我走之后，他会更孤独，他会变得更怪僻，更没有人性了……我决不能离开他，除非……除非有一天，他这样告诉我说：小敏！你滚吧！我讨厌你，我永远不希望再看见你……”

哈小敏这么想着，不由又落下不少的泪，琴魔哈古弦叹了一口气道：“光顾了和你说话，都忘了我手上的人，我们快回去吧！”

他说着忙转过身来，一路向上轻登巧纵而去。哈小敏也回过了神来，奇怪的道：“爸爸！这人是谁？你怎知道他要从上摔下来呢？又这么巧，正好把他接着？”

哈古弦嘻嘻一笑，说道：“天下的事，可就是这么巧，我们要是晚下来一会儿，这孩子也就摔死了！”

哈小敏追问道：“他是谁呢？”

哈古弦一面前纵着，一面慢吞吞的应道：“他姓龙，叫龙匀甫，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

小敏不由奇道：“你老人家怎么会认识他呢？”

哈古弦嘿嘿笑了几声，道：“这孩子他大有来头呢！他师父、他父亲，都是当今武林中推为泰山北斗的人物，和我过去都有交情，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哈小敏心中愈发奇怪，正要再问，哈古弦足下已加快了，山壁愈发显得

陡峭，有几次大意，差一点摔了一交，当时也顾不得再多问，紧随着哈古弦，小心翼翼的一直翻到了来处山顶。

哈古弦一直抱着龙匀甫，走进了那座小亭子，小敏也随后跟着走了进来。

琴魔哈古弦，回头看了女儿一眼道：“你带了千里火没有？”

哈小敏点了点头：“带了。”

哈古弦把龙匀甫轻轻的放在了石案之上，搓了搓手，虽然他的目力已惯于夜间视物，可是到底不能分辨得如同白昼一般。

此时点了点头，嘱咐哈小敏道：“小敏，你把火点亮了，我先看看这小哥的伤，要不要紧。”

哈小敏不待说，已把千里火取在了手中，迎风一晃，火苗子窜出了有尺许高。

立刻这小亭之中，亮了许多，二人再一看石案上的龙匀甫，都不由大吃了一惊。

原来哈古弦所抱持的那一半，倒是没什么，另半边，简直就像是被血洗了一般，目光望处，惨不忍睹，哈小敏不由吓得哎呀了一声。

琴魔哈古弦也不由皱了一下眉，吟道：“原来伤得这么重，我说这孩子怎么一路都不哼一声呢！”

他说着用手摸了一下龙匀甫的脉门，脸色才微微放松，点了点头，道：“不要紧，内里一点事都没有，只有几处外伤而已……”

就见他从身上摸出了个小瓶，倒下几颗丸药，给龙匀甫服下，对女儿道：“来，你帮着我看看他伤在哪里？先给他包扎一下止止血，回去再说！”

哈小敏忙答应了一声，当时走近了几步，把火光凑近了些，就见这年轻人，牙关紧紧的咬着，脸上都沾满了鲜血。

哈小敏又啊了一声，这时哈古弦已把龙匀甫衣服撕开了些，果见有好几处外伤，伤处一片青肿，虽是外伤，可伤得不轻。

哈古弦口中连连叹息，随骈二指，在他各处穴道上点了几下，龙匀甫身子也是一阵阵的抖着，口中并微微吟出了声。

哈古弦点头喜道：“好了，一出声就没事了！”

哈小敏这时已把龙匀甫脸上的血擦净了，在闪闪的昏暗火焰之下，才看清了这个人的容貌，竟是一个长眉入鬓的英俊少年，哈小敏不由微微一怔，她皱了一会眉，忽然“啊”了一声。

哈古弦不由奇道：“怎么了？”

哈小敏一连后退了好几点，大声叫道：“不要救他！不要救他啊！爸爸！他就是和小云哥在上面打架的人，他是个坏东西……”

琴魔哈古弦鼻子哼了一声，不悦道：“小敏，不许乱说话！不错，方才在上面和白如云打的人就是他……可是他不是一个坏人……不但不是一个坏人，还是一个正人君子……”

哈小敏摇了摇头道：“小云哥的敌人，我决不能救他……”

哈古弦猛然把两道雪眉，往两边一挑，厉声叱道：“丫头，你说什么！”

小敏见父亲竟暴怒如此，不由吃了一惊，吓得后退了好几步，抖声道：“爸爸……我们要是救了他，小云哥会恨我们一辈子的……”

哈古弦不由仰天大笑了几声，响遏行云，哈小敏已看出父亲脸色极为不悦。

果然这怪老头子一收笑声，冷笑道：“丫头，我问你，你是要爸爸呢，

还是要你的小云哥？你说！”

说到“你说”二字之间，声如狮吼，哈小敏从未见过父亲对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几乎吓哭了，她抖声道：“爸爸！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哈古弦厉声又追问了一句道：“你说呀？”

哈小敏不由低头泣道：“当然是要爸爸……”

哈古弦冷笑了一声道：“好！那么你就不要多说了，跟我回家去！”

他说着活，已把龙匀甫紧紧系在背后，回头对小敏叹了一口气道：“小敏，白如云对你无情，你为什么偏偏对他这么痴心？”

哈小敏只是流泪也不说话，哈古弦见状冷笑了一声，又道：“我也不是恨白如云，其实那孩子我倒挺喜欢，只是丫头！他心里早已有人了，你还看不出来么？”

哈小敏本是低头饮泣，闻言不由惊得抬起头来，嘴皮微微动了动，她想问是谁，只是这种话，她却无法出口，琴魔哈古弦不由叹息了一声道：“傻孩子！我们回去吧！”

这时他背后的龙匀甫，微微呻吟了一声，二人都不由一怔。

琴魔哈古弦连忙唤道：“龙匀甫！匀甫！”

龙匀甫闻声，又哼了一声，细弱的应道：“是谁叫……我？哎唷……我……我的眼！”

哈古弦嘿嘿一笑道：“小子！你放心吧！算你走运，要不是遇见我父女，你小子这条命，早就完蛋了！”

龙匀甫此时神智虽清，只是流血过多，气血大亏，全身连一丝力也使不出，只把头枕在哈古弦背脊之上，闻言之后，又呻吟了一声。他这时才想起了是怎么回事，心中暗暗庆幸，想不到自己竟会绝处逢生，居然还能得救，不由在哈古弦背后叹息了一声，道：“多谢贤父女……尚没请教老丈贵姓？为何搭救于我？”

他一面说话，喘息得也很厉害，哈古弦一面往前行着，一面笑道：“你不要多说话，等回去再详细告诉你。总之，我父女是一番好意，你放心好了！”

龙匀甫不由连连点头道：“多谢老丈……待小可伤愈后，再面谢一切吧！”

琴魔哈古弦哈哈大笑了几声，道：“你就不要再客气了！”

说着足下加快，在这陡峭的石壁之上，倏起倏落，不一刻已飘临地面，昂首等了一会儿，哈小敏也从上面翻落了下来。

这时，天色已不像先前那样漆黑了，一轮明月和满空繁星，渲染得这一带十分明亮，琴魔哈古弦看了一下天色，微微一笑，道：“天都快亮了……你们是寻仇拚命，我父女也不知是忙了些什么，竟然也是一夜未眠！”

哈小敏满心对父亲救下这龙匀甫，颇不满意，此时闻言也没说什么，只想回家睡觉。龙匀甫闻言，不由面色大惭道：“这么说，在下和白如云殊死相争，你们都看见了？”

哈古弦点了点头道：“当然看见了。我父女是专程来救你的呢！”

龙匀甫愈觉不胜汗颜，心中却不由暗暗奇怪道：“这父女二人，也不知是什么路数，尤其是各有一身惊人功力，以这老人这身功力看来，竟似比自己尤有过之，他们到底是谁呢？与我无亲无故，他们好好的救我做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题，在龙匀甫脑子里掠过，愈发觉得怪异十分，他心中竟充满了疑念，正要开口询问，但哈古弦父女已各自展开身形，一路兔起鹘落向前疾驰而去，龙匀甫伏在哈古弦背上，但觉得两耳呼呼生风，尤其令自己钦佩的是，这老人起落之间，自己竟然感觉不出一些震荡。

龙匀甫不由深深感叹了一声，这半日下来，他心中已有了极大的改变。

他想到自己本以为，这一身功夫，足可以傲视武林，却不知那白如云，竟比自己犹有过之，而眼前这老人，更是负有一身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技，只看他背负着自己，由悬崖上下飞纵，始终身形快慢如一，不闻他喘息急促，也不见他出一些汗，只这种轻功提纵之术已非自己所能望其项背，可见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风尘草野之中，大有能人异士呢！

龙匀甫想到这里，不由把一腔骄傲之心，去了一个干净，愈发悲愧不已。

哈古弦父女，一路兔起鹘落之下，不一刻已绕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之旁，龙匀甫耳中听得潺潺的溪水之声，不由在哈古弦背上，微微侧脸一看，仿佛见得眼前景致十分美丽。

这时东方，已隐隐有鱼肚之色，眼前是一片极为广阔的山野，白石盘桓类如林，到处都生着红黄色的野花，随风送鼻，更觉清郁醉人。

琴魔哈古弦在此稍立，哈小敏却已踱向溪旁，解下一叶小舟，娇呼道：“爸爸快来吧！人家困死了，还想睡一会儿呢！”

哈古弦哈哈大笑道：“懒丫头，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睡觉？”

他说着，微微向下一蹲，倏地腾身而起，往那小舟之上一落，小舟只来回晃动了一下，哈小敏此时已不待吩咐，把船头掉了过来，这小舟竟是一路比箭还快的顺流直泻了下去。

约一盏茶时间，已行去十数里之遥，龙匀甫神情初定，竟不知不觉间，在哈古弦身上睡了过去。

这时小船已行至一处隘口，哈小敏站在船头微微道了声：“停！”

只把娇躯微微一扭，打了个千斤坠儿，那小舟立刻在水面滴溜溜打起转儿来了，哈小敏一手拉住系船的皮绳，娇躯再起，已翩若惊鸿般，落向了岸边，哈古弦此时也跟着纵了过来。

哈小每把船系好之后，抬头向远处看了看，隐隐尚可看见白如云所建的那座“碧月楼”和“水镜坊”等建筑，她不由叹息一声，暗想：“他现在一定已经回去了，我一定要抽空去看看他，不知他在做什么？”

哈古弦不由在一旁皱了一下眉，叹道：“别看了！回去吧！”

小敏这才惊觉，玉脸一阵绯红。琴魔哈古弦内心更是感伤不已，这些年来，每次和女儿外出回来时，她总是要远远对着白如云住处张望一阵，由此可知她醉心白如云之深了！”

哈小敏随着父亲一路兔起鹘落，又窜驰了一阵，绕过了一处山弯，一幢极为精致的石屋，出现在眼前了。这所石屋，像是在石壁之上雕琢而出，屋外墙沿爬满了野藤，五六个窗户都雕有栅栏，装有纱窗，一眼望去，洁净异常。

一条铺满了白石的甬道直通到这石屋正门，正门外搭出两丈许的一座瓜棚，垂着十来条丝瓜，哈古弦父女一直走到门口，小敏扯着嗓子叫了声：“花姑！开门啊！”

里面答应了一声，立刻门锁一阵声响，走出了一个四十左右的丑妇，朝着小敏弯腰笑道：“姑娘回来了，哈老呢？”

小敏随口道：“在后面！”

她说着径自进来了，花姑再一抬头，却见哈古弦立在门口，背后还背着一个血淋淋的人，不由吓了一跳，吃惊道：“这是谁呀？”

琴魔哈古弦点了点头道：“花姑，你快去准备出一间房子来，这位相公

要好好歇歇，他伤得不轻呢！”

花姑立刻答应了一声，又在龙匀甫脸上看了一阵，才带着奇异的表情，去整理房子去了。

哈古弦先把龙匀甫安置在自己房中，见他仍自熟睡未醒，也不去打扰他，跟着换了一身衣服，洗漱了一番。须臾花姑回告，房子整理出来了，哈古弦才把龙匀甫移了过去，并对花姑道：“这是我一故人之子，因翻落山涧受了伤，等会儿我开个方子，你到外面去采几种本山的草药，与他煎服下去就无妨了。”

花姑连声应着，哈古弦交待完后，自己才进入静室，在蒲团之上运行了一阵坐功，此老内功已到登峰造极地步，不一刻便已入定。

这花姑本是哈古弦妻子绿娘石瑶青的一名世仆，自幼得石瑶青传授了一身功夫。绿娘石瑶青自嫁哈古弦之后，那时花姑尚小，也跟了过来做陪房丫头。

后来石女因与哈古弦意趣不合而仳离，却把她留下照顾小敏，那时小敏年方六岁，这已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至于绿娘石瑶青因何与哈古弦仳离，后文另有交待，在此省略。

哈小敏自回返闺室之后，倒床就睡，却一时又睡不着，一个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半天心思才沉沉睡去。

也不知睡到了什么时候，忽然觉得被人摇了一下，睁眼一看，竟是花姑，哈小敏不由坐起道：“有什么事？”

花姑笑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哈老到下面庙里找人下棋去了，给了个方子，叫我给那位龙相公采药去，我怕走后，那龙相公醒了没人照顾，所以才叫醒你！”

小敏懒洋洋的应道：“知道啦！你走吧！”

花姑这才提了篮子出去了，她走之后，哈小敏不由心中闷闷不乐，暗想：“爸爸倒好，把他救回来就不管了，竟交给我，我才不管呢！”

想着这丫头倒头又睡，不想才闭上眼，就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呻吟之声。

哈小敏不由秀眉微蹙，心说他倒是醒得好快，当时仍自闭上了眼，也不理他。

过了一会儿，那呻吟之声愈来愈大，哈小敏不耐烦的从床上起来，轻轻走到了外室，听清了龙匀甫的声音，是从内室所发出的。

她轻轻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却见龙匀甫果然已醒转，面色苍白，正自闭目呻吟，像是痛苦难当，哈小敏虽因他是白如云仇人，对他印象甚恶，可是到底是女孩子心软，见状反觉不忍心，当时秀眉微微皱了皱，顺手一推，那门吱一声开了。

龙匀甫闻声睁开了双目，哈小敏已走了过来，他在床上笑着点了点头，道：“多谢姑娘父女相救，小可有生没齿不忘……”

哈小敏叹了口气道：“不要多说，你有什么事没有？”

龙匀甫挣扎着要坐起来，样子似颇痛苦，哈小敏忙走近床前，用手又把他按了下去，龙匀甫不由翻了一下眸子道：“姑娘，我……我想坐起来！”

哈小敏也不理他，等了一会才说：“你不要乱动，还是睡着好……”

龙匀甫不由在枕上点了点头，苦笑笑道：“还没请教姑娘贵姓？那位老丈该如何称呼？”

哈小敏冷冷的答道：“我姓哈，那位老先生是我爸爸。”

龙匀甫又点了点头，心中却想，这女孩也真怪，我问她父亲的名字，她也不告诉我。

因第一次同人家少女说话，对方表情又甚冷漠，自然不便多问。

可是他心中充满疑问，又忍不住不问，只把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在小敏身上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道：“姑娘，我还有一位朋友叫伍天麒，不知姑娘可曾见着他？”

哈小敏怔了一下，点了点头道：“我见过他……”

龙匀甫不由一喜，又问道：“他在哪里？”

哈小敏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龙匀甫不由一阵失望，当下呆了一呆，哈小敏见他无语，也自无语，不由玉面微微一红道：“你要是没事，我先出去了，你要是需要什么，就只管叫我就是了！”

龙匀甫不得不强笑道：“姑娘请便，我不要紧。”

哈小敏已姗姗而出，龙匀甫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走出了房门，他不由暗暗想着：“这姑娘干净利落，腰肢婀娜，举止轻盈，言谈也很爽快，毫无一点小家子气，既不似大家闺秀，又不似蓬门弱女，更不比村姑蠢妇，她另具一种风格，教人难以形容，只是神情对自己很冷漠。”

龙匀甫于患难之中，仓卒被人救之于陌路，对居停主人，不能不揣测一下。

因此，他又想到了那救自己的老人，看他外表，极似一个落拓文士，倒想不列，竟会有如此一身惊人功夫，还有这么一个掌珠，父女二人选胜登临，相依为命，好不令人羡慕！

他一个人，不觉在床上想入非非，暗想道：“不知我那未过门的妻子，比这位哈姑娘如何？要是像她这样就好了！”

他想到此，不觉脸上一阵热，不由低低叹了一口气，自责道：“人家是你救命恩人，你乱想些什么……”

可是天下的事，就是这么离奇古怪，龙匀甫虽然尽力的不去想她，可是小敏的影子，却怎么也离不开他的眼睛。

只要他一闭上眼，这可爱姑娘的影子就上了脑子，老实说，龙匀甫为人正直，绝非好色之徒，可是“情”之于人，每每有想不到的力量，简直会令你防不胜防，愈想去防范，愈感到痛苦难当。

龙匀甫在榻上想了半天，差不多又过了一个时辰，才有一个极丑的女人走进来，在自己床前放一碗药，龙匀甫不由望着那丑妇点了点头道：“谢谢！”

这丑妇咧口一笑道：“相公你贵姓？伤好些了不？”

龙匀甫礼貌的说：“不敢！我姓龙……伤好多了！”

丑妇把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上下注视了匀甫半天，才点了点头道：“你一定有一身好功夫，年纪轻轻真不容易！”

龙匀甫不由一惊，倒看不出对方有此眼力，当时勉强笑了笑：“我要是有好功夫也就不会受伤……”

他说着，试着用手去端药碗，花姑摇手道：“还热得很，等凉一会再喝吧！”

龙匀甫含笑点了点头，心想这妇人虽丑，对人倒挺和气，有问必答，我何不由她口中，探听一下这父女二人的身世姓名，当时顿了顿道：“大嫂，这家主人父女大名我还不知道，很是失礼，可否告诉我一下……小可也好永

留心扉！”

花姑不由笑道：“相公，你不要这么称呼，我叫花奇，不过这宅子里上下都叫我花姑，你就叫我花姑好了！”

龙匀甫连连点着头，急于一听下文。花姑笑着又道：“你还不知道他父女的姓名么？”

龙匀甫点了点头道：“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

花奇皱了一下眉，道：“相公你也是有一身功夫的人，怎么会就看不出来，那救你的老人，就是昔年武林中人人闻名丧胆的琴魔哈古弦、哈大侠啊！”

龙匀甫不由口中哦了一声，心中着实吃了一惊，琴魔哈古弦的大名，他早由父亲和三位师父口中得之，闻说早已失踪武林了，却想不到，竟会在此深山野地里出现，而且还会救了自己。

当时点了点头道：“原来是哈老前辈。那位姑娘呢？”

问到时，他不由俊脸一红，丑女花奇嘻嘻一笑道：“这姑娘么？”

不想方说到这里，突然外室娇唤道：“花姑，你来！”

花姑对龙匀甫一笑道：“姑娘叫我呢，我马上就来！”

龙匀甫不由点了点头，遂见花姑走出室去，才一出去，匀甫就听见哈小敏的声音道：“你又在里面乱说些什么？”

却听那丑女花奇笑道：“哎唷！我的小姐，我又多说了些什么吗？人家只问你们爷儿俩的名字，我能不告诉人家？”

随后声音转小了，可是龙匀甫“传音入秘”的功夫已经练到了家，依然听见那位哈姑娘的声音问道：“你说了没有？”

花姑笑道：“你爸爸的名字我说了，还没有来得及说你呢！你就叫了！”

接着哈小敏的声音又道：“不许说，你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干什么！”

以下声音太小了，龙匀甫虽有“传音入秘”的功夫，也是听不清楚了。

过了一会儿，花姑才又含笑回来，果然对前事一字不提，只把那碗药喂龙匀甫服下，又倒了一杯茶放在几上，就转身走了。龙匀甫自然不好意思再多问了，等她走后，直到正午时分，仍是花姑进来，为自己送饭来了，晚餐亦复如是。

而奇怪的是，花姑话果然少了，自己有话问她，她总是笑，拣不重要的答上几句，丝毫得不着要领，龙匀甫心知，这花姑一定是受了那位哈姑娘的嘱咐，不再多口了。

当时心中不由甚感纳闷，暗想这位哈姑娘也是太固执了些，其实她就把名字告诉我，会有什么关系，我能安什么坏心不成？唉……

可是说也奇怪，这位哈姑娘的影子，不知怎的，愈发困惑着他，怎么也排遣不去。

龙匀甫无奈，随心生一计，有意把呻吟之声加大，似如此过了半天，仍不见来人，心中有些失望，不想这一用劲连哼，提气过度，反倒真累了个气息吁吁，正自心情沉重，无法排遣之际，却见那房门“吱”一声开了一扇，龙匀甫心中一喜，忙转脸一看，他的脸不由立刻红了。

原来进室之人，不是那位哈姑娘，却是那位哈姑娘的父亲哈古弦。

龙匀甫心中有病，不由一怔，却见哈古弦皱着眉走进床前，把几上灯拨亮了些，仔细着了看他的脸色，又摸了摸他的脉息，摇了摇头道：“你觉得怎么样？”

龙匀甫呐呐道：“我渴，渴得很！”

哈古弦笑道：“我是奇怪，你伤已大见轻了，不该再痛了，原来是想喝水！”

他说着咳了一声唤道：“小敏！小敏！你来一下！”

龙匀甫不由心中一喜，暗想原来她名字叫哈小敏，这才是得知毫不费功夫。

想着那哈小敏已自姗姗走来，看着父亲道：“爸爸是叫我吗？”

哈古弦微微一笑道：“你龙大哥口渴，你招呼着他喝点水。”

他说着径自转身而去，哈小敏不由皱了一下秀眉，心中大奇道：“奇怪，怎么这种事，爸爸不叫花姑做，却叫我……”

想着不由不自然的看了床上的龙匀甫一眼，心中本不乐意，只是一见他那惨白的面孔，痛楚的神情，又不禁有些恻然，不由暗想：“唉！救人救到底算了，等他好些了，还是催爸爸叫他走好了。”

其实龙匀甫口渴倒是实情，此时见状，不由勉强挣扎着由自己起来，小敏看见了，忍不住道：“龙兄你不要这样，你要什么，只管说话！”

说着斟上了一杯茶，姗姗走进榻前，侧脸旁视，把茶杯递了过去。

龙匀甫实在不支，只可欠身坐起，从她手里接过茶来，举杯一饮而尽，向哈小敏谢道：“我太放肆了，谢谢姑娘。”

哈小敏微笑不答，看出对方局促的情形来，不由稍缓神色道：“人都不免有个病病灾灾的，这没有什么，尤其是我们侠义道中人，救人急难乃是本分！”

龙匀甫不由十分佩服，从此一来，满腹话稿，却是不知从何说起了，只管用眼睛望着茶壶，哈小敏此时见他老实至此，不由除去了先前对他的厌恶之心，笑着又斟上了一杯，龙匀甫又喝了。

哈小敏用手掠了一下散在面颊上的秀发，始问道：“还渴么？”

龙匀甫脸红了一下，不安的说道：“姑娘受累……我渴得很！”

哈小敏又倒一杯，一连倒了四杯，龙匀甫也真不含糊，全喝了，哈小敏寒着脸道：“还渴不？我叫花姑再烧水去！”

龙匀甫赔笑道，“够了！够了！我……实在是……”

哈小敏放下茶壶，看着他微微一笑，道：“这不算什么，你只管静静养伤，赶快养好了，比什么都强！”

说着转身又要走，龙匀甫不由脱口唤了声：“哈姑娘……”

小敏不由又转身来，却见龙匀甫涨红了脸，欲言又止，状态极不自然，哈小敏秀眉微蹙道：“还渴么？”

龙匀甫头摇得似小鼓也似，连道：“不！不！姑娘取笑了……”

哈小敏见他这副窘相，也不禁抿嘴笑了，一面笑，一面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不要急！”

龙匀甫看这姑娘这一轻颦浅笑，愈觉是美到了极点，嫩嫩的小脸上，圈出两个浅浅的梨涡儿，龙匀甫只觉心头一热，赶紧把目光移开一边，口中讷讷道：“姑娘萍水相逢，如此垂注，贤父女的大恩，小可惟终生感戴，语云：‘大恩不谢！’小可口头上也不说什么客气话了……”

哈小敏不由低眉一笑，心想这家伙礼貌倒还真多，只是看他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内心定有什么心事，他不说我怎好意思多问。

当时正了一下神色道：“龙兄还有话说么？”

龙匀甫叹了口气道：“小可所关心者实是我那位朋友……也不知他老人家如今安危如何？不知姑娘知情否？”

哈小敏想了一下，点点头道：“你问的是那个长胡子老头，姓伍的是不是？”

龙匀甫连连点头道：“是！是！姑娘，他如今在哪儿？”

哈小敏顿了一顿道：“方才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那位伍老先生，如今已是铁旗侠的座上贵客了。你也可放心了！”

龙匀甫不由一怔，睁大了眼睛道：“不！不会吧……姑娘，你说的铁旗侠，是……”

哈小敏一听他提起铁旗侠，不由精神大振，当下嫣然一笑道：“铁旗侠就是白如云！”

龙匀甫只觉头顶轰了一声，当时咬了一下牙道：“是他？”

他心中不由不悦的思忖道：“伍老镖头，怎么会住在他那里呢？”

可是这话既由哈小敏父亲口中传出，自然是不会错的了，真令人百思不解。

哈小敏有意问道：“白如云你也认得么？”

龙匀甫脸红了一下，点了点头讪讪道：“我不……我认得！他是一个万恶的强盗！哪里配称铁旗侠！”

说到“强盗”二字时，龙匀甫还咬了一下牙，两道剑眉倏地向两边一挑。

哈小敏心中十分不悦，但她有意装出一副笑容，往榻前走上了一步，道：“白如云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怎么说他是强盗呢？我倒要听听！”

龙匀甫不由尴尬一笑道：“莫非姑娘还不知他的底细么？”

哈小敏脸红了一下，点点头道：“不错，这白如云我认识，可是我只知道他行侠仗义，倒不知他是个强盗呢！”

龙匀甫不由怔了一下，脸红了半天，朝哈小敏看了一眼，一时气愤膺胸，可是面对这么一个姑娘，自己虽有气也不能往她身上发呀！

当时，他叹了一口气道：“姑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白如云却是一个杀人如草莽，无恶不为的人。”

哈小敏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不！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不属于人群之中的人，他的苦痛你们永远不会想到的。他善良，他孤独，他寂寞，你不接近他，永远也不会了解他的！”

哈小敏滔滔的说到这里，一时再也不愿在龙匀甫床前多停留一刻，因为她恨任何白如云的敌人或是说白如云坏话的人。

哈小敏匆匆说了那些话，转身就走，龙匀甫对哈小敏所说的话，虽然满心不同意，可是见哈小敏如此，竟是只好再说些什么了。

他转动了一下身子，红着脸道：“姑娘……姑娘你……不要走！”

可是气愤的小敏，就仿佛对他的话，根本没有听到一样。

她匆匆走出了这间房子，走到自己房中，方一踏进，却听见一声苍老的口音道：“小敏，你过来！”

哈小敏转过身来一看，见是父亲哈古弦，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自己身后不远。

这老侠客此时也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两团雪球似的眉毛紧紧的皱在一块，多少年来，哈小敏从来没见过父亲还会发愁，他几乎是无事不乐的人，一向是笑口常开，此时这种表情，哈小敏不由吃了一惊，当时犹豫了一下，

道：“爸爸是叫我么？”

哈古弦点了点头，道：“你过来，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

说着转身向另一间房中走去，哈小敏跟在后面，心中也不由感到诧异十分。

进了房中之后，哈古弦说道：“你坐下！”

哈小敏一边坐下，一边蛾眉微蹙道：“什么事？”

琴魔哈古弦忽然耸动了一下那两团雪球似的眉毛，道：“孩子，你今年多大啦？”

小敏不由一怔，遂不自然的笑了笑道：“你老人家问这个干吗？”

哈古弦慢吞吞的道：“是十九还是二十啦？”

哈小敏眨了一下眸子道：“十九。”

琴魔哈古弦口中应了一声，又点了点头道：“十九岁，虽然不算大，可也不能算小了！”

小敏不由玉面一红，忸怩道：“爸爸问这个干什么？”

可是后面几个字，声音竟变得小多了，她心中已猜知父亲是什么意思了。

哈古弦此时微微笑了笑，看着小女儿不自然的神色，咳了两声，才道：“我是说，这时候也该找个婆家了！”

哈小敏不由连耳根子都红透了，闻言后连连摇头，道：“不！不……我不要……我……”

琴魔哈古弦不由大笑几声，一面哄道：“不要急，不要急，好孩子！你不要，爸爸也不逼你，只是这么个大姑娘了，你准备跟爸爸一辈子么？”

哈小敏点头道：“我跟您老人家一辈子。”

哈古弦不由摇头苦笑道：“好糊涂的孩子！”

他顿了一下，翻着眼问道：“我问你，爸爸如今已是九十开外的人了，人到了这个年岁，就像是窗前的一盏灯一样的，说不定有点风，就灭了。”

哈古弦说到此，也不禁有些伤感，可是他脸上仍然带着一层微笑接问道：“孩子，我问你，到了那时，你怎么办？还能跟着我这个老爸么？”

哈小敏听父亲这么说，不由红着眼圈，摇头道：“爸爸一辈子也不会死。”

这句话，使琴魔哈古弦仰天一阵狂笑，声胜云霄，小敏不由也吃了一惊。

可是，哈古弦一敛笑声，倏地双目一瞪，冷冷笑道：“你也不小了，怎么还会说出这种话，真是……”

小敏鼻子一酸，也不禁流下泪来，她凄然摇了摇头，抖着声音道：“我知道……要是爸爸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要活了……我跟爸爸一块去！”

话方到此，哈古弦恨声道：“好孩子！你走吧！我们就算什么也没谈！”

他说着已站起身来，拂袖欲去。哈小敏见父亲竟真的生气了，不由娇笑了声：“爸爸！”

哈古弦不由又坐了下来，可是那张老脸上，仍然是徐怒未消。

哈小敏不由低下了头，泣道：“爸爸生我的气么？我说错了话？”

琴魔哈古弦，平日对这女儿，简直是爱到了极点，哪里肯骂她一句，此时见状，不由心早就软了；只是他此时的表情，为了加重下面所说话的分量，所以不得不装得很认真的样子。

哈小敏这么一说，他不由叹了一口气，道：“爸爸怎么忍心生你的气……好女儿……快不要哭了！”

小敏抽出一块绸子擦着泪，擤着鼻涕，哈古弦只是默默的看着她。

在他面部表情上，此一刹那，变了好几种神色，他心中不停的想：“我女儿是十全十美的……她长得漂亮，本事也好，心性学问，什么都好，这种姑娘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配得上的。”

琴魔又紧紧皱了一下双眉，继续想：“这也难怪，一提她的婚事，她的心就烦，试想谁能配得上她呢？”

在以往他只要想到了白如云，他的那一腔愁云，就会立刻扫光，同时更深深赞许女儿的眼力，自己暗中考察白如云心性武功，无不出人头地，满心以为，白如云虽然自诩高人，可是哈古弦决不相信，自己女儿就不能令他动心。可是后来局势往下发展，越来越是不妙了。自从白如云掳来伍青萍以后，就一切都不同了。哈古弦本来尚能装成没事一样，可是后来就有些挺不住了，不禁深深为女儿叫屈，以他的身分，自然不便为此在白如云面前作明显暗示，也正因为如此，他却不得不为女儿另作打算了！

这也正是他近来发愁的原因。龙匀甫——这个二十三四岁的少年，他有不平凡的身世，父亲滇南一鸮龙可忠，以“龙氏劈空掌”闻名天下，一生推重于武林，这还不说，这少年人自幼随其父练成一身出奇功夫之后，又得天下异人“三百老人”悉心传授出一身不可一世的功夫。

笔者在前面，也曾透露过这“三百老人”的来历：那原是武林中三个百岁的老人，他们三人是在一百岁时结义的。

到如今这三人各都有一百十余岁了，可是他们仍自称百岁老人。自然，他们各有一身不可思议的武功。

这三位怪人是二男一女，并无绰号，老大叫木苏，老二叫水梦寒，老三叫星潭，江湖只要是老一辈子的人，提起这三人来，无不闻名丧胆。

哈古弦是认识这三个老家伙的，尤其是老二水梦寒，和他还有一段过往，龙匀甫既是这三百老人的弟子，关系自然非比寻常了。

再说这龙匀甫少年英俊，气宇不凡，和白如云真可说是无独有偶的一对难得少年。

他突然的出现，却带给了哈古弦的一段想念，所以才带着小敏午夜登峰，暗中观察龙匀甫武功仪表，果然均极出色。

哈古弦心中因是有了主意，心中颇有意要促成女儿和他一段姻缘。

只是这话却极难出口。第一，自己女儿一心所爱只有白如云一人，此时万难进言。

第二，这龙匀甫此来，亦在找寻伍青萍，和自己父女也可谓是素不相识，更是万无理由去对他说这种冒昧之言。

这么一想，这哈古弦不由心中颇感为难，左思右想，也难为哈古弦居然想出了一条好计。

他在旁边观察了半天，已知龙匀甫虽是技艺精纯，可是在运气方面，特别是在“沉”之一字诀上不如白如云运用得自如。琴魔哈古弦只看到这里，就知道这场比试的结果，龙匀甫定会因失于调息，而翻落涧下。

因此他悄然一声不哼，带着女儿潜入涧底，安心要救这龙匀甫一命，借此结识。

同时更可以在疗伤期间，使女儿和他自然接近，只要二人有了感情，一切就好办了。

哈古弦这种想法，果然有效，首先，已经在龙匀甫身上起了作用。

这可不能说是龙匀甫用情不专，试想这龙匀甫根本就和伍青萍没见过什

么面，对方音容，已无从想象，自然是谈不上什么感情了。

再说龙匀甫受人救命大恩，无异恩同再造，对于救命的恩人，自然先就有无上好感，他本人又是在受伤之中，一个人唯有在病榻上，才是感情最脆弱的时候，因此，无形之中，这位少年奇侠的一颗心，已牢牢的系在了哈小敏的身上。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龙匀甫的私心，也只有他自己暗里消受。

他既不敢诉出口，更不敢用什么行动来表示，因为他也是知书达理之人。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瞒过那智力超人的哈古弦，他几乎是洞悉了一切，不由心中暗喜。

于是他借故外出并写下一张药方，把花姑支出去采药，好令女儿不得不去接待受伤的龙匀甫，暗中便留意二人的意态如何。

龙匀甫无病呻吟，哈古弦哪能不明白？故意唤小敏来侍奉汤药。

他本人却出去，以“传音入密”的绝上内功，偷听二人说些什么，听到后来，才觉出不大妙，原来女儿一心仍在那白如云身上。

哈老怪惟恐自己又白用了心思，这才忍不住现身而出，唤哈小敏至内室，不想才说她几句，哈小敏竟然哭了，哈古弦因为事关大体，为难了一阵，见女儿收敛哭态后，才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孩子！我只告诉你一句，白如云心意之中，只有一个伍青萍，莫非你看得出来么？”

哈小敏没有说话，可是脸色很窘，嘴皮微微颤动着，想要说些什么，只是没说出口。

琴魔哈古弦冷笑了一声，道：“也许，你会说，那伍青萍已经有了婆家了。”

哈小敏果然转过头来，用那双明亮的眸子，看着哈古弦。

这证实了哈古弦所料不差。

琴魔哈古弦苦笑笑道：“可是……丫头！那是没有用的！”

小敏眨动了一下眸子，像是再问：“为什么没有用？她订了婚，莫非还能不算吗？”

哈古弦微微一笑道：“丫头！感情这种东西，是最微妙不过的了……要知道‘情之所钟，不能自己’！”

他又摇头叹息了一声道，“不论你是多么英雄好汉，圣人烈女，只要一沾上这八个字，嘿！”

他冷笑了一声，又摇了摇头道：“那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哈小敏听到此，不由忍不住，道：“可是爸爸，青萍姊并不爱小云哥呀！”

琴魔哈古弦冷目扫了女儿一眼，他感到自己这个女儿，实在是太天真了。当时微微皱了一下眉，道：“你怎么知道？”

小敏不由脸一阵红，讷讷道：“我……我……”哈老怪苦笑了一下，接道：“丫头，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那位伍姑娘也和你一样……也深深迷上了白如云！”哈小敏不由芳心一震，差一点儿呆住了。

琴魔冷笑了一声，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女儿会这么痴情？他冷哼了一声，点了点头道：“我说这话，也不由你不信！”他一面说着，一面由袖管之内，拿出一个揉成了一团的纸球，往哈小敏面前一递道：“你打开来看看！”

第十三章 襄王有意 神女动心

哈小敏接过一看，是一张揉得发皱的纸球，不由心中不解，慢慢打了开来。

那上面是一笔蝇头小篆，像是一首诗，她不由默默的看着下去。

纸上写的是：

“白云深处曾为客青萍随波任浮沉多情自古空馀恨长忆天边一抹红”

她那两弯蛾眉，不禁深深锁在了一块儿，一时全身觉得都发冷了。

她默默地念着这几句话，内心真是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像是有无限委屈，那方才忍住了的眼泪，此时更不由自主滚了出来。

哈古弦冷然道：“这是伍青萍亲笔写的，是我从她父亲身上找出来的。哼！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哈小敏咬着下唇，流着泪道：“可是，她……为什么又要跑呢？”

琴魔冷笑道：“这首诗上，已证明了她对白如云爱意之深，虽然眼前她逃避……哼！只怕日后亦难免作茧自缚。孩子，你不要忘了，他们才是真正的互相热爱的……你莫非还想把他们拆散么？就算能够，你又忍心么？”

哈小敏不由被问得脸一阵红，她内心这一霎时，就好像万针齐扎一般。

要不是在父亲眼前，她早就忍不住趴在桌上，放声大哭了。

可是这种强自镇定的意味，更是难受，她脸色变得纸一般白，美丽的眸子里，已噙满了眼泪，霎时间，她就好像失了魂儿似的。

琴魔不由大吃了一惊，本来他还想为龙匀甫说几句话，只是现在，他却觉得不便再出口了。

他慌忙的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女儿的手，只觉得又冷又抖，哈古弦不由叹了一口气道：“唉！你回去休息吧！”

他说着也不觉喉咙有些哽咽，顿了顿才道：“孩子……你……”

哈小敏此时才转过念来，见父亲如此，不由苦笑道：“爸爸，您老人家别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我不会再傻了！”

哈古弦怔怔的点了点头，才叹道：“你能明白爸爸我这番心意就好了。要知道我就你这么个女儿，我能不疼你么？”

小敏苦笑道：“我知道。”

哈古弦点了点头道：“那么你回去吧！”

小敏从位子上站一站，那纸团儿掉了下来，她连忙又从地上捡了起来，紧紧地抓在手中，转过了身子，匆匆走出房去。

琴魔哈古弦，目送着女儿走后，不由长叹了一口气，发了一会愣，他心中思索，也不知道女儿心中想些什么，她能把白如云忘了吗？

他又摇了摇头，轻轻地叹道：“她忘不了他！”

因为他也是曾经由少年过来的人，也曾在感情上受过颇多的折磨，他也曾经无数次的发誓，想要忘记一个人，可是直到如今，他仍然念念不能忘记那个人。那人就是哈小敏的母亲。

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债”，古今不少的圣贤豪杰都不能免却这种痛苦，自然哈古弦也不能例外，他脑中深深的思索着一些问题，最终，依然是丝毫没有结论。

白如云、伍青萍、哈小敏、龙匀甫，这四人是一盘多么难下的棋啊！

哈小敏含着泪回到了房中，一时心情感伤万千，往床上一扑，先哭了一

个够。

因为怕父亲听见，她把脸深深的埋在被子里，这样声音就不会传出了。

一个人愈想愈伤心，愈伤心也就愈哭，足足哭了有半个时辰，才慢慢声嘶力竭，同时心情也慢慢定下来了，只觉得通体酸软无力，脑子里更是千头万绪，最后她坐起身来，正对着桌上一面镜子，自己几乎不认识自己。

镜中的人，一双眼睛，就像是一对桃子似的，肿泡泡的，那双眸子更是昏暗无光，蓬着头发，就像是牢里的女犯人似的。

只是这么一会儿，已折腾得不成人样子，哈小敏自己看着也不由吃了一惊。

她痴痴的摸着脸，暗道：“我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了，简直像个鬼！”

接着，她把镜子移到了一边，却不由得又抽噎了一下，这一下又使她想到自己方才是大哭斯歇。

于是她不由冷冷的垂下了头，用手支着，痴痴的看着窗外。

她脑子里想：“我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值不值得？”

于是，白如云那英俊的影子，又在她的眼前出现，她狠命的摇了两下头，心里拚命的叫道：“我不要想你……我不要想你。”

可是，那影子仍然是固若磐石，哈小敏不由撇了一下小嘴，颤声叫道：“小云哥！”

眼泪立刻又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扑扑簌簌落了下来，一粒粒滴在了膝前。

十年来，她心中只有一个白如云，她爱他的英俊，爱他的武功，爱他的为人，更加爱他的气质……

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深深印在了小敏的心坎里，每一个影子，都像是一粒种子，在她心里已生了根，发了芽，如今已蔚然成荫，一时之间，又如何能叫她忘得掉呢！

她就这么低着头一会抽噎一声，又接着想下去，一双眸子，却死死地盯着地上一块方砖发呆，有时流出了泪水，她也会不自觉的抬起手擦擦，可是眼神还是不离老地方。

大凡一个人伤心到了极点，都会有这种现象，哈小敏这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倒是破题儿第一遭，尝到了这种滋味。

想了半天，只觉得脖子酸酸的，她这才惊觉，不由暗叹了一口气：“我这是何苦，别是要病了吧！”

想着想着，她用手理了一下头发，站起了身子，又苦笑了一下，自嘲道：“我这么深深不忘他……人家又何曾这么想过我，我真是太可怜了！”

“白如云，你这冤家……你的心也太狠了，我对……”她想着有意放松了心情，还笑了笑，可是那笑也只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她脑中不停的想：“我莫非就这么为白如云守一辈子么？那也太可怜了！”

于是，她又想到父亲所说的话，此时想起来，真是句句都如同一支冷箭，深深的射到了她的内心，尤其是关于伍青萍的事。

于是她又由身上找到那个纸球，打开来看了一遍，脑子里揣摩着青萍当时写这些话时的心情，那一定也是和自己此时心情差不多。

“她一定也是很痛苦的！”

她想到此不由眨了一下眼睛，自语道：“不过，萍姊爱白如云，这一点

一定是不假了，可是她又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想到此，她不由又有些气恼，觉得青萍不该瞒着自己，把自己害死了。

可是当她心情稍定之后，再想这个问题，她的见解又不同了。

她沉默的想着，忖道：“伍青萍到底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虽然她心中这样爱着白如云，可是她能不表现出来，她能一个人闷声不响的跑了，只这一份决心，就比自己强多了。”

她忽然敏感的思想道：“青萍一定是为了我才跑的，她这么做，可知内心的苦楚，我真不该再恨她了……”

于是她又把恨青萍的心暂时放下。

一个人站了一会儿，又坐下，自言自语道：“我该怎么办呢？”

“按说，我该听爸爸的话，成全了他二人，只是……我能么？”

她实在不敢相信，自己会有这么伟大，同时她更不敢想象，自己一旦失去白如云的痛苦。

可是她却不得不重新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了，虽然这多年以来，白如云并未对她表示过爱心，可是，哈小敏却是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些快乐的本质，也许仅仅是由于白如云的一些微笑和她的一些赞赏，这一切却足以令痴情的小敏有所消受了。也许她的希望并不高，白如云只要能像原来那样对她，她就很满足了，她那幼小纯洁的心灵之中，本不会想得更远更久的，她没有想过未来的婚姻，因为她处身在快乐之中，她的喜和悲，只是操纵在白如云的感情之中，可是如果有人问她未来和婚姻之时，她却会马上联想到白如云，而且会很快的把这些归宿，安置在白如云的身上，这并不是她太自信，因为事实上，她那单纯，狭小的生活圈子里，只容许她想到白如云一人。她从没有这么心碎过，以前偶尔为白如云的冷漠，也曾伤过心，也曾落过泪，可是当新的希望涌上心头时，那一切的黯影，都马上消失了。

可是，伍青萍来了，一切都完全不同了。

她把白如云的感情独占了！

她把哈小敏的希望带走了。

自从她来之后，哈小敏就不快乐了，是她使哈小敏感到未有的伤感和空虚。

由于青萍的来，才又使她看出了白如云的另一面，原来他不是冷漠的人，原来他对自己的一切并不是最好的……原来他并不爱自己。

啊，这太残酷了……太可怕了！

不知不觉，她又趴在床上，哭了起来，就像是一株风雨中的梨花。谁说小敏不解风情，谁说小敏不多情？

哈小敏趴在床上抽抽噎噎，一直哭到全身一点力也没有，忽然觉得身上有人推了一把，哈小敏以为是父亲来了，不由吃了一惊，慌忙由床上翻了起来，回头看时，却是丑女花奇。

小敏不由寒着小脸道：“人家都难受死了，你还来闹！”花姑拖长了声音道：“啊呀，我的好姑娘，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一个人哭得这么伤心。”

小敏绷着小脸，摇摇头道：“不为什么，我只是不好受。”花姑笑道：“我知道你不好受，到底是为什么？你给我说说。”

小敏只是摇摇头，也不说话。花姑不由长叹了一口气，轻轻拉起小敏一只手，皱眉道：“姑娘，你还把花姑当外人么？花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还有

什么话不能说？”

哈小敏翻着眼看了她一下，花姑用绸子替她擦着泪水，满脸关怀之色。

哈小敏不由叫了一声：“花姑！”

就往花姑怀里一扑，又哭了起来。她心中喃喃的说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

花姑一手轻轻拍着她的背，一面皱着眉道：“好姑娘，你告诉我，是谁欺侮了你，我去给你出气去，是哈老怪不是？我去问问他！”

花姑说着就要转身，被小敏一把拉住了，她摇摇头：“不是……不是爸爸。”

花奇不由一怔道：“那又是谁？”

小敏面色一红，讪讪道：“是……是小云哥。他……”

花奇不由短眉一挑，厉声道：“怎么，是白如云，这小子愈来愈不像话了！你放手，我去跟他拼老命去！”

哈小敏不由紧拉住她，一面道：“不，不，他没欺负我，都怪我自己，您找人家去干什么，还不够丢人的吗？”

花奇张大了嘴道：“我的好姑娘，你倒是说清楚呀！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吧！”

哈小敏不由低叹了一口气道：“你叫我怎么说呢？”

花奇翻着眼皮，道：“白如云不是跟你玩得挺好么？怎么会……”

小敏哼了一声，气道：“什么挺好！人家根本就不喜欢我……”

说着连声音都抖了，嘴角直撇，还想哭。花奇闻言，倒不由怔了一下道：“什么，他根本就不喜欢你？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

小敏痴痴呆呆的摇了摇头，冷冷地道：“还用谁来告诉我？我还会看不出来？花姑，您说我怎么办？”

花奇不由轻轻搂住她，用手在她背上轻拍着道：“不要多心，白如云那小子脾气就是怪一点，你认识他这么久，还会看不出来？其实他心里还是挺喜欢你的。”

小敏不由抬起了头道：“真的……您怎么会知道？”花奇不由一怔，咧嘴笑道：“我怎么不知道，这么标致的姑娘，他打着灯笼到哪里找去！”

小敏不由心中一凉，叹了一口气道：“他才不稀罕呢。”花奇不由把小敏一推，大声道：“什么，他不稀罕？妈的，这小子要是真敢欺负你，看我不咬死他！”

说到“咬”字时，这花姑还作了一个咬牙切齿的姿态，连小敏都忍不住笑了，不由白了她一眼道：“算了，不要出洋相了，人家是说真话，您就会瞎打岔！”

花奇见小敏居然笑了，不由心中甚喜，一面皱着眉道：“你以为我做不出来？我知道那白如云本事大，要讲打，我是打不过他，可是要讲拚命，我还不怕他。”

哈小敏不由苦笑了一下，道：“拚命有什么用？就算您把他人杀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丑女花奇只是愣愣的看着她，哈小敏此时反而安静了许多，顿了顿才道：“现在我也想开了，我也不哭了，光哭也没有用，天下的男人多得是，我又何必守着他一个？”

花奇拍了一下桌子，道：“对呀，想开就好了！不过……”

她看了小敏一眼，又摇了摇头道：“不过白如云……唉！你们到底是闹什么？一点小事可犯不着！”

哈小敏冷笑道：“人家根本不喜欢我，您还叫我死缠着他不成！”

说着她头低下，心中暗想，我还真是死缠着人家，已经缠了好几年了！

想着她的脸又红了，停了一会，咬着牙道：“这个地方我住够了，我下山去了。”

花奇不由吃了一惊，叫道：“我的小姐，你可别乱说，你一个人小小年纪，下山到哪儿去啊！”

哈小敏脱了她一眼，冷笑一声道：“什么乱说，我也不小了，活这么大，连山也没下过，人家要知道，真是笑话死了！”

花奇见她样子不像是说笑话，不由更急了，把短眉一竖道：“你可不要乱来，莫非你就不要你爸爸和花姑了么？”

小敏不由呆了一呆，遂道：“我也不是不回来的，我只是想到江湖上去闯一闯，经历经历，何况还有我的娘，我也要找找她。”

这么一说，连花姑也楞住了。

她想了一会儿道：“你说的是真话？”

小敏点了点头道：“当然是真的。”

花姑叹了一口气，又摇了几下头道：“要说这活也对，这么大姑娘了，哪能老关在山上？还有你娘的下落，也该去打听一下了，不过这事情，总要好好计划一下，可不能说走就走，你一个姑娘家，又是第一次下山，江湖上坏人可多着哪，要是受了人家骗，你叫你爹怎么活得下去？”

哈小敏点了点头道：“这一点我也知道，我也不是说走就走，我还有几天耽搁，你不要慌。”花奇发了一会楞，才傻傻地点了一点头道：“你要走，总得跟你爹说一声呀！”

哈小敏笑道：“当然啦。”

花奇见一提起下山，这姑娘不伤心了，心中暗想：到底是小孩子，前一阵儿哭成了泪人似的，这一会儿又笑了，想着叹了一口气笑道：“你呀，你别以为闯江湖是好玩的事，快洗洗脸去吧，时候不早了，也该睡觉了。”

哈小敏叹了一口气道：“好呀，我洗脸去。”

花奇见一天雪雾散了，这才转身而去。她走后，哈小敏不由捶了一下桌子，笑眯眯的道：“对呀！我何必这么伤心？难道没有白如云，我就活不了啦！”

她想到了江湖上的一切事物，心里充满了兴奋与喜悦，不由就暂时把对白如云的怀念全忘了。

她拿了一条手巾，转身走出房间，走到洗脸的地方，花姑已经为她打好了一盆水。

这小妞儿一高兴，老远把手巾往盆里一丢，口中还娇唤了一声：“着！”直打得水花四溅，跟着她又随口哼着小调：“别笑姑娘没人爱，别说姑娘是傻瓜，单骑仗剑走江湖，从此四海是我家！”

方唱到这里，心中忽然一动，暗说我这是怎么啦？竟忘了还有一个受伤的人呢！半夜唱这么大声，还不把人家吵醒了？

想着匆匆洗完了脸，正要转身回室，耳中却又听到隔室的龙匀甫，发出了沉重的呻吟之声。

哈小敏蛾眉一皱，心说：“糟糕，真把他给吵醒了！”

想着轻手轻脚，走到龙匀甫门前，把门推开一道缝，往里面看了一眼。

只见龙匀甫双手捂胸，作西子捧心状，口中一个劲呼痛。他那一双剑眉，紧紧地蹙在了一块儿，那双星也似的眸子，微微半开着，愈显得痛苦难当。

哈小敏不由一惊，心中暗想：“他伤不是已经好多了么，怎么又犯了？我怎么能看着装没看见？”

想着在门外咳了一声，又用手在门上敲了两下道：“龙兄伤势如何？”

龙匀甫呻吟道：“哈姑娘么？请进来吧！我……”

哈小敏已推门进室，她先至几前，把灯燃亮了，才转身走到龙匀甫病榻之前，低声道：“你觉得怎么了？”

龙匀甫仍然是摸着老地方，作痛苦状道：“这里还痛。痛得厉害！”

哈小敏不由低头看了看他手捂的地方，不由皱眉道：“这地方好好的没有伤，怎么会……”

龙匀甫自己低头一看，不由俊脸一红，但他仍然皱眉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一喘气就痛。”

哈小敏点点头道：“这可严重了，这是内伤，我去叫我爸爸来看看。”

说着转身就要走，这一来龙匀甫可急坏了，不由慌张放下了手，道：“姑娘不要去……我……不要紧。”

哈小敏转过了身来，道：“怎么不要紧？这是内伤，弄不好肺里有伤，怎么能不看？”

龙匀甫急得俊目转了几转，哧哧的道：“不是肺部……我知道只是岔了气了，一会就好，不敢麻烦哈老前辈。”

哈小敏见他说话时，脸色时红时白，那副紧张的样子，不由逗得笑了。

她忍住笑，皱着眉道：“这么说不是内伤了？”

龙匀甫见她这种欲笑还颦姿态，直似天上仙女，几乎是连话也忘了说了，口中只讷讷道：“不是……不是……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呀？又是‘是，又是‘不是’！”

忽然她想到，人家是客人，自己怎么这么对他说话，不由脸色一红，浅笑了笑道：“既是没有事，你就好好的休息吧！天可不早了，你肚子饿不饿？”

龙匀甫面对玉人，吐气如茧，虽然只是轻颦浅笑，可是在从未接触过女人的龙匀甫来说，已感到不胜消受，一时神驰意乱，连连摇头道：“我不饿，却是渴得很！”

哈小敏心中暗想：“这小子定是渴死鬼投胎的，要不哪会这么渴？一天到晚的喝水。”

当时走至桌前，把茶壶提了过来，先斟上一杯，龙匀甫双手接杯，脸红红的道：“一杯就够了。”

哈小敏噗哧一笑，忙道：“你尽管喝好了！水，多得是！”

龙匀甫此时已把水饮尽，一面窘道：“够了，够了，姑娘受累了。”

哈小敏却把茶壶放在床边儿上，笑了笑道：“我把茶壶就放在你床边，要是等会儿你还渴，就请随时倒，方便得很！”

龙匀甫只怕哈小敏说完了这句话就要走，慌忙道：“姑娘！”

哈小敏转了一下眸子，低声道：“龙兄有话请说，不要紧。”

龙匀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愚兄说话也太放肆，今天白天多有得罪，尚请姑娘不要动怒才好！”

哈小敏脸色微微一红，苦笑道：“不会的，我不气。”

她又浅笑一下，用纤纤玉手，把头发向上拢了一下道：“其实白如云如何，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又争个什么劲！不是笑话么？”

这句话，要是上午，她是绝不会出口的，可是此一刻她心情上已有了转变，故而脱口而出，龙匀甫不由俊脸微红，连连点头道：“姑娘说得极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白如云自然也不会例外……倒是愚兄因仇恶他过甚，未免批评过苛，事后细想，却是有失君子之风，反遭姑娘见笑了！”

哈小敏在他说话之时，只是静静的看着他，听他说了这些，不由也甚感动，当时一笑道：“龙大哥太谦虚了！”

龙匀甫不由喜得剑眉一挑，这一句“龙大哥”，叫得他心中简直是比吃了凉柿子还舒服，一张俊脸，更是红透了顶。

哈小敏近观这龙匀甫，虽是在疗伤之中，亦不失翩翩英姿，说话又谦虚，不由生了不少好感，心中不由暗暗想道：“看这龙匀甫，倒不像一个坏人，他为什么要和白如云为敌呢？”

她心里这么想着，不由在一旁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龙匀甫此时心中才像是吃了定心丸，心中有一股说不出欣喜意味，不由脱口道：“小敏姑娘。”

哈小敏一惊，笑着眨了一下眸子，道：“咦，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是谁告诉你的？”

龙匀甫急得脸一红，一时却说不出来。哈小敏见自己随口一句，却把他吓成了这样，可见这龙匀甫，素日是一个老实人了。

当时心中反觉不安，不由摇摇手，笑道：“你不要急，我只是随便问问。”

龙匀甫朝着她窘笑了一下，眼观鼻，鼻观心道：“姑娘芳名，愚兄只是由老伯唤姑娘时得悉，不知对也不对？”

哈小敏浅笑道：“对不对都没有关系的！”

说着她又皱了一下眉，问道：“因救你匆忙，也忘了问你了，我想现在问你也是一样。”

龙匀甫正色道：“姑娘有话请说，愚兄无不奉告。”

哈小敏吟哦了一会儿，才道：“龙大哥，我看你也是一少年侠士，却不知为何和白如云有仇，不知可否见告？”

龙匀甫闻言不由脸色一红，想了想，才苦笑道：“其实愚兄蒙姑娘救命之恩，还有什么不可说的……只是……”

哈小敏浅笑道：“龙大哥要是有难言之隐，就不要说了。”

“没有，没有！唉！说来话长了，尚请姑娘不要见笑才好。”

这才把自己身世，如何自幼和伍青萍联姻，又如何遇白如云劫镖，金凤剪伍天麒如何去找自己出面，这才愤怒来此，满心想把那伍姑娘救出，却不料这白如云实在是武功高强，自己不敌，以致于翻落涧下，适逢哈氏父女相救。

他滔滔不绝的说着，时而叹息，时而摇首，却把一旁的哈小敏，听得脸上白一阵，红一阵，时而低首，时而惊愕。

最后长长吐了一口气，微微一笑道：“我明白了，这么说，青萍姊是你未过门的妻子了？那更不是外人了！”

龙匀甫不由愈发窘了，他苦笑道：“愚兄虽与那伍姑娘，自幼有婚约，却是甚少见面，至今就是互相面对，也是不认识……姑娘莫非认识她么？”

哈小敏一笑道：“岂止是认识，我们还是结拜的妹妹呢！”

龙匀甫不由张大了眼睛，竟似不信。哈小敏轻叹了一口气：“我不是骗你，要说起来，我这位青萍姊，人真是好人，只是她现在，确实已不在白如云那里了，听说早就走了！”

龙匀甫不由得一怔，起先白如云面告，他还不信，可是，此时经哈小敏再一证实，他却不能不信了。

他不由皱了一下眉道：“只是……她既逃出，又为何不去找我们呢？一定会在路上遇见我呀！”

哈小敏心中不由暗笑道：“傻子！她是不会去找你的！”

她心里这样想着，已由不住脸上带出了一些颜色。龙匀甫是何等智力，一看就知其中必有蹊跷，当时追问小敏道：“姑娘可知这其中的原因否？”

哈小敏闻言，不由低下了头，她心中琢磨道：“我是说还是不说呢？”

要是不说，何忍见这龙匀甫如此傻找！就是找到了，又有何用？要是告诉他吧，岂不是令他伤心？她心中不由权衡起这事情的轻重，蛾眉微蹙，良久说不出话来。

龙匀甫早已等得不耐，苦笑了笑，道：“哈姑娘，莫非知道这其中有什么隐秘么？”

哈小敏权衡轻重之下，还是以不说为妙。当时抬起头，笑了笑：“我不知道什么隐秘，你不要多心，我劝你伤愈之后，还是早些回去，或许会遇到青萍姊也未可知。总之……”

他苦笑摇了摇头，哈小敏心中暗想道：“这龙匀甫看来，是和我同一个下场了……都是苦命之人。”

可是她不由又接想道：“不，我比他还可怜，他虽然失去了青萍，但他和青萍姊之间根本谈不到感情二字，可是我……我的全部感情，却早已给了小云哥了！”

想到此，不由一阵伤心，委屈得一双眼圈都红了。那晶莹的泪水，只是在一双大眸子里转呀转的！

龙匀甫见状，心中好不纳闷，暗想：“这姑娘是怎么了？我还没哭呢，她倒先难受起来了！”

于是心中愈发感激，当时笑了笑：“姑娘不必为愚兄伤感，我想人生都是命运作祟，其实想开了也没什么！”

哈小敏闻言，情知他是会错了意，不由苦笑了笑，也不说破。只看了他一眼，苦笑道：“你说得很对，有时候人生不可太认真，照你方才所说，分明是白如云一心苦恋着我那青萍姊姊，可是最终呢？青萍姊姊一走，白如云又得到了什么呢？他虽然又打败了你，可是，我相信他内心却一定远比你更痛苦更伤心……依此看来，天下真正快乐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龙大哥只要想到这点，也就不以得失为念，一切心安理得了。”龙匀甫不由心中十分佩服，想不到她小小年纪，竟然有此见解，一时不由痴痴的看着她，竟发起呆来。

哈小敏说出了以上的话，其实她并不由衷，因为她知道“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句话也许在那时社会里，并不一定是可能的，可是对于像身负奇技的白如云、伍青萍来说，那是十分可能的。

因为他们并不会受到现实的束缚，他们都是超现实的高人侠士，只要他们彼此相爱，除了他们自身之外，什么也不能成为他们之间的阻碍！

哈小敏见他只是盯望着自己，倒显得不大对劲，不由窘笑了一下道：“小妹之言，大哥以为然否？”

龙匀甫这才惊觉，不由俊面一红道：“想不到姑娘小小年纪，对于人生却看得如此透彻，较之愚兄之平庸，真不知高上多少了！”

哈小敏连连笑道：“龙大哥真是取笑了！”

龙匀甫一面谦逊着，心中可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不由问小敏道：“经姑娘如此一说，愚兄倒是茅塞顿开，对于白如云，倒可不必过于追究，只是他又把伍老镖头劫去，不杀不放，究系何故？倒令人费解了！”

哈小敏想了想，道：“这……”

虽然她心中又想到，白如云此举，无非是想引伍青萍转还，再不就是示恩伍天麒……

她想到有此可能，却又不愿再打击龙匀甫痛苦的心情，只是摇了摇头，佯装不知。

其实白如云用心，只求心安，倒没什么别的用心，可是也难免令人有所怀疑罢了。

一夕夜话，东方已微微透出了曙光，二人感情的深处，都留下了惨痛的深痕。他们都是自认不快乐的人。

哈小敏看了一下天色，失口笑道：“你看，光知道说话，天都快亮了，我可真糊涂，龙大哥好好养伤吧！”

说着站起身来，姗姗的外行而出，龙匀甫虽然意犹未尽，可是也不好再拦着人家，只含笑道：“打拢姑娘了！”

哈小敏匆匆走回房中，一时心中感慨万分。一夜未睡，也确实有点累了，一个人往床上一倒，不知不觉间已入了梦乡。

待她一觉醒转之时，却发现身上竟为人加了一条薄毯，小室之中阳光正炽。

她口中“呀”了一声，忙不迭翻身坐起，心想这一觉睡得可好！

起身后，看看日已偏西，这一觉竟是睡过头了。匆匆漱洗之后，见桌上放着一个托盘，内有精致菜肴四式，心知是花姑为自己送来的，就是那床毯子，也定是花姑替自己盖上的。

这花姑是看着她长大的，平日照顾小敏简直是无微不至，起居饮食，服侍得周到已极。

小敏坐下来，心中却不由想道：“我今后闯江湖，花姑是不会跟着我去了，恐怕那种日子是不会有家里舒服了！”

饭后，她把自己衣物，简便的打成一个行李，先放在床头。心中却在想：“这事情我要办，就得办成功，要不然我可要丢人！”

你想哈小敏此时心中想些什么？原来小敏自闻龙匀甫昨夜一番诉说之后，非但不再恨他，反而兴起了一番同情之心。

她心中已决定夜晚冒险一次，到“碧月楼”去把那位金风剪伍天麒救出来。

然后，就决心下山去闯荡江湖。

其实所谓闯江湖，那完全是一个幌子，主要这姑娘的用意，是想借此能把白如云忘了。

她想了一阵子，悄悄走出房间，走到了父亲房中，见哈古弦正跌坐在蒲团之上打坐，哈小敏又轻轻的退了回来。

可是哈古弦却睁开了双目，微微一笑道：“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哈小敏脸色微微一红，道：“我……我想和您老人家说几句话。”

哈古弦哈哈一笑道：“请坐，请坐，不要客气！”

小敏依言坐了下来，哈古弦打趣道：“姑娘有话请说，老夫洗耳恭听！”

小敏不由皱眉一笑道：“您老人家是怎么了嘛，人家是有话给您说呢！”

哈古弦哈哈一笑，遂由蒲团之上站了起来，用一双大袖子往身上拂着，一面随口道：“要闯江湖去是不是？”

小敏不由脸色一红，惊道：“咦……您老人家怎么知道？”

哈古弦喃喃一笑道：“我怎么不知道？你的事还能瞒过爸爸的眼么？”

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这是你的心意，爸爸也不便来管你，不过孩子，你已经决定了么？”

哈小敏点了一下头道：“我已经决定了。”

哈古弦皱了一下眉道：“到什么地方去？”

小敏脸红了一下，慢慢道：“到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到处走走吧！”

琴魔哈古弦点了点头，微笑道：“四海为家是不是？”

小敏不知父亲是在挖苦自己，闻言还点了点头，哈古弦又笑道：“住在哪里？吃呢？”

哈小敏不由一怔，这一点，她还真没想到，当时怔了一下，也尴尬的笑了笑道：“那……那还不容易！”

哈古弦连连点头道：“容易！容易！好好！你是现在就走么？”

哈小敏摇了摇头道：“现在不走，我想明天走。”

琴魔哈古弦仰天想了想，那张红光铮亮的脸上，并没有带出一些不愉之色，遂问道：“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么？”

小敏顿了一下，又显得很不安，道：“不是……还有……”

哈古弦追问道：“还有什么事，你说吧，我一定答应你！”

小敏红着脸道：“那位龙匀甫，爸爸预备怎么处置他呢？”

琴魔哈古弦心中微微一动，遂道：“等他伤完全好了以后，再看着办吧！”

小敏突然杏目一睁，英气勃勃道：“白如云做事也太荒唐了，把人家伤了，还把那位伍镖头关起来了……哼！”

哈古弦心中不由一动，暗想：“她怎么变了？”

从前叫白如云一口一个小云哥的，现在居然直呼起对方名字来了，而且言词之间，颇有愤愤不平之意，哈古弦有意一笑道：“这是人家的事，我们管不着。”

不想小敏冷笑了一声道：“我们为什么管不着？”

哈古弦一翻眼皮道：“唷！你还想怎么样？还想插手管闲事呀？”

小敏定了定心，才徐徐道：“我决定去把那伍镖头救出来。”

哈古弦哈哈一笑道：“姑娘，你不是说笑话吧？”

哈小敏不想父亲竟如此轻视自己，顿时脸色通红的辩道：“我才不说笑话呢！谁像您老人家，救人也救不彻底，光救小的，老的就不管了，那算什么！”

琴魔哈古弦不由呵呵一阵大笑道：“好丫头，你到教训起老子来了……真是胆大已极！”

哈小敏仗着父亲平日宠爱，闻言知道父亲不会真气。

当时面现红霞，又嗔又笑道：“当然罗！你老人家自己说说看，明明知道那伍天麒被关在楼上，您为什么不去救呢？还有……这龙匀甫既救回来了，往那房里面一丢，您老就不管了，这些就算是救人了么？”

哈古弦被女儿连连诉说着，非但不怒；却反而嘻嘻笑着，一面抓耳搔腮，怪态百出。

最后往那又粗又短的腿上重重拍了一把道：“骂得好！骂得好！”说着他又放声大笑了起来。

哈小敏不由又气又笑的看着这个老爸爸。

哈古弦却伸出手，在女儿脸上拧了一下，一面笑道：“谁叫我有这么一个好女儿呢！我要是把这些事都做完了，我女儿不是没事做了么？”说着又自放声笑了起来。

哈小敏一面摸着脸，羞怯的白了父亲一眼，嗔道：“您老人家说完没有？也不怕笑裂了嘴巴……”

哈古弦这才收住了狂笑，一面摇头微笑道：“好！好！算你厉害，算你厉害！可是姑娘，你认准了定能成功么？”

哈小敏不假思索道：“大概没有什么问题……那两个小鬼虽扎手，可是我还不怕他们！”

哈古弦冷笑了一声道：“恐怕不止北星、南水两人吧？”

哈小敏不由一惊，道：“小云哥！啊！不是，白如云不是已经出去了么？”

她平日叫小云哥叫惯了，所以又马上改过来，脸色也跟着改了！

哈古弦倒不去注意她这些，闻言后冷冷的看着她道：“要是白如云，倒也不去说他了……”

小敏怔怔的看着父亲道：“那……那还有谁呢？”

琴魔哈古弦点了点头，道：“你可知道，那墨狐子秦狸又回来了？”

哈小敏不由吃了一惊，当时张大了嘴道：“什么？怪老道回来了？”

琴魔哈古弦背负着双手，走了几步，冷笑了一声道：“丫头，你自信你这身本事，能对付得了他么？”

哈小敏果然是半天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哈小敏笑了笑道：“爸爸您别急，我有办法了！”

哈古弦转过身来，哈小敏眨了一下美丽的眸子道：“怪老道平日对我最好，就算他看见我，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何况这件事，本来是他徒弟不对，我就给他讲理！”

琴魔哈古弦点了点头道：“要说怪老道喜欢你，那倒也不假，不过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白如云交待下来的事，他还敢不听么？我看他也是无能为力！”

哈小敏不由又皱起眉头来，心中暗想：“这倒是真的，墨狐子秦狸虽是小云哥的师父，可是小云哥的话，他却是不敢不听，这可怎么办呢？”

最后她又把目光注定在哈古弦脸上，微微一笑道：“我又有办法了，不过您老人家同不同意，我就知道了。”

哈古弦怔道：“你说说看！”

小敏一笑道：“我的办法是，您老人家也和我一起去，怪老道出来了，您老人家就去对付他一时，我趁机下干，您着这办法好不好？”

哈古弦双手连摇于笑道：“这呀，一点也不好！”

哈小敏不由嘟着小嘴道：“这么说，您老人家是怕怪老道了？”

琴魔哈古弦嘻嘻一笑道：“你不要用激将法……我反正是不去！”

哈小敏不由拉着父亲一手，又摇又笑道：“爸爸去嘛……去嘛……保险没有什么事！”

哈古弦连连摇头，张大了嘴道：“保险没有事？我和怪老道一向是貌合神离，你不是不知道，上一次白如云请客，你没见我们两个已经暗中斗上了？好家伙，这一次要是找上门去，那还得了？不去……不能去！”

哈小敏又磨了半天，哈古弦只是摇头，最后哈小敏不由气得往前一站道：“那我就一个人去，再不然叫花姑陪我去。”

哈古弦大声道：“谁？花姑？你叫她去送死呀！”

哈小敏冷笑一声，道：“人家才不怕死呢！”

哈古弦不由脸一红，嘿嘿一笑道：“好丫头，你这是骂我怕死。”

他忽然拍了一下手道：“也罢！我就跟你去一趟……就是死了，为了女儿也认命了！”

哈小敏先是一喜，可是听到后来，不由又愣住了，她走上前，紧紧地抓着父亲一手道：“爸爸，怪老道真的就这么厉害么？”

琴魔哈古弦微微一笑道：“他徒弟的本事你都见了，师父还用多说！”

小敏不由低下了头，讷讷道：“那……那……爸爸还是不要去了……我再另外想办法。”

哈古弦笑着拍着小敏，安慰道：“孩子不要失望……你几曾看过爸爸怕过人来？爸爸既然说了去，山也挡不住，等会儿，等天黑了我们就去！”

哈小敏此时偷看父亲脸色，虽然微笑着，可是那两团雪球也似的眉毛，却微微蹙着，像是仍然悬着一腔忧心。

她想到父亲一身绝顶武功，自己也只不过得到了十之一二，平日就没见他发过愁，由此可知，父亲心中果然把那墨狐子秦狸视为一个大大的劲敌了。

当时虽被父亲安慰着，心中也不无犹豫，琴魔哈古弦见状，不由又连声笑道：“没关系，没关系！我父女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就算那怪老道能及时赶到，恐怕也无济于事了！”

小敏被父亲这么劝着，才宽心大放。父女二人又谈了些应该小心之处，这才定好时间，小敏转身回房去准备。

她回到了房中，把自己一向未曾用过的宝剑，由墙头上摘了下来。

当她双手摸到那冰凉的剑鞘之时，她心中却不无感慨的想道：“莫非我还要杀人么？”

忽然她呆呆地摇了摇头道：“不！我不能杀人……南水、北星虽然专门和我斗气，可是他们是好人。”

最后她仍然把剑系在背后，心想我只是带去吓唬吓唬他们，这俩小鬼也大目中无人了。除了白如云以外，可以说他们是谁也看不起，今天晚上，有机会得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她又从衣袋中找出了一张人皮面具。这面具还是半年以前，自己向白如云要的，今夜正好取出来用一下，想着就把面具戴上了，再对着镜子一照，果然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了。

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月亮出了老高，哈古弦还没来，哈小敏已迫不及待，披挂齐全走到了父亲房中，却见哈古弦仍在窗前，就灯看书呢！

而且宽衣便履像似没有一点事似的，哈小敏不由皱着眉道：“爸爸！时候到了，您老人家怎么一点准备也没有？还不换衣服？”

哈古弦放下书本，笑道：“还要准备什么？这样还不行么？”

哈小敏上下看了父亲半天，道：“您老就穿这一身？”

哈古弦在窗前滴溜溜转一转，嘻嘻笑道：“就凭这一身，今夜要和那墨狐子秦狸作一番周旋，姑娘你说使得么？”

哈小敏不由一笑道：“您老人家说行还有什么不行的？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哈古弦嘿嘿一笑道：“不用，不用，怪老道自诩高人，今夜我老头子要煞一煞他的威风！”

也是这句话，提醒了他自己，墨狐子秦狸一生传奇事迹很多，简直把他说成了神仙一般，琴魔哈古弦虽同他比邻而居，可是一向河水不犯井水，二者虽时常见面，却是很少说话，而且是一说话就吵架！

今夜，琴魔哈古弦实在不忍叫女儿失望，所以只好大胆的冒一次险，顺便也想会一会墨狐子秦狸，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超群本领！

他心中虽知道，自己不一定是对方敌手，可是至不敌时逃走，也还不难，因此他才答应了女儿的请求。

别看他外表镇静，其实他内心比谁都急，只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使显出而已。

哈小敏拉住父亲的手道：“爸爸，我们怎么去？”

琴魔哈古弦笑笑道：“自然是坐船去了。”

他说着话，推开窗户，看了一眼天色，点了点头道：“好了！我们走吧！”

这老人说着话，只把一双大袖向上挽了挽，仍然是松襟便履。

哈小敏情知父亲一向对敌，就从来没有换过什么紧身衣服，也从来没有带过兵刃，见状虽觉父亲太大胆了一点，可也不十分惊异。

哈古弦已快走出门口，忽然笑了笑：“小敏，你去把爸爸那支洞箫拿来，等会你划船，我吹箫，如此良夜，我父女放舟河上，真是好一番消受也！”

哈小敏闻言心中一动，她心中奇怪，父亲一向是不吹箫的，平素只是弹琴，记得有一次自己问爸爸，那支翠箫爸爸既不吹，要来何用？爸爸曾回答自己说，那是他的兵刃。

今日看来，父亲虽说吹箫行乐，实则定是以此来对付那墨狐子秦狸了。

想着不由怔了一怔，口中低道：“是墙上那支翠箫么？”

哈古弦点头笑道：“是的！”

小敏这才奔回房中，由墙上摘下了一个长形的鲨鱼皮套管，由其中抽出了这枝十八孔的洞箫，只觉入手冰凉，其寒刺骨，而且入手颇重。

映着月光，闪闪生辉，哈小敏心知父亲这支箫，定是一件稀罕之物。

当时跑出，把箫递给了父亲。

哈古弦接翠箫在手，目开一线，两只手在箫身上一阵抚摸，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你不要小瞧了这支箫，爸爸曾仗它成名武林垂六十年之久。”

他望了天上明月一眼，犹不曾忘记，三十年前，退出武林之最后浙江一战，以此小小一管翠箫击毙名噪大江南北的“九连环”和多指神尼。至今回想起来，犹是不寒而栗！

这时小敏已远远把小舟行向溪尾，尖声叫道：“爸爸快来吧！”

哈古弦就空一晃这枝洞箫，发出一阵嘘嘘之声，随之往颈后一插，身形向下一蹲，口中叱了声：“爸爸来啦！”

跟着那粗短的小腿，往上微微一弹，整个人身，就像一只海鸟似的，一起一落，已轻飘飘的落在了小船之首。

那小船竟是连动也没动一下，哈小敏在船尾放下了绳子，回头方想再叫一声，不想一抬头，父亲竟已立在了船身，不由笑道：“好俊的轻功！”

哈古弦哈哈一笑道：“这个好么？你再看这个！”

这老头儿想是一时豪兴大起，他口中说着话，也不见双膝弯曲，只把一只大袖向下一挥，猛然把丹田之气向上一提。

他整个身子，借着大袖上这一挥之力，哧！一阵疾风之声，已拔起了两丈多高。

这时小舟已行至溪中，哈古弦起在空中的人，猛然向下一折，成了头下脚上之势，只向船上倒栽了下来，哈小敏不由张大了嘴，惊叫了声：“小心！”

可是再看父亲，那倒栽下的身子向下一冲，只听到船板上轻轻的“夺”的一声。

哈古弦竟借着小小一支翠箫，轻点在船面之上，整个人依然倒立着笔也似直。

他那飘拂在空中的长须，被风吹得飘向了一边，再加上肥大的衣衫，乍看起来，就如同是画中仙人似的，哈小敏不由拍手笑道：“爸爸好本事！”

哈古弦突然往回一抽右手翠箫，一扭腰躯，四平八稳的落在了船首，哈哈大笑了起来。

小敏不由一面摇桨，一面撒娇道：“我不管，这一手您老人家得教我！”

哈古弦微笑道：“你别小看这一手，要是没有十二年以上练气功夫，想也别去想！”

小敏还是不依道：“我不管嘛……人家要学嘛！”

琴魔哈古弦叹道：“你这孩子！爸爸这一身功夫，要是不教给你，难道还带到棺材里去不成？不过，要等你把那套‘洗髓经’练成了再说！”

哈小敏心中这时只是羡慕着父亲一身好功夫，闻言不由不服道：“那白如云，人也不过才二十多岁，怎么能练那么一身好本事？我从小就跟您老人家练功夫，怎么还比不过他呢？”

哈古弦一手捻着长髯，闻言点了点头道：“我不是曾给你说过么？你小云哥，是人中之杰，天赋质稟，都是高人数等，这种人，在茫茫人群之中，是千万人中难觅其一，自然又当别论了！”

他说着，又叹了一口气道：“还有你龙大哥，论骨格质稟，都不差白如云分毫，只是差在一个‘沉’字……唉！这真是武林之中无独有偶的奇才。”

哈小敏不由伤感道：“这么说，我是一块不成材的料了？”

哈古弦不由呵呵一笑道：“你不要自责过甚，以你稟赋智力，在女孩之中，确也是难觅的佳材了……只要好好加以造就，来日定可光大武林！只是……”

哈古弦不由长叹了一口气，看了女儿一眼，十分伤感的道：“只是你自小被你娘宠坏了……不忍心叫你吃一点苦，要是依着我，四岁那一年，就教你站八式，可是你娘说这么一点孩子要是练死了呢？”

他说着声音变得小多了，又摇了摇头道：“后来你娘走了……我好几年心里不好受，也没十分督促你，直到你十岁那年，我才算真正下工夫教你。所以你真正学功夫，还不到十年，能有今天这种成就，已经是大大令我满意了。只要你能照此勤练下去，想达到白如云和龙匀甫今日这种成就，并不是

没有希望，只看你用不用功了！”

小敏见父亲一提到母亲，总是伤心不已，像是有无限感慨，当时忙打岔道：“爸爸，你不是要吹箫给我听么？怎么不吹？”

哈古弦连连点头道：“好，我吹！”说着自颈后抽出了那支翠箫，一时凑口，凝神屏气的吹了起来。

琴魔哈古弦，把这支翠箫凑近口去，细细吹奏着，立刻水面上荡起了一阵极为细柔的箫声，一时如天乐飘临；婉转如出岫之云，在曲折的小溪上往返回绕，极尽柔怀。哈小敏顿时感觉心身清爽，神智明朗，几疑身在梦中，不由拍手赞起好来。哈古弦一直吹了约有一盏茶时间，才把这支翠箫往颈后一插，叹息道：“这一曲《玉阁楼台》，我已二十年没有吹了……想当年和你母亲泛舟溪面，吹奏这一曲时，情节竟是和今夜极相仿佛……”

哈古弦抬头看了一下天色，又看了看对面坐着的小敏，不由摇头叹息了一声。

接着，他继续道：“而今十几年匆匆岁月，为父我已满头华发，呈现老态，你母亲却是一去不归……每思及此，怎不令人引为恨事？”

这平日豪气纵横的哈老怪，在思念往事的一刻，也不禁十分伤怀，连连叹息不已。

哈小敏知道父亲无意的一曲《玉阁楼台》，竟自勾起了无限伤感，不由笑道：“您老人家也不要再难受了……悲欢离合，原是人生难免之事，并不是爸爸一人，不过……”

她说着也不禁有些伤感了，想到母亲，总认为她太狠心了，心中也不禁有些酸酸的！

琴魔哈古弦不由苦笑了一下道：“你娘心眼是太窄了一点！其实夫妻反目，本是人间常事……又何必如此认真？竟至十数年来不屑顾我……哼！”

说着他由鼻中哼了一声，面带冷笑的道：“就是不顾我们夫妻之情，也要顾顾母女之爱呀！她就真忍心连你这女儿都不要了么？”

说着那双眸子的生光，像有无限怨恨似的，哈小敏不由心中一阵难受，但她惟恐使父亲更加伤心，尚自勉强装笑道：“也许她老人家，这些年来一直遇着难以脱身的事情也不一定……女儿此次下山，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找到她老人家，然后再回来和爸爸团聚。爸爸，你说这样做好不好？”

琴魔哈古弦不由苦笑了笑，他知道女儿这番心思，只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

当时笑着摇了摇头道：“傻孩子！你娘是不会回来的了……不过你这番孝心，诚然可感，也说不定能办到……”

说着他忽口中“啊”了一声，忙问向小敏道：“你看那‘桑询坎’已过了，快些转过去吧！我们只顾得说话了……真是！”

第十四章 英雄救老 自投罗网

哈小敏也自惊觉，忙把船首掉转，逆流划了一阵，才至一石岔处，想就是那“桑询坎”了。

小敏把船驰进石岔口内，然后把船绳系好，父女二人才相继下船。

这时天色愈发黑沉，四野黯然，只是些秋虫的鸣声，噪耳不已。

琴魔哈古弦看了一下天色，点了点头道：“时间到了！”

哈小敏跟在父亲身后，向前走了几步，已见到白如云这广大庭院的围墙，高有两丈五六，连绵曲折，乍看起来，真似有万里长城的威势。

哈小敏不知如何，心中一阵胆怯，口中叫了声：“爸爸！”小敏说着紧紧抱住了哈古弦一臂，竟自停步不走了。

哈古弦不由一怔，回头道：“你……怎么啦？”

小敏微微皱了一下眉道：“我……我有点怕，还是不去算了！”

哈古弦不由哼了一声，低叱道：“胡说！来也是你要来的，现在又不去了，你怕什么？”

哈小敏不由脸一阵红，吞吐道：“我怕要是小云哥回来了……见了面多不好意思。”

哈古弦怔了一下，连连摇头道：“到这时候，你还是放不下他！你放心，他没有回来，快走吧！”

哈小敏这时想是为父亲这么一激，胆力立刻又壮了起来，闻言后点了点头道：“好，我去！”

这时二人已来到那老大围墙之下，围墙四侧水声潺潺，敢情有七八处开口，供院内池水流出。往昔日子里，小敏都是身着油绸水衣靠，由这些开口中，纵身泅去，可直达那“碧月楼”。

可是今日跟着父亲，哈古弦因不会水，所以只对着那水面看了看，没发一言。

哈古弦明白女儿心意，当时点了点头道：“你还是用你老法子潜水进去，先想法子到碧月楼救人。”

哈小敏皱着蛾眉道：“爸爸呢？”

哈古弦笑道：“我自然翻墙过去……谁敢拦我？”

小敏点了点头道：“可是那伍老头子要是不会水怎么办？”琴魔嘻嘻一笑道：“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就算他会水，你带着他一个老人也不方便。”

说着他手捻着颌下几根短须道：“我去给你弄船，划到楼下等你，可能有一会耽误，你要耐心等着。”

小敏这才笑道：“好！就这样。”

她说着就自身上革囊中，取出一件极薄的油绸水衣靠来，匆匆穿好。

月夜之下，看起来真像是一个大马猴，只是通体又黑又亮，她把披在肩后的兜帽往头上一拉，连头也看不见了，回头对哈古弦一笑道：“您老人家多小心，我走了！”

哈古弦笑了笑：“你还是管你自己吧！”

哈小敏点了点头，就见她并直了一双腿，足尖微微一点，已起在了半空，那婀娜的身材，在空中只轻轻一折小蛮腰，已临水面，再一挺脊，已成了笔也似直。随着那疾流的水面上，只炸开了一条大八字纹，并没有一点水响之声，她的人已不见了。

琴魔哈古弦不由点头笑道：“这孩子好水性！”

然后抬头看了一下围墙，长吸一口气，那皮球也似的矮躯突然升空而起，往墙头上一落一滚，并不少停，已然翻了进去。

且说哈小敏纵身入水之后，只觉水寒更甚昔日；原因是夜深了，水温自然降低了。

她在水中打了两个寒噤，人已泅了七八丈以外了，只轻轻一延玉臂，又分双掌，已把头冒出了水面，再看眼前形势，已进到了围墙之内。

这一条水路，在她本是轻车熟路，只略一打量，吸了一口气，一收后脊，又埋身于碧波之中，纤足在水中一阵猛蹿，就活似一只大鲤鱼似的，泼刺刺又游出了十数丈以外。

又前行了一会儿，才再次把头抬了起来。水面上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什么船只，只有一艘大花船，远远系在水中一小亭之上。小敏知道，那是白如云专用的游船。

她想了想，觉得花船太大，操纵不易，而且用来救人，定会令人发现。

她在水面环视了一下，心中想：“还是让爸爸去找船吧！我先去救人要紧！”

想着把身形游进到水边，一路轻轻泅水前行，此时已到了那大池。水面极广，往南可见白如云昔日宴客的“水镜轩”，拱形的大洞门，门洞上朱红的大匾，映着月光，闪闪生辉。

哈小敏往左右看了一下，却朝北面游了过去。

这时她眼中，已看见了“碧月楼”的楼影，楼上似乎还有隐隐灯光。

哈小敏心中想着：“原来他还没睡，只是不知南水、北星这两个小家伙，现在在什么地方？”

想到了这两个小鬼，哈小敏不由蛾眉皱了一皱，因为这两个小鬼平日和自己的感情处得不好，就是没事见了自己，还要故意留难一番，更何况今日了。

而且使她担心的是：这两个小东西，一身武功，俱得白如云真传，真要是动起手来，自己虽然不怕他们，可是他二人要是齐上，那自己还真是自问不敌！

她心中这么嘀咕了一阵，但身躯已泅进到碧月楼前十丈左右，果然楼上灯光清晰可见。

哈小敏方自一喜，却听得身后水面哗哗一阵响，不由吓得她忙把头向水里一缩。

等过了一会儿，再把头浮出水面，却见竟是一艘两头翘的小船飞快的驰了过去。

船上迎风站着个白衣童子，哈小敏只一眼已看出了正是南水。

哈小敏见南水，此时眼光正在水面上搜着，左右看个不停，心知这南水系以诡诈见称，必定是被他发现了自己行踪。

想着眼前是一个小亭，小敏忙把身形靠进亭角，一面偷偷打量南水动作。

这时南水又把船头掉了过来，在小敏方才视探处打了一个转，口中咦了一声，自语道：“他妈的！是我眼花吗？一定是鲤鱼……明儿个叫厨房用网把鱼都网尽，省得老吓唬我……”

说着双手拢着竹篙，一路朝“碧月楼”驰去。小敏心想：“糟了！这小鬼一定是去碧月楼。北星一定在那边，两个小鬼凑在了一块，可就不大好打

发了。”

想着不由玉手在水面上轻轻一推。“哧”一声，打出了一股水箭。

这股水箭在南水船后丈许处，才“哗”地一声，落了下来，发出了不小的声响。

就见南水猛然一个倒身，已转过了身子，口中叱道：“谁？”

可是水面上除了一些震荡的水纹之外，什么也没有。南水不由用手摸了一下脖子，道：“怎么回事！”

说着又把船头转过来，用手中竹篙，朝着先前水纹处，猛然搅了一下，口中尚发狠道：“我叫你跳！”

不想一竹篙下去，什么也没有捣着，这时小敏已潜水泅进了岸边，远远看见南水这种动作，甚为好笑。当时运足了内力，在水面上又劈了一条水箭。

这条水箭，哈小敏可是用足了力量的，它不是向水面打去，却是直朝着南水身上射去。

南水此时正低头看水，听得声音，心知不妙，一抬头，那水箭已临面门，不由大吃了一惊，尖叫了声：“好小子！真大胆！”

一面猛然朝那水箭上伸手迎去，“啪”的一声，水花四溅，弄了南水一身一脸都是水，南水口中怪叫了一声，不由把船朝着小敏藏身处一路撑去，这时小敏却由水中猛然窜起，伏身上了岸。

南水已高叫道：“好小贼，小爷爷看你往哪里跑！”

这时小船已离岸边有五六丈距离，南水想是怒到了极点，口中骂着，猛然在小舟上，一顿双足，那小舟被踩得向下一沉，他人却如海鸟掠空也似，“嗖”一声，陡然腾身而起，直向岸边上落去。

哈小敏这时已把油绸衣靠脱了下来，隐身在岸边芜草之中，南水连窜带跳已差不多来至身前，哈小敏前后略为打量了一下情势，见远近无人，不由心中暗想，不如就先把这小子拾掇了再说！

想着猛然由草中往起一站，笑道：“南水，你干什么？”

南水回身一看，不由满面气愤的道：“咦！是你呀！”

说着他沉下了脸，道：“哈姑娘，你半夜三更不睡觉，到这里来干什么？”

哈小敏这时顺手拔了一根草，一面走出道：“玩玩呀！”

南水一双明亮的眸子，上下打量着小敏全身，哼了一声道：“玩？有什么好玩啊！”

小敏这时已走近他身前，笑道：“你身上怎么啦？下河洗澡了？”

南水就从来没见过哈小敏对自己说话有这么客气过，心中已知大有蹊跷。

当时只气得脸上一阵白，后退了一步道：“哈姑娘，你凭什么用水浇我？你今天可要给我说清楚！”

说着话，一只手叉着腰，气呼呼的，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武之势。

小敏见他一身雪也似白的衣服，已被水湿了个透，尤其是头发更是水淋漓的，都贴在了头上，样子狼狈已极，不由“噗哧”笑了一声。

这一笑，无疑已承认是自己捣的鬼了，可是她还装着无事似的道：“谁用水浇你？你可不要找麻烦！”

南水本已在气头上，只因为哈小敏是怪老道最喜欢的女孩儿，又是白如云的客人，自己虽怒，尚不敢发作，此时小敏这么一笑，南水这股气可真是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一翻大眼道：

“麻烦？你装得倒蛮像呀！”

说着左右看了一下，想是也怕有人看见似的，见左右无人，他的胆子就更大了。哈小敏心说：“好小鬼，你还敢先动手，是又怎么样？”想着又“噗”的笑了一声，南水重重的向前跨了一步，厉声道：“笑什么？有什么好笑？没见过是不是？”

哈小敏也不生气，只用手指着他被水淋湿的身子，笑咪咪的道：“我看你这一身穿得还怪体面的……真可惜……”说着又格格笑了起来。

南水已被气得全身发了抖，但见他青着小脸，用手摸了一下腰，似乎忍了一忍又放下了。

哈小敏知道南水惯用一柄“蛇骨枪”，是用十二节亮银骨节连环串缀而成，一头为蛇形铜头，一头却是一个如意扣尾。平日不用时，可当腰带围在腰上，用时只需用手按开如意扣，向外一抖即出，可谓是一柄极为厉害的兵刃。此时小敏见他用手摸了一下腰，已猜知他是在摸这条“蛇骨枪”，心中不由动了一下。

可是她依然不动神色，仍然是格格的笑，南水这时已尖叫道：“不要笑！不许笑！”

小敏才止住了笑容，道：“干什么这么凶？我就要笑！”说着又笑了两声，南水这时却用手指着她道：“哈小敏！我告诉你！一个男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女人的气的……今天你用水浇我，我是绝对不能饶你！”

小敏这时收敛笑容，口中啊哟了一声，翻了一下眸子道：“唷？你绝对不烧我？你还预备怎么样？想打架是不是？”南水见哈小敏这种随便样子，似乎根本没把自己看在眼里，不由更是有气的道：“我的本事是少爷教我的，你欺侮我，就等于欺侮少爷，你就是等少爷回来告我，少爷也不会怪我。小敏心想这小子倒会拉关系，明明自己心里害怕白如云责罚；却用这种话来拉关系，好个名正言顺的出手，可见这小东西相当诡诈。

当时闻言看了看他，又笑道：“你说了半天，我也不懂你的意思，我还有事，我要回去了！”

南水冷笑一声道：“哈哈！回去？欺侮了人你想回去？”

小敏佯怒道：“你想怎么样？”

南水用手把淋湿的头发，向后归置了一下，冷笑了一声，道：“我先问你，黑天半夜，你来干什么？少爷又不在家！”

小敏笑了笑，道：“我来玩玩不行呀！就是白如云在家，他也管不着我，你更管不着了！”

南水不待她说完，已冷笑着道：“你知不知道楼上关着人？你知不知道少爷叫我和北星负责一切，出了事是你担还是我担？”

他像是说出了理，愈说声音愈大，哈小敏一摆手道：“我不听这些，你快让开路我要走！”

说着就往前走，南水却把脚斜跨出了一步，有意拦住她的去路。哈小敏用手一推他，道：“让开！”

这一下南水可算抓着理了，大叫了一声：“好！你先动的手，可不是我！”

说着猛然一闪腰脊，让开了哈小敏的手，就势一沉右掌，用“切手”，直向哈小敏手腕子切了下去，同时人却滴溜溜转到了哈小敏身后。

哈小敏其实早就有心下手了，见势叱道：“南水，你敢对我无礼，可别怪姑娘我不客气了，今天我要给你点厉害尝尝了。”

南水见哈小敏身形一拱，已退出了三尺以外，并不逃走，这才知对方也是有意找自己打架，却有意逼自己先下手。

不由心中愈发气愤，叱道：“好！我上了你的当了，不过我并不怕你！”说着再一次窜身，又到了哈小敏身前，向前一拱身，双手向前一抖，用“夜叉探海”之势，猛然朝着哈小敏两肋上插了下来。

哈小敏想不到南水身手如此利落，当时也不敢过于轻敌，猛然把一双玉臂，向两旁一分，用“童子分桃”式，已把南水双臂挡开。

可是她身子却不中途停止，猛然向前跨了一步，一抖右臂，口中叱了声：“去你的吧！”

哈小敏这一掌用了七成力，猛然直朝着南水前心，直劈了过去。

南水哼道：“有这么容易？”

猛然凹腹吸胸，哈小敏竟是差着尺许没有打上，南水见机会难得，猛然张开五指，朝着哈小敏右手“曲尺穴”上就抓。哈小敏猛然打了个旋身，已闪在了南水身侧，用“分筋错骨手”中的第八式“云中见爪”倏地向外一伸手，直朝南水右肋腋下的“期门穴”上插了下去。

这“期门穴”属足厥阴肝经，以飞、云、摇、晃、旋五法手势，只要点伤，准死无疑。

何况哈小敏这一势“云中见爪”，暗藏分骨之法，手指双叠着，只一抖出，那南水已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可知道这种“分筋错骨手”的厉害，不要说真让她插上，就算只是点上，也不是好玩的。

当时只急得“啊”了一声，猛然一按双掌，用“一鹤冲天”的绝技，霍地拔空而起，向下一落，已飘出了七八尺以外。

可是耳中却听得哈小敏娇叱道：“你还想逃么？”跟着人影一闪，哈小敏已到了眼前，南水恨得叫了声：“你真下毒手呀！”

哈小敏蛾眉一挑道：“对你这种东西还用客气吗！”

声到人到，双手陡地向外一伸，反曲着十指，用“野马分鬃”的手法，向南水琵琶骨上就插。

南水一咬银牙，心想：“好家伙，又是分筋错骨手！看样子，今夜我是打人不成，反被人家打了！这姑娘今夜是怎么了？真是手下一点也不留情，简直是和我玩命！”

无可奈何，既动上手了，势无中途而罢之理，当时一皱眉，又想：“你想死，我可不想死，我不是打不过你吗？我跑开总行了吧？”

想着对方双掌已到，南水就势向前一扑，猛然施了一招“一翻二挺”。

只见他身子向地下一倒，刷的一翻，却踢出了两腿，直往小敏双肩两处“肩井”穴上踢去。

哈小敏想不到，南水还有这么一手，倒不由大吃了一惊，足下“倒踩莲枝步”，退后了丈许，可是南水却把踢出的双足，向回一收，借势往地上一跃，只听见“嗖”一声，他整个人，竟翻窜出了两丈五六，他口中哈哈笑道：“我走了！算你厉害！”

哈小敏才知上当，心中不由大急，自己费了半天工夫，竟是没有把他拿下，若容得他跑了，那可就一切都白费了。

想着心中一急，不由顺手摸出了一把“菩提子”，向前一跨步，右手“太君摸盔”，口中叱了声：“打！”

手指上一运劲，嗤！嗤！嗤！一连撒出了三粒，三粒菩提子一出手，上

下打成一线，直朝着南水后影疾如电闪似的打了过去。

南水耳闻哈小敏口中叫了声“打”，已知必有暗器打到。

这小子武技果然不凡，只见他右手往怀里一探，跟着向外一抖手，跟着发出“噗噜噜”一阵疾风之声，已把那条得心应手的奇门兵刃“蛇骨枪”亮出了手。

他身子往下一蹲，猛然把身子“刷”地一下转了过来，掌中蛇骨枪“秋扇挥萤”向外一亮，“呛”一声，已把奔向面部和前胸的两颗菩提子，打向了半空，遂见他一抬腿，“叭”一声，又把奔往下身的一粒给踢飞了。

三粒菩提子，竟然被他举手投足间，给打了个干净，手法可谓奇快。

可是这时，哈小敏却已经鸟也似的，窜到了他身前，这姑娘今夜是存心要把南水拿下来，娇躯向下一落，口中叱了声：“南水你还想逃么？”

只见她玉手向外一展，银光一闪，已把宝剑撤在了手中，跟着身子往下一伏，欺身而进。

哈小敏抽剑在手，嘴角往上微微一挑，似嗔似怒的喝了声道：“南水，要逃也可以，却要露两手功夫看看！”

说完这句话，剑尖微微向下一压，人已窜了过去，掌中剑“恨福迟来”，向外一送，直向南水心窝就扎，南水到了此时，也只有狠心一战，别无他话了。

只见他狼狼的在地上跺了一脚，掌中蛇骨枪已哗楞楞一声抡了起来，用“乌龙出塔”之势，直向哈小敏剑上卷了过去。

哈小敏往后一抽剑，南水却向下一矮身躯，蛇骨枪刷啦啦的挥出一片银光，以“横扫千军”之势，直向哈小敏腰脊上缠了过去。

哈小敏本来以为对付南水，也不过十数个照面，定可把他制服于掌下。

却不料打了半天，依然是不分胜负，因为心中念着竹楼上的伍天麒，不由焦急万分。

可是愈急身手愈显得不利落，七八个照面之后，非但没有占着上风，反倒有两三次，差一点为南水蛇骨枪所伤。这一来，哈小敏不由又惊又怒，暗想这样打法可不行，还是早些施展绝招，把南水制服了好。想到此，她一紧掌中剑，展开了一套“残阳剑”法。这是琴魔哈古弦得意的一套剑法，施展开来，果然不凡。只见寒光闪闪，忽东忽西，只施出了十数招，那南水已显得气喘吁吁，手忙脚乱。

哈小敏这时剑指明月，明明是一招“笑指天南”，南水抡枪“醉打斜阳”，哗啦啦的朝着小敏剑上就撩，猛然间，就见哈小敏蛾眉一展，“嗤”的一声轻笑道：“南水！你输啦！”

南水本已觉出不妙，见状急忙向回一带枪尾，可是小敏已如同车轮似的，转到了南水背后，整个脊梁，已贴在了南水背上。

那口剑却点出了一圈剑花，只见玉臂猛可里一晃，这口剑如一条卷尾银蛇，突地反卷回来，只听见“哧”地一声。

南水吓得口中“啊唷”了一声，惊魂之下，再一打量身上，那件雪白上衣，前襟竟为哈小敏锋利的剑尖，整整划开了尺许的一道口子。

这一下，南水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奋力向外一窜，往下一投枪，方想以“孔雀剔羽”向后挥去，可是他仍然晚了一步。

耳中就听得哈小敏喝道：“你躺下吧！”

南水就觉得“臂儒穴”上一麻，口中“啊唷”叫了一声，咕咚一声就地

倒下。

哈小敏还不大称心，用小蛮靴，轻轻把躺在地上的南水，翻了个身儿，又低头看看，只见南水紧紧的闭着双目，顺着口角直流涎沫。

小敏知道他果然是昏了过去，这才收回了剑，暗叫了一声道：“好厉害的小鬼！”

又拿出绸巾擦了擦面上的汗，想了想，又把南水那支“蛇骨枪”仍然给他缠在腰上，双手把南水提了起来，轻轻搁在一片芦苇之上，心中想：好在所点的穴道并不是什么大穴，并无生命危险；十二个时辰之后，自会转醒，眼前大可放心行事去了。

哈小敏安置好南水之后，匆匆走到池边，又换上那件油绸水靠，纵身入水，向前游了五丈，却见南水原先乘坐的那艘小船，仍然飘浮在水面之上，在水面直打转儿。

哈小敏不由一阵心喜，暗想这可真是天助我也。

想着一个猛子，已潜至那小舟停处，双手托着船底，直向“碧月楼”方向飞快游去。

果然这一条水路上十分宁静，四周边，虽然有几处灯光亮着，却并无人出来。

哈小敏心知，白如云手下虽有五六十人，却是被白如云管理得规矩十分。素日无故，竟是连下山也不许，尤其是在本庄院之内，有些地方，也不能随便进入，这“碧月楼”就是不许擅入之处。

因此入夜之后，这附近几乎是连一些人声也听不到，因此她才能如此大胆前去驾舟。

小舟已临竹楼之下，哈小敏轻轻露出水面，把绳缆系好猛的窜身而上，却带出一阵轻微水响，哈小敏不由吃了一惊。

其实这“碧月楼”是她平日常来之处，庄中之人多已见惯，即使发现也不以为怪。

可是此番行动，她却是有了一种“作贼心虚”之感，处处显得极不自然。

这时带出了些水声，只把她吓得芳心通通直跳，竹楼之下静悄悄的，没有一些人声。小敏定了一会心神，才把油绸水靠脱了下来。

这才轻轻的走了过去，她本是轻车熟路，一拐弯，已摸到了梯口，一顿足尖，“嗖”一声，已上了楼，只见那间正室房门虚掩着，内里尚透出微微灯光，想那室中人并未入睡。

哈小敏左右看了看，并未见北星踪影，心中不由暗喜，忖道：“我此时再不现身救人，更待何时？”

想着一闪身，已进到了屋中。

昏暗灯光之下，果见一老者背影，正侧卧在软床之上，似乎已睡着了。

桌上的灯光只拨得豆点大，一闪一闪发出昏沉的光辉。

哈小敏见此人身上盖着长方毛巾，只流露出花白的头发，背影似颇颇长。

哈小敏不由轻轻的叫了一声：“伍老伯！”

床上人只伸了一下腿，并没有出声，哈小敏又叫了声：“伍老伯！”

那人含糊哼了一声，小敏不由蛾眉微蹙道：“我……我是哈小敏，是青萍姊的结拜姊妹，令婿龙匀甫已被我父女救回家中，现在……”

不想那人仍然是动也不动，哈小敏不由又走近了一步，急促的叫道：“喂！喂！伍老伯！不要睡了。”

那人这才含糊的说道：“我没睡！你说吧！”

哈小敏这才咽了一口唾沫，心想这老家伙架子还不小呢！人家是来救他，他却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连头也不转过来看一眼，真是岂有此理！

要依着她素日的脾气，真想抖手一走，只是此番救人，她是成心和白如云赌气而来的，费了半天力，如果一走，岂不前功尽废？

所以只好把这一口怨气闷在肚子里，又向前走了一步，低声道：“现在我是来救你出去……小船就在楼下，快起来走路呀！”

不想这人却摇了摇头道：“我……我……不走！白如云太厉害！”

小敏气得跺了一脚道：“你这人真是……白如云不在家，你放心，我父亲也来啦！有他老人家对付墨狐子没有问题，你倒是快点起来呀！”

那人口中慢吞吞的“啊”了一声，才又伸了一下腿，依然是背朝着哈小敏道：“哦！原来如此……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呢？你不是白如云的朋友么？”

哈小敏面一阵红，心想：“老东西到这个时候，话还这么多，真是讨厌！”

可是人家问，自己又不能不答，只急得皱着眉头道：“哎呀！您老就别问这些了，反正我是一万个诚心来救您的，只请您放心就是！”

床上老人冷笑一声道：“不说清楚，我是不走的！”

哈小敏气得一跺脚，竹楼颤动了一下，发出吱吱之声，她恨声道：“您……”

结果还是叹了一口气道：“告诉您老伯，我恨白如云，所以我来救您，这总该相信我了吧！”床上人闻言似乎抖了一下，却是没有说话，哈小敏已等得不胜心焦，紧皱着蛾眉道：“老伯！我这是为您好……您到底走不走？”

床上老人依然是背朝着小敏，不声不动。哈小敏心中气可大了，她哼了一声道：“白如云这人您老应该认识得很清楚了吧！他是一个非常残忍厉害的人，您落在了他的手中，还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还是快走吧！”

床上之人非但不说话，却发出一声冷笑，这一来哈小敏可气坏了。

突然她见床上老人，伸出一只手，在那长满了乱草般的头发上一摸一抓，那些白发簌簌落下，却露出了黑亮的头发。

哈小敏不由大吃了一惊，后退了一步，惊道：“你……是谁？”

这人哈哈一阵大笑，修地坐起了身来，却见他双手一伸，伸着懒腰道：“小敏！你变得比以前可爱了！”

这人说着话，突然转过身来，哈小敏只觉得双目一阵发昏，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跌坐地上。

“小……小云哥！是你……”

不错，这突然转过身子的人，不是那金风剪伍天麒，却是占着小敏全心的白如云！

哈小敏想到，一霎时之前，自己还在如何的责骂着他，此刻对面相见，不由羞了个面红耳赤，她两眼含满了泪水，只是用晶莹的目光看着这突然现身的白如云，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这个神秘的人……他是惯于在人们惊奇中出现的人物……他好像永远是超人！

哈小敏这一霎时，真想哭，如果有个地缝，她一定会拼命钻下去的。

可是当白如云那种冷酷如寒冰也似的眸子，在她身上转动之时，可怜的

小敏，在这刹那，她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她几乎不知自己是该如何来处置她自己了！

白如云那愤怒的眸子，放射出冷电也似的目光，在哈小敏身上转着。

他双手仍是互扭着，发出一阵阵的骨响，只见他一抬腿，已将一张空花雕栏的靠椅，踢得飞了起来，哗啦一声，落下十丈以外的水中。

他大声的咆哮道：“小敏！你这贼丫头！你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顿了一顿，他更加大声的吼道：“你说！你说啊！”哈小敏抖成一片，她流着泪道：“小云哥……你声音可以小一点不？”

白如云厉声道：“小云哥？谁是你的小云哥！”

他的那张俊脸，已气得苍白，声音仍然是那么大的吼道：“你凭什么要恨我？你说！”

说到“你说”这二字之时，只见他那颀长的躯体一晃，已闪到哈小敏身前，双手一探，又把哈小敏举了起来。那钢钩也似的十指，深深陷在小敏的臂膀之中，他猛力的摇晃着她叫道：“你说啊！你为什么恨我？”

哈小敏再也忍不住，竟自呜呜的哭了起来，那亮晶晶的泪水，一粒粒同珍珠似的，从她润红的小脸上流了下来。

她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回答白如云的问题。本来人家就从未表示过喜欢自己，自己能说得上人家变心吗？她虽有一身本事，尤其是此刻，很可以举手之间，给白如云一个厉害。

可是，这一切，她连想也没想过，因为白如云已在她心中，留下了神圣和威严的影子……就是白如云杀了她，她也不会跑的，更不要说叫她反抗了。

她边哭，边道：“你打死我吧……不要问我！”

白如云深深锁着两道剑眉，显然，他仍在暴怒之中；只是他实在不懂，哈小敏为什么会突然变了。

如果一个普通的人恨他，他是不会感到奇怪和愤怒的，可是哈小敏恨他，他实在想不通。

他铁青着脸，紧紧咬着下唇，气得声音发抖道：“你不要哭，哭也没有用！你要说！”

哈小敏只是低垂着眼皮，逃避他冷电也似的眸子道：“我知道哭……没有用……可是……忍不住……”

说着又放声哭了两下：可是马上又忍住了，还偷偷的看了白如云一眼。

白如云瞬也不瞬的盯视着她。

他生平最怕女人哭。只要一哭，他的心就乱了，虽然他一生之中，只体会过两三次，也只限于青萍和小敏二人。可是她二人哭，都具有相等的威力，确能使他在极度的愤怒之中软化下去。

他深深的皱着眉，举着哭成了泪人似的哈小敏，一时真不知该如何才好。

他冷笑了一声，道：“你以为一哭就可以没事了？”

哈小敏抽噎着道：“是嘛！人家不是叫你打嘛……你干脆打死我算了……何必还要问！”

这几句话，又重新勾起了白如云的怒火，他狠狠的把小敏往一张桌子上一放，震得“通”地一声，然后他厉声道：“小敏！你不能这样对付我！你知道我一向是对你很客气的，可是你今天做的事，我实在不能原谅，你也不要哭，哭是没有用的！”

说着他由身上抽出一条雪白的绸巾，往哈小敏手上一塞，后退了一步。

哈小敏心中这一霎时，真不知是何感觉，她抬头看了白如云一眼，仍然抽搐着道：“小云哥！谢谢你！”

白如云摆了摆手，气道：“算了！别尽说这些鬼话，快擦干眼泪！”

哈小敏嘟着小嘴，心想：看样子是不能再哭了，只是白如云这个人，她是深深了解的，他是一个极爱干净的人，他的一切衣服用品，要是有第二个人用过，他都会毫不考虑的丢弃，今日竟会把他随身的手巾，抽出来给自己擦泪，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了，由此更可见，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并非没有分量。

想到这里，哈小敏的心情，立刻有了显著的变化，原先恨白如云的心，竟是再提不起来了。

她紧紧抓着那块绸巾，在脸上擦着。白如云见她已擦好了，就由她手中又把手巾夺回来。

哈小敏心中突吃一惊，只以为他会突然把这块手巾抛出去。

可是白如云却仍然揣在身上，冷笑道：“你还好意思哭？你想想，你做了些什么事？”

哈小敏本来在一见白如云时，满心的怨恨已没有了，此一刻，更不用说了。

她低着头，用手扭着衣角，小声道：“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嘛……人也没有救走。”

白如云哼一声，道：“没什么？要不是我猜着你一定要来，一而事先弄了手脚，现在还说什么呢？可是就这样，你也不用想好好回去，等我制服了你，还要去找你爹爹算帐。他凭什么要和我过不去？”

哈小敏见白如云说话时，声音已不像先前那么声势夺人，胆子不由也跟着大了。

偷偷举目看了白如云一眼，见他头上还垂着一缕伪装的白发，像一条小白辫子似的，搭在额角，再加上他那种半气不气的样子，哈小敏禁不住“噗”一声，笑了起来。

白如云一瞪眼道：“你还笑，有什么好笑的！”

小敏只笑了一下，才发觉眼前的确不是笑的时候，忙自收敛了笑容，忙道：“你看看你的头发吧！”

白如云只是狠狠的瞪着她，依着他的脾气，真想狠狠地把她打一顿，以泄心中之恨，但对方那种天真的举动、幼稚的谈吐，确实令他狠不下心。

好几次手都举起来了，又放下了，此时闻言，抬起手往头上一摸，抓下了那撮白发，自己看了看，顺手往一边一扔。

哈小敏嘴角一动一动，想笑又不敢笑，白如云不由哭笑不得。

他狠狠地看着她，本来有很多话要责问她的，可是此时却被她搅得一句也说不出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话头，问小敏道：“那龙匀甫是你救的不是？”

哈小敏脸红了一下，还想摇头，可是，白如云又大声道：“你刚才已经说了，现在还想不承认？”

小敏偷偷看了他一眼，吞吐道：“是爸爸救的，又不是……我！”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反正是你们一家人，还分什么？哼！好个老怪物，居然和我为难起来！”

他说着话，双手互扭着，在房中走了一转，脸色十分沉重。

哈小敏看着心中忐忑不安，只是痴痴的看着他，白如云走了一圈，又盯住她道：“好！就算是你爸爸救的；可是现在你来做什么？你为什么非要救伍老镖头？莫非我对他不好么？”

哈小敏怔了一下，嘴角向上弯着，白如云皱眉道：“不要笑！你说呀？”

哈小敏本想笑的，被白如云说破了，反倒笑不出来了。她带着尴尬的表情道：“我以为你……要杀他。”

白如云大吼道：“放屁！谁说我要杀他？”

哈小敏吓了一跳，立刻噤若寒蝉。白如云骂出了这句话，立刻脸上也带出一些不自然的神色，因为他到底也不大习惯用这种话骂人，更何况对方又是一个姑娘，他骂了这句话，脸红了一下，又道：“就算我要杀他，你管这个闲事干什么？我以前杀了多少人，你也没有管过呀？”

哈小敏只吞吞吐吐道：“不愿意你再……多杀人，所以……”

白如云气得又叫道：“放……”下面一个字，他没有说出来，他实在被哈小敏气昏了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是好！

哈小敏见此时白如云气头又上来了。她显得很不安。顿了一顿，偏又不知找什么来安慰他，只是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他。

白如云冷笑了一声，道：“你也不要这么看我，我知道我一向对你是太客气了……你今天做出这种事，我要重重的罚你……我也要把你和其他的犯人一样关起来！”

哈小敏先前以为白如云所谓的罚，只不过是一时的气话，因此听后非但不怕，还觉得蛮好玩的，此时一听，他竟是要把自己关起来，不由大吃了一惊。

她明白白如云，平日是如何的关禁那些经他自己审定的犯人的。

如今却想不到，竟要以此来对付自己，当时不由怔了一下，抖声道：“小云哥！你要把我关在哪里？”

白如云此时已走至窗口，凭窗远眺，闻言后头也不回，冷冷地道：“你还以为我会像对伍氏父女一样，把你关在这楼上么？你是作梦！”

他回过身来，脸上依然是不动声色的道：“我要把你关在我的竹牢之内……和怪老道，以及其他的犯人关在一起！”

小敏闻言不由大急，顿时跑上前去，猛然拉住白如云一只手，抖声道：“小云哥！我求求你，你不能对我这样！我会受不了的！”

白如云一挣，脱开了哈小敏的手，闪向一旁，他那凌厉的目光，狠狠的在小敏身上扫了一下，哈小敏受此羞辱，不由眼圈一红，眼泪更禁不住，又簌簌的落了下来。

白如云看着她，停了一会，肯定的说道：“你要在那竹牢之中忏悔……一直到有一天，你真正的悔过了，我才把你放出来！”

哈小敏用手背擦了一下流出来的泪，用流泪的眼睛看了一下狠心的白如云，说道：“要我忏悔……什么呢？”

白如云来回的走了几步，猛然回头道：“你每天要见我一次……因为你对不起我……”

小敏不由双目一展，芳心一喜，说道：“好，我愿意！”

白如云冷笑了一下，看了她一眼道：“并不是我本人，是我的画像，每日由南水拿去，你要看它一次。”

哈小敏立刻感到一阵失望，在白如云明显的语句之下，她感到羞涩、失望和恼恨！

她重新感到，眼前的白如云是个无情的人，自己对他的爱情，并不能打动他一丝一毫，他竟要这么来对付自己一个女孩子！

她不由猛然抬起了头，可是白如云也正在看着她，他那双明星似的眸子，从那里散出了自信和固执的光芒，一向娇惯任性的小敏，在他这种超然的目光里，竟又再次的软化了。

她流着泪，心中暗暗的想：“我是没有办法反抗他的，一切只有任由他了！”

我想：全天下每一个人，在他们一生之中，也许他们是一个赳赳武夫；也许他们是骚人墨客；也许他们高官厚爵；也许她们娇纵任性；也许她们淫荡荒弛；可是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男是女，是强是弱，上天都在他们命运之中注定了，要他们对一个人驯服，他们一定会去服一个人！

眼前娇纵的哈小敏，她的命运之中，也许注定了，这姑娘是该给这个人驯服的，这人就是白如云！

你曾经见过一个父亲责备他的儿女么，而他的儿女虽一时气愤，却不会对他父亲记仇的。甚至再举一个低下的例子来说，一个主人用木棍去打一条他养的狗，虽是棍下成伤，可是到了傍晚，那条受伤的狗。仍然会回到它主人的膝前，这为什么，因为子女对父亲有了爱的依附，甚而那狗对主人，也是有“爱”的存在，所以“爱”能消灭一切意念的萌芽！

哈小敏对白如云，也是这样的。尽管有时候，她觉得他冷酷无情，可是白如云只要稍加顾视，她的那些意念，就会不翼而飞了。

这种心理，在她心目之中，久而久之，已成了一种惯例，她并不会发觉它有什么不正常，却反而能自其中，享受些心灵的安慰。自然这些安慰，也许要以更多的眼泪去换取来的。可是，当欢乐和微笑轻浮在人们面颊上的时候，谁又会再去追忆那些已过去了的伤感和痛苦呢？

哈小敏抬头看着白如云那种坚毅的脸色，她的勇气霎时就没有了。

她停了很久，才叹息了一声，说道：“你关吧……不过我父亲也一定会救我出去的，你绝打不过他！”

白如云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愣了一下道：“你不提我倒忘记了，我现在要去找他！”

说着他反身奔至窗口，回头冷笑了一声道：“你好好等在这里，不准离开！”

小敏见状，微微一笑道：“你不怕我会走么？”

白如云这时已走至竹栏，闻言朗声道：“一切随你！”

他说完这句话，人却像是一只海鸟似的陡然腾起，玉手挥处，一节节极小的竹节，落向了水面，在这黯然的深夜里，他那偌大的躯体，倏起倏落，在水面上用足点着这些竹枝，霎时就看不见了。

只是飘扬着沉痛的歌声：

“悠悠天地心凄凄断肠人我有千腔仇世人皆我敌哈小敏不由叫了声：‘小云哥……’”

她飞快的扑到竹栏旁边，可是沉沉黑夜，哪里看得到他的影子，哈小敏但觉一阵莫名的伤感，不由痴痴的注视着歌声去处，珠泪又倾眶而出。

她默默的想着：“我应该如何呢？是留在这里，还是逃走呢？”

她脑子里这么想着，脚下却像万斤重似的，连移动一下都没有力，最后她叹息了一声，仍然走回房中，坐了下来。

她决定等待白如云所赐给自己的命运。其实她是乐意接受的！

原来这一切，都早在白如云的智算之中，自从龙匀甫一翻落在涧底，再加上哈古弦父女的出现与突然失踪，白如云已算到了定是哈氏父女所为。

因此，他更想到了，他二人既救了龙匀甫，定也会来救伍天麒的，所以他先放出了口风，说自己要离家数天，就连南水、北星二人，都以为他是真的离开了，其实，他根本未曾离开这庄院一步。

他偷偷地把金风剪伍天麒，藏到了另一隐秘之处，自己却伪装成伍镖头睡在床上，果然哈小敏上当了！

